

新小說

俠義佳人

商務印書館  
印行

商務印書館發行

林琴南先生譯

社會  
小說

橡湖仙影

三册一元二角

是書為林琴南先生最經意之作視迦茵及紅礁畫漿二書尤多精采哈氏諸書專工言帶其脈絡貫串處非二女爭一男即二男爭一女此書則兼而有之奇情秘事動盪心魄至其寫安琪拉之真操佳而之癡情安尼之狠毒陰險腓力喬治之齷齪鄙猥尤為極妍盡態惟妙惟肖哈氏第一書亦林氏第一書也

神怪  
小說

蠻荒誌異

定價大洋六角

是書分上下兩卷上卷歷敘斐洲黑人之迷信巫術裝神弄鬼怪誕荒唐然亦間有奇驗下卷敘古代腓尼基崇祀妖神及種種離奇事跡如以色列親王與聖傑女冠之相悅蠻王之迫脅和親奇情異采光怪陸離足令閱者駭心悅目

寓言  
小說

海外軒渠錄

定價三角五分

此書為英國狂生斯為佛特所著中多寓言考其著書時正當西歷一千七百年英政猶未美備作者心有所曠故托為言以致風波苗黎為利（此處文字模糊）未食身入八國大人對來過種種稀（此處文字模糊）

俠義佳人中集目錄



329  
2

- 第二十一回 陷同胞老姊譏弱妹
  - 第二十二回 淺笑微顰夫人失玉
  - 第二十三回 縮同心蕭芷芬義訂鴛盟
  - 第二十四回 願從軍慨然論國事
  - 第二十五回 文明婚逢人贈小照
  - 第二十六回 喜新厭舊棄婦如遺
  - 第二十七回 入幽室美人作偵探
  - 第二十八回 為賢妻名園另築
  - 第二十九回 贈名花珠沉玉碎
  - 第三十回 剿匪巡河伐薪有罪
  - 第三十一回 愛父憐弟孝思友義
  - 第三十二回 湖光山色佳人聯袂
  - 第三十三回 自由婚姻新娘說新理
  - 第三十四回 和尚說臺基佛門納垢
- 
- 重朋友俠士拯賢媛
  - 花香月冷侍婢尋歡
  - 搶情郎樊阿品驚回蝶夢
  - 假瘋魔醜語託神言
  - 浮蕩子溫語結芳心
  - 說暴言殘驚魂若失
  - 雪沈冤會長斷離婚
  - 會嘉賓旨酒談心
  - 通寡嫂蝶妒蜂狂
  - 論風言水迷信堪嗤
  - 勤王救塔俠骨柔情
  - 金屋璇閨蕩女懷春
  - 專制手段窮婦入窮途
  - 殘疾好漁 皇藏嬌

第三十五回

狡滑尋夫多才主筆

街頭潑糞 非愚

第三十六回

忍心害理計傷婢女

貞風痛擣義婦兒夫

第三十七回

失絨線課堂大搜索

講道學臨院少防閑

第三十八回

奮流言鋒芒自試

開談會唇舌交攻

第三十九回

聽演說突然起爭釁

為空觀平地鬧風潮

第四十回

家庭不睦二姨袒婦

閨閣多情五女爭夫

# 俠義佳人中集

續溪勞邵振華著

## 第二十一回

陷同胞老姊譏弱妹

重朋友俠士拯賢媛

話說黃汝真同學生們正賭得興高采烈的時候。忽然來了許多男人。仔細一看。像是些差人模樣。黃汝真不覺嚇的呆了。幾個學生沒命的往自修室跑。幾個差人大叫小喝的道。你們借學堂聚賭麼。跑到那裏去。又有一個差人道。你們且不要管他。賭不賭。捉了黃汝真去再說。此時黃汝真正坐在講堂角上。聽說要捉他。祇得勉強說道。我犯了甚麼罪。差人將手望講臺桌上一拍道。這是官捉你的牌票。你去問官。爲甚麼要捉你。犯了甚麼罪。黃汝真想再要分辨。早擁上幾個差人來。連推帶拖的將黃汝真。攆了法子。剩下幾個學生。嚇的啼啼哭哭的東藏西躲。不知怎樣纔好。恰好白慧琴來了。學生們見慧琴到了。如同見了父母一般。大家圍著慧琴訴說適纔的事。慧琴本在他母親牀前侍病。忽見一個學堂裏的老媽子來說道。小姐不好了。學堂裏來了許多差人。拿學生呢。慧琴聽了這話。大怒道。我的學堂。怎麼許差人進去捉我的學生。一面說。一面飛跑的下樓到學堂裏來。及至來到學堂。祇見學生們聚哭一團。差人已沒有了。黃汝真亦不見。滿地的麻雀牌。桌椅檯凳。東翻西倒。不覺一聲長歎。望椅子上坐。及至聽到黃汝真被差人拿了去。又氣咽喉噎的道。這還了得。我們學堂的名譽。不完了嗎。停了一停。又道。你們真對得住我。說到這裏。不覺淚珠直瀉。學生們也都悲不自勝。大家默然相對了幾分鐘。慧琴道。我生平從不傷心。今回真傷心極了。我不是怕差人來捉人。不是怕官來毀學堂。恨的是你們太不自愛。做出這樣傷名敗譽的事。叫我怎麼見人。我竭盡心力的開了這個學堂。指望教出幾個人材來。也是我們學堂的名譽。誰知今日得了這種酬勞。叫我怎樣見人。你們又不是木頭人。怎麼眼睜睜的看著差人拿了黃先生去。

也不通知我一聲。衆學生道：我們那時嚇昏了，竟忘記叫人去請先生。及至想起來時，已經晚了。慧琴道：你們這賭是幾時起的。衆學生七張八嘴的，將如何賭起的情形，大略述了一遍。慧琴聽了，真是氣的無可如何。在平常的時候，聽見學生這樣大賭，自然是革退的革退，記過的記過。然而今夜的情形，卻又不同了。這時候還顧不到革斥學生這一層。第一要將黃汝真保回，免其致辱。第二要詰問差役妄自入堂。又想此時已夜深了，叫誰去呢？自家既不便去見縣官，兄弟年紀幼小，未必能了此事。且又遠在學堂，又想自己的朋友，祇有一個高劍塵是可託的。餘外的人，不過是泛泛之交，那裏可以託重大的事。然劍塵往上海去了，祇有林飛白在家。若以劍塵情面上看來，飛白必不推卻。雖然夜已深了，以一少女去陪一少男，這種嫌疑，豈可不避。展轉尋思，祇得叫學堂中的管門的去通知張新，叫張新去打聽打聽，是否爲賭錢。抑有別的事。料理停當後，遂無精打采的回到自己家中。這一夜焦思苦慮，深悔當初爲甚麼不聽劍塵的話，反倒聽黃汝真的話，疏遠劍塵，以致有今日這場羞辱。纔知道自己知人之明，遠不如劍塵。可見天下最難得的是益友。怎麼我得了益友，反倒疏遠他呢？這不是極愚的人嗎？不說慧琴在那裏自怨自艾，自悲自怨，再說黃汝真到底爲甚麼事被人拿了去呢？真個是爲又麻雀嗎？這又不然了。內中另有原因。讓著書人細細的寫來，就知道了。前回不說是方天圭賭輸回家去嗎？方天圭本來是住在學堂的。每星期回家去一邊。這幾日因爲賭輸了錢，被黃汝真逼緊了，就不等星期，遂於這日晚上回家。叫人不

要通知白先生。方天圭一路走，一路想，輸的太多了。雖然自己有些首飾可以典質，然首飾是我的私房，若就此輸去，豈不可惜麼？又想我雖然輸了三四百元，我母親他也是常常輸的。有一次我還記得，他輸了七百四十元。我母親祇說了一句今日賭運不好，並不見他怎樣爲難。我雖輸了四百元，我想母親必不說甚麼。不過今日不好說，待有機會我再替他替我贖了回來。比時已不知不覺到了家了。走到後

廳。祇見他父親氣狠狠的坐在那裏。原來方天圭的父親名方耀前。是個庫書。被他敲詐勒索的。弄了幾十萬的家私。方耀前生平最重的是錢。不問親戚朋友。要託他辦件事。是非錢不行的。惟有見了姨子。看了賭錢。不管一千八百是不疼的。他今日爲甚麼生氣呢。他因爲替人家說了一樁事。這人就是他的妻舅。本來說是事情講妥了。謝他一千元。及至事情說妥後。他妻舅又心疼錢了。就去走了他妻子陳氏的門路。陳氏滿口應承。就對方耀前說道。我同你夫妻幾十年了。我娘家這點事託你。你不好意思要他謝你嗎。方耀前道。正爲是親戚。纔祇要他一千。這一千也不是我要。也是替他打點的。你不要不識好歹。動不動說這一點點事。既是一點點事。爲甚麼不去託別人。何必來尋我。這樣吝嗇的人。真是連我晦氣。叫人家知道。還說我不懂正事。衙門裏連這幾個錢都不肯拿出來開銷開銷嗎。陳氏怒道。我同你老夫老妻的了。你連這點兒情分都沒有。我娘家的。就是我的事。難道我叫你做件事。你也張着嘴伸着手。同我要錢嗎。財迷心竅的老王八羔子。老不要臉。方耀前亦大怒道。渾帳老婆。你罵我老王八羔子。你是甚麼羔子。你娘家那一樣不是靠了我。有本事拿錢來。纔算好漢。你爺爺今天索興翻了臉。不拿二千塊洋錢來不行。陳氏那裏肯讓。兩下裏你一句我一句。登時大鬧起來。幾乎扭住相打。幸虧兩個鄰居勸住。將兩人分開。正在這個時候。方天圭來了。方天圭向來爲方耀前所鍾愛。陳氏想報復方耀前。遂拿方天圭來出氣。借此也可以叫方耀前難受難受。其實陳氏又何嘗不愛方天圭。不過今日氣頭上。作如此想罷了。恰好方天圭走到他跟前。陳氏道。你怎麼今天回來。方天圭道。我來拿兩件衣服去。陳氏道。前兩天不是拿了去了嗎。這兩天又不冷。要甚麼衣服。就是要衣服。也可以叫管門的送個信來。我叫人送了去。姑娘家一點樣子都沒有。滿街上亂跑。成個甚麼規矩。方天圭平日並不怕陳氏。就帶笑的說道。媽今天怎麼忽然講起規矩來了。我又不是今天纔在街上走起的大姊姊也上街了。我來時見他在顧五娘娘家。



門口。同沈二哥說話。我不過在街上走走罷了。方天圭這句話。不過是拿來堵他媽的嘴。並無他意。不提防他大姊姊正從外面來。聽見了這話。大生氣道。三丫頭又說我甚麼來。我同沈二哥說話。也沒犯法。你沒好口舌的扯些甚麼。陳氏道。三丫頭如今進了學堂。是封王了。沒有娘在眼裏。姊姊還算甚麼。方天圭道。大姊姊不要聽媽的話。我沒有說甚麼。媽今天同爹鬧氣。鬧不過了。將一肚子的氣。都洩在我身上。說我不該回家來。前兩日叫人叫我來家。我不會來。就說我進了學堂。忘了家。今天我來了。又罵我沒規矩。我到底還是來好。是不來好。今天我拿兩件衣裳回學堂去。再不來家。就是叫人去叫我。我也不來了。陳氏道。好了。頭你媽怕少了你嗎。不來更好。我倒省了一副嫁裝。有那種老子。就有這種女兒。你覺着我怕你罷。你再強強。看我不打斷你的筋。也要剝下你的肉來。方天圭見他媽真有氣了。自己也就負氣上樓。到自家房中。將拜匣開開。拿了一對珠花。又在外拿了兩件衣服。一條夾褲。將珠花包在衣服裏。用包袱包好。順手放在牀上。心想等喫過晚飯。叫個老媽子。一同到學堂裏去。自己以為是機密極了。誰知事有不然。卻被他姊姊看的清清楚楚。原來他姊姊是與他同房住的。方天圭開拜匣時。他姊姊正在自己牀上。及聽天圭開拜匣。心中就動了疑心。以為天圭在學堂裏用不著首飾。要開拜匣做甚麼。就在帳子裏偷看。及見他妹子拿珠花放在包袱裏。心中暗想。原來你也有把柄在我手裏。就不做聲。仍舊坐在牀上。等天圭出去後。他便立起來。將包袱提在手中。一直往他媽房裏去。這事若在人家。要好的姊妹。不過私下裏相勸。必不肯告訴父母。這方天圭的姊姊。是個陰狠的人。平時既沒有受過教育。臨事就不知大體。不知友愛為何物。祇曉得風花雪月。弄粉調脂。年紀比天圭大好幾歲。已是二十三歲了。因為陳氏喫了鴉片煙。不管閑事。他就也學了蕩婦的一派風度。頗有些不守閨訓。他媽醉生夢死的那裏知道。他爹又不常在家。兩個兄弟年紀尚小。祇有天圭是他的眼中釘。如今天圭進了學堂。正是替他拔去背上芒

刺。好不逍遙自在。他同沈二雖不敢說兩下有情。大約也有些不妥。不意今天天圭說了句沈二哥。他以為是天圭說他甚麼壞話。心中老大記恨。雖經天圭分辯。他那裏肯信。祇思想設法報復他妹子。誰知事有湊巧。天圭拿珠花。恰好被他看見。他將包袱拿到陳氏房中。陳氏正在那裏喫煙。見他大女兒拿了一個包袱進來。遂放下煙槍道。愛貞你拿的是甚麼。三丫頭呢。他前日說要喫荷包蛋。你叫老媽子們做了給他喫。你不要說是我做的。祇說是你叫老媽子做的。今夜叫他不要回學堂去。明天一大早叫人送他去。也是一樣的。愛貞冷笑道。他原是真的。動不動祇是罵我。再不罵他一句。今天他那樣強嘴。還要這麼疼他。一個荷包蛋不喫也不致害饑癆。陳氏道。好好好。你們一個一個的都封了王了。我一開口。你們就要駁我。他是你的妹妹。喫兩個蛋。也要你眼紅。你想喫。叫他們多做兩個。喫就是了。也犯不著說我一大套。愛貞道。那個饑嘴的想蛋喫。那樣的賤人。我倒不高興。叫人做給他喫。陳氏道。他怎麼賤。愛貞將包袱望牀上一放道。賤在這裏。爲甚麼好好的閨女。拿東西給人。陳氏道。包袱裏是他帶進學堂去穿的衣服。愛貞道。恐怕不單是衣服罷。陳氏道。或是首飾。愛貞道。他梳辮要首飾做甚麼。就是要首飾。也用不着珠花。陳氏一磬碌爬起來道。我不信。隨手將包袱打開。祇見兩件衣服。再將衣服打開。果然現出一對珠花。此時陳氏也呆了。歇了一歇道。他拿珠花去做甚麼。愛貞道。我知道他拿去做甚麼。自己不正。疑心別人怪不的。說我同沈二哥說話。疑心甚麼似的。原來他自己這樣呀。陳氏道。這丫頭還了得。快去叫三丫頭來。方天圭正在廳上同兩個小兄弟吵著頑。聽見陳氏喚他。遂走到陳氏牀前。笑嘻嘻的道。媽。叫我做甚麼。陳氏放下臉來道。你做的好事。氣死我了。方天圭沒頭沒腦的聽了這兩句話。半日回答不出。陳氏喝道。你還不快說。方天圭道。叫我說甚麼。陳氏道。你拿珠花去給那個。方天圭尚不知道他姊姊已經告訴他媽。還想賴道。我沒有拿珠花。陳氏伸手一掌道。你還敢強麼。這是甚麼。你將眼睜大點看看。方天

主心中萬不料他媽爲了此事這樣翻臉打他。牛牛才愛惜婦慣了。今天受他這一掌。猶如受迅雷霹靂一般。不是爲了痛。實在是爲羞極氣生。登時眼花潦亂。兩耳齊鳴。身子軟了半截。陳氏又喝道。你還不快說。方天圭滿面淚。嗚咽咽的。祇是說不出來。愛貞在傍邊祇是冷笑。又假意勸道。已經被媽曉得了。賴也無益。這兒沒有外人。祇有我同媽。你說了也沒有外人知道。陳氏見天圭哭泣。以爲是真的。越發一時三刻的逼着他說。大凡女孩兒家。不論甚麼事。一被人詰問。那怕是他理長。他也不肯痛痛快快的直說。總要人三盤四詰的問他。纔肯半吞半吐。斷斷續續的說了出來。叫人好不氣悶。何況是他沒理的事。他那裏肯爽快快的說了出來呢。然而事有輕重。這賭博輸空。固然不是處女應該做的。那花下偷盟的事。更是玷污香閣了。方天圭若是此時能够權其輕重。老老實實的說了。也就沒有甚麼了不得的事。無奈他祇是固執不回。堅不肯說。陳氏見他這個樣兒。以爲是千萬萬確的了。不覺怒從心頭起。順手一把拖了天圭的辮子。接連兩拳。道。不要臉的東西。我自疼了你了。你給我死了去罷。天圭大哭道。我就死去。這樣日子。我也不要活了。世上那有這樣不平等的。你輸了七百多塊。也不會怎樣。不。陳氏不等。天圭說完。就接着說道。我是輸了錢。不曾輸了人。這個當兒。家中人聽見他娘兒兩個在房中鬧氣。不知道是爲甚麼事。都趕了進來。看擠了一屋子的人。天圭見衆人圍着問他。又羞又愧。又氣又恨。他媽又不許他分辯。就是勉強分辯幾句。他媽祇是說他說謊。那裏肯信。又兼衆人不倫不類的替他圓說。有的說二嫂子不要說他了。孩子小。一定被那不要臉的男人騙了。有的說三丫頭向來規矩。不曉得怎麼壓了人的當。下次改了罷。又有人說道。姑娘家這個名頭。還了得。傳揚出去。還有那個來提媒。你一言我一語。說的天圭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並且衆人說的話。不是說他賭錢。是冤枉他私奔。方天圭處此境地。竟無從伸冤。無從洩氣。怨怒極了。不覺將心一橫。分開衆人。一口氣向樓上直奔。回到自己房中。

不覺淚如泉湧。自思與其羞辱而生。不如清白而死。方天圭一向爲父母所鍾愛。譬如一朵小花。日日在陽光之下。受他暖覆。不意忽遭嚴霜厚雪。那得起萎謝之態。方天圭一人在房中哭泣。心中祇想不如死了。好忽然看見櫥頂上兩個大瓷罐。這兩個瓷罐是陳氏的大土膏。天圭心想平日聽見人說喫生烏煙死的並不難過。如同喫酒醉了一般。我何不試試。就去拿下瓷罐。挑了半杯。拿冷茶調了調。一口氣喝了。放下茶杯。就往牀上一躺。再說陳氏見天圭走到樓上去。也不在意。只管向衆人數說天圭。衆人也有相勸的。也有助火的。末了來了兩個小姑娘。是天圭的女伴。見天圭不在房中。問知在樓上。就上樓去看天圭。祇見天圭拿被蒙着頭睡在那裏。小點的立在牀前叫天圭兩聲。不見天圭答應。年長點的立在桌子傍邊。祇見桌上擺了一大罐烏煙膏。茶杯裏剩了些烏煙水。就失聲叫道。他喫了烏煙了。年紀小的聽說喫了烏煙。又不見天圭答應。以爲是死了。嚇的帶哭帶喊的望下直逃。年紀長的見小的逃了。也跟着逃。陳氏正同衆人說話。聽見有人喊天圭死了。直把他嚇的手足麻木。嘴裏說道。我我不信。別別胡說了。忽見一個老媽子進來道。二大娘不好了。三姑娘真個喫了烏煙了。陳氏此時怒氣也沒有了。三步做兩步的跑到天圭房中。衆人也都一擁而上。陳氏捏着天圭的手大哭道。我錯了。你好狠心呀。內中有兩個老年的道。二姑娘你不要哭。且叫人來救救看。大家手忙腳亂的鬧了一夜。無奈喫的太多。救的太晚。延至次日九點鐘。可憐一個聰明女子。竟死於非命。方耀前因同他妻子吵鬧。被扒到朋友家去。又麻雀。及至方天圭喫煙毒發。家人纔去尋來。此時眼看着愛女。一縷芳魂。隨風而散。怎麼叫他不慟。立刻將兩大瓷罐煙膏摔了一地。又罵陳氏道。都是你這老不死的喫煙喫的。你若是不喫煙。他也不會喫煙膏。了。他這死直是你這老不死的叫他死的。陳氏哭說道。我不喫煙。他不會買煙嗎。總是那婊子學堂不好。他不賭。我的苦命兒也不致這個樣兒了。我起先不信。如今悔也遲了。我捨了這老命同他們拚了罷。說

着往外就走。大家把他拖住。方耀前一想不錯。不是學堂串通聚賭。我女兒那會輸錢。不輸錢。那會尋死。追源禍始。不能不歸罪女學堂。怎麼我這樣糊塗。不去尋學堂說話。反埋怨妻子呢。主意立定。就不哭了。立起來道。叫人去尋吳新竿來。陳氏道。叫他來做甚麼。方耀前道。難道我女兒白死了不成。自古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那婊子學堂。逼死了我女兒。我也不響一響麼。不多時吳新竿來了。對方耀前道了煩惱。就道。你老哥是爲令媛的事呼喚兄弟嗎。方耀前道。是的。我的女兒不能白死。吳新竿道。不錯。老兄的意思要怎麼樣。方耀前道。你我是熟人。不用說客氣話。我女兒是尋死的。總不能叫他償命。我的意思要將白慧琴弄的到案。叫他出頭露面。從差人手裏經過。我心也就平了。吳新竿纒着眉半晌道。祇怕有點難。方耀前道。怎麼難。白家雖說是做官的人家。他老子已死了。兄弟還小呢。又沒有有勢力的親戚。我破着一千塊八百塊的。可以爭這口氣。吳新竿道。他家雖沒有有勢力的親戚。却有個有勢力的朋友。聽說他同林家是很要好的。祇怕林飛白出來替他保護。那就不中用了。方耀前道。林飛白爲甚麼要幫着他。多半兒是那俊臉兒被那婆娘看中了。却不知道林飛白看中了。他沒有。大約是兩下情願了。吳新竿笑道。你不要說罪過話。他是同林飛白的夫人要好。自然飛白就要幫他了。方耀前道。照這樣說。更不要緊了。我前日無意中聽說林飛白的夫人到上海去了。現在還沒有回來。我們趕緊下手。是一定得勝的。衙門裏我自己會打算。祇要你狀子上說的好。事就成功了。我多送你幾文。你趕緊就動手做。叫他一個迅雷不及掩耳。那怕林飛白利害。等他知道已經晚了。吳新竿聽見多送幾文。自然唯唯遵命。就在方家做了狀子。方耀前自己將衙門裏一切打點好。准備狀子進去。就捉人。傍晚時候。狀子進去了。正巧大老爺同太太姨太太們在那裏打牌。這位大老爺姓都。名渾。號伯管。家人拿上狀子去請示。伯管發怒道。我正在要緊的時候。你們偏偏的來鬼混。你們是同我下不去嗎。嚇的那二爺不敢言語。原來伯管正做了一副

清萬子。二五萬聽張。祇等和了。又是做莊。如何不急呢。太太道。甚麼事。伯管道。不許說了。你是打牌。還是管閑事。太太不理。伯管望着二爺道。是要緊事。不是二爺道。是爲人命事。伯管喝道。快給我滾出去。人命也罷。狗命也罷。我總不能扔下牌。就去坐堂。太太道。這又奇了。又沒有誰拉你去坐堂。我不過問聲兒。干你甚麼事。打牌是手打。說話是嘴說。同你打牌。就要禁止人說話。叫我做啞子。是做不來的。你越急。我越慢。說着打下一張五萬來。伯管見了。猶如得了性命一般。一聲大叫道。來了。隨手把牌望桌子上。一攤。太太道。虧你還是個官。和副把牌。也值得這樣大呼小叫的。倒把我嚇了一跳。伯管笑道。你不看看。我和的是副甚麼牌。怎麼不要叫。你前回欠我三塊二角。連上這和的一齊算。快拿出現洋錢來。又對姨太太們道。你們也快拿錢來。太太也笑道。誰都像你似的。贏了就討。輸了就賴。伯管又笑道。這時候你可以打聽人命案了。太太道。真個高升呢。高升在外面應道。嗟。小的在這裏。太太道。進來。是椿甚麼人命案。伯管道。你真是愛管閑事。叫你問。你就問。不如你去坐堂。讓我打牌。倒是椿樂事。高升回道。小的也不大清楚。聽說是爲了女學堂。白小姐那裏出了命案。太太驚道。怎麼白小姐那裏出了命案。高升道。是爲串通賭錢。逼死女學生。太太道。那麼白小姐也在內麼。高升道。是的。伯管道。麻煩死了。拿狀子來。我看高升將狀子呈上。伯管看了一看道。被告就是白慧琴。這案第一個就要傳他。太太道。他可以不到案罷。叫人代他到案。也是一樣的。伯管道。這是人命重案。祇怕不能不到。太太道。他串通賭錢。我總不信。伯管道。聽你說話。好像認得他似的。你幾時結交的。太太道。我並不會過他。不過在林家少奶奶那裏見過他的小照。相貌狠美麗。不像行爲不端的。林少奶奶對我說。白慧琴是現在女志士熱心的。狠我想劍塵說的話。總可信的。依我的意思。你今兒且不要傳他。慢慢打聽點再說。伯管道。你怎麼這樣相信高劍塵。太太道。你那裏知道。我會託劍塵替我介紹入曉光會。說是願爲女同胞盡力。如今見了白慧琴有事。我不幫他一把。

將來不叫劍塵。不想我嗎。今天這一次。你總要聽我號令。你若不聽我的話。我就同你鬧個不了。叫你日夜不得安身。伯管道。遵命。遵命。你提起日夜不得安身。我的骨節兒就嚇酥了。這狀子上還有一個姓黃的。今夜且先傳了他來。問了再說。姓白的真是運氣好。半中腰裏會有人替他說話。太太道。我們女學生出身的。不比你們科舉出身的。你們說話不當數。我們說怎麼樣就怎麼樣。這裏都伯管夫妻的談論。姑且擱下不提。再說白慧琴在自己家中尋思了一夜。又不敢驚動病母。末了想着還是寫兩封信。一封寄高劍塵。叫他趕緊回來。一封給林飛白。約他一早來。兩封信寫好。已是四點鐘了。遂叫老媽子拿下去。交給底下男僕。叫他馬上就送去。老媽子回來道。小姐。陳二爺說黃先生是爲了人命事捉去的。方天圭尋死了。聽說就是爲黃先生逼錢逼緊了尋死的。聽說狀上也有小姐的名字。慧琴道。奇了。我又不曾同一句鐘光景。陳貴來說林少爺來了。慧琴心想我原約他早上來。他這時候就來了。想是一接信就來的一。真是俠骨男兒。若是別個。這樣冷天。正是擁衾高臥的時候。肯沖風踏露的來嗎。想到這裏。一股熱氣從心窩裏感激出來。隨即下樓來。四邊一望。却不見飛白。即問陳貴道。林少爺怎麼不在這裏。陳貴道。林少爺在花廳上。慧琴也恍然知道飛白是外客。不是親戚。怎麼好貿貿然擅入內室。不是自己失言了麼。不覺臉上一紅。忽又轉念。花廳那個所在。是狠幽僻的。孤男少女。在那裏說話。狠不便當。不如就請他到這裏來談天。想定。對陳貴道。你去請林少爺到這兒來坐。不多一刻。林飛白跟着陳貴進來。飛白本來是西裝。就對慧琴行了個脫帽禮。慧琴見飛白祇穿着絨呢衣服。心想他不冷麼。這時候正是夜寒濃烈的時候。不受了涼了麼。便回頭對陳貴道。你去叫吳媽生個火盆來。話將出口。心中又悔自己冒昧了。我怎麼連林飛白的寒冷也當心起來。倘被飛白覺着。豈不難爲情嗎。其實生個火盆也是常事。有甚麼難爲情。

不過慧琴此時已入情網。所以一舉一動。都覺牽礙。以慧琴平日的端莊爽毅而論。必不致此。但今日慧琴却因感而生慕。因慕而生愛。凡人一入愛字。就不脫情字。慧琴因為曉得不應該妄用情字。而行事又近情字。所以急得忐忑不甯。面上又覺一紅一白起來。登時就顯出靦覷之態。連本來的正事也忘記說了。祇是呆呆的坐着。林飛白以為慧琴受了驚嚇。所以神宇異於往日。倒也並不在意。就先說道。慧琴今晚受驚了。慧琴如同夢醒一般答道。驚倒不驚。祇是縣尊此舉太野蠻。並不預先通知一聲。竟遣差人將黃汝真蠻捉了去。真是豈有此理。飛白道。慧琴怎麼不早通知我一聲。慧琴道。那時我以為夜深不便攪擾姊丈。所以沒有通知。後來想這事非姊丈不行。纔敢斗膽。緘達姊丈。承姊丈這樣熱心照拂。困信就來。真是感激萬分。飛白道。慧琴太客氣了。可惜劍塵不在家。不然也可以同他商量商量。這事的細情。我將纔在路上已打聽了八九分了。據說被告就是慧琴。縣尊不傳慧琴。但傳黃汝真。總算容情了。原告狠想同慧琴為難。慧琴道。我不虛心。那怕他為難。就是縣尊傳我去。我也不怕。飛白道。我冒昧說一句話。倘若縣裏來傳慧琴。切不可親自去。總是遣家丁到案好。至於別的事。一概交給。慧琴不必操心。學堂我看還是暫停課一星期。慧琴歎口氣道。學堂還能夠開麼。我也沒臉開了。請教姊丈這女學堂不如解散了罷。飛白道。這事還是等劍塵回來再商量。依我看就是要解散。也要待這事弄清楚了再解散。今回的事實在是黃汝真不好。怎麼學堂弄的變做賭場了。慧琴滿肚皮牢騷。又不便對飛白傾訴。祇得道。因為近日家母不滿意。所以沒有工夫去上班。誰知他們就弄出這種事來。真是意想不到的事。但我這時候望劍姊回來急於星火。不知姊丈肯替我再加封信去催他早點回來不。飛白道。我回去就打發人接劍塵回來。此外不知慧琴還有別的事沒有。慧琴道。沒有別事。飛白道。既無別事。我且回去安排安排。明天再會罷。於是飛白別了慧琴。回到家。中打發人到上海迎接劍塵。信上囑劍塵不要在曉光會中提起這事。



此時已是早晨八下鐘了。飛白打算喫了早膳再到縣署去。誰知早膳還沒喫。家人來說有幾位客人要請見。飛白出去。見是幾個江陰學界中人。一個姓錢名詩瑤。一個姓吳名爲一個姓孟名理仁。一個姓賈名愛羣。這幾人見飛白出來。一齊立了起來。飛翁的大名。兄弟們久仰得狠。一向因爲窮兀。總沒有專誠來過。飛白也照例說了幾句久仰的話。衆人道。今天兄弟們來是有點小事。雖然事不關己。然而將來也恐怕鬧到我們身上。所以來求飛翁幫個忙。飛白道。能够効力的。兄弟無不盡心。但不知是甚麼事。衆人道。這事料想飛翁也知道的。就是爲啟黃女學堂的事。聽說啟黃女學堂鬧了件甚麼事。有一個教習被縣裏捉了去。所以大家狠爲動氣。縣裏這樣舉動。將來我們做教員的。不拘何時事。都好捉了去了。我們本想去見那位公祖。同他理論。因爲素來沒有見過。恐怕說的話。他不肯聽。所以來求飛翁替兄弟們轉達。邑尊請他將啟黃女學堂的教習放了出來。如果邑尊不肯放。兄弟們爲保全自己。將來起見。就不能不多事。要開會同邑尊理論了。聞飛翁一向熱心學務。兄弟們纔敢冒昧相求。想飛翁總可以助兄弟們一臂之力罷。飛白心想本要去同都伯管交涉。順便說一聲。有何不可。就答應了。衆人見飛白肯替他們說。都歡喜而去。飛白送客轉身。到內室轉了一轉。喫了早膳。就去拜會都伯管。這都伯管是向來佩服飛白的。門上去回林少爺拜會。都伯管就連忙說請相見之後。寒暄了幾句。飛白道。沿晚今天有點小事。奉干公祖。都伯管道。是是是。飛白道。昨晚聽說啟黃女學堂的教習黃汝真。因爲賭帳。致學生方天圭尋死一事。被傳到案。確的嗎。都伯管道。是是是。飛白道。聽說詞連總教習白慧琴有的嗎。都伯管道。是是是。飛白道。沿晚今天的干請。就是爲這事。這白慧琴是已故前任山西文水縣白介人之女。素來同內人爲莫逆交。人極熱心教育。品學兼優。實爲現在女界中不可多得的人材。不過一月之前。他老太太得病甚重。白女士因爲要侍奉湯藥。就請了一月的假。將學堂的事。一概交與黃汝真管理。卻不知道黃汝真

這麼靠不住。若以法律論。白女士既已請假。這事又出在假期之內。就不與白女士相干。公祖實明。當可瞭然了。都伯管道。是是。所以兄弟昨晚就沒有傳他。據老兄這樣一說。那原告一定是胡說。該打該打。飛白道。原告也不是胡說。他們見女學堂就在白家。學堂中聚賭。白女士怎麼會不知道。故說他串通騙賭。殊不知女學堂同白家屋雖相通。相離實遠。何況白女士是請假在家侍疾。黃汝真是晚上纔同學生們賭的。白女士如何知道呢。都伯管道。好哇。經老兄這麼一說。就明白了。不然我也糊塗的狠。如今真清楚了。這是黃汝真混帳。不干姓白的事。飛白道。還有一層。黃汝真雖越教員的規矩。有應得的處分。那方天圭的尋死。卻不是爲賭帳。據外間輿論。全說是方天圭因爲他母親疑心他有外遇。以致羞憤自盡。並不是爲賭帳自盡的。昨晚尊差到學堂拿人。學界頗動公憤。僉謂黃汝真固然不肖。卻不應辱於差人之手。治晚不揣唐突。想請公祖可否暫時釋放其人。以泯衆憤。倘若以後公祖打聽著黃汝真實在是非真。情實。不妨再行傳案。都伯管道。老兄的話。兄弟無不遵命。老兄一向正直無私。說的話自然一秉大公。叫兄弟那得不服。昨晚黃汝真到案。兄弟並不會難爲他。後來我想既不能拿他交給官媒。又不好交與班房。交捕廳也不好。交糧廳也不好。咳。兄弟爲了這事。真是煞費苦心了。說著把張桌子一拍道。老兄猜。看兄弟怎麼辦法。真是妙極了。飛白也呆了一呆道。治晚實在猜不著。想必總高明的。都伯管笑迷迷的道。兄弟把他交學看管。飛白大笑道。這辦法新極了。都伯管道。老師起初還不肯。說從來沒有聽見過。學老師看管女人。我道。他是女教習。就同女秀才一樣。老師應該看管的。他又說女秀才不比男秀才。到底不便。我道。老哥管男秀才。這個女秀才。就請老嫂管了罷。他纔不言語了。飛白笑道。足見公祖的才略過人了。於是別了伯管出來。過了兩天。裏面將原告的狀況。批駁不准。一天大事。遂化爲烏有。著者寫到這裏。忽然想起初集的末回中說白慧琴的事。全虧了劍塵。如今又是林飛白替他出面說好的。看官不要

說著者自相矛盾麼。其實不然。林飛白因為愛重他夫人。所以纔肯替他夫人的朋友出力。故這件事雖是飛白辦好的。祇能算飛白做劍塵的代表。不能歸功於飛白。所以著者說全虧劍塵。語休絮煩。言歸正傳。這日下午。劍塵也回來了。飛白將本末緣由說了一遍。劍塵道。你這回總算出力了。飛白笑道。夫人的朋友。怎敢不盡力。劍塵道。事既完了。我今天頗覺疲倦。我不去看慧琴了。明天再去。採荷來說。姨奶奶上來了。在外頭尋少奶奶呢。劍塵飛白一同走到外面來。劍塵道。姨奶奶這幾日好。我剛到。因為同飛白說了幾句話。所以還沒有到姨奶奶那邊去。倒勞姨奶奶先過來。這位姨奶奶。就是初集中見孟迪民的那位姨奶奶。當下姨奶奶道。這個不敢當。我聽說少奶奶回來了。想來看看少奶奶。又笑對飛白道。少奶奶出去。少爺就成天在外面書房裏。少奶奶回來了。少爺也肯在裏面坐了。有說有笑的。不知多麼好呢。飛白笑道。姨奶奶老好同我開頑笑。我不是新郎官。隨你怎麼說。我總不怕羞的。你還是去說老三罷。姨奶奶道。你們出過洋的人。面皮不知多老呢。老三雖沒有出過洋。臉皮也不薄。劍塵對飛白笑道。你們都成了不要臉的人了。於是三人都笑了。又談了一回。姨奶奶回去了。一夜無話。次日一大早。劍塵尚未起來。祇見飛白走到牀前。伸手拉住劍塵的膀子道。你快起來。要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淺笑微顰夫人失玉

花香月冷侍婢尋歡

話說高劍塵正在好睡的時候。忽被飛白一拉。從夢中驚醒。見飛白氣沖沖立在牀前。緊緊的拉住自家。的膀子。劍塵道。你好人兒。嚇了我一跳。我又不是強盜。你緊拉著我的膀子做甚麼。飛白道。我要你起來。我替你的朋友辦事。被人家說了這些話。我不甘心。要拉你起來看看。劍塵道。你真好蠻。你拉住我。叫我怎麼起來。你放了我的膀子。我好接來看。飛白鬆了手。將一張紙遞給劍塵。劍塵見是一張匿名揭帖。上頭寫著罵飛白同慧琴的話。大略說二人有情。飛白深夜尙在白家。且有人見飛白天初明時。從白家出

來的話。又夾著些難聽的土話在裏頭。劍塵道。誰叫你半夜裏去。纔招了這些話。這是你太熱心的過處。飛白正色道。我是爲你纔肯半夜去的。不然我認得甚麼白慧琴。他就是有十個學堂鬧事。我放著好好的不覺睡。三更半夜。替他管甚麼事。如今怎麼連你也說出這樣話來。莫非你也疑心我麼。若果這樣。我今天就出門去。免的你疑我。劍塵聽了飛白一席話。知道飛白錯會了意。若是別人。祇要聲明自己並非此意。也就沒事了。劍塵卻是素來享受飛白的敬愛。今天忽然受了飛白幾句話。不由的惱起來。那肯再向飛白聲明。過了半天纔道。你到那裏去。飛白道。我本來要到東洋去一盪。如今就到東洋去。請你起來替我收拾衣服。今天就可動身。若再遲延。你更要疑心了。劍塵道。誰出洋誰去收拾衣服。我是不替人家做奴隸的。我不意做了幾年的夫妻。到如今連說話都不許我說了。我既不會說話。那會替人收拾衣服。這個差使。請你另委別人罷。我是不敢當的。飛白愕然道。你怎麼這樣生氣。劍塵怒道。到底誰先生氣。飛白想了一想道。剛纔原是我粗莽。但是你的話也有些帶刺。所以我纔錯會了意。劍塵道。說來說去。總是我不會說話。你趕緊到東洋去。就可以不聽見我的話。免的污了尊耳。飛白見劍塵真動氣了。忙陪笑道。你怎麼真動氣了。一兩句話。何犯著認真。今天算我不是。求夫人海量包涵罷。劍塵本來真惱了。如今被飛白軟語求告了一回。到底不能再行翻臉。因翻身向裏。一言不發。禁不住飛白說了許多好話。方纔一笑坐了起來。飛白笑道。我來伺候夫人升帳。劍塵道。我用不著你來伺候。你剛纔那種聲色俱厲的樣子。我沒有嚇破膽。總算是幸事。飛白笑道。如果這幾句話就嚇破了膽。也不成爲高劍塵了。劍塵道。你的脾氣真不好。一句話就這麼樣。我如今再要說一句。不知你可容我說否。飛白笑道。敬謹聽命。劍塵道。你不要調皮。這張匿名帖。你在那裏揭來的。飛白道。朱貴在大門口牆上揭下來的。劍塵道。既粘在我們大門牆上。白家牆上。料想一定也有。遂叫張媽去叫朱貴。快到白家門口看看。若有就悄悄的揭了來。沿路有

也一同揭下來。不可被白小姐知道。張媽答應去了。飛白道：你真細心。想的這麼周到。劍塵道：你是男子。見了尚且生氣。何況他是處女。見了何以爲情。況且他近日爲了學堂的事煩惱。若是這張匿名帖。被他見了。那還不要氣死他嗎。女子不比你們男子。女子重名節。自然比男子要認真些。飛白道：這又不然。有關名節的事。男女總是一樣的。劍塵道：你們男子的名節。說起來真慚愧。飛白道：那也不盡然。劍塵道：我說的男子。林飛白是不在內的。飛白笑道：你別挖苦我了。既然我不在內。何必又添上你們兩字。劍塵笑而不答。傍顧探荷道：英官逸官上班去了。沒有探荷道去了。秀官還睡著呢。此時劍塵已起來了。探荷倒了臉水。就叫探蓮來替劍塵理髮。劍塵一面洗臉。一面問飛白道：你喫了牛乳沒有。飛白道：喫過了。劍塵見飛白目光注射在自己臉上。細看不已。覺得不好意思。遂道：你看甚麼。飛白道：我看你。劍塵道：奇了。我有甚麼好看。難道你今天第一次見我麼。飛白笑道：我說了夫人一定又要生氣。不說你又懷疑心。我還是說了罷。我實在見你生氣的時候。臉上的美麗。更覺可人。我此時在這裏。摩擬你生氣時的模樣呢。劍塵怒道：你快替我到東洋去罷。這種輕薄人。我不要看。飛白笑道：你不要看。我卻要看。何況蒙夫人深愛。捨不得我出洋。我是不去的了。劍塵道：我爲甚麼捨不得你去。我剛纔還催你去。你怎麼說我捨不得你去。飛白道：你還要賴呢。記得前次。我出東洋。你還作詩想我。那種深情。幾乎令我不等畢業。就想回來。劍塵笑道：你怎麼這樣亂說。你前次出東洋時。我還沒有出閣呢。怎麼會作詩想我。飛白連連鞠躬笑道：對不住對不住。我說錯了。是我到德國去的時候。劍塵道：沒有的事。你到德國。我也沒有作詩想你。飛白道：這個你是賴不了的。那首詩。我還留著呢。劍塵道：沒有的事。就是有詩。也是你杜撰的。飛白道：怎麼是我杜撰的。有你的筆跡爲憑。劍塵道：你去拿來我看。飛白道：容易說著就往樓下去。不多一刻。從書室中拿來了。劍塵道：拿來我看。飛白笑嘻嘻的道：到了你的手。我就沒有把柄了。還是我念給你聽罷。遂道：

題是寫的寄親愛之飛白。劍塵道。更是說謊了。也沒這種詩題。飛白道。你且聽你的詩。遂又念道。萬里蒼波一葉輕。征人閨夢兩含情。梅花落盡春風寂。楊柳枝寒不勝驚。劍塵道。你怎麼竊人詩稿。這詩並非寄你的。題是遠別離。我偶然寫的。飛白道。既不是想我。那閨夢含情又是誰。劍塵笑道。隨你說罷。我總不承認。飛白道。這又奇了。夫妻思念是天經地義。賴他做甚麼。我每見女子怕人說他思夫。說了他思夫。如同受了羞辱一般。請教你這算是文明。還是野蠻。劍塵笑道。我們女界中人。志氣高尚。所以不肯說思夫的話。說了就如同污了口一般。自然要算文明了。飛白道。你們貴女界就沒有思夫的麼。劍塵道。你見過誰來。飛白道。思夫有甚麼要緊。那非其夫而思之的。纔是你們女界的敗類呢。我記得我在東洋時。遇着一樁奇事。劍塵道。甚麼事。飛白道。我前次到東洋。畢業後。同幾個同學。約着再考求三個月的政治。三個月的風俗。這考求風俗是要游歷的。那考求政治卻是要在東京調查起來。纔能完全。所以就在東京租了。一家人家的樓上。兩個同學也住在一塊。剛說到這裏。只見一個人揭起簾子進來。道。大兄弟。又對劍塵道。大妹子起來的好早。劍塵剛梳洗完。即立起來道。表嫂請坐。飛白也立起來讓了坐。就望外面去了。劍塵道。表嫂用了早膳沒有。那婦人道。沒有喫。這婦人姓齊。是飛白的遠房表嫂。當下劍塵就叫採荷去拿些點心來。請齊氏喫。齊氏一面大口小口的喫着。一面說道。大妹子。你真是好福氣。住了這樣好房子。這房子就同洋鬼子的房子一樣。你看這面大鏡子有多大一個人通身都照得着。房子也照上大半間。多半不少的錢。你真是有福人。臉上就帶着個有福樣兒。又有三個好孩子。真是一顆珠子兩塊寶。劍塵道。表嫂不要謬讚了。新娘子近來做點甚麼事。齊氏道。不瞞大妹子說。我們那新娘子。就要把我活活兒的氣煞。他只曉的喫。曉的要男人把男人霸在家。不許他出去做生意。小姑小叔是眼中釘。肉中刺。我有時不在家。他就沒有飯給小姑小叔喫。還要暗地懲罵他男人。出來訂小叔小姑子。劍塵道。新娘子年紀小。

不懂事。表姊看化。慢慢的就會好了。齊氏道。大妹子說的話總不錯的。可惜新娘子不是塊好料。我今天也是爲這事。要請大兄弟大妹子幫我。劍塵道。能做得到的總無不相幫。齊氏道。是呀。我曉得大妹子疼我。纔對大妹子說呢。我想我們那新娘子。在我那裏。我也管不了他。我們那大兒子。也不許我管他。媳婦他們兩小口子。只怕大兄弟同大妹子。我想叫新娘子。到大妹子跟前來。大妹子教訓他。他是不敢強。的不好。大妹子就只管打他罵他。都不要緊。劍塵道。這事怎麼行。萬萬不行的。表嫂的媳婦。表嫂尙且不肯教他。叫我教他。我那裏會教。我還想請人教我呢。怎麼能夠教人。況且也不便。飛白雖然說是長一輩。年紀不大幾歲。出來進去的總有點不大便。新娘子如要來。頑兩天。我可以叫人去接他來。若是長住下。叫我管他。我不能答應。齊氏道。大妹子。你算是做好事。救救我。劍塵道。人家娶媳婦代勞。怎麼表嫂娶媳婦。反叫人救你呢。齊氏道。我的大妹子。你是快活人。怎麼曉得窮人的苦處。自從你表哥沒了以後。我那樣苦不會喫過。就是你表哥在的時候。我也沒有享過福。像大兄弟待你這樣好的。世上有幾個。所以我說你好福氣。大兄弟待你。就像愛牡丹花一樣。連一個葉兒也不敢碰。劍塵道。我不喜歡做牡丹花。供人玩弄。齊氏道。大妹子自然樂得說大話。人家想叫人當牡丹花供養著。還沒有人肯供養呢。你表哥待我真不好。劍塵道。表嫂爲甚麼不做牡丹花。叫表哥供養著。齊氏道。我沒福。不是想做牡丹花不行嗎。他喫醉了。動不動就要打我。又好賭錢。賭輸了。也是要打我。我不知道挨了多少打呢。劍塵道。表嫂就讓表哥打麼。齊氏道。我爹也是念書人。我從小也聽見過做女人的道理。夫是婦之天。我那裏好同他強。雖是打了我。我還不敢哭呢。如今世界變了。年輕的人。那裏有我們那時有規矩。像大妹子這樣賢惠能幹的。有幾個。我們那新娘子。待他男人。那有我待他公公規矩。我那兒子。也好脾氣。疼媳婦就疼的了。不的拿娘撇在傍邊。媳婦是好的。娘是歹的。叫我怎麼不氣。娶這個媳婦。我把衣裳都當光。雖說這裏大兄弟大妹

子幫了不少的錢。總是不夠用的。我也不是不知好歹的人。承大妹子幫了錢。我還好再開口嗎。新娘子進門。那一樣不是錢。我又沒有別的親戚。好去借。沒法。只得把兩件稍微值錢點的衣服當了。來做開消。你看我今天穿這件衣服來。也是沒法了。好在大妹子不笑話我。我纔敢來呢。新娘子進門後。我說好了。有個人替我做做事了。誰知事倒沒有替我做。把我倒氣的要死。要活我兒子。只是看著老婆不去做生意。真是多了一個人喫飯。少了一個人掙錢。東西也喫光了。當頭也當完了。如今家中柴也燒完。米也沒。有齊氏說到這裏。又走近一步。倚在劍塵耳邊。低低的說道。不瞞大妹子說。今天早飯沒有米了。你救救我罷。劍塵最討厭人。俯在耳朵邊說話。連忙立起來道。表嫂請坐下說。沒米好說。我叫人送點去就是了。齊氏道。大妹子真疼我。我也不好開口了。只是這點米雖然暫時救了急。終不能長久。還求大妹子再給我點錢。劍塵道。表嫂要多少。齊氏道。要新娘子欠下各鋪戶的錢。都沒有還。現在又快過年了。家裏孩子還沒有衣服。我的棉被也破了。做起來那樣不是錢。頂好借我二百塊。孩子們將來有了出息。我再加利還大妹子。劍塵道。這個要同飛白商量。我叫人去請飛白來。表嫂當面同他說罷。齊氏道。好的。劍塵叫探蓮去請飛白。探蓮去了一刻回來道。少爺說有事。不能走開。如果有要緊事。請少奶奶到書房裏去說。劍塵立起來道。表嫂請坐坐。我去問了他就來。劍塵走到書房。只見飛白在那裏看書。劍塵道。你在這兒看書。怎麼說有事。飛白笑道。看書不算事。那位表嫂。我真怕見的。很說起話來。不但是俗。而且卑鄙。叫人聽了肉麻。劍塵道。你逃到這裏來。叫我去當苦差。未免太平等了。虧你還是留學生呢。飛白笑道。只求你不要叫我去見那位表嫂。餘外的差遣。我都甘心做的。劍塵道。他要借二百塊錢。問你肯不肯。飛白道。借去做甚麼用。劍塵道。他囉囉嗦嗦的說了好些話。總而言之。告窮借錢四字。飛白道。借錢未嘗不可。但是借去不務正業。就是這麼用了。終不是場事。今次借給他。他用完了。下次再來借。這錢財原是小事。他



却變做個倚賴他人的人了。這不是面子上。像是助他。暗中倒是我害了他了。我們中國。爲了倚賴他人的人多了。所以纔弱到這樣。我怎麼還去培植倚賴他人的人呢。最好你去同他說。勸他拿這錢去做個甚麼生意。或者開個小小的洋貨店。他如果肯這麼著。我索興給他五百塊錢。但面子上。要說是借給他的。不過不要利錢。別說是給他的。恐怕他聽說是給他的。他膽子就大了。做生意就不經心。他如果不肯做生意。你就回絕他。說我不肯借。叫他另外去借罷。劍塵答應著去了。回到樓上。見齊氏仍舊坐在自己房中。遂將飛白的話。一一說了。齊氏起初尚不肯。說是兒子身體弱。恐怕做生意要操心。後來見劍塵說不做生意。就沒有錢。纔答應拿了錢回去。就叫兒子去租店屋。販洋貨。劍塵又去對飛白說了。飛白道。你叫人到帳房去拿就是了。劍塵回到樓上。叫張媽拿條子。到帳房去取了鈔票來。交給齊氏。齊氏見了鈔票。眉花眼笑的。謝個不了。又坐了一會。說了許多無意識的話。把劍塵恭維的頭也痛了。好容易纔拿他敷衍走了。神智爲之一清。此時已到午膳時候。飛白進來用午膳。大家遂一同走進餐房。因爲飛白喜歡西式的喫法。潔淨。所以仿照大餐的樣子。每人一份。劍塵見奶媽抱了秀官在餐房中。遂道。李媽。我梳頭桌上有一付碧玉字。你拿去叫胡媽。替秀官綴到帽子上。這裏喫飯。秀官見了要喫。你抱他出去罷。你留心點。不要給他東西喫。他纔兩歲的人。喫了東西要喫傷的。李媽道。知道。就抱了秀官出去。飯後飛白要去回看朋友。英官逸官見上班的時候還沒到。就去頑了。劍塵也想去樓上。只見張媽拿進一張小洋片子來。這就是上集第十七回中所說的白慧琴。拿片子來請劍塵去商量學堂的那回事。當下劍塵拿來一看。道。你去告知來人。我就去。張媽傳話出去。劍塵回到樓上。見胡媽在那裏像尋東西似的。就問道。你找甚麼。胡媽道。少奶奶不是叫我綴碧玉字嗎。我找不著。劍塵道。就在我梳頭桌上。胡媽道。找過了沒有。劍塵道。有的。你再仔細找找看。胡媽道。真沒有。劍塵道。叫了探荷。探蓮。張媽。李媽。回來。不一回。張媽探荷等

來了。探荷探蓮說早上見過。後來就沒有理會了。張媽李媽說一直沒有看見。末了來了個小侍女。叫探菁的來說。午前見表少奶奶。像在桌前拿了樣甚麼東西似的。劍塵遂不復問了。停了一會。劍塵道。我要到白小姐那裏去。探蓮拿皮靴來。我要換雙靴子。探蓮拿了皮靴來。問道。少奶奶出門。叫誰跟去。劍塵道。叫張媽同你跟去罷。探蓮替劍塵拿了洋傘。三人一同下樓。出了大門。轉灣抹角的望白家而來。走了半點鐘功夫。到了白家。一直走到裏頭廳上。早有白家的老媽子去通知慧琴。慧琴連忙下樓來。握了劍塵的手道。好姊姊。我這回的事。真是虧了姊丈。不然。這學堂的名譽。還不知糟到個甚麼樣兒呢。劍塵道。這是應該幫助的。這事的大略。我已聽見飛白說過。不知道這幾日學堂中。還安靜否。伯母的尊恙。全愈了沒有。慧琴道。好的多了。尚不能久坐。我們到樓上去坐坐。劍塵道。恐怕伯母病後嫌煩。還是樓下坐罷。慧琴道。家母也想同姊姊說話。劍塵就同慧琴上樓。走進裏間。徐夫人坐在牀上。劍塵走到牀邊道。伯母貴恙如今好點了沒有。姪女昨日下午半天。纔到家。本想就過來請安的。後來想伯母病體將好。恐怕下半日疲倦了。所以就沒有過來。徐夫人道。你請坐。累你情記我。我病是好了。不過沒有復原。覺得少氣力。今回慧兒就是爲了我的病。學堂纔鬧了那場事。不然也不致此。他又不肯對我說。怕急壞我。只是一人悶在心裏。後來還是虧了飛白。纔沒有鬧笑話。你看這孩子。這兩天爲了這事。臉都氣瘦了。成天飯也不喫。只是歎氣。盼你回來。如今你來了。他就有商量的。劍塵道。現在學堂中的事。已弄妥了。只要嚴加稽察。或者可以恢復名譽。那黃汝真呢。還在學堂裏嗎。慧琴道。他自從放出來。不會來過。聽說回家去了。我打算拿他的東西。替他寄了去。至於學堂。我也沒心思開了。我候姊姊來。就是這個問題。我的意思。是一定不開了。但決不下是此時就不開的好。或是放了年假。再不開的好。劍塵道。你怎樣衰弱。一經挫折。就不再振。依我說。還是照常開下去。只怕學生們經此一番風波。大家不肯來讀書。那就難了。慧琴連連

搖頭道。我是真個灰心了。況且學生們不來。我這開甚麼學堂。劍塵道。那麼等放了年假再不開。冷一冷再說。大凡做事總要堅忍。一挫就灰心。那是最容易退敗的。卽如飛白。他組織的那個中國時勢研究會。也不知費了幾許精神。纔能告成。不說別樣。就是以物色人才而論。他也不知費了多少心。如今總算成功了。他纔得安心。只要每月到會裏去一盞。平時只要作了論說。或是條陳。寄了去。慧琴道。我雖聽見過這個會的名。却不曉得內容是怎麼樣。劍塵道。內容無非討論國家致弱的原因。及一切政治振作的根源。不過分門別類的考求。作了論說條陳。或編爲書。或登於報。這報就名爲中國時勢研究會報。價錢極賤。大約連買紙的錢都不夠。無非是要人易於購買。看了可以知道我國致弱之由。及自強之道。有致弱者。則改之。有自強者。則勉之的意思。慧琴道。共分幾種。劍塵道。分政治、外交、理財、法律、兵學、農學、商學、工藝、踏、礦、警察、理化、哲學。如果這幾種我國能一一改良。或可望將來有治安之一日。但這也是飛白的苦心孤詣罷了。恐怕不能償他的志願呢。慧琴道。姊丈擔任那一種。劍塵道。他擔任政治、外交、兵學三種。但擔任這三種的。也不止飛白一人。除了常年擔任之外。不論甚麼人。都可以作論說條陳寄去的。只要說得透澈有理。無不隨時登報。如講兵學。就要將那一國的陸軍強。那一國的水師善。我們中國的兵制。怎麼樣。各國的兵制怎麼樣。他們那一樣好處可學。我們那一樣壞處要改。怎麼樣變通。纔能夠盡善盡美。都要一一的仔細考求推闡。然後作了論說。或是條陳。登在報上。叫人看了好一目瞭然。不能含糊潦草。像時下那種議論。常常有頭無尾。東鈔西襲的亂說。一無實在的學問。所以飛白物色這種學有淵源的人材。很是爲難。慧琴道。報中主筆是誰。劍塵道。他們這主筆有六人。每人兩個月輪流替換。飛白是發起人。所以除了他應主的期限外。不拘那個主筆有事。或是有病。不能到會主筆。飛白就要去代庖。慧琴道。經費呢。劍塵道。除了賣報所入。除外皆是發起人擔任。有非發起人。而願捐助的。聽便。慧琴道。這個會

女子的論說條陳收不收。劍塵道：飛白說男女平等。只要作的好。一樣收的。慧妹何妨施展大才。作一條陳替女界增輝。慧琴笑道：我不敢班門弄斧。還是姊姊作罷。二人又談了些別的事。慧琴留劍塵用了晚飯。恰好李興叫了轎子來接。劍塵遂辭了徐夫人。同慧琴攜手到大門口。又叮囑慧琴不要爲了學堂的事氣悶。介介於心。纔上轎回到家中。上了樓。飛白已在樓上。在那裏問英官逸官的地理。見劍塵上來問道：你去的好長久。劍塵道：不知不覺的就談到這個時候。說着採荷送上茶來。向劍塵道：少奶奶。那字找不着。胡媽媽問帽子還綴不綴。劍塵道：明天再說。那字大約是尋不着了。飛白道：甚麼字不見了。劍塵道：我從上海買的一付碧玉字。給秀官綴帽子的不見了。錢雖不多。物却玲瓏可愛。不知怎麼會不見了。東西雖微。倒弄的不清不楚。這幾個下人裏頭。也分不出誰是廉的。誰是貪的。飛白笑道：這是你謾藏。誨盜劍塵也笑道：都是你鬧的。你還要說呢。飛白道：你丟了東西。反說我鬧的。真是野蠻極了。劍塵道：怎麼不是你鬧的。我本來放在鏡箱裏。我梳頭的時候。我從鏡箱抽屜裏拿出來。本來要叫胡媽媽拿去綴。被你輕嘴薄舌的一鬧。鬧的我忘記了。你說是你鬧的。不是。飛白道：誰叫你問我。不出東洋。劍塵道：說起出東洋來。我又記起一件事。你早上說的。在東洋過了甚麼奇事。還沒有說完呢。飛白道：我說到甚麼地方。我忘記了你提一提看。劍塵道：你說到與兩個同學一同租了一家人家的樓上。飛白道：不錯。我同兩個同學搬了進去。那樓上還有一間空房。我們想一齊租了來。誰知已被人租了去了。那租客尙未搬來。我們也不在意。過了幾日。那個租客來了。原來是一個女子。年紀少說也有三十以外。那相貌的醜陋。恐怕我們中國要算他了。劍塵道：我不信那樣醜。飛白道：可惜我沒拿他的照片來。不然也可以叫你開開眼。知道世界上竟有這樣醜人。豈不是叫你多了一樣見識麼。那醜女搬進來後。我們也並不在意。過了兩日。他竟來拜我們。那兩個同學。本喜歡同女人勾搭。見他來拜。就問長問短的問他。我纔知那女子也是來

留學的。問起他在那個學校。他却又含糊的不肯實說。我看他那副情形不正。就有點不願意同他攀談。讓他們高談闊論去。誰知他不多一刻。又到我房中來。我沒法只得讓他坐下。他又問我甚麼地方。我說是江蘇江陰縣。他說他也是江蘇人。可以認同鄉了。我實在厭惡他。他又只管問長問短的問我。只得假意拿表一看道。怎麼這時候了。我還約著朋友呢。我就對他說對不住。我要到外面去了。他纔立起來去了。從此後。他是日日到我房中來。一來就久久不去。差不多把我弄的不敢回自己房裏。因為我一回房。他就跟著進來。那兩個同學房中。他倒不去。所以那兩個同學都取笑我。有一回我回到房中。他又跟了來了。他這日妝的格外華麗。反愈覺其醜。滿身的香水。把我的房子都薰香了。他拿了一塊白手巾。扭扭捏捏走到我跟前。笑迷迷的問我道。你今天怎麼回來的。這麼早。我道。我還要出去呢。他笑道。你真個要出去麼。我今天也要出去。不如我們一同出去罷。我道。我是出去看朋友。同姑娘去不便。他道。你真不開通。同女朋友一同出去。有甚麼不便。人家還羨慕你呢。我道。我生平不喜歡同女人出門。姑娘要同男朋友出門。何妨去找我那兩個同學。叫他們陪姑娘去不好麼。他道。他們的行為不高尚。同我不合。只有你的品行學問。我都佩服敬愛的。我聽他的話頭不對。我道。實在對不住。我真不能奉陪。我有要事要出去了。請姑娘原諒罷。我戴了帽子就走。把他丟在房中。我在外面各處走了一遍。等夜深了纔敢回來。我睡在牀上。想他那樣心思。我總要想個抵制法子纔好。後來想着我本來要買一樣東西。因為回國的時候還有幾個月。所以沒去買。今既如此。何妨早點去買來呢。次日一早。我就帶了鈔票去買。誰知店家說。要鏤字樣的。總要過三日纔有。我想這三日中。遇了醜女。又不知出甚麼花樣。我不如到橫濱去。預兩天再來。到了第三天。我買了那東西回來。這醜女卻不在家。我安就了兩日。第三天他來了。經我房前走過。向房中望了一望。見我在房裏。就微微的對我笑了一笑。我知道他不久就要到我房中來了。但心中

已有了預備。就不像前時那樣怕他了。不多時。他果真來了。他道。你幾時來的。我想女學生對男子。除了親戚之外。總是通稱先生的。惟有他對我。總是稱你。並且這你字還帶着很親熱的聲音。叫我怎不厭煩。我道。姑娘幾時出去的。他笑吟吟的道。你出去的第二天。我纔出去的你那天怎麼把客人丟在房中就出去了。這是碰了我。若是別的女子。不怪你麼。我卻曉得你是同我熟了。所以就不同我客氣。然而這也只有我。纔能體貼的出來。別人那裏曉得你的心。我道。多謝姑娘。這樣原諒。姑娘能夠曉得我的心。那就好了。他忽作媚態道。你的心我怎麼不知道。你……我不等他說完。就連忙道。姑娘到過西京沒有。他道。我沒有去過。且我來的宗旨。也不是游歷。我雖是來留學。卻還另外有宗旨。我道。甚麼宗旨。他道。現在世界一日比一日文明。我又不是頑固女子。不妨就對你說說。我這次來。實在是為自由婚姻。物色人材來的。我笑道。那麼一定物色着了。他兩眼釘住我道。說起來也難。我來東京二年了。朋友也不少。向我求婚的也很多。無奈都不稱我的意。那才學好的。相貌不好。相貌生的好點的。才學又不好。所以就鬧到如今。我現在心中卻有一人。說着走到我桌子前。拿煙草吸。忽看見桌上有一個鑽石戒指。他就連忙拿着看了又看。那臉色就登時一紅一白的起來。劍塵道。他為甚麼臉上一紅一白起來。飛白道。我那裏知道。他看了這戒指是結婚戒指。大約有所感觸。以致如此。劍塵道。你怎麼不知道。你不說是有抵制的東西。想就是這個結婚戒指。做了你的護身符。暗中合著示他道。我已定下親。你不必妄想了。是這個意思。不是飛白笑道。何必揭明。一揭明就無意味了。他看了半晌。似胸有成竹。便問我道。這個戒指送誰。我道。這是昨日新買來的。他道。不是問你從那裏買來。是問你送誰人的。我故作遲疑道。這是預備回國去結婚用的。他道。你已定親了麼。我道。不但是已定了親。並且還是第二次結婚呢。他道。你的年紀不大。怎麼又是第二次定親了。我道。人的生死是不定的。那能管我年紀大小。頭一個死了。自然要續娶。他道。你要頭

一個夫人時十幾歲。我道：姑娘這樣仔細考我做甚麼。莫非姑娘進的是偵探學堂麼？他道：不過開問問。那位夫人死了幾年了？我道：我十六歲完娶，下半年他就死了。今年我十九歲，請教姑娘算一算是幾年？他道：你同那位去世的夫人是自由結婚不是？我道：不是。他又道：你同那位夫人說的來麼？我道：宗旨不合。說不來。他道：現定的這個未婚夫人，想一定是自由結婚了。我道：也不是。他道：你這麼個文明人，爲甚麼不娶個女留學生，倒去娶那頑固女子呢？我道：姑娘怎麼曉得我那未婚妻頑固？他道：不肯出來游學，還算文明麼？我道：我那未婚妻，我雖未見過，我却曉得他大才鼎鼎，高出我萬萬呢。劍塵笑道：你真是輕薄，怎麼說說話，末了總要挖苦我一句。飛白也笑道：不是挖苦你，真個當時是這麼說。他又道：依我說，還是娶個女留學生好。萬一你那未婚妻要過門來，同你宗旨不合，不是犧牲了一生的豔福麼？還是趕早打算，退了那個頑固女子，另外娶個文明的，豈不更有把握麼？我道：我同姑娘，不過是泛泛之交，怎麼姑娘倒管起我的婚姻來？就是父母也不這樣管我。姑娘請回去罷。以後不要過來。我同姑娘終有男女之嫌。姑娘雖自認文明，我也自認頑固，請姑娘速速回去罷。他紅着臉，一邊走着一面說道：你也太無禮了。我也不理他。連忙把門扭上。後來我想同這種女人住在一塊兒，終久鬧不清，就同兩個朋友說了原故。一同搬了，另外住在客棧裏。他們還笑我膽小呢。劍塵道：這真是奇事了。怎麼這樣無羞恥？只怕是你格外鋪張罷。飛白道：這是有關人名譽的事，怎麼好亂說？我因爲關人名譽，所以從未對人說過。除了那兩個同學外，連你也不會對你說過。你還是今天第一次聽見呢。正說着，外面有人道：少爺少奶奶在屋裏麼？劍塵道：王姨奶奶來了麼？請坐。飛白劍塵一同出來讓了坐。劍塵道：王姨奶奶今天高興上來頑頑。王姨奶奶道：是呀。我聽說少爺下月要到上海去，所以來問一聲。不知幾時動身？我想同去看看病。我這病不行了，越過越深。上海地方，少爺知道有甚麼好醫生？飛白道：上海好醫生，也不過是一個虛名，或者還

是美國。福音醫院的醫生。靠的住點。他們不是爲錢。是爲傳道。所以待人還有點誠心。醫病也還仔細。王姨奶奶道。那麼我就到福音醫院裏去治。就是家中放不下心。我們三少奶奶。真是一點事都不懂。成天的只曉得頑。別事一概不肯經心。說他也不聽。我要是去治病。還得少奶奶替我照應。不然我真不放心。劍塵道。這個應該的。王姨奶奶又四下裏望了一望。道。他們老媽子。不在這裏麼。劍塵道。不在這裏。剛纔同英官逸官秀官去頑去了。探荷探蓮。在下面刺蓮子。王姨奶奶笑道。恐怕是去剝小子的。飛白劍塵一齊笑道。怎麼講。王姨奶奶又低低的道。我剛纔從前頭來。經過西院。月亮底下。見菊花山傍邊。有個人影一幌。就望東邊書房院裏去了。我疑心是個賊。就跟他走到東院。只見那人進了小金桂的屋子。我在門縫裏看了一眼。纔知不是賊呢。劍塵道。是誰。王姨奶奶道。你聽了不要響。慢慢的拿他打發了就是了。那人就是探荷。劍塵道。這丫頭怎麼這樣。我見他倒還莊重。就是伺候飛白。也不輕佻做作。王姨奶奶笑道。你怎麼知道他在少爺跟前不輕佻。你不在那裏的時候。他自然會在少爺跟前做作了。飛白笑道。姨奶奶何苦要冤枉我。王姨奶奶也笑道。你怕罰跪麼。正說笑間。張媽拿了一封電報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三回

縮同心蕭世芬義訂鴛盟

搶情郎樊阿品驚回蝶夢

話說王姨奶奶正在取笑的時候。只見張媽忽忽忙忙的拿了一封電報來。飛白接來一看。隨即遞給劍塵道。是寄你的。劍塵拆開看時。原來是蕭世芬打給自己的。內言日內就要動身回國。一月後可以到上海。即日就到江陰。請劍塵不要離開。免得兩下裏相左的話。劍塵仍將電文遞與飛白道。世芬今回來。我一定硬拉他進曉光會。飛白道。世芬我沒有會過。不知比孟迪民何如。劍塵道。其人才女。也不過少涵養。自然不如迪民。飛白道。世芬的哥哥張黃。近來納了妾了。前次到東洋兩個月。就跑回上海。花天酒地的。



鬧了一場。末了買了一個時髦倥人。就在上海租了房子。不知怎麼的被他夫人知道了。星夜趕到上海。電閃風馳的撞進新公館。恰好振黃正在那裏看如夫人梳頭。不提防他夫人撞了進來。一個措手不及。早被他夫人沒頭沒腦的打了過去。振黃見勢頭來的不小。嚇的沒命的飛跑。一直逃到我們會裏。我正是在那裏閱來稿。見他三跳兩跳的奔進我房中來。口中說道。飛白飛白。你快點替我設個法子。不然不得了。我不知就裏。還以為是外間鬧了甚麼事。急忙問他道。甚麼事。他喘息言道。不得了不得了。這種女人。真是野蠻極了。我笑道。莫非又是被野雞拉了去了麼。他道。不是野雞。是家雞。我們那個潑婦趕了來了。我沒有提防他。竟被他打了幾下子。你道可恨不可恨。我笑道。嫂夫人既然親來。你就應該在家伺候。怎麼倒逃到這裏來。振黃道。我一時沒了主意。這裏離的近點。所以就一直逃到這裏來。他那凶鋒。真是娘子軍的無上上將。小妾的危急。也只好自顧自。那能顧人。他坐了一刻。究竟放心不下。就回去了。後來聽說他的如夫人。也被他夫人打了一頓。他如夫人又不依振黃。這纔是弄的兩不討好呢。劍塵道。後來怎麼樣。飛白道。我次日就回來了。不知道他們後來怎麼樣。最可笑的是他新翦了辮子。改的西裝。那日被他夫人打的頭髮稀亂。沒戴帽子就逃了出來。王姨奶奶笑道。少爺小心點。不要也被少奶奶打的不戴帽子。就望外頭逃。劍塵道。蕭大少奶奶也太野蠻了。蕭振黃固然不該買妾。蕭大少奶奶也不應該打男人。況且他男人心已外移。就是打也無益。又何必招人議論呢。中國多妾的風俗。實在壞極。即如古之后妃。多以能容妾御為美德。自己情願做個傀儡。虛位中宮。間有不能看破的。歷史上。就大書特書的。某妃性妒。某后猜忌。懸為厲禁。示為惡德。後世的女子。就世世代代的遵守那禁令。不敢一犯妒字。以為男子也者。雖千百其妻無傷也。殊不知一樣的人。女子既然要貞節不苟。男子也要循規蹈矩。不然一男百婦。與禽獸何異。是男子無人格了。至於女子不許他妒。這理尤其不通。譬如男子同他妻子十分要好。一日

碰見他妻子有外遇。試問那男子怒不怒。氣不氣。女子何獨不然。若是不妒。我說是女子沒有心肝。或無愛情。二者必居其一。且這妒字。據我看起來。並非不好。妒就是愛情。譬如一個不相干的女子。同一個不相識的男子。雖那男子有數十姬妾。這女子必然毫不在意。這沒有別的道理。因為他同那男子無愛情。所以就不關心。於此可見妒字。不是惡德了。這妒字依我看來。實是上古的男子。專制女子想出來的法子。因怕女子吵鬧。所以拿這妒字來壓制女子。他們男子就可無所不爲。無惡不作。無怪謝夫人說周姥作詩。必不如此了。可惜謝道韞。枉稱有才。不能替謝夫人闡徹此理。使女子仍舊黑暗到如今。若以我的心思。直可將妒字改爲愛情。又有甚麼不可。飛白道。據你這樣說。男子死了妻。也不能再娶了。劍塵道。照西法。婦死可娶。夫死可嫁。不嫁不娶者。聽各人自主。照這樣。庶幾可望男女之情。歸於正。夫婦之情。歸於一。頂可笑的是大戶人家。少婦沒了男子。就硬拿他關在家中。不許他再嫁。甚而至於終身不許他再見男人。好像他一見了男人。就要起邪心似的。殊不知他若是心不忘夫。就是日日同男人們見面。也汗不了他的冰心。箇節。若是心不在焉。恐怕就是鎖在房中。也收不了他的野馬放心。所以弄的面子上。個個多是節婦貞女。其實那曖昧不明的事。也不知關了多少。反而把真正貞節的人。埋沒的顯不出來。何如正大光明的婚嫁。免得鬧些閨閣閑言。且可以把真正貞女節婦。表揚出來。豈不是一舉兩得麼。飛白道。照你說來。男子再婚。也在不義之列了。劍塵道。這個自然。飛白道。你這個議論。還有點不大妥善。既已許其嫁。娶何必又定其不貞。中國此時。也沒有不許再嫁的明文。若依我說。男子再娶。不算不義。女子再嫁。不算不貞。那淫奔私會。纔算不貞不義。如此纔算公平。劍塵道。你說的也不錯。王姨奶奶道。你們兩個人說些甚麼。我聽了半天。只是轉不過灣兒來。怎麼男人死了。女人也與嫁嗎。劍塵道。我們說著頑罷了。王姨奶奶道。少爺到底幾時到上海去。飛白道。我下月初間去。一准何日動身。尙沒有定。定了來通知你。

王姨奶奶道。時候不早了。我回去了。劍塵送他下樓。就叫探蓮掌燈送王姨奶奶回前頭。一宵易過。次日劍塵起來。覺得有些不舒服。到了午後。發起熱來。病勢來得很重。飛白連忙叫人去請西醫。診了脈。又聽了一聽聲音。說病不要緊。飛白那裏放心得下。然而上海的會期又到了。只得寫信去告假。劍塵一連病了個把月纔好。劍塵病的時候。女眷們來看病的也不少。竟有一大半勸劍塵請和尚念經免災。又有人勸他拜斗求壽。劍塵病中也無力同他們分辨。只好置之不答。又有兩個遠房伯母。勸飛白替劍塵拜懺放焰口。說一定是劍塵從上海來。路過甚麼廟。得罪了菩薩。或是遇著甚麼鬼。飛白道。我常常往上海。怎麼沒有遇著鬼。病是本來要生的。若是說得罪菩薩就要生病。我得罪菩薩更多了。怎麼不生病。這是在乎身體的強弱。不在乎鬼神。我的身體強。能够支的住風寒。所以就不生病。他的身體弱。所以就支不住風寒。那病自然就要生了。伯母道。你往來上海。不生病。那是你的運氣好。陽氣重。鬼神不敢近身。少奶奶到底是女身。屬陰氣的。那鬼神自然要欺負他了。飛白道。這個我是不信的。好在劍塵也同我一樣。伯母不要就心了。那遠房伯母纔無言而去。光陰易過。劍塵已能起牀。算起日子來。蕭芷芬應該到了。正算間。探荷來說。蕭小姐到了。劍塵道。你去請王姨奶奶。陪了一徑上樓來罷。不多一刻。王姨奶奶。陪了芷芬上來了。劍塵立起來。讓了坐。蕭芷芬道。聽說劍姊有恙。不知道好了沒有。劍塵道。現在算好了。芷芬一路風波。辛苦了。幾時到上海。芷芬道。十一進吳淞。十二纔搭火車到上海。我因為劍塵前次約我來。所以來望望。又因為先到鸚鵡洲。再到這裏。路不便。不如先到這裏再回家。倒比那麼便當些。劍塵道。你到徐家。滙去過沒有。芷芬道。我一到上海。就到這裏來了。徐家滙沒有去。且沒有人介紹。我也不願去。劍塵道。我叫飛白同你介紹好麼。芷芬道。你還沒有替我介紹見姊丈。怎麼叫姊丈替我介紹見孟迪民。且單是爲了介紹一事。叫姊丈跑一趟上海。我也不安。劍塵笑道。你不要用這種計策來愚我。總而言之。你既已

到了我手。我再不將你捉進曉光會。還待何時。你這個人。是稍縱即逝。如同捉生龍活虎一樣。怎能當面錯過。況且飛白本要到上海去。不過順便替你介紹。你可安了。王姨奶奶道。蕭小姐我們一同去罷。我本要到上海看病去。孟小姐那裏。我也想去。孟小姐前回來過。爲人真是和氣。脾氣一點都沒有。芷芬對劍塵道。孟迪民今回開會。是舉你做副會長不是。劍塵道。你既曉得開會。怎麼又不知道他舉的是誰。芷芬道。你不要刁難我。我問你爲甚麼不做副會長。劍塵道。你那裏來的這些遁辭。你心中想件甚麼事。芷芬笑道。沒有想甚麼。又回頭對王姨奶奶道。姨太太到上海去就醫麼。王姨奶奶道。是的。我早就想去看病了。因爲沒工夫。這回子。真是不看不行了。我的毛病多的。晚上睡不着。日裏又睜不開眼。肚裏漲的。狠飯也吃不下去。見了飯。也覺得不香甜。不能像人家似的。見了飯。香的了不得。三碗五碗吃了下去。正說著。忽聽樓下有人叫道。媽。那紅網子。我找不著。媽來看看。王姨奶奶道。真是啊。這一點事。也要叫我去。遂對劍塵道。你看三少奶奶能幹不能幹。叫他找塊網子。就回我沒有。又對芷芬道。蕭小姐。我真是苦命。要個媳婦。只曉得穿好衣服。吃好東西。別的一樣也不會。樓下又叫道。媽。裁縫等著要用呢。芷芬道。何妨。請三嫂上來見見。劍塵就叫探蓮去請。一會兒探蓮回來道。三少奶奶聽說要叫他見客人。早跑了。王姨奶奶道。他就是這樣不大方。有個客人來。叫他出來見見。他總不肯呢。倒是小女比他大方。停歇我叫小女來見見。蕭小姐。芷芬道。承姨太太看得起。謝謝。姨太太有事。儘管請尊便。我們熟人。不要拘束的。王姨奶奶道。蕭小姐請坐坐。我們停歇會罷。芷芬劍塵送了王姨奶奶出去。回來從新坐下細談。劍塵道。雲文伯的病好了麼。芷芬道。好了。劍塵道。你這回出洋。又多游了幾國。中國留學生裏頭。有人材遇著沒有。芷芬道。沒有。劍塵道。我不信。這許多留學生。竟無一二人材。未免你的眼睛太高了。芷芬道。真個沒有。劍塵笑道。雲文伯何如。芷芬桃腮一紅道。我不知道。劍塵舉手輕輕的。在芷芬香肩上一拍道。芷兒。你不要在老

姊跟前撒謊。如何能說不知道。芷芬更著急道。好姊姊。你饒了我罷。我真個不知道。姊丈同文伯熟悉。你要問文伯的才學。去問姊丈就是了。劍塵笑道。你既不知道雲文伯的才學。怎麼倒知道文伯同飛白熟悉。芷芬無以自解。就望藤椅上一躺。拿小手巾蓋了臉道。劍姊。你寫信叫我來我就來。來了你又刻薄我。是個甚麼意思。劍塵道。你那裏知道。我正爲了要刻薄你。纔寫信去約你來呢。芷芬道。英官逸官呢。怎麼沒有看見。聽說你去年又添一位令愛。何不叫人抱了來。我看看像不像。劍塵道。這個且慢。我們的正事還沒有了呢。芷芬道。我不要聽。劍塵走到信插邊。拿出一封信來。回身走到芷芬身前道。不要你聽。只要你看。這塊小手巾。蓋在臉上。成個甚麼樣兒。我替你揭了罷。芷芬一手接信。一面對劍塵微笑道。姊姊真是一心記著姊丈。連信也拿錯了。這是寫的飛白。不是寫的芷芬。想是姊姊看了飛白二字順眼。不覺就拿錯了。劍塵道。芷兒。你敢嘲笑我麼。你看信上發信人是誰。芷芬道。是雲蔚然。干我甚事。劍塵道。你抽出信來看看。芷芬真個將信抽出看了一半。就將信望劍塵身上一扔。笑道。我不要看了。劍塵見芷芬雪白的臉上。如同染了一層玫瑰。似嗔似笑的躺在臥椅上。真是一幅美人圖。橫在眼前。劍塵道。芷兒。你的意思怎麼樣。芷芬回身向裏。半晌不言。劍塵握住芷芬的手道。芷芬。你未免太不文明了。怎麼這個樣子。你起來。我同你說。這信前三月就到了。我因爲妹妹不同尋常女子。所以叫飛白且慢作伐。故約妹妹來。含一問。究竟妹妹心中如何。此是終身大事。妹妹不要徇世俗之態。作那無謂之嬌羞。芷芬道。劍姊。你這話出於誠心。是不是。劍塵正色道。怎麼不是。芷芬道。姊姊是明白人。何必苦苦問我。劍塵道。還有一句話。雲文伯託飛白轉託我。叫我問你。他是敬愛你至於極地。但家無斗石。不曉得你能同甘貧苦否。芷芬瞿然而起道。文伯說出這話來。大對我不住了。劍塵笑道。好妹妹。你上了我的當了。雲蔚然同你這樣知己。還怕你不知道他貧苦麼。何必再作此不信你之問。可知是我杜撰的。你枉然聰明絕世。却被我套出真

心話來了。你再敢強支吾否。這個媒人叫飛白傲去。想伯母無不肯之理。令兄也必樂從。芷芬不響。劍塵見正題已了。遂及別事。因問芷芬道。孟迪民叫我代他勸駕。請你去幫助他。常川駐會。我想你本來沒有甚麼事。何妨去幫著迪民。替女界辦兩件事。也就不枉你。這幾年的求學苦心了。芷芬道。幫助迪民。未嘗不可。但生平脾氣。總要見了面談了天。我佩服他。纔肯替他辦事。不然是不能勉強的。但是姊姊說的話。我總相信。等我這回到上海。見過迪民。就同他約定。等我回家去。一盞再到會裏相幫他。劍塵道。你今天能夠這樣爽快答應。真也難得。芷芬道。你不要稱讚我。你自己爲甚麼不到會中去。劍塵道。我有家務纏身。故不能去。我同迪民約下。隔兩月去。一盞迪民這人。樣樣都好。就是有點濫用人。好在有個田蓉生幫助他。不然有點不得了。你到會中也要管著他。不要由他濫用人纔好。迪民並非無知人之明。就是仁愛心太重。知之而不忍去之。養癰成患。這就是他的大缺點。至於其人之德。你我去他遠著呢。迪民真是一片仁人之心。與人爲善。從沒有自是其說。執一不同的事。芷芬道。前次我碰見他會中兩個演說員。實在不大高明。劍塵道。兩個演說員。一個是華潤泉。一個是孟亞卿。這兩個人。我雖沒有見過。却聽見田蓉生說過。二人的行爲。多是不可及的。即以華潤泉而論。你那樣當著大衆駁詰他。他却毫不介意。仍是虛心請教。你並且殷殷的勸你入會。又寄信迪民。叫迪民請你。這人的虛心薦賢。是可及得麼。至於亞卿。也有人不可及的所在。他在迪民會中讀書。家中無父母。迪民見他實心求學。就送他到美國去留學。亞卿在美國留學時。有一個日本留學生。同亞卿認識。那日本留學生。是個貴族子弟。爲人極和藹。品行也好。初時尙是泛泛之交。後來二人志同道合。竟成莫逆。那日本留學生。尙未訂婚。後來聽說對亞卿乞婚。那言語非常誠懇。當時亞卿就以兩國強弱不均。不願爲偶。回絕了。並且立誓終身不嫁。以表心實相愛。所以他回國請迪民派他幫助演說。一心爲善。而不及愛情。大凡兒女。總是情勝於義。亞卿能夠爲國體而

斷柔情。不是不可及麼。芷芬道。這真難得。我倒小看他兩人了。正說間。王姨奶奶同了兩個姑娘進來。一個約十六七歲。一個約十四歲。相貌都生的不好。兩人都是梳了鬆三扣的大辮子。脚是天足。王姨奶奶道。這是小女。於是彼此見了禮。從新坐下。王姨奶奶道。小女前些時在白小姐那女學堂裏讀書。因為路太遠了。來去走讀不便。叫他們住在學堂裏。他們又不肯。你看這麼大的人。還是離不開我。其實我並不嬌他們。他們自己嬌了來。打他也是要來。罵他也是要來。你說氣人不氣人。我想今回到上海。將他們兩人送到孟小姐開的學堂裏。聽說孟小姐開的學堂。規矩好。就是不曉得收不收。劍塵道。這時候送去是不收的。總要明年正月招考。纔收取新生。他們兩人的程度。高等是取不上的。只可考初等。王姨奶奶道。他們念過幾年書了。在白小姐學堂裏。是高等。怎麼又反做初等。我不識字。真不明白這個道理。少奶奶說給我聽聽看。劍塵道。這有甚麼不明白。白小姐的學堂。因為裏頭的學生。都是不識字的。多。所以拿他們取在高等。孟小姐的學堂。有學問的學生。多得狠。像瓊妹。瓊妹這點文理。能夠取上初等。就算好了。王姨奶奶道。那初等女學堂。有多少個學生。劍塵道。二百多個。王姨奶奶道。不曉得要多少錢一年。劍塵道。不一定。學生家裏實在窮。就可酌減學費。尋常樣子。每生每月膳費洋三元。學費洋一元。高等同師範裏頭。有被孟小姐賞識的。可以免學膳費。將來還可以保送出洋。這個名為高等特別生。師範特別生。王姨奶奶道。他們兩人。將來不曉得能夠被孟小姐特別看待否。劍塵道。這個我也不知道。大約總要學生非常聰明。非常好學。品行非常純正。志趣非常高尚。纔能夠得此特別看待。蕭芷芬道。學生們讀書。最不好是躡等。總要一級一級的讀上去。纔能夠實事求是。學有根基。白慧琴辦的女學堂。是個甚麼樣兒。可否介紹我去看看。劍塵道。還看甚麼學堂。解散也快了。芷芬問。怎麼要解散快了。劍塵道。如今他有這事。非常氣了一逼。芷芬道。這事固不能怪慧琴。然而慧琴的不知人之咎。也不能辭。劍塵道。如今他有這事。非常氣

悶呢。他明年學堂不辦了。我倒想把他介紹進曦光會。他的辦事才不大行。因為作事不仔細。他的辯才卻是好的。我說他是個演說員的才料。芷芬道。我想見見他。可以不可以。劍塵道。可以。或是你去拜他。或是請他來會你。都可以的。王姨奶奶道。少奶奶知道白小姐學堂裏的那個姓陳的女學生。同那個姓樊的女學生。家裏又鬧笑話了。劍塵道。我不知道。芷芬道。姨太太既然知道。請說給我聽聽。王姨奶奶道。我說的不好。常常丟三拉四的。蕭小姐可不要笑話。我記得陳德貞的媽開賭。不記得是誰同我說的。了劍塵道。我怎麼不知道。王姨奶奶道。他們不敢同你說。恐怕你告訴白小姐。就不收陳德貞讀書了。陳德貞他報考時。說是十七歲。其實他今年二十三歲了。聽說他媽今年不過四十歲。搽粉點胭脂的。天天妝扮的像小媳婦一樣。其實他男人也沒了好幾年了。何苦這麼妝扮呢。他那女兒陳德貞。聽說前年也同一個甚麼小夥子相好。後來陳德貞同那小夥子要錢。要的緊了。那小夥子就吞鴉片煙死了。陳德貞的媽也是同陳德貞一樣的。聽說還不如陳德貞呢。真是越老越騷氣。見了男人就親熱。所以他開了一個賭場。好招攬些男人來。他那賭場。就開在他的家中。也不是今年開起的。不知如何。前日有兩個年輕的男人。在他家賭錢。相打起來。恰巧縣裏的七少爺出來封賭。在他家門口經過。那兩個為賭相打的。一個打倒在天井裏。一個搶了那個打倒的金戒指。還有十七塊洋錢。望外就走。不提防正撞在七少爺身上。七少爺本來有點風聞陳家開賭。今見他家屋裏。急急忙忙跑了這樣一個流氓出來。心中就動疑心。連忙喝手下人。將那流氓拖住。問他甚麼事。這樣慌張。那流氓沒有提防。這一下子被七少爺問住了。再也說不出來。半晌纔說了一句。我不做甚麼。七少爺道。你手裏拿的是甚麼。那流氓道。是我的東西。七少爺冷笑道。自然是東西。我問是甚麼東西。你也說不出麼。可見你的來路不明了。就叫手下人。將那東西拿來我看。見是洋錢同金戒指。就問那流氓。這戒指同洋錢。那裏來的。那流氓也說不出。又問他是陳家甚麼



人。那流氓說是陳家的朋友。七少爺問是陳家甚麼人的朋友。那流氓又說不出了。七少爺也就不問了。叫手下人帶了那流氓。一同走進陳家。進了門。見天井裏有一個人躺在地下。頭已跌破。身上衣服也扯碎了。上面廳上立了許多人。擺了三四桌的賭。大家一見七少爺來。知道不妙。就望外欲逃。七少爺喝聲不許走。大家那裏肯聽。飛奔的出去。七少爺動了怒。自己動手捉住了一個紳士樣的。還有兩個。就從七少爺膈肢窩底下一攢。逃出去了。七少爺手下兩個精明的。就上去收了賭具。那時陳德真的娘。正想藏起賭具來。就被手下人拿住了。七少爺就吩咐一同帶去。那時陳德真聽說要帶他媽進去。就哭著求七少爺放了他媽。七少爺說。你平時爲甚麼不勸勸你媽。不要幹這事。今天求我晚了。就將他媽帶了進衙門去。聽說七少爺勸縣官將陳德真的媽。照賭棍辦。掌一百帶蘆扉枷遊四門呢。陳德真急得哭了兩日。想了許多法子。託了許多人。都不成功。聽說要來求奶奶呢。蕭芷芬道。這纔是自作孽不可活呢。那位七少爺。辦事倒狠認真。說話也明白。如今少爺當中。總算難得的了。劍塵道。還有一件事是誰。王姨奶奶道。還有一件事。說起來更稀奇呢。樊貴芬的姊姊。少奶奶認得不認得。劍塵道。我記得有一次。好像同樊貴芬來過一盪。一雙小脚。尖尖的臉兒。有二十來歲的光景。不知道是他不是他。王姨奶奶道。正是他。你見他那時候。他那臉不是瘦瘦的。像是有病的樣子嗎。你猜猜是個甚麼病。劍塵道。不知道。王姨奶奶道。他有喜了。劍塵道。他出嫁了麼。我還以爲是個閨女呢。王姨奶奶道。少奶奶真老實。他怎麼不是閨女。他還沒有婆家呢。樊貴芬的姊姊是江陰有名的三美人。他名字叫阿品。阿品沒有老子幾年了。他媽吃鴉片煙。一兩多煙一日的癮。成天躺在牀上抽煙。聽說也不大貞節。樊阿品一天到晚在外面。有時候就在他睡的房中。不知幹些甚麼。這也不是一年的事了。阿品有個頂知心的相好。姓黃名唐發。這人是个游手無業的人。自從認識樊阿品。朝朝暮暮的同樊阿品攢在一處。這事被樊阿品的伯伯看見了。就吵鬧

起來。說房子不是你媽一人的。我也有分。幹這種不要臉的事。房子是要行敗運的。將來人口一定不安耽。你自己不要臉不要緊。倒運累我生災害病。那是不行的。當時揪住了黃唐癸。叫他拿三百塊錢來。作爲懺神費。另外再替他叫八個和尚。念一日經。放一萬鞭炮。點一對大蠟燭。你如果不依我的話。那就今天你想出大門一步。黃唐癸一時情急。跪在地下。磕了幾百個頭。說這不干我事。是你家阿品叫我來的。正鬧間。阿品的媽。也在烏煙牀上爬起來了。一面擦眼睛。一面說道。那個王八羔子。引誘我的女兒。拿他捆起來。此時黃唐癸正跪在地下求饒。阿品的媽。就趁勢向前拉住黃唐癸。打了一頓。黃唐癸想擇札著逃走。無奈還有阿品的伯伯。幫著阿品的媽。拉著黃唐癸。那裏逃得出。阿品家本是臨街。此時鬧的鄰居也知道了。街上的遊人也知道了。大家圍著來看。有幾個同黃唐癸認識的。就來替黃唐癸說情。阿品的媽道。你們說情也可以。我要問你們。我的閨女被他壞了名。他拿甚麼來賠我。阿品的伯伯道。我的房子。被他們弄醜了。他拿甚麼來賠我。大家議論了半天。有的說叫黃唐癸替阿品的媽磕頭賠禮。有的說叫黃唐癸替阿品的伯伯放鞭插燭。阿品的媽同阿品的伯伯。是一口咬定。要黃唐癸拿出六百塊洋錢來。後來經大衆講定。叫黃唐癸拿出二百五十塊洋錢。二百塊算是阿品的遮羞錢。五十塊算是懺神費。立下字據。找了兩個中人。無奈黃唐癸身上是一錢沒有。中人到黃唐癸家中去拿。他家中只有一個姊姊。是出過嫁婆家退回來的。當下中人將來意說明。他姊姊冷笑道。我家沒有錢。別說是二百五十塊。就是兩個小毛錢也沒有。他家女兒不要臉。出來滿街找男人。如今倒懶我兄弟起來。他家女兒男人多著呢。今天二百五。明天二百五。倒發財了。煩你們去告知他家。要錢沒有。要人現在他家。甚麼遮羞錢。甚麼懺神費。他家女兒知道甚麼羞。他家房子本來就同茅坑一般。兩個中人沒法。只得回去。說是他家現在沒有現錢。他家姊姊是女流。沒處去張羅。不如放了黃唐癸。叫他自去挪借。阿品的媽不放心。怕黃唐癸

逃去。不拿錢來。後來經中人做了保。纔放了出去。限定次日中飯後拿錢來。黃唐癸出了樊家門。回到家中。被他姊姊罵了一頓。家中真是沒有錢。出去同人挪借。那個肯借。他急了一夜。不知如何起了短見。就吞生烏煙死了。等他姊姊起來。到吃中飯時候。還不見他起來。就到他房中去看他。早已死了多時了。他姊姊哭喊了一場。想去同樊家拚命。無奈已有字據。在人家手裏。鬧也無益。只得罷了。誰知樊阿品知道黃唐癸死了。就半哭半唱的趕到黃家來。進門見黃唐癸的屍首停在房中。就拉住黃唐癸的手道。我的好哥哥。我的親哥哥。怎麼這樣狠心腸。樊阿品來時。路上已經跟了不少的人來看奇聞。及聽到這兩句。已是鬨堂大笑了。不意樊阿品又拿手指著自己的肚皮道。我已有了六個月的身孕了。這是他們家裏的一點親骨血。我將來一定要還他家的。我也要過門來守節。此時看奇聞的人都說樊阿品瘋了。有人說樊阿品雖然不貞節。卻還從一而終。又有人說他怎麼是從一而終。即以他現在的姘夫而論。也有七八個。樊阿品的媽。本不知道阿品到黃家去。等到知道了。叫人去拉阿品回來。他的奇聞早已演完了。樊阿品回到家中。遇了這種好娘。自然沒甚麼責罰。不過說幾句。樊阿品反到房中。尋了三樣東西擺在桌子上。出來對他媽說。你再敢說我。我就在那三樣裏頭揀一樣。送我的終。他媽到他房中一看。原來是一根繩。一杯烏煙。一把刀。他媽嚇的不敢做聲。阿品知道他媽已是怕了他。就更沒有顧忌。黃唐癸頭七的那天。阿品居然白衣白鞋的到黃家去弔孝。黃唐癸的姊姊。讓他上席同衆人一桌吃飯。阿品也不推辭。有人問黃唐癸的姊姊道。你兄弟是爲阿品死的。如今阿品來。你還理他做甚麼。黃唐癸的姊姊道。這是他們送上門來的便宜貨。我爲甚麼不收。我兄弟爲阿品而死。如今阿品來替他做孝子。總算樊家給我兄弟陪禮了。劍塵道。這事怎麼我一點沒有聽見。人說。王姨奶奶道。這是少奶奶在上海時候。出的新聞。如今還有奇聞呢。阿品自從黃唐癸死了。覺得少了一個姘夫。少了興致。安靜了三日。過了三日後。又新

識了一個。這人是當舖的經手。阿品結識他。不是爲貌是爲錢。阿品的媽同他伯伯。一來爲阿品既已如此。管也無益。二則因爲既已管不下。樂得用他幾個錢。也是好的。鄰居親戚們。大家見過阿品哭黃唐癸的歷史。知道阿品的價值。此次見他辦了當舖經手。也都不以爲奇了。這當舖經手。姓史名仁。年紀有四。十幾歲。一身肥肉。兩撇黃鬚。今次辦了阿品。非常得意。誰知昨日鬧笑話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四回

願從軍慨然論國事

假瘋魔醜語託神言

話說上回書中。王姨奶奶說。樊阿品昨日又鬧出笑話來。世芬忙問道。究竟是甚麼笑話呢。王姨奶奶接著說道。樊阿品一日正同史仁並坐說話。忽見來了一個女人。進門就望阿品身上撞來。阿品沒有提防。被那女人撞了一交。跌在地下。那女人又揪住阿品的頭髮。打了幾個巴掌。阿品想同那女人對打。無奈頭髮被人揪住。已是那女人占了勝著。況且身子又笨。轉動不靈。脚又小。立也立不牢。如何打的他過。那女人一面打一面罵。一面哭。說我的生意被你奪了去。我橫豈不要命了。和你一同死了罷。就拉了阿品望門外河邊就跳。衆人走出去相勸。已是來不及了。兩個人跳下河了。阿品在下。那女人壓在上面。好在河身不深。經衆人救起。那女人不過溼了半身。阿品卻弄得滿身污泥。那女人還跳到阿品家中。拍桌子打板凳的鬧個不了。無一樣沒有罵到。撒潑打滾的鬧了半天。纔經人勸了出去。阿品吃了這一場虧。待要尋史仁說話。早已不知逃到那裏去了。蕭世芬道。那女人是誰。王姨奶奶道。那女人聽說叫張四姐。綽號有名的母老虎。是個開花煙間的。同史仁姘識了好幾年。自從史仁辦了阿品。半月來沒有到他那裏去。他向來的澆褻。都是出在史仁身上。如今史仁半月不去。自然半月沒有進帳。他如何不同阿品拚命呢。又有人說是黃唐癸的姊妹挑他出來鬧的。這話就不知真假了。此時前邊打發丫頭來請王姨奶

奶回去吃晚飯。劍塵道：姨奶奶今天不要回去吃晚飯了。就在這裏替我陪一陪芷妹妹。我叫人去請慧妹妹了。怎麼還沒有來。外面有人接口道：怎麼還沒有來。劍塵一眼望去。正好慧琴揭簾子進來。劍塵笑道：你怎麼做賊似的就來了。有生客在這裏。你也不怕人家笑話你。慧琴笑道：生客我也不怕。料想見面就熟了。回身對芷芬道：這位總是芷姊了。芷芬道：不敢。慧姊真是爽快。也用不著劍姊介紹了。劍姊正想因此居奇呢。如今可居不成功了。劍塵道：我正不高興介紹呢。免得停歇你們擡起槓來。又要我來替你們居間。王姨奶奶道：好了。你們幾個識字的說在一塊。可就沒有我們不識字的話了。芷芬道：姨太太肚裏的故事很多。停歇我們吃起酒來。請姨太太說給我們聽。讓我們也多些見聞。慧琴道：姨太太說些甚麼故事。我該早些來聽。劍塵道：你不聽也罷。聽了你要生氣的。遂將陳德貞家同樊貴芬家的事。略略的說了一遍。慧琴歎道：劍姊。這學堂真個開不的了。只見陳媽來回道：少爺回來了。叫拿一套衣服。同皮靴出去。劍塵道：憑空又換甚麼衣服。陳媽道：我也不知道。少爺在外面叫金桂來拿的。好像是弄了濶汗泥在衣服上了。劍塵道：你去同金桂說。少爺換好衣服。請到裏面來。衣服就在裏間。少爺的晚飯。叫他們開到外餐房去。芷芬道：何必這樣拘拘。我們又不是不見面。何在乎一飯之間。就有甚麼嫌疑了。劍姊這麼個人。怎麼也這樣不開通起來。慧琴道：芷姊的話一點不錯。大家在一處也熱鬧些。況且姊丈的談風是極好的。我們可以借此恭聽高論。劍塵笑道：既然你們許可。我無有不可的。瑛妹瑛妹也不要回去。就此同飯罷。過了一刻。張媽來說：少爺在外面。請少奶奶出去。劍塵道：知道了。遂出去。不多時同飛白進來。大家見禮過。劍塵道：我們可以入席了。於是大家進了餐房。慧琴道：怎麼英官逸官秀官三個人還不會來。劍塵道：我同芷妹談天。竟忘記叫他們來見客人。就對探蓮道：你快去叫他們來。又笑對飛白道：今天到底誰做主人。飛白道：你請客自然是你的主人。劍塵笑道：既然我是主人。你就請到客位去。慧琴道：劍

姊初愈。不必過勞。我們大家借酒談心。可以不必拘定主客。隨意坐罷。芷芬道。這樣好極。不然我被劍姊拘死了。大家坐定後。老媽子拿上酒來。恰好英官兄妹等也來了。對芷芬行過禮。又見過慧琴。於是大家從新入坐。劍塵問芷芬慧琴。喜吃甚麼酒。二人皆說隨便。劍塵就叫取香檳酒來。大家吃了一回酒。說了些零碎閒話。劍塵忽然想起飛白剛纔換衣服的事。就問飛白道。剛纔你換衣服。聽說是弄了瀾汗泥在衣服上。怎麼好好的衣服。會弄了汗泥上去。飛白搖頭道。我們中國的道路。真是提不起。我今天從城外打獵回來。剛進北門。碰著一頂轎子。那轎夫如同沒有生眼睛的一樣。直望人身上撞來。我因為荷了洋鎗。內裏還有子藥。又沒有停機。怕那轎夫碰著鎗機。鬧出亂子來。所以連忙走到路傍邊。讓那轎子過去。誰知急切間。沒有留心。一脚踏在路傍溝裏。那臭汗泥直濺了我一身。幾乎連臉上多濺了臭水。你說是无妄之災。不是。劍塵道。說起道路來。真令人有氣。我去年到寇小姐家去頑。因為大街上人多。有些擁擠。不如走小路僻靜些。那知走到小街拐灣角上。擺了二三十隻糞桶。有許多男人家。在那裏便溺。竟不能前走。我只得折回原路。仍從大街上去。你說可恨不可恨。芷芬道。這種人也算無廉恥之極了。如此看來。還是女子高尚些。隨便甚麼小戶人家。總沒有女人在街上便溺的。劍塵道。怎麼沒有。不過芷妹沒有見過。不說別處。就以蘇州而論。那些小巷裏。家家門口擺著朱漆馬桶。不問年輕年老的女人們。都在門口小解。那怕有男人從他們跟前經過。他們却大模大樣的毫不在意。芷芬道。這種風俗。應該趕緊改良纔好。王姨奶奶道。少爺今天出去打獵。怎麼不送我點野味吃。飛白道。有是有的。我因為沒有帶人去。就將打的野雞。給了鄉下人了。芷芬道。姊丈喜獵麼。飛白道。不是喜獵。是怕鎗法荒疎了。所以常出去習練習。練慧琴道。姊丈的鎗法。一定極高明了。飛白道。笑話的狠。不過比現在的兵官們高一點兒。說起我們中國的兵政來。真是比道路還要叫人氣上百倍。別說是隨機應變。智勇俱全的將才。沒有一個。就是按部

就班的操法。也不能多得。有一天我在外面。碰著一個陸軍管帶官。帶了百餘個兵。在那裏野操。這個管帶官。在軍官裏頭。算是頂有威名。頂有本事。頂肯認真的人物了。只見他將那百餘人。分做四五堆。那管帶官立在前頭。說聲開步走。那些兵們。七忙八亂的走了一陣。那少壯的就走前幾十步。那老弱的就氣喘吁吁的。丟在後面。管帶官又喊立正。開鎗。只聽得劈劈拍拍。像放小鞭似的。約有五分鐘。沒有斷了響聲。慧琴道。許多的子藥。應該轟然一聲。怎麼斷斷續續的。只有放鞭這點響聲。飛白道。平常小小的野操。那裏捨的放真鎗。並且恐怕鬧亂子。所以只將鎗機撥一撥。就算是放鎗了。因為心不齊。一手不靈敏。不能同時撥機。所以聲浪出來。就斷斷續續的。不能整齊了。那管帶官又喊了一聲。只因路遠。他的聲音又細。我也不會聽明白他喊的甚麼。只見那些兵丁們。也有躺下的。也有跪下的。也有屈一膝的。也有灣半截腰的。也有直立不動的。這個樣子。並不像躲避敵人的鎗。好像是中了敵人的鎗似的。叫人看了真是可笑。又可恨。鬧了一陣子。就算操完了。那管帶官。還想賣弄他的本領。就取了子藥裝上。指著前面一棵大樹。約摸有二百步遠。他對兵們說。打那樹身。就對准了樹身。發了一鎗。果然中了。那兵們就極力喝采。那管帶官素來認識我。就笑嘻嘻的對我道。飛翁向來的鎗法。高明的狠。兄弟這鎗法。飛翁看怎麼樣。我道。好的。只怕遇了敵人時。敵人不像這棵樹似的。立著伺候。老兄發鎗。那管帶官道。飛翁批評一點不錯。就請飛翁放一鎗。給兄弟做個樣子。那時我倒不好不應允了。遂接了他的鎗。恰好前面樹上有隻老鷹。我就叫他們去將那老鷹趕得飛起來。入我鎗線。我就對他們說。打他的翅膀。後來那老鷹果然被他們趕入我鎗線之內。我就發了一鎗。他們爭著搶來看。見真是中了翅膀。都以為神奇。其實鎗法准點。也不算甚麼稀奇。並且也是男兒應分的事。何足為異。因為他們自己沒本事。所以見人家稍微准點。就覺罕見。這種兵怎麼能夠同人家開仗。說起來不但是可歎。直是可哭。芷芬慧琴齊聲對劍塵道。我們該

賀一杯。姊丈有這樣准的鎗法。劍姊真是榮幸之至。劍姊不可不乾一杯。劍塵笑道。我不會喝酒。饒了我罷。我有句話。想同你們談談。不曉得你們以爲然。不以爲然。芷芬道。願聞大教。劍塵道。飛白的習練鎗法。並不是野行取樂的意思。是預備將來實行其志的習練。他說中國不出二十年後。總要有一場大戰事。這戰事分爲兩等。一等我國上下。或能振作起來。樣樣自立。人人自愛。種種權利收回自辦。外人見我日強。自然要起忌心。既有忌心。自然就要事事尋釁。勢必至於一戰。這一戰。一定爲中國獨立不獨立之過渡戰而勝。從此可巍然爲東方頭等之獨立大國。亞洲風雲。握於我手。衰爾日本。不足道也。戰而不勝。則我國一敗塗地。向之舉動。均歸夢想。從此我國雖有如無。以上這幾層。是說中國自強之戰爭。若反而言之。我國仍舊昏昏不醒。樣樣敷衍。件件依人。上昏下愚。醉生夢死。亦必召人瓜分。那瓜分時候。形式上也總有一戰。但恐不能爭勝負之分了。飛白說。不論那一等戰爭。他必糾合同志。組織一軍。若是自強之戰爭。他去從軍。是爲國民爭一分榮譽。爲國家壯一點軍聲。若是瓜分之戰爭。他去從軍。是要一定死於戰場之中。作個戰死之鬼。不願爲亡國之民。劍塵說到這裏。芷芬慧琴。皆肅然起敬。劍塵又道。我想飛白既有這種志向。那是我莫大的幸福。然而我想他們男子。既有這樣志氣。我們女子。何可坐守深閨。聽他們生。聽國家興亡。也未免太自棄了。且國家也不專是男兒的。我們女子。也有分的。尤不可放棄不問。我也想約合同志。聯爲一小隊。等他們從軍。我們也跟着他們行軍。一同赴敵。替軍人們裏創侍疾。以盡我們女子一分之能力。幸而國家得勝。我們也可從新聚首。做個強國的自由民。萬一國家不勝。他們戰死。我們也決定死於鎗林彈雨。以償我們平生之志。以謝我們女國民之責。不是狠痛快的事嗎。不知芷妹。慧妹。以爲然否。芷芬慧琴。同聲道。我們一定如劍姊之言。從今日起。以後有戰事。我們決不食言。劍塵又對飛白道。你以爲然否。飛白道。這是我求之不得的。怎麼不以爲然。此時大家的情形。均極慷慨激昂。



只有王姨奶奶母女三人。呆呆的看着他們四人。不曉得他們議論的是那一回事。正在發呆的時候。忽然陳媽來說。有人要見少奶奶。劍塵就對陳媽說。你去請客人。在客座裏坐坐。我吃完飯就來。於是大家吃了飯。劍塵遂去見那客人。原來那客人就是陳德貞。見劍塵進來。就立起來行了一禮。劍塵讓他坐下。劍塵明白他的來意。然不便先言。陳德貞本來有些畏懼劍塵。見劍塵不響。反到沒了主意。不知是說好。不說好。躊躇了半日。纔道。高先生。我有件事。託高先生。劍塵道。甚麼事。陳德貞道。我媽被人家誣賴了。說他開賭。縣裏將他帶進去。其實這事。並不與我媽相干。都是被人家連累了。想託高先生同林先生說聲。託林先生到縣裏講一句。將我媽放出來。塵劍道。這事不行。林先生向來不管這些事。你還是去託別人罷。陳德貞道。別人託過了都不行。纔想起林先生來。只要林先生一句話。我媽就出來了。劍塵道。林先生說的話。縣裏固然肯聽的。但是要甚麼事。纔好說話。你媽這場事。恐怕就是十個林先生去說。縣裏也未見得聽。你回去找個別人去說情罷。陳德貞見劍塵回絕他。不肯也就與辭回去了。劍塵仍舊回到樓上。同大家談論了一番。然後各人安寢。次日。芷芬說要走。王姨奶奶說還是明天一同動身的好。我還有點小零碎東西。沒有收拾齊。芷芬只得等他。早飯後。芷芬對劍塵道。我們悶坐有甚麼趣味。不如出去走走罷。不知劍姊病體能够行走否。劍塵道。好的。你去問慧琴願意去不願意去。芷芬道。他願意去。劍塵道。你昨夜同他說了一夜的話。說得來否。芷芬道。聰明是聰明的。可惜少點閱歷。劍塵道。慧琴願意一同出去走走。很好。我此時還要替飛白收拾行裝。午後我們一同去就是了。等到午後。劍塵芷芬慧琴一同拿了洋傘出去。走到大門口。碰著瑣瑣二人。也要同去。五人出了南門。一路望鄉下而行。此時天氣已冷。野

花盡萎。祇有紅葉蕭蕭。老竹青青。劍塵道。芷芬。你會放鎗不會。可惜沒帶洋鎗來。不然也可打他幾隻野鳥回去。芷芬道。我稍微曉得點。不能放准。劍姊有名師教導。總高妙的。劍塵道。我也不大准。打十鎗許有

兩鎗放准。慧琴道：「今天你爲甚麼不拿了鎗來。」劍塵道：「你真是孩氣。像我們這種裝束，荷了鎗出來，人家見了詫異不詫異。慧琴道：「我行我素，管人家詫異不詫異。」劍塵道：「這話我又不以爲然了。譬如我們不裹足，人家見了詫異，這可以說我行我素。隨他詫異去，那是應該的。這負鎗出獵，並非我們必不可少的事。又何必一定招人詫異呢。」慧琴道：「劍姊這話，我也不以爲然。我們有我們的自由權。芷芬道：「算了罷。不要駁詰了。你看前面有兩個人相打，是做甚麼的。」慧琴遠望去，果然前面有個村莊，路上有兩人扭在一起，像是相打似的，却分不出男女來。劍塵道：「我們順着這路，走去看看。走了約半里多路，已快到了。此時那相打的人，已被人勸開了。劍塵等走到時，那兩人正坐在路傍石頭上，拍着手罵呢。原來兩個都是女人。一個年老的，約有六十多歲，穿了一身打補釘的衣服，兩隻半大脚，穿了尖頭紅鞋。一個三十幾歲，衣服倒很新的，但是醜陋的，不得一頭的黃髮，像是半年沒有梳過。一張大扁臉，皮膚生的又粗又黑，還有許多碎麻子，嘴裏大聲的罵着。老口。此字不雅，期故以口代之。你管不了我，你還有幾年活。正罵得起勁的時候，忽然見來了幾個人，頭一個看見劍塵，見生得雪白的臉兒，長長的眉兒，烏雲似的頭髮，櫻桃似的小口，穿一件銀灰色不鑲滾的窄袖衣服，裙是黑色的一雙天足，不覺看呆了。口中雖然罵着，那聲音就低了許多。那時鄉下人都來圍着看劍塵等。男男女女總有二三十人。那罵人的女人也不罵了，立起來走到劍塵跟前道：「你們城裏人，真個考究，怎麼連手都搽了粉。怪不的這麼白。這粉是那裏買的，真是好搽在臉上。手上一點也看不出來，就像生成白的一樣。」慧琴道：「我們不與搽粉的白就白，生的黑就黑。那女人道：「你們不要騙我，我不信那有生的這麼白的。就算是一個人生的白，怎麼你們三個人都這麼白。你們是姊妹麼？」又有一個老年女人道：「小姐們長的模樣兒這麼好，爲甚麼不裹脚。可惜了，要是小脚，那就更好看了。」劍塵道：「我們是安心不裹脚的。你看我們穿的皮靴，有多好看。你們穿的尖頭鞋，有多難看。況且走

起路來。我們同男人一樣快。一樣穩。不像你們那樣艱難。一扭一捏的立也立不牢。現在作與放脚了。你們裏他做甚麼。那老女人道。小姐們那裏知道。我們這裏不行。不裏脚的小姑娘家。就沒有人要。我們做娘的。雖是愛他。總不能養他一輩子。就是養到我們老了。到兄弟哥嫂手裏。也容不住。那不是我疼他。反倒害了他了嗎。小姐們自然不知道。這裏的難處。請問小姐們。有了婆家沒有。芷芬笑道。這位小姐出閣多年了。小孩也有三個了。那老女人又對芷芬道。小姐想也出嫁了。姑爺不嫌脚大嗎。劍塵道。這幾位小姐都沒有出閣呢。我的姑爺是不嫌我脚大的。可見脚大也沒有甚麼不好。你們放心。將小閨女們的脚都放了罷。將來婆家娶了去。姑爺一定要好的。脚大有力。有事幫著姑爺做。姑爺還格外歡喜呢。你看男人家。一雙大脚。女人一樣的個人兒。為甚麼要裏脚呢。正說着忽然來了一個人。走到劍塵跟前道。少奶奶怎麼到這裏來。真是難得。請到我家去坐坐。劍塵看去。認得是從前用過的劉媽。就道。你的家就在這裏麼。我們沒事出來閑走走。看見兩個女人相打。走來看熱鬧。想問問他們為甚麼事相打。劉媽看了那中年女人一眼道。他們常常相打。村上人都看厭了。芷芬道。他們究竟為甚麼相打。你總知道的。劉媽道。少奶奶小姐們。請到我家坐坐。劍塵等果然跟著他走了幾十步。到了村尾末了一所三間半塌的草屋。就是劉媽家了。那三間房子。兩間做臥房。中間一間燒飯。帶做起坐。擺了一張破桌子。兩只長檯。滿地的雞糞。一進門就有一股臭氣刺鼻。屋裏有兩個女人。在那裏紡紗。劉媽道。少奶奶小姐們請坐。說著拿了兩只長檯來。用手抹了抹污穢。劍塵道。我們喜歡立立。不用坐了。我們想問你。那兩人相打的事。你說了罷。劉媽道。說來長着呢。少奶奶小姐們坐着聽我說罷。芷芬道。劍姊何不叫劉媽跟了我們回去。晚上沒事。叫他慢慢的說不好嗎。劍塵道。好的。就對劉媽道。你要是沒有事。還是跟我們回去。慢慢的說給我們聽。這裏我們不坐了。劉媽笑道。我有甚麼事。不過是燒火淘米這點事。左右他們也會做的。就跟少奶奶

回去走走也好。劍塵等就折回原路。緩緩而行。到家時將近黃昏了。劍塵是病後初愈。就覺得疲倦。上樓就往皮椅上一躺。道：「累死我了。」慧琴道：「我們好聽新聞了。」叫劉媽上來演說罷。我們大家坐在那裏靜聽。陳媽就去喚了劉媽來。芷芬道：「劉媽，你坐了說罷。」劉媽道：「小姐們那一個大碼頭沒有走過。那一樣新鮮事沒有見過。怎麼倒要聽這鄉下話兒。」芷芬道：「你不要管這些事。只管說你的就是了。」劉媽道：「少奶奶小姐們看見的那個罵人的女人，他姓趙。那年老的女人是他婆婆。他想再離。他婆婆不肯。所以日日吵鬧相打。劍塵道：「他爲甚麼要再離。況且你們鄉下再離的女人也很多。他婆婆爲甚麼不准他再離。」劉媽道：「這裏頭有個緣故。趙家的媳婦本來不是個好東西。趙家在我们村上。算是個有錢體面點的人家了。趙家兒子叫笨兒。在一家大南貨店裏做管事。起先笨兒的老子沒出息。家私都被他毀完。到笨兒手裏真一錢沒有。笨兒自家要好。在那個大南貨店裏。起初是學徒。後來東家見他誠實。就升他做夥計。他自己掙了錢。纔對了頭親。誰知定了後。聽見人家說他那丈母是個濫貨。笨兒知道丈母不好。怕帶壞了妻子。託人去說。要早點過門。那丈母執定不肯。說女兒只有十五歲。怎好做新媳婦。至少也要二十歲。纔好做親。笨兒聽說這話。就急的不得了。後來村上人勸他。不如就去搶了來。笨兒就依計而行。約了幾人。半夜裏就將新人搶了來。草草的成了禮。女家雖然大罵大喊的鬧了一場。然而這搶親風氣。是南邊大作興的。也說不出甚麼話來。只得罷了。笨兒是將三十的人了。娶了個十五歲的小新娘。自然歡喜的很。那時笨兒的媳婦年紀小。自然怕他婆婆。他婆婆因爲親家母不好。就常常罵媳婦。自從媳婦過門後。沒許他回娘家去過。偶然親家母上門來看看女兒。他婆婆是正眼也不看一眼。且不許媳婦泡茶給他娘喫。過了幾年。媳婦生了三個孩子。都是半歲就死了。所以他媳婦也紅不起來。又過了幾年。生了一個兒子。居然長大了。他媳婦就也一日凶似一日。笨兒喜歡他老婆。也一日甚於一日。那時笨兒已升做管事的了。」

自己又拼開了一個小南貨店。家中又添了幾畝田。又典了一所三間兩披的房子。趙家媳婦就登時威風了。婆婆也不怕了。笨兒先時寄錢。是寄與他母親。後來有了兒子。歡喜老婆。就不寄交母親。寄交老婆。所以趙家媳婦常常對婆婆說。是我的命好。我沒有過門的時候。你家有點甚麼。如今你家是甚麼樣兒。這不是我的命好嗎。趙家媳婦手裏有了錢。就闊起來。做新式衣服。打時式簪環。買脂粉。買花買翠。漆黑的臉上。擦上寸把厚的粉。一張大口。塗的血也似的胭脂。前年春天。笨兒從店裏回家來。我們村上有個周蒼廟。那周蒼老爺是十分靈的。村上人。不論做生意。出門回家。都要到廟裏去請請菩薩。求他的保佑。那日笨兒新到家。照例要去請請菩薩的。他的老婆說。也要跟去。磕個頭兒。謝謝菩薩保佑他丈夫。一路來平安。誰知去了回來。人就呆了。也不說話。叫他喫飯。他也不喫。就去睡。了笨兒以爲是他老婆病了。喫了晚飯。就連忙跑進房去看他老婆。將走到牀前。他老婆從牀上一谷彖爬了起來。劈面幾個巴掌。打的笨兒兩頰通紅。他老婆又睜着兩眼。大聲喝道。你是甚麼人。敢到老爺跟前來。這個美人是我老爺看中的了。老爺要他去做夫人。你好大膽。敢來同老爺爭這個美人嗎。那時笨兒纔知道。周蒼老爺看中了他的老婆。現在是周蒼老爺附在他老婆身上。所以說的。都是周蒼老爺的口氣。不是他老婆本人的言語了。當下就嚇的索索的抖起來。連連說道。小人不敢。小人不敢。就一溜烟逃出了房。急忙的告知了他母親。他母親聽了這話。也急了一人。也不敢進去。只得出去叫了幾個鄰居。幫着一同走進房來。他媳婦正在那裏唱着。甚麼美人呀。太太呀。又是腳小呀。頭光呀。唱的正熱鬧呢。他媳婦見衆人進房來。就道。你們來做甚麼。我老爺只要這個美人。不干你們的事。他婆婆同笨兒走上前道。老爺開恩。放了他罷。只求老爺不要他做夫人。我們總要好好的謝謝老爺。趙家媳婦大喝道。胡說。老爺是愛財的麼。我選來選去。沒有碰着這樣齊整的女人。你們怎麼說叫我不要他做夫人。豈有此理。我老爺一定不依的。大家都嚇

的不敢響了。趙家媳婦鬧了一夜。大家也都沒睡。到了次日。鬧的疲倦。就說老爺暫且要回廟。去去再來。不多時他就清醒了。笨兒此時又悲又喜。喜的是老婆有這樣姿色。周蒼菩薩都看中了。自己凡人。有這等福氣享受。怎麼叫他。不喜。悲的是怕周蒼再來。真個拿他老婆捉了去做夫人。那不是好花不久開了嗎。一個現成的美人老婆。被菩薩生生的奪了去。叫他怎麼不悲。不覺就拉住他老婆的手。大哭起來。他老婆詫異道。你哭甚麼。笨兒道。你自己自然不知道。你將纔怎麼樣來。你不是被周蒼老爺看中了嗎。他要你去。做夫人。叫我怎麼不哭。他媳婦好像不知道似的道。真的嗎。我怎麼一點都不知道。此時大家以為周蒼老爺。總不會再來了。那知道笨兒媳婦睡醒一覺。喫飽了飯。周蒼老爺。依舊來了。又是同昨夜似的。鬧了一夜。後來。竟是日日照樣的鬧一場。漸漸的。村上。人也不相信了。大家都說周蒼老爺。總不像這樣胡鬧。他是一村之主。像這樣一來。就看中了人家婦女。那還了得。女人裏頭。大家說。笨兒。嫂子也不見得怎麼好看。我不信。一村裏頭。只有他一個人美。菩薩就單單的看中了。只有笨兒一人不明白。一心祇怕周蒼捉了他老婆去。日日夜夜守着老婆。老婆一說周蒼來了。就連忙跪下求饒。日日焚化紙錢。到廟念經。又做了幾個紙美人。燒了。算是代他老婆的意思。他老婆一鬧。就鬧了四個月。笨兒晝夜沒得歇息。因此就得了病了。他老婆又不老實。不肯叫病人安心養病。不知怎麼的。那病就一日重似一日。不到一月的光景。就死了。自笨兒死了後。真也奇怪。那周蒼也就不叫他老婆去做夫人。偶然來鬧一次。見沒人理他。也就散場。笨兒待他媳婦總算好的了。誰知笨兒媳婦。却一點情沒有。開口就罵笨兒。比他大十四五歲。害的他老早就守寡。不到兩個月。就私拼了個人。有人說是笨兒沒有死。就私識了。有人說是笨兒死後。纔相識的。到底怎麼樣。我們也不知道。只曉得笨兒媳婦。拼識姦夫。將東西都貼完了一早一晚的。拿包袱包了衣服。遞給那姦夫。村上都有人碰着看見的。到了今年春天。把東西都弄光了。家中沒

人掙錢。喫用又少不得。拚開的南貨店。也頂給他人了。幾畝田也賣了。房子也轉典了。他婆婆窮的就同叫化子一樣。他還日日吵着鬧着的要嫁人。他婆婆說。兒子待媳婦那麼好。媳婦沒良心。要嫁人是不行的。隨你怎麼鬧。有老太婆一日。總一日不許他嫁。其實那老婆子。也想不開。媳婦已起心要嫁。留也無益。倒不如隨他嫁去。老婆子自己同一個孫子過過日子。倒還安靜些。若早點讓他嫁了家中的東西。也不至於貼完。房子田地也不至於賣完。這不是老婆子。看不開自討苦喫麼。今天少奶奶小姐們。看見相打。就是爲着要嫁的那件事。劍塵對芷芬道。真是奇想天開。怎麼會想出苦喫。看中了。他那副尊容。還說是美人。真是世上的事。無奇不有了。芷芬道。依我看。也許是他有了外心。故意將他男人磨折死。也未可知。慧琴道。不見得。鄉下人愚的很。他那有這種深奧心思。劍塵道。依我心思。實在可憐。那班鄉下婦女的愚蠢。無教育。就以今天我們耳目所接的而論。那一樣是受過教育的。我們既然想熱心女教。就應該想個法子。補救補救纔好。芷芬道。可惜我就要動身回去。不能替劍塵分勞。劍塵道。那倒不在乎。女子的無教育。也不止江陰一處。芷妹可隨時隨地開導開導。或可以補救於萬一。我想最好在江陰城裏。開一個女子演說會。專門講些女子分內的事。及一切教育。同理家衛生的法子。演說員也是女子。聽演說的。也是女子。男子一概不許入聽。你們看何如。慧琴道。很好。一年演說幾回呢。劍塵道。既要演說。就不厭其多。最好每星期一回。你看好不好。慧琴道。好是好的。演說員呢。劍塵道。除了你我之外。可想不出別人來了。或者請姜太太也演說演說。慧琴搖搖頭道。別丟人了。你打算要鬧笑話不是。劍塵道。芷妹見了迪民。將我這話同他說說。我打算如果真個立了演說會。要寫信通知他。請他幫幫我。每月派人來演說一二。芷芬道。可以。想必迪民無有不遵命的。慧琴道。我們只願談天。劉媽也可以叫他下去歇息了。劍塵道。不錯。遂對劉媽道。你下去歇息罷。芷芬道。劍塵何不同到上海去逛逛。換點新空氣。也於病體大有益的。劍塵

道。你那裏知道。我這個人。雖說是能自由。其實也很不自由。那能像你似的。說來就來。說去就去。芷芬道。怎麼說。難道你們飛老先生。要管着你麼。劍塵道。他倒不管着我。小孩子們。纔管着我呢。譬如將來。芷妹成家後。有了兒女。不知道還能夠像今日這樣來去自由不能。芷芬笑道。誰同你說這個來。你的嘴。不知道跟誰學的這麼油。慧琴道。劍姊說的話很誠實。一點不油。依我說。要想來去自由。還是不嫁的好。我常常見有些不滿意的夫妻。終身怨恨。都是從這專制結婚上來弄的。做人家一輩子的奴隸。自己一毫樂趣沒有。那纔是枉生人世呢。要說是像劍姊同姊丈這樣志同道合。才均貌敵。那是很少的。不能作為定論。但能說僥倖可耳。劍塵笑道。算了罷。你別扯文了。請教你嫁不嫁。慧琴對芷芬道。芷姊你說嫁不嫁。芷芬道。你的事。我怎好替你下斷語。慧琴道。不說我。單說芷姊自己是嫁好。是不嫁好。芷芬道。我不知道。慧琴道。你們都不是好人。就不肯對我說句真話。劍塵道。你自家笨。難道芷芬好對你說。我要嫁。我一定要嫁的麼。慧琴道。這有甚麼要緊。我就說我一定不嫁。劍塵道。你的婚姻可以自由的嗎。慧琴道。有甚麼不自由。家母再不會管我這個的。劍塵道。慧琴。你不要說硬話。萬一將來遇了個多才多藝熱心英雄少年。同你志同道合。向你求婚。你肯不肯。慧琴道。那個……：那個是沒有的事。芷芬拍手大笑道。好個那個是沒有的事。這幾字。很耐人咀嚼滋味。慧琴急了道。怎麼芷姊也夥著劍姊嘔我。你們兩人。我只一人。以多侮寡不為勇。劍塵道。誰同你說勇。你自家說話不檢點。還說我們侮你。是個甚麼道理。倒要請教請教。當下三人說笑了一會。用了晚餐。一宵易過。次日各人起來。收拾行裝。芷芬同王姨奶奶飛白。別了劍塵等。上了輪船。飛白是客艙。芷芬同王姨奶奶兩女僕。共一大房艙。芷芬是老於輪船的。所以上了船。就坦然無事了。王姨奶奶却與芷芬不同。從前雖跟過他老爺宦游過。都是民船。或坐轎車。今次坐了輪船。本有點害怕。及輪船開行。機器震的有些搖動。把他嚇的了不的。連忙叫他跟行的村媽道。村媽快去找



找少爺。這船怎麼抖起來了。芷芬道：姨太太放心，不要緊的。這船身有點抖，是前面機器船行動震的。王姨奶奶道：我聽說輪船有炸掉的。這船不知炸不炸。芷芬道：那裏隻隻船都要炸，還能夠行輪船。那炸的船，或是機器不好，或因火力過度，纔炸呢。王姨奶奶聽芷芬說的鬆，也就把心放下一半。後來到了黃浦，見有點風浪，又急起來了。對芷芬道：這麼大的浪頭，我們這船真是險呀。這黃浦江裏頭，人家說江猪多的狠，大的像牛一樣，遇着翻了船，那江猪就將人一口吞下去。你想那還有命麼。芷芬笑道：吞下去自然沒有命，只怕江猪的嘴，沒有那麼大。王姨奶奶道：符媽去通知少爺一聲，這麼大的浪頭，叫少爺別到外面來，萬一失脚丟下河呢。再問問，這船到底要緊不要緊。芷芬道：姨太太太膽小了，這點子浪算甚麼。姊丈他是常常往來的，我看可以不必去招呼。叫他別出來，符媽這雙小腳兒，我看他立不穩，倒恐怕沒有通知姊丈。他先就要滾下江去喂江猪了。王姨奶奶道：真個我嚇昏了，他們男人家，自然膽子大的。我近來有了病，碰著一點事，就害怕。此時王姨奶奶已是發烏煙癡了，躺在鋪上，點燈燒煙，一口一口的吸進去，噴出來，把芷芬煙的頭痛腦昏，想把艙門開開，透透空氣，無奈吹的逆風，那煤煙又一陣一陣的飛進來，只得將門又關上，又不好叫王姨奶奶別吸。芷芬沒法，只得繃了眉頭，坐在一邊享受煙臭。等到他過完了癮，上海也已到了。飛白過來問王姨奶奶，要住那個棧房。王姨奶奶道：我不懂。隨少爺罷。飛白道：我是住在研究會裏。姨奶奶或住在大方棧也好。那裏離會所近些。我便於照應。就叫陳福去僱馬車。飛白又問芷芬道：芷妹想是住在令兄那裏了。馬車可以一起僱來。芷芬道：我不願意在家兄那裏，還是一同住大方棧罷。明天請姊丈同我到迪民那裏，介紹介紹。飛白答應了，就叫陳福去喚了一乘馬車來。王姨奶奶同芷芬一同坐了上去，不多時到了大方棧。飛白又來照應了一番，自回會去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文明婚逢人贈小照 浮蕩子溫語結芳心

話說飛白照應了一回。自回研究會去。這裏王姨奶奶同芷芬並一男僕二女僕。住在棧房裏。王姨奶奶是沒有到過上海。所以見了東西。樣樣都是新奇的。晚上就邀芷芬去看戲。芷芬本不喜歡看戲。然却不過情面。也只好同去。王姨奶奶不識字。又不識戲。要一一的叫芷芬講給他聽。偏偏這戲園裏。又是粉戲多。芷芬不勝其煩。只得道。我向來不大看戲。不知道內中的情節。姨太太明天再要看戲。還是請了姊丈來好。姊丈常常在上海。戲總是常看的。那內中的情節。自然明白的。王姨奶奶聽了。很以爲然。就不求甚解的。看到散場。回來已是十二點半鐘了。芷芬自然馬上睡覺。王姨奶奶還要過足了癮。等他睡覺。天已快亮了。芷芬一覺醒來。曉日已升。就連忙起來梳洗了。見王姨奶奶正在好睡。遂不驚動他。帶了婢女。到他哥哥蕭振黃那裏去了。芷芬初到上海時。本住在振黃那裏。因爲見他們妻妾。常常吵鬧。煩不過。所以今回從江陰來。就不願再住在振黃那裏。昨天剛到。沒有到振黃那裏去。今天早上無事。就帶了婢女。到振黃這裏來看看。恰好振黃剛起來。見芷芬進來。很喜歡道。三妹今天纔回來。芷芬道。我昨天就回來了。同林飛白的庶叔母。住在大方棧裏。昨日沒空。所以沒有來。今天纔來。大嫂同新姨娘呢。振黃道。他們還在樓上。睡著沒醒呢。三妹爲甚麼不到這裏住。倒住到客棧裏去。芷芬道。算了罷。前次住了一日。幾乎被你們鬧的煩死。今回再不敢領教。振黃道。這事不能怪我。實在是他難纏。日日找我的事。芷芬道。怎麼不能怪你。我要說句公平話。今回的事。通統是大哥不好。大嫂的爲人。不過是沒有才能。並沒有甚麼惡德。待大哥情也很厚。大哥很不應該丟了大嫂。去弄個俗人來。這種妓女。有甚真愛情。不過是貪圖利。倘大哥窮的。同叫花子一般。不曉得他還肯垂青於大哥不肯。大嫂這回趕了來鬧。也不能說他怎麼不對。振黃笑道。好了。你也派我的不是了。你這話千萬不要叫你大嫂聽見。他若得了這幾句話。越發是他的理。

鬧的不得開交。芷芬笑道：說不定。大嫂如果問我，我是不能說昧心話的。只可惜他不識字，人又糊塗。有好些道理，同他說，他總不明白。動不動反要疑心說話的人，他有這個毛病，所以我怕同他說話。不然，正好助他同大哥反對呢。振黃笑道：好妹妹，不要出花頭。到底我同你，比你嫂子同你總親些。何苦幫着他人呢。芷芬道：這麼鬧過去，也不是個事。將來回家，母親見了，也要生氣的。大哥總要想個善後的法子纔好。振黃道：我真想不出個法子來。你計策多，替我想個妙策。芷芬道：你既然這麼怕大嫂鬧，何苦又要弄個人，不是討苦喫麼。如今問我，我那有妙策。今天我還約着林飛白同我去見孟迪民，說定十一點鐘去。這時候已經十點了，我要回棧去。大嫂還沒有起來，我不去見他了。停歇大哥替我說一聲。振黃道：我久已聞孟迪民的名，總沒空去見他。今天有飛白做介紹人，我們同去罷。芷芬道：也好。於是兄妹同出公館，步行到大方棧。振黃在下面等候。芷芬回到樓上，王姨奶奶剛洗臉。芷芬道：姨太太起來了。十一點鐘快到了，快點梳頭。我們好一同到曉光會去。王姨奶奶道：可不是呢。我幾乎忘了。昨夜睡不着，今天眼睛睜睜的慌，睜都睜不開。芷芬暗覺好笑，想他早上那麼酣睡，還說睡不着，然不便明言。遂道：家兄在下面想見見姨太太，因為家兄也要一同去會孟迪民，所以想見見姨太太，免得路上迴避。不知姨太太肯賜教否。王姨奶奶連忙道：不敢當。累大老爺勞步，我梳了頭就下去請三小姐替我先說一聲。實在怠慢對不住。芷芬笑道：姨太太真會客氣。等一等，有甚麼要緊。此時正打十一點鐘，恰好芷芬的女侍來，說林少爺來了。問小姐就去。還是等一等。芷芬未及回答，王姨奶奶先道：稍微等一等。我撲了粉，換了衣服，就去。又對芷芬道：我這臉色太黃了，不撲點粉，實在難看。那知撲完了粉，要開箱換衣服，鑰匙又尋不着了。越急越找不着，符媽只得從包袱裏拿出一套衣服來。王姨奶奶又嫌他舊。芷芬道：不要緊，舊就舊罷。時候不早了。王姨奶奶只得勉強穿了。剛走到樓梯口，鞋帶又散了。從新回到房中，穿好了鞋，結緊了帶。這

纔下得樓來。飛白同振黃已等得不耐煩了。當下芷芬介紹王姨奶奶。見了振黃。飛白道。迪民不在上海。我們一直往徐家匯去罷。芷芬道。好的。只怕迪民又往外邊去。那就白走了一邊。飛白道。我已託他們事務所打電話去請迪民不要外出。振黃道。車呢。飛白道。我已喚了兩乘來。四人齊上了馬車。望徐家匯而來。走了半日。望見樹影蕭疏。顯出一帶粉牆。隱約有些高樓。王姨奶奶道。前面多半是孟小姐家了。沒多時到了會門口。一種宏大的氣象。又為王姨奶奶生平所未見。飛白招呼他們下了車。走進會門。進了名刺管門的領到外接待室。自有接待員招呼坐下。問知是要見會長的。遂叫人去通知會長。因為有女客。又請了女招待員來。不多時。有人來說會長在辦事室辦事。還有五分鐘未了。請胡先生馮小姐陪了客人到內會晤室。暫坐一坐。兩個招待員。又將他們四人領到內會晤室。這內會晤室。是迪民特別的會客室。非知己深交。不能入內。今回請他們四人在內會晤室相見。自然算是十分要好了。然而振黃同王姨奶奶。與迪民並無交情。怎麼也得入內呢。自然是振黃占着飛白的光。王姨奶奶占着芷芬的光了。再說四人到了內會晤室。男女分爲二室。迪民爲看重林飛白。蕭芷芬起見。又特特的請了副會長田蓉生出來招待。胡先生馮小姐就出去了。這是曬光會的規矩。凡客人通謁。招待員接待着。將客人領見了通謁的人。或是有了過渡的人。就算完了責任。田蓉生雖不是他們通謁的人。卻是過渡的人。所以他們二人就辭出去了。這些事。飛白。芷芬。振黃都是見慣的。並不在意。只是王姨奶奶見了詫異的很。怎麼左來一個人。右來一個人。的鬧不清楚。田蓉生道。諸位光降。敝會極表歡迎。除了飛白妹。是常來的。這三位都是初次枉駕。請妹丈替我介紹見芷芬妹妹。飛白替蓉生介紹見了芷芬。又見了振黃。田蓉生又同王姨奶奶見了禮。對芷芬道。迪民久仰。芷芬妹妹。他此時正有點事。不能分身。叫我來替他告罪。請屈坐等一等。芷芬正與蓉生閒談。見進來了一個端莊流麗的女子。芷芬見過迪民的小照。知道來的就是迪民。

迪民進來同衆人見過。分賓主坐下。迪民道：諸位辱臨，做會增輝。芷芬妹妹肯這樣惠然顧我，真是感激的很。芷芬妹今天請就住在這裏，我們可以慢慢的暢談。又對飛白道：妹丈來得正好，我有一件事，本想去找妹丈。如今妹丈來了，省的我跑一蹓。妹丈朋友裏頭有個姓楚名叫祥華的，沒有飛白道：沒有。迪民道：這人聽說在德國學陸軍，德國沒有我的熟人，無從調查虛實。妹丈曾在德國留學，熟人一定多的。託妹丈替我查一查。這人到底現在是否在德國。飛白道：這個容易。迪民又對振黃道：聽說蕭先生不久纔從日本來的，一定替國民輪進文明的了。振黃很踧踖的道：慚愧的很。迪民又敷衍了幾句。飛白要回去了。就對王姨奶奶道：我還有事要先回去。留陳福在這裏伺候。姨奶奶回去說罷，遂辭了迪民。蓉生同振黃先回去。這裏迪民同芷芬談了一會，很爲投機。田蓉生見王姨奶奶坐着沒話說，怕他乏趣，就問王姨奶奶：要看看這裏的女學堂不。王姨奶奶道：很想看看。蓉生就叫女僕去請了參觀女接待員來。不多時，參觀女接待員來了。這位參觀女接待員，姓司徒名英，還未出閣，他是專管接待女客。參觀學堂的。蓉生同他招呼過，司徒英就領了王姨奶奶到各處學堂看了一遍，直把個王姨奶奶看的目迷五色，耳亂八音。不知怎麼說纔好。觀畢仍回到內會晤室。迪民留芷芬住下，並留王姨奶奶。王姨奶奶不肯就一人回去，辭了迪民。蓉生芷芬司徒英，上車回棧。次日飛白來說：福音醫院是有一個，但不是美國人，是英國人。問王姨奶奶願意進去不願意。王姨奶奶道：管他是英國人，美國人，只要是個外國醫生就是了。飛白道：這樣是很容易的，明天就可進去。王姨奶奶道：總請費少爺的心，替我弄妥當。飛白回去，果然替他尋了保人。諸事弄妥，到了明日，王姨奶奶帶了符媽進福音醫院治病了。這福音醫院的醫長，兼爲牧師，姓桃名應時。這是他在中國通行的名字。他的爲人，愛錢愛貨，愛敲人的小小竹槓，不過醫病的本事還好。雖不能起死回生，也不至於枉送人性命。他的年紀有五十多歲，來中國有三十多年了。上海道上海縣

之類。他都認識。常常也要去敲敲竹槓。那些大人老爺。見他是個外國人。也就不敢惹他。只好捏着鼻子喫啞巴虧。桃應時正爲知道他們的脾氣。所以樂得弄幾個錢。他初來中國時。是個窮牧師。現在竟是有幾十萬的家私。奇怪不奇怪。王姨奶奶自從進了醫院。桃應時說他的病。都是從喫煙上來的。第一先要戒煙。戒了煙纔可治病。王姨奶奶心怕洋人。就不敢不應承。說不戒煙。王姨奶奶住的是女病院。一共二十號分兩等。頭等是包房間。每號每人十四元一月。喫飯在內。下等是五六人拼住一間。每人每月五元。也是喫飯在內。王姨奶奶住的頭等。但院中定例。每人至少也要住一月起碼。如病人實在不願住。雖住一日。要加倍照兩月算。王姨奶奶在醫院無事。就結識了幾個同病女友。一個姓熊的劉太太。他老爺說是個繙譯。他是個兩頭大。所以稱太太。一個姓陰的陰少奶奶。一個姓熊的熊姨太太。這三人裏頭。王姨奶奶同劉太太頂好。劉太太像很有錢。滿手的金鐲。滿指的金戒。自己說是通品。能英文。有許多女朋友。都是現在的人物。有許多人來請他去做教習。他因爲有病。所以沒去。王姨奶奶聽了。很羨慕他。一日下午。有一個女子來訪劉太太。適王姨奶奶也在劉太太房裏。那女子一進門。就大聲道。把姊在這裏。累我好尋。劉太太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你那女子道。一百兩銀子一月。請你到廣西去做教習。去不去。我是不能去的。我同他說。我是到過東洋。沒有二百銀子一月。我決定不去。我們的開消大。不是這個數。不夠用。要是成功。我妹妹也去。你也去。我們有了三人有照應。就不怕他們了。其實我們到過東洋的人。那一樣沒見過。還怕甚麼。我想那學堂。一定廢敗。等我們去。把他改的文明。纔顯我們的本事。劉太太笑道。你真有材料。能夠加到二百。我們就去罷。那女子斜轉臉來。見王姨奶奶在房裏。就道。這是甚麼人。劉太太道。這個是林太太。王姨奶奶道。這位是小姐不是。劉太太道。是的。他姓花。誰不知道花大小姐。他出過東洋。同他求親的人。不知多少。他眼睛高。都看不上。所以還是小姐呢。你們那個姪兒。生的好個相貌。花

小姐見了一定對眼。不知定親了沒有。原來王姨奶奶自家諱說是個妾。對了不知他家世的人。總說自家是太太。劉太太不知底細。見飛白來望過。王姨奶奶一回就拿飛白當做王姨奶奶的姪兒。見飛白生的美貌而英武。又聞知林家沒有錢。就想替花大小姐做媒。王姨奶奶道：「不行的。我那個姪兒娶親多年了。劉太太道：「你還有一個兒子沒有對親。可惜年紀同花小姐不對。花大小姐道：「我們文明婚。是要兩下情願的。彼此見了面說的來。纔定婚呢。如果後來有甚麼說不來。也可以退婚。我的三妹子人材很好。今年二十六歲。不知道你們令郎多大。也進學堂讀書不。王姨奶奶將花小姐細看了一眼。見他長的沒有三尺長。一身肥肉。幾根黃髮。梳了一條辮子。滿臉的繻紋。少說也有四十歲。心想他的妹子。要是像他這副尊容。怎麼好娶到家中來。就道：「孩子還小呢。只有十八歲。書是讀的。花大小姐道：「很好。我們三小姐生的美得很。不信我還有照片在身上。拿出來送了你。就在衣袋裏摸出一張小照來。遞給王姨奶奶道：「這張拿去。給你們令郎看看。如果對意。就可以自家到上海來一躡。兩人當面說明白。王姨奶奶接來看。不過尋常相貌。那裏及得來劍塵芷芬等萬分之一。劉太太道：「林太太。看着好不好。王姨奶奶道：「好。花大小姐道：「我們文明婚。不用那些舊套頭。甚麼花轎呢。喜娘呢。執事呢。一概都不用。王姨奶奶道：「不用花轎。新娘怎麼娶過來。花大小姐道：「我們新法子。只要擺個茶會。就算是結婚了。難道新娘沒有腳麼。自己會走過去的。王姨奶奶道：「原來如此。我沒有見過。所以一點也不懂。這個法子娶親。到很省錢省事。花大小姐聽說省錢二字。知道說的太容易了。未免貶了文明女兒的價值。就急分辨道：「錢是不能省的。我們文明婚。雖不用花轎執事。那戒指首飾是要的。單說一個戒指。就沒有限數。幾千元也是一個戒指。幾百元也是一個戒指。王姨奶奶道：「你們三小姐也是做教習麼。花大小姐道：「他現在在家中。也想出去。王姨奶奶道：「大小姐出去做教習。有朋友同去沒有一人上路。不害怕麼。花大小姐道：「怕甚麼。我的朋友多着呢。

都是如今頂有名的人。王姨奶奶道。這裏有個孟迪民孟小姐。大小姐認得不認得。花大小姐呆了一呆道。甚麼孟小姐。我不認得。想是不出名的。他是女學生麼。王姨奶奶道。不是女學生。是曉光會的會長。前幾天我還到他會裏去過一蹓。那會的房子纔好呢。好幾個大女學堂。總有上千的女學生。劉太太道。知道了。曉光會的會長。我們雖沒有見過。卻到他們會中去過。房子倒很好。可惜人太守舊了。將學生關在學堂裏。輕易不放出來。禮拜日放學。也不許女學生同男人們在一淘說笑。有女客到他們會裏去看。一定也叫女人出來陪着。其實人家不過是去看看。又不是跟他學規矩。如今風氣大開。男女平等。就是叫男人出來陪着。又有甚麼要緊。花大小姐道。一點不錯。我雖沒有到過那會。聽你這麼說。我也不賞識他的行爲。我最恨的是甚麼男女有別。大家都是女人在一堆。有甚麼味兒。總要有些男人在一起說笑。纔覺有趣呢。這是新法子。並不是我一人造出來的。那些腐敗守舊黨。令人真可厭。王姨奶奶道。孟小姐那裏的教習纔多呢。總共有七八十個。他那個總教習四百元一月呢。花大小姐驚道。怎麼這許多洋錢。到他那裏做個總教習到好的。劉太太道。沒有認識的人。要謀這個事。怕不容易。花大小姐道。不是林太太認得他麼。打聽打聽他那裏。明年總教習同教習要換不換。倘如要換。就託林太太替我說說。看劉太太道。總要去拜他一蹓。纔好。不然他不知道我們的本事。恐怕說起話來要難點。花大小姐道。我也想去。可惜沒有同孟小姐熟的人同去。一人獨去。又不認識。怎麼好呢。王姨奶奶生平好事。今有人託他薦事。心中十分喜悅。與高采烈的道。我同你們去好不好。花大小姐滿臉笑容的道。多謝多謝。再好沒有了。要是成功了。廣西那裏。我就回了他不去了。我們定個日子。幾時去。我到這裏來同你去。王姨奶奶道。我在這裏不能出去。這是他們洋人的規矩。病人在病院裏。只准親戚朋友來看病人。不准病人出去看親戚朋友。要等這一個月住滿了。病好了。纔許出去呢。花大小姐道。這個怎麼等得及。一個月的日子。有三十



天呢。作與別人先去說成功了。還有我們的伊三姨奶奶道。那怎麼好。我是不能出去的。或者花小姐再去託託別人看花大小小姐道。我朋友雖多。却沒有同孟小姐認得的。林太太再替我想個法子看。王姨奶奶想了想道。等我們姪兒來。我同他說聲看他也認的。孟小姐叫他去說說看。行不行。花大小小姐道。多謝費心。姪少爺住在甚麼所在。我自己去一躉。當面託託他。就請他同我去拜拜孟小姐。省得再勞太太了。王姨奶奶道。我們姪兒住在他們會裏。花大小小姐道。他住在曉光會麼。王姨奶奶道。不是曉光會。他們另外有個甚麼研究會在南京路。他不認得。花小姐怎麼好。只怕花小姐去見他。萬一他不見呢。花大小小姐道。這個容易。明天我到這裏來。借你的老媽子同我去。你的老媽子。你們姪兒總認得的。你對老媽子說。叫你們姪兒陪我去。他總肯的。王姨奶奶道。也好。只見外面有人同王姨奶奶招手。王姨奶奶就辭了劉花二人。走出房來。原來是陰少奶奶。王姨奶奶道。你叫我做甚麼。陰少奶奶道。你到我房裏來坐坐。我同你說句話。王姨奶奶就跟他進去了。陰少奶奶讓王姨奶奶坐下道。我明天要出去了。前天說的那件事。你意思怎麼樣。王姨奶奶道。好的。只怕小孩子沒出息。配不上。今天花大小小姐也替三小兒做媒。說的是他三妹子。陰少奶奶道。你別聽他的話。我認的他。他家窮得很。只開了一個小雜貨店。三間房子。連住家帶開店。那個三小姐。成天的站門口。你們這樣大戶人家。怎麼好娶那樣媳婦。我不說謊。你不信。可以去打聽的。我不然也不這樣着急。因為明天我要回去了。所以要問問明白。我那個表妹。他到底是書香人家出身。自然樣樣受過規矩。做的針線也好。就是沒有讀過書。如果你願意。他的年紀還不算大。可以叫他到學堂去讀書。王姨奶奶道。我沒有錢。不比我那姪兒闊的很。我們過日子苦的很。一人只用兩個老媽子。樣樣都要自家做。你家表妹子過的來麼。陰少奶奶道。林太太說那裏的話。況且我那表妹也是苦出身。沒有過不來的。王姨奶奶道。你為甚麼要出去。你的病好了麼。陰少奶奶嘆口氣道。真是氣死

人。我本來說是來住三個月。將這病索與一回治好。誰知前兩日。我們太太來看我。同我說起來。幾乎把我氣煞。王姨奶奶道。甚麼事。陰少奶奶道。我們是熟人了。我就將我的事。同你說說。當初我們少爺。還有一個少奶奶。我那時還小呢。常受那少奶奶的氣。我們少爺待我雖好。却怕那位少奶奶。常常不敢到我房裏來。那個少奶奶。有一個兒子。他就叫他的兒子。跟着我睡。差一點沒伺候到。就要打要罵的。我們少爺總是奉承着他。不敢替我分辨一聲。我這病就是那時氣出來的。到了前年。那位少奶奶得病死了。我們少爺纔沒有了管頭。待我也很好。說我喫了那位少奶奶的苦不少。沒有過個好日子。從今後立意不再娶妻。也不再賣妾。就將我扶正。讓我安安耽耽的過快活日子。去年他到北邊去。說是要到東三省總督那裏辦文案。我要跟了去。他說我的身子弱。怕路上喫不住辛苦。叫我在家里調養一二年。他再來同我到北邊去。我見他說的話。句句是疼顧我的好話。就真個不會跟了去。一意在家調理病。誰知前日我家太太來看我。同我說。我們少爺現在因為一人在外邊。沒個人伺候不便。又買了一個妾了。還說是相貌很下得去。脾氣也好。我聽了這話。真是恨不得哭了出來。怎麼男人家這樣負心。對我說的那樣好。怎麼一轉背就不算數了。既嫌沒人伺候。就可以將我接了去。又不是我不肯去。是他不許我去。如今又去弄個人。這是個甚麼理。我因在這病院中。都是生人不好吵甚麼。只得說幾句閑言。那知我們太太一味的護着兒子。反數說我不懂規矩。說甚麼有那位少奶奶時。也收了我。如今再收一個。也不算甚麼。又說男人家三妻四妾的多得很。只要少爺有錢。那怕買上十個妾。我也管不着。又說少爺只有一個兒子。我又有病不生育了。本來也嫌兒子少。再收一房。多生幾個兒子也是好的。你說聽了叫人生氣不生氣。我今年纔二十八歲。怎麼知道我就不生育。王姨奶奶道。真的。你這年紀。怎麼就好說你不養孩子。人家四十五十還有生兒子的。難怪你生氣。陰少奶奶道。我想他這樣負心。我不同他拚一交。也不能平我這

口氣。我自家到北邊去問他。當初對我怎麼說。如今怎麼安置我。想將我打到冷宮裏去。那是萬萬不行的。前時那位少奶奶怎麼待我。我也怎麼待那丫頭。王姨奶奶道。誰同你到北邊去。陰少奶奶道。隨他們的良心罷。叫人送我也去也好。不叫人送我去。我一人也會去的。我拚着命不要。還怕他們甚麼。王姨奶奶道。一點都不錯。男人們是賤的。你越讓他。他越欺負你。索與同他鬧天鬧地的一鬧。他也就怕了。陰少奶奶道。是的。這回子我不會饒他。到明天我來了整一月。所以明天回家去。打點打點。就趁輪船去。那頭親事。如果對意。可寄信給我。地名。明天我叫人寫了送來。王姨奶奶就別了。陰少奶奶回房。次日早上。剛梳洗完了。花大小姐來了。王姨奶奶道。花大小姐好早。花大小姐道。林太太起來了。我來同你借你們苻媽。同我到你們令姪那裏去一瞧。王姨奶奶心想。真個叫苻媽同他去。一定是要碰飛白的釘子的。就道。對不住。花小姐。苻媽他膽小。不敢去。花大小姐道。有我同他去怕甚麼。王姨奶奶道。他一定不肯去。我也怕他土頭土腦的。再被巡捕拿了去。倒不是頑的。還是等我病好了。同大小姐一同去見孟小姐罷。花大小姐見王姨奶奶一定不肯叫苻媽跟他去。心中雖不快。也只好罷手。就道。既然不肯。我改天再來罷。王姨奶奶送了花大小姐出去。又進來了一個本院的老媽。來叫病人去聽禮拜。王姨奶奶就同劉太太等去聽禮拜。今天是耶穌聖誕。禮拜堂中。添了許多花草。先是桃應時上去講道理。講完之後。又叫聽講的女人們另外走到一個小禮拜堂去。這個小禮拜堂裏。也有一個主講的。是個中國女子。叫做美雲姑娘。他是桃應時夫人的乾女兒。在醫院中。算是很有勢力的。當下他走上演說臺。將下面看了一看。又咳嗽了一聲。半晌纔道。諸位。今天在這裏聽講道理。是很難得的。先要謝謝上帝。同耶穌。你們要知道世界上。只有一人。我們尊敬他。別的不要敬他。這人是誰。就是耶穌。中國人不知道真神的所在。要去相信那孔子。真是昏極了。你看看他們英國人。都相信耶穌。他們的國度有多強。你們中國。相信孔子。怎麼國度

這樣弱。差不多就要亡了。如今有些人。說要變法求強。學甚麼陸軍海軍。又有甚麼……說到這裏說不出來了。就改口道。不管他學甚麼。那都是不中用的。依我說。只要一心一意。服從耶穌。耶穌自然會降福你們。其實我看中國的運氣。也算很好。有這些外國人。替你們造鐵路。開甚麼礦。又有這些牧師來超度你們的靈魂。我看這些外國人裏頭。又算英國人頂好。你們不看這個醫院。也是英國人開的。你們養病的有多少舒服。房錢又不多。飯食又好。這就是英國人待你們的恩典。怎麼外面那些人。還要批評說英國人不好。要爭回甚麼鐵路呢。只爭爭個不了。我不懂那些人。到底是甚麼心肝。怎麼這樣不知道好歹。怪不得人家外國人。說中國人都是涼血動物。我看真是一點不錯。如今我來現身說法。我是中國人。我就覺得外國人好。我今天說了這一大篇的話。沒有別的壞心思。是要你們大家聽了。知道外國人的好處。將來病好出去。替英國人揚揚名。說說好處。不要像那些沒良心的人。動不動就要同外國人作對。就算是個好人了。說罷。就昂然下臺。衆人都立起。王姨奶奶聽美雲說的話。覺得同劍塵們說的大不相同。心中也很不以美雲說的話爲然。怎奈自家不識字。不懂得那些道理。不能起來駁他。只得也跟着衆人。混混沌沌的出了小禮拜堂。回到自家房中。劉太太也跟了進來。王姨奶奶道。劉太太。你聽那美雲姑娘說的話。對不對。劉太太道。咳。還說他做甚麼。那美雲姑娘。專門借了洋勢來欺負中國人。譬如這院中洋人待人。還有點情理。他一定總要出個花樣。出來刻苦院中的人。因爲洋人不大懂得中國的情形。他是中國人。不免有些事。要問問他。他就教洋人待中國人要利害。又說中國人怎麼欺騙。欺善怕惡。洋人被他這麼一教。待中國人就馬上不好了。這話是他們院中的看護婦。同我說的。他們院中第一個壞人。就是美雲姑娘。他今天那番演說。是專門巴結洋人的心思。拍洋人的馬屁。王姨奶奶道。我聽得怪氣悶的慌。想同他辯兩句。又說不上來。劉太太知文識字的。怎麼不說他幾句。劉太太道。是呀。我本

想同他說來。後來想想不犯着。我是暫時來醫病。得罪了他。他那心思壞的很。不知藥裏頭。配上點甚麼。喫的死不死。活不活的那纔不合算呢。王姨奶奶點頭稱是。光陰迅速。眼見一月期滿了。王姨奶奶的大煙果然戒斷了病也好了點。王姨奶奶住的也厭煩了。就算清了醫金房費。仍舊搬到大方棧。此時他的二兒子名洪的。來接他回江陰。王姨奶奶打算再盤桓幾日回去。第三日早上。苻媽來說花大小姐來了。王姨奶奶道。請他進來。花大小姐今天換了一身時式衣服。見了王姨奶奶道。你好呀。出來不給我個信。還是我自己打聽着。今天總可同我到孟小姐那裏去了。王姨奶奶道。好好。今天就去也。好。不是我。不給你個信。實在是不知道。花大小姐住的地方。就對苻媽道。你下去叫二少爺。叫人去僱輛馬車來。我同花小姐去。苻媽答應着去了。不一刻來說馬車來了。請就上車。花大小姐就同王姨奶奶上了車。馬鞭一揮。那車子就如飛的去了。二人在車上說了些閑篇。不覺已經到了徐家匯。王姨奶奶同花大小姐進了門。管門的問他要名刺。王姨奶奶道。我沒有片子。我前次來過。你不認得我麼。那管門的將他看了一看道。既然奶奶是來過的。就請跟我進來。請問奶奶是找誰的。王姨奶奶道。孟小姐。那管門的就將他們兩人領交女接待員。女接待員出來。見了王姨奶奶。又見了花大小姐。泛泛的說了幾句。就問他們來意。王姨奶奶說了。女接待員道。我打發人去請會長。但不知會長有空沒空。再說孟迪民。今天正同林飛白田蓉生在那裏商量事。見有人來請他出去。就道。你們去問客人。是要參觀學堂。不是要參觀學堂。就叫參觀接待員陪了去看。用不着我出去。如果不是參觀學堂。有別的事。你再來通知我。來人答應着去了。不一刻又來說。客人不是參觀學堂。是有別的事。迪民沒法。只得出去。又對飛白道。妹丈暫等一等。不要就回去。我回來還要同妹丈商量呢。王姨奶奶等了半日。纔見迪民出來。口稱累姨太太老等。真對不住。王姨奶奶道。也是剛到。指着花大小姐道。這位想來認識認識孟小姐。所以同來。迪民轉身對花大小姐道。

姊姊枉駕。有何賜教。花大小姐紅了臉。一聲也說不出來。王姨奶奶道。我們來開頑頑罷。這位花大小姐。也是女學堂出身。也出過東洋。本事好着呢。他聽說孟小姐的名。所以要來拜望拜望。迪民道。豈敢豈敢。姊姊熱心學問。佩服的很。能夠賜教一二。更是妹子求之不得的。妹子日日爲了做會的事。忙個不了。外面姊妹們。都不大認識。真是慚愧的很。花大小姐道。算處有多少教員。迪民道。八十七個。花大小姐道。明年仍是照舊麼。迪民是何等的聰明人。聽了這話。自然一概明白了。就道。一概照舊。沒有更動的。王姨奶奶道。這位花大小姐。也是做教習的。孟小姐要換教習。花大小姐倒是好的。花大小姐故意道。這個不行。廣西還要催我去。迪民笑道。姊姊高才。還怕沒有人請麼。妹子這裏。要是缺少教習。自然也要請教的。姊姊既沒有甚麼要事。今天做會有點小事。不能久侍。姊姊同姨太太望姊姊同姨太太原諒我。姊姊如果要參觀學堂。我叫人去請參觀接待員來。陪姊姊走走。恕我不陪了。說完就辭回去了。王姨奶奶同花大小姐。真是乘輿而來。掃興而返。只得乘車回去不題。再說迪民同飛白。到底商量件甚麼事呢。也該說清楚。纔能使閱者明白。原來迪民會中。有個女學生。姓柳名詠絮。他在迪民立的啟秀女學堂讀書。他無父母。只有一個姊姊。同一個寡嫂。一個小姪兒。家本住在蘇州閶門外。他姊姊名飛瓊。比詠絮大七歲。詠絮的父親在時。是在一個女學堂做國文教習。所以柳飛瓊也入女學堂讀書。後來他父親死了。柳飛瓊仍舊在女學堂讀書。那時飛瓊年將十五歲。生得娉婷斌媚。甚是宜人。常常同校中姊妹們。結隊出游。那些少年子弟們。沒一個不屬目於飛瓊的。飛瓊也自喜芳顏如玉。每每顧影自憐。又過了兩年。飛瓊在女學堂畢業了。遂閉在家中。無所事事。此時飛瓊已是裝了一肚子的新名詞。滿腔的自由血。況無父母約束。自然有些不大規矩起來。飛瓊的心意。也沒有別的。苟且事。不過一心想自由。婚姻要出去多結識些少年男子。從中揀一個如意郎君。纔不辜負自家的華容。一日飛瓊在留園閑逛。逛了一回。就在六角亭

上。泡了一碗清茶。一人品茗看花。忽見來了一個少年。一身西裝。飛瓊平日最崇拜歐風。今見來了個西裝少年。心中不免要着意看他。一看。誰知不看猶可。看了竟不由的心神不定起來。原來那西裝少年。生的一表非凡。雪白的臉兒。兩隻笑迷迷的媚眼。一雙灣灣的柳眉。身材不長不短。服飾華麗異常。飛瓊心想這少年。很是出衆。只見那少年。在亭中立了立。就在飛瓊的對面坐下。兩隻眼睛不住的釘住飛瓊。上下的看個不了。猝然問道。姑娘貴姓。在甚麼學堂讀書。飛瓊不提防他這一問。倒不好意思起來。登時杏臉飛霞。勉強答道。我姓柳。學堂讀書已經畢業了。那少年道。可敬可敬。怪不得一望就見有文明氣象。我也是學生出身。所接的女朋友不少。卻沒有及得姑娘這樣落落大方的。真是我三生有幸。得識芳顏。飛瓊聽那少年說這一套。並不怪他唐突。反覺得語言可人。那少年又道。姑娘是蘇州人麼。飛瓊道。是的。我家就在閶門外。先生的口音。不像蘇產。敢問先生是何處人。那少年笑迷迷的道。我姓楚。名祥華。號孟實。是湖南長沙府人。剛從美國回來。路過上海。因為有個朋友在蘇州。所以到這裏來探望他。不意倒拜識了姑娘。飛瓊道。先生從美國回來。一定留學畢業了。楚孟實道。是的。姑娘是甚麼學校畢業。何不也出洋去留學。如今中國的舊學。是沒有用處了。總要出過洋纔叫人看得起。飛瓊不響。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喜新厭舊棄婦如遺

說暴言殘驚魂若失

話說楚孟實見飛瓊不響。遂又用別話道。姑娘住在閶門外。不知道是甚麼巷。如姑娘不嫌我冒昧。我請同姑娘結爲朋友。明天我到姑娘家中去拜望拜望。飛瓊心想家中只有幾間陋室。怎好叫他看見。不要連我都看不起了麼。就道。這個不敢當。先生不嫌我貧素。列我於朋友。那是很感激的。楚孟實道。姑娘說甚麼話。以姑娘這樣高品。我能夠同姑娘朋友稱呼。就算是我的幸福了。姑娘遊園。怎麼只有一人。不知

還有同伴沒有。飛瓊道：沒有同伴。楚孟實道：大凡游景，一人獨遊，是很無趣味的。這裏景緻不大好。我陪姑娘到那邊走走。飛瓊見孟實這樣溫柔，愈覺其人可愛。就信步跟了孟實。東遊西走的逛了一回，不覺天已晚了。飛瓊要回家了。孟實見飛瓊步行回去，就要自己送他到家。經飛瓊再三辭謝不肯。方纔沒有親送。約定次日到某茶館聚會。從此飛瓊就同孟實結爲密友。常常一同逛花園，坐馬車，喫番菜，看夜戲。又兼孟實非常溫存，不時送花送果與飛瓊。花果雖微，那親愛之心卻不言而喻。傍人見柳楚二人如此，未免總有閑言。而飛瓊則屹然不顧。說是我有我的自由權。父母且不能管。何況人之多言。不多時，二人就定了婚約。他寡嫂也不能作他的主。並且聽說楚孟實家很有錢。只有孟實一子，人材又好，就是擇婿也不過如此。又何樂不從。飛瓊同孟實商量，就在蘇州結婚。依了新法，不用聘物，只買了一個上好鑽石戒指。結婚那日，楚孟實親將鑽石戒指，替飛瓊加在纖纖玉指上。婚後二人就一同往上海。做蜜月旅行。就在上海租了一所房子，僱了老媽伺候飛瓊。楚家本有錢莊在上海。孟實既在上海，取用自然便當。飛瓊起居均極闊綽。孟實待他情意極厚。三四年後，漸漸就有些冷淡了。有時就在外面整夜不回來。飛瓊初時還不在意。後見孟實情形有些不對，就動了疑。時時盤詰孟實。孟實總說是朋友相招。飛瓊道：我不信。朋友一招就一夜麼。孟實道：朋友相招，有甚麼不許過夜。照你的心思，是要滅了朋友這一倫。當初你爲甚麼不拿這話說明。我原是敬重你的人品高尚，不是那拈酸帶醋的。纔同你結婚。要早知道你是個難纏女子，我也不敢領教了。如今同你直截兩句話，要離婚倒可以。要不許我出去，那是做不到的。這幾句把飛瓊氣的哭了一天。孟實也不管他，只願逍遙自在的出去了。一去五六日沒回來。此時飛瓊方知道孟實是個靠不住的人。深悔當初不該率爾許婚。此不過一時憤恨的心思。過了幾日，仍舊思念孟實不已。又想莫非真是自家錯怪了孟實。朋友相邀，也是人之常事。怎麼我一時昏憤，致錯怪了他。把他



激怒了。反弄的四五日不來家。這時候不知道在那一個朋友家呢。如此一想。非但不恨孟實。反埋怨自家多疑。一日一日的望孟實回來。如同大旱望雲霓的一般。又過十餘日。孟實來了。飛瓊連忙的道。你回來了。怎麼一去這許多日纔回來。你真惱了我了麼。孟實冷冷的道。我惱你甚麼。只要你能夠改過。也就罷了。飛瓊本是一腔熱心待孟實。及至聽了這幾句話。猶如教訓奴隸一般。不覺又氣起來。勉強忍住了。不響。夫妻就淡淡的沒再交談。孟實過了一夜。又出去了。這一去直過了三個月。纔來家。飛瓊這次已是忍不住了。就發作道。你如今不要說甚麼朋友相邀了。你的事也用不着瞞我。你在外三個月。買了一個。人。你當是我不知道嗎。孟實道。你知道又怎麼樣。你敢鬧了去麼。飛瓊道。怎麼不敢鬧了去。你愛情既不專。一當初何必那樣花言巧語的哄我。如今把我棄在一邊。如同廢物一般。是個甚麼道理。如今我也不說別的。只要你將那人打發了。從此後不許再有外心。我也就不說甚麼。孟實道。我妻人干你甚事。要我叫我打發了。當初我雖花言巧語。嫁不嫁的權柄却在。你若不肯嫁我。難道我強拉了你來不成。飛瓊道。怎麼說不干我事。有了他人。自然就分了我的愛情。你如不肯打發了他。就要將他送回你的家。孟實道。要想將他送回家麼。其實也不難。這是你的主意。我就依你的話行事。你願意麼。飛瓊不防這樣爽快。就大喜過望。連說道。這是我叫你這樣。有甚不願意。孟實道。你既願意。我去料理輪船。要動身時。再叫你去。飛瓊道。怎麼叫我去。孟實道。怕你不相信。所以叫你去。親眼看着他去。飛瓊聽了很高興。到了次日。來了一個家人。說是孟實叫他來接他去。看新姨娘回去的。並吩咐帶了小少爺奶媽同去。原來飛瓊已生了一子。飛瓊聽了。就忙換了衣服。叫奶媽抱了小孩。同上馬車。曲曲灣灣而去。飛瓊一心只望到新公館。看新姨娘回去。誰知馬車一直望河邊而來。不多時到了輪船碼頭。那個家人來請飛瓊上船。飛瓊呆了一呆。道。叫我上船做甚麼。那個家人道。少爺說的。請少奶奶上輪船。飛瓊心想。或是孟實已經送新姨娘

上了船。所以叫我到輪船上來看。也未可知。不然叫我到輪船上來做甚麼。心中一面想。一面跟着那家人上了輪船。只見輪船上人來人往。忙亂得很。及到房艙。並不見有甚麼新姨娘。問那家人。那家人回說不知道。停歇只聽得汽笛烏烏的響。那輪船開輪走了。飛瓊大驚道。怎麼開行了。我不附輪的。怎麼連我帶去。快點停輪。讓我回去。那家人道。奉少爺的命。是叫小的送少奶奶回家去的。怎麼叫人家停輪。況且輪船不比帆船。也不肯停輪的。飛瓊急的面無人色。良久道。那裏的話。怎麼送我回家。就是要我回家。也得同我商量。也要我願意。那家人道。少爺說是少奶奶願意回去的。昨日是少奶奶自家說要回去。所以少爺依了。少奶奶的心思。派小的送少奶奶回湖南。不然怎麼叫帶少爺奶媽一同來呢。飛瓊這纔恍然明白。自家一時糊塗。上了孟實的當。就號淘大哭起來。於是驚動了許多船上的搭客。都圍着來看。飛瓊被人瞧的難為情。只得收了淚。回到房艙來。那奶媽抱了小孩。也在那裏落淚。見飛瓊進來。就道。少奶奶我的衣服首飾。都丟在公館裏。連件替換的衣服。也沒一件帶來。怎麼好。我的東西。不是白丟了麼。飛瓊道。這也不能怪我。連我也是被人家騙了來的。我的東西。又何嘗帶一點來。說着又哽哽咽咽的哭了。飛瓊哭了半日。心想自家始終都是被孟實騙了。今騙我回湖南。連送也不送我一步。見也不見我一面。並不同我說一句清楚明白話。這麼樣兒將我騙上了船。這人居心如此。真是人面獸心了。越想越恨。恨不得望江裏一跳。索興死了倒也乾淨。轉身看看奶媽手上抱的小兒。又覺死了。這孩子就成了無母之兒。那種無心肝的父親。還知道疼甚麼兒女。如此一想。又覺還是暫時忍受不死為愈。就從奶媽手中抱過小孩子來。親了幾親。覺得天地上。只有這麼一個性命相依的孩子。愈親愛心中愈覺悲梗。那淚珠紛紛的落了小孩子一身。這孩子已有三歲。頗解事了。見飛瓊落淚。就用小手去摩飛瓊的臉。意思是叫飛瓊別哭。飛瓊此時。雖是萬種悲傷。還希冀孟實有回心之一日。到家或能得婆婆歡心。或者求婆婆作主。

將孟實叫了回家。替他責罰幾句。出出怨氣。在此絕望之時。復萌一線希望。一路上愁苦之中。還要聽那奶媽的囉哩。看那奶媽的嘴臉。飛瓊已是失勢的人。也就不同奶媽計較。只當不見不聞。好容易盼到了長沙。楚家就在城裏。那家人上岸去通知家中。直去了一日。還不見來。船上客人都已上岸。只剩了飛瓊等三人在船上。冷淒淒的一無熟人。一直上燈後。那家人纔押了頂轎子。來接飛瓊。飛瓊從黑暗中抱了小孩上轎。約摸走了一個鐘頭。到了一處。那轎停了。奶媽來接了小孩。飛瓊出了轎。跟着那家人。走進了黑暗中。也辨不出房子好壞來。但覺得很深遠。轉了幾個灣。到了一個廳上。只見燈燭輝煌。廳上坐了四個女人。一個五十幾歲。一個有三十幾歲。兩個約十八九歲。還有五六個老媽子。丫頭。立在傍邊。見飛瓊進來。大家動也不動。一個老媽子。過來指着那五十幾歲的女人。對飛瓊道。這位是太太。飛瓊連忙行了個媳婦謁見婆婆的禮。那老媽子又指着那三十幾歲的女人。對飛瓊道。這位是少奶奶。姨奶奶也應該叩見的。飛瓊道。你說甚麼。那老媽子未及開言。那個三十幾歲的女人。早已跳起來罵道。賤婊子。你將男人迷在外頭。幾乎不來家一躑。你如今也不得時了。怎麼還敢大膽。在我跟前倔強。這還了得。舉手就望飛瓊打來。飛瓊氣得索索的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好半晌。纔道。孟實娶我。沒有說過家中有婦。他說家中只有婆婆。同兩個妹妹。娶我還是元配呢。怎麼家中。又跳出一個大婦來。我決不承認的。那女人愈加大怒道。混帳女人。你勾引男人。私下做親。還要亂說麼。我今叫你。知道我的法令。他婆婆也說道。一進門。就這樣不服小。將來還了得。命老媽子。將飛瓊綁起來。重重的打一頓。看他還敢亂說不。那幾個老媽子。答應了一聲。一擁而前。將飛瓊拖住。飛瓊那裏掙扎的過。竟被他們綁住。那女人就拿了一條青腫起來。那奶媽抱了小孩子。嚇得不敢近前。那小孩。見人打飛瓊。驚得沒命大哭。此時飛瓊忿恨已極。倒願一時打死。免得日

後受辱。惟心疼孩子驚哭。就大聲呼奶媽道。你把孩子抱遠點。不要在這裏。無奈人多口雜的。奶媽也沒聽見。那女人打了飛瓊約摸有百幾十鞭。想是手酸了。纔放下鞭子。不打嘴裏還是千婊子萬婊子的罵個不住。最奇怪的是孟實的母妹。坐在旁邊。看着打人。一聲也不響。飛瓊此時已是氣厥過去。那幾個如狼似虎的老媽子。將飛瓊鬆了綁。拖到一間冷屋裏。就一闕而散。那奶媽見沒人理他。也只得抱了孩子。走進冷屋子來。見飛瓊躺在地下。不省人事。到底做過主僕。總有情分。平日雖不愛主。到了此時。也不覺替飛瓊落下幾許酸淚。忙將小孩放在地下。出去問人討了點開水。拿進來灌了飛瓊。半日纔醒過來。飛瓊見自家臥在地下。奶媽同孩子也坐在跟前。就拉住小孩子的手大哭道。我也不願再活了。我不如捨了你去罷。奶媽也哭起來。二人正哭的悲慟時。忽然外面有人道。你們還敢哭麼。我家太太是最講忌諱的。不快住了哭。還想挨一頓打麼。我是爲好。通知你聲。遇了別人。恐怕沒這樣好良心呢。奶媽連忙勸住飛瓊道。少奶奶別哭了。不犯着再挨他們的打。飛瓊也只得咽住了哭。再說那打飛瓊的女人。就是楚孟實的髮妻。姓苟。小名伯如。楚孟實的父親。名茂森。母親牛氏。生了六個兒子。三個女兒。只活了孟實一個兒子。同兩個女兒。一個女兒名弱人。一個女兒名孱人。據人傳說。這楚家的有錢。是得的昧心財。當初孟實的曾祖父。在某縣令署中。跑上房跑了二三十年了。爲人很老實。後來粵匪之亂。賊人就將縣城圍住。那個縣官某公。是深明大義的。誓死守城不去。並且不許家人潛逃。這縣令有三個兒子。少子纔六歲。他太太不忍叫這少子死於亂賊之手。就悄悄的。將平日的積蓄同細軟東西。打點了一箱。見這楚姓的僕人。平時很忠實。就交了他。叫他同六歲的少爺同逃出去。到了破城之日。那縣令一家。均不屈而死。只有這個六歲小兒。跟着姓楚的僕人。逃出縣署。那時姓楚的。就起了歹心。故意的快走一陣子。將那六歲的小少爺。丟在後面。他一人背了箱子。逃出城去。那小少爺的死活。就沒人知道了。他得了這票昧心財。一

直逃到上海。後來亂平後。他就在上海經營起來。那時候將開租界。只要看得穩。發財是很容易的。但他沒兩年就死了。他兒子接手。也很精明。不上十幾年。竟有十幾萬的家私。後來到楚孟實的父親手裏。更加興旺了。茂森捐了一個道員。在湖南家中起了一所大房子。開了幾個大鋪子。樣樣都很稱心。只是嫌兒子少。屢想納妾。均被牛氏攔阻住了。楚孟實十五歲上。他父親死了。牛氏溺愛兒子。任他自由。從不管束。服滿後。牛氏想早弄孫。就替孟實娶了荀氏。這荀氏比孟實大五歲。非常醜陋。又兼凶悍。新婚後。孟實很不滿意。就託故到上海來。大嫖起來。荀氏得了信。就想追出來。却被牛氏攔住。說是孟實必不如此。不知是那忘八蛋造的謠言。不要去聽他。所以荀氏就沒有趕出來。牛氏又對荀氏說。現在孟實在上海。已經進了學堂。規矩極嚴。叫荀氏放心。楚孟實在上海。名為進了個甚麼學堂。其實是嫖的日子。多家中半年回去一蹶。不過是寵任荀氏的心。免得他鬧着要跟出來。後來又聽人說美國怎麼好頑。他就假了遊學的名。到了美國。不多時。因為做傷了名譽的事。被斥出校。就回國來。不期至蘇。遇着了柳飛瓊。起先是愛他的貌。後來是欺他的懦弱。就騙娶了飛瓊。這時候又棄舊憐新。把飛瓊騙回湖南。這是明明欺飛瓊。母家無人的緣故。纔能這樣膽大妄為。孟實自從娶飛瓊之後。沒有回家去過。荀氏終年空房獨守。本不耐煩。終日的同婆婆吵鬧。要想趕到上海。牛氏素知媳婦凶悍。怕兒子喫虧。不肯放荀氏去。總說是兒子在外。沒有甚麼。外間閑言。不要去聽他。不意這日忽然來了個家人。說是孟實叫他送姨奶奶來的。荀氏聽了。氣得亂跳。拉住牛氏拚命連哭帶罵的道。都是你教的好兒子。一回不許我去。兩回不許我去。這也是謠言。那也是謠言。如今人也到家了。問你再說是謠言不是。你們商量着瞞我做那好事。我只問你要人。你的兒子在外頭嫖婬子買人。叫我在家中活守寡。那有這樣便宜事。你兒子如今不在家。我就同你這老不死拚了命。牛氏連忙分辨道。我不是有意瞞你。我也是在家中同你一樣。怎麼會知道。如今人已

來了。隨你怎麼發落就是了。我總不護着的。你該知道。我也是向來最恨買小的。生了不爭氣的兒子。偏弄個小。我也恨的了不得。你別鬧。叫人去把人接了來。聽你發付就是了。苟氏聽說由他發落。纔放了手。所以飛瓊一進門。就挨了那麼一頓打。那夜飛瓊在冷屋裏。連牀也沒有。別說是被褥。了一身打的青腫。節節痛楚。躺在地下。連轉動都不能轉動。第二日早上。奶媽出去到廚下。拿了個臉盆。倒點水。拿進來。叫飛瓊洗臉。飛瓊見是一個木面盆。上頭的油膩污穢。約有半寸厚。看了沒有洗臉。先要打惡心。遂道。我不要洗臉。奶媽道。廚房裏。只有這個盆。還算乾淨點。少奶奶將就洗洗罷。你臉上的血。乾了更疼。還是洗。洗不疼些。飛瓊歎口氣道。隨他去。這一日也沒有人來理他們。又過了兩日。有個老媽子來叫奶媽去。一回子。奶媽回來對飛瓊道。少奶奶。太太打發我回去。說小孩子不用喫奶了。我回去。你有甚麼話對少爺說。飛瓊切齒道。那負心賊。我沒有同他說的話。但是騙我做小。我總不甘心。將這話對他說。就是了。奶媽就同飛瓊灑淚。而別從此飛瓊一人在這冷屋裏。小孩子還要奶媽喫奶。飛瓊的傷痕並沒有好。見孩子哭。只得勉強起來。抱了孩子走來走去。若是尋常小孩。斷乳總要買些零碎食物。預備小孩喫。只有飛瓊這時候。真是一錢沒有。就是有錢。也沒有人去替他買。只得忍辱忍疼。自家抱了小孩。尋到廚房。盛了碗薄粥。回到房中。見有個老媽子來說。太太吩咐叫你另外搬到一間去住。飛瓊沒奈何。只得跟了那老媽子。轉到頂後一進。一間小房子。裏面有一張舊牀。兩隻破凳。大約是怕飛瓊在外面易於逃走的意思。這間小屋子。非常緊密。每夜還要來上鎖。日裏給他母子三碗飯。一碟生蛆腐乳。飛瓊是向來錦衣玉食的。這種日子。怎麼過得來。好在小孩子這兩日。居然斷了乳。不哭了。過了幾日。牛氏忽遣了一個丫頭來。叫飛瓊過去。飛瓊摸不着頭腦。不知是凶是吉。心中甚是躊躇。又不敢不去。只得起身。抱了小孩子。跟那丫頭去。那丫頭道。你這樣蓬頭垢面的。去成個甚麼樣兒。飛瓊道。我沒有梳子。那丫頭道。你等等。我去拿。

個梳子來。說罷。轉身就走。歇了一刻。那丫頭拿了一隻小鏡箱。一個木梳。一小盆臉水。一塊毛巾。送進房來。叫飛瓊梳洗。飛瓊來了這些天。從沒有見過這樣優待。今見如此。心中甚覺歡喜。以爲婆婆回心轉意了。今天去見。一定有好消息。便問那丫頭道。太太叫我去做甚麼。姐姐知道不知道。看官們可知道。大凡牛氏寵愛的丫頭。一定是經過牛氏的陶融。受過牛氏的教育。一定是刁惡萬狀。纔能得牛氏的歡心。今見飛瓊問他。便振着嘴笑。一聲兒不響。飛瓊見那丫頭不肯說。也就算了。將就洗洗臉。薄施脂粉。拿梳子掠了掠髮。攜了小孩子。跟那丫頭走到前進來。見牛氏同了一男一女。坐在那裏說話。女的約有四十多歲。相貌倒也和平。那男子約三十左右。一張大扁臉。一臉大黑麻子。八字濃眉。一雙銅鈴眼。兩個門牙。露在脣外。那嘴脣又好像短了一截。飛瓊見了這樣的醜男子。不由心中有些害怕。腳底下不免就有點趑趄。不前。那男子却一眼見了飛瓊。看他嬌怯怯的樣兒。彷彿霜中殘菊。支離可憐。更覺可愛。便就目不轉睛的看定飛瓊。飛瓊愈覺沒意思。羞中帶惱。兩頰上盈盈的起了兩朵紅雲。愈顯妍媚。動人。牛氏對那丫頭使了個眼色。那丫頭就推飛瓊向前。飛瓊不得已。走前幾步。叫了一聲太太。低頭侍立。牛氏歇了一回。對那四十幾歲的女人道。這個妖精。就是我那不爭氣的孩子弄的。那老女人笑了一笑。也沒言語。那男子却眉飛色舞的。甚是高興。又歇了好一回。牛氏對那丫頭道。你同他去罷。我看不上這婊子樣兒。那丫頭就上來拉了飛瓊出去。飛瓊今天以爲婆婆總有點好顏色。那知碰了個沒趣。空立了一陣。落了句婊子樣兒。又見有個不三不四的男人家看他。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飛瓊雖笨。究竟也不是下愚全無知識。今天的情形。不免也要動疑心。前後一想。覺得又羞又恨。又急又悲。五臟沸騰。那淚珠就成串的落了下來。那丫頭把飛瓊押回原處。見飛瓊滿面淚痕。便哼了兩聲。徑自去了。再說那男子。同那婦人到底是誰呢。來到這裏看飛瓊。又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那女人。是牛氏的一個結義妹妹。那男子是牛氏

的乾兒子。也是牛氏結義妹妹的乾兒子。那結義妹妹姓胡。丈夫姓任。是個鹽商。手中很有幾文。這乾兒子姓屠。名九臯。是任家的親戚。因為九臯的母親同胡氏的丈夫。非凡要好。恐怕胡氏說話。就把結着胡氏。同胡氏認了姊妹。不算數。又叫九臯拜了胡氏做乾娘。胡氏本是個無能人。本無本領。制服丈夫。因此就順水推船。彼此相安無事。十餘年來。大家親親熱熱的做乾親家。如今九臯的母親已沒了。胡氏的丈夫也死了。這門乾親家。雖疏遠了點。也還不時往來。屠九臯家。薄薄的有些產業。九臯讀書進過了學。如今是改行做商人了。娶妻姓梅。小名萼綠。比九臯小五歲。相貌在中等。不過雅善脩飾。就覺姿致華美。光采照人。諸位想九臯這麼個醜鬼。娶了個美人似的妻子。自然喜出望外。娶親的那天。衆人見了新人。交口稱讚。把個九臯。樂的張開大嘴。笑的合不攏來。那位新人。却是正與九臯成了個反比例。一點櫻桃小口。蹶的幾乎掛的。上油瓶。成親之後。夫婦之間。不大和睦。屠九臯要博夫人的喜歡。樣樣小心。件件奉承。費盡心機。纔挽回了萼綠的心。却又是嬌妒無比。九臯待萼綠。固然是極好。但是他生性喜歡女色。不但是在外面嫖婬子。就是家中的親戚們。偶然來兩個年輕婦女。他必定分外殷勤。不過這班年輕女子。見了九臯那副尊容。差不多要退避三舍。因此九臯自家也覺乏味。這些事。九臯是瞞着萼綠的光陰。迅速了。九臯同萼綠結縭。已經十多年。尚未生過兒子。九臯愛萼綠的心。也淡了好些。不過積威之下。雖然淡了。也是不敢形於辭色。不過從那無聲無臭之中。察看就一目瞭然。萼綠也自知華年已過。秋髮將尋。男子的愛情隨時而遷。若不趁此時光。大展威風。拿他壓服下了。叫他不敢妄動異心。後來就難管了。因此格外管束九臯。就是銀錢上。也是萼綠掌管。九臯自他母親死了之後。本可自由。豈知又被萼綠管住。雖說做了商人。不能不出去。萼綠却步步留心。即使九臯在外。他也有親信的人。替他監察。九臯的一舉一動。萼綠都是知道的。萼綠又定下章程。晚上八點鐘。九臯要回家。不准在店中逗遛。倘或過了時限。就要叫



人打着燈籠。各處尋找。找了回來。罰跪呢。不過說罷罷了。拍着桌子罵一頓。或是拿削葱般的纖指。指到九臯臉上。張開小嘴。呸上兩口。那是真有的。九臯也只好自認晦氣。有時九臯被萼綠罵的急了。便道。我不過在外面打幾圈麻雀。喝口兒酒。又沒有逛婆娘。你急甚麼。那萼綠一定又因羞發惱。鬧的格外凶。後來九臯得了一個祕訣。隨萼綠怎麼罵。怎麼鬧。他只是陪着笑。涎着臉。或趁萼綠罵乏的時候。他就急忙稱讚萼綠怎麼臉兒長的好。髮兒生的濃。兩隻眼睛。水汪汪令人可愛。就是有幾點麻子。也不覺討厭。這麼一說。萼綠縱有千丈無明火。也要消滅一半。講和就容易了。今年九臯已三十九歲。膝下尚無嬌兒。萼綠這麼個美人般的人。偏偏的宜女不宜男。九臯望子的心。又分外比別人急。每次萼綠生產。他一定在房等候。喜信及聽得呱的一聲。大家說姑娘姑娘。他就氣的一扭身。跑到外面去了。萼綠雖然怪九臯性急。兒女是天注定的。命裏有的。遲早有甚麼要緊。話雖如此。却也怪自家肚皮不爭氣。九臯也存了個納妾的念頭。有時拿別人家來說給萼綠聽。帶着探探萼綠的口氣。萼綠既生了聰明面孔。豈沒有聰明的肚腸。九臯的話。那有不明白的道理。不過給他一個假作不知。九臯也就無可如何。恰恰事有湊巧。前日九臯到楚家來看乾娘。牛氏就把楚孟實娶柳飛瓊的一樁事。夾七夾八。不清不楚的。對九臯說了一遍。並說要把飛瓊賣掉。就託九臯替他兜攬這買主。九臯聽在耳中。便打動他納妾的心思。次日就去找胡氏。說明心事。胡氏笑道。你到說的輕鬆。你家的那一個肯嗎。九臯道。我打算要看看人。倘比我們那一個生的還要好。我就抵樁同他拚一拚。也不怕他活喫了我。並且我想楚家的那人。是養過兒子的。一定是宜男的。我若娶了他。一定也會替我養個兒子出來。我想這件事。總求乾娘疼顧我。將來成功了。養個乾孫子。我請你老人家喫喜酒。胡氏笑罵道。不要臉的東西。人還不知道弄成弄不成。就說養兒子了。九臯立起來笑着。作了幾個揖道。乾娘罵的是。只求乾娘發點慈悲心。替我作成了罷。胡氏沈吟了一回。

道。我明天去問問看。九臯笑道。今天去罷。天還早呢。若是他們肯了。我想看看人再成交。要是個醜鬼。我就不要了。胡氏被九臯纏不過。只得到楚家來。牛氏讓胡氏在房中坐了。說了幾句閑話。胡氏道。聽說姊姊要把那新姨奶奶賣了真的嗎。牛氏道。真是要賣。那貨我不要他。樂得賣幾個錢。眼睛裏倒乾淨。妹妹替我找找人家看。胡氏笑道。我倒想着個人。不曉得肯賣給他不肯。牛氏道。是誰買。我只要有錢。有甚麼不肯。胡氏道。屠家的乾兒子想買。不過他先看看人材。看定了再講價錢。要是人材出眾。不妨多出幾文。牛氏笑道。那婊子樣的。臉兒長的狠漂亮。就是身段兒也不差。不信明天叫他自家來看。胡氏滿口答應。又鬼鬼祟祟的混了一陣。在楚家喫了晚飯纔回去。九臯已來討回信。胡氏將牛氏的話說了。九臯自然高興。次日一早起來。就叫剃頭的來。剃頭理髮。刮面脩鬚。又換了一套新式衣服。對葦綠說了句謊話。就出去了。一徑到了胡氏那裏。胡氏還沒起來。九臯是自小走慣的。又是乾兒子。一向不避甚麼嫌疑。一直走到胡氏牀前。揭開帳子。叫聲乾娘。胡氏從夢中驚醒。睜眼一看。是九臯。便道。啊呀。你怎麼這麼早。九臯笑道。我還怕晚了呢。乾娘還說早睡。胡氏道。你真是性急。說定了遲早總是你的人。急他做甚麼。你走到那邊坐坐。讓我走起來。九臯依言。走到窗前坐了。胡氏慢騰騰的穿好衣服。跨下牀沿。大丫頭倒了臉水。九臯知道胡氏梳洗還有好半天。坐在這裏老等。覺得乏味。就對胡氏說。要到外面去走走再來。胡氏也不留他。只說你出去走走。到這裏來喫中飯。好一同去。九臯應諾出去。一回喫了一碗茶。纔到胡氏這裏來。恰好胡氏也梳洗好了。一同喫了午膳。胡氏換了衣服。同九臯到楚家來。楚家雖說是大有錢。至於規矩禮節。是沒有的。雖有成羣的婢僕。客人來到家裏。從不與甚麼通報。甚麼迎接。客人可以一直走到裏面。當下胡氏同九臯。一直走到牛氏房中。坐下說了幾句話。牛氏就叫人去領了柳飛瓊來。九臯一見之下。就有點心旌搖搖。神魂顛倒。可惜看了沒多一回。牛氏就叫那丫頭把飛瓊送回去了。九臯的魂。

靈兒幾乎跟了飛瓊去。呆了一回。牛氏問九臯怎麼樣。九臯連點頭說好。牛氏道：照這樣的人材。千把塊錢也不爲多。如今是你面上。就讓點。九百塊罷。九臯道：乾娘說的是。我要是有錢。就遵依乾娘這個數目。無奈近兩年來。生意不好。手邊也着實拮据。乾娘再讓點。說着把四個指頭一伸道：就是這個數罷。牛氏道：放屁。我又不是蘇州人。難道討半價麼。我要是他賣到堂子裏。只怕一千二百。也賣得上的。九臯連忙陪笑道：賣到堂子裏去。到底罪過。不是我捨不得錢。同乾娘計較多少。實是不湊手。我再加一百罷。牛氏沈着臉不答。胡氏從中調和。後來說來說去。說到七百五十元。論九臯呢。出了這個價錢。實在是心痛的很。因爲戀愛飛瓊的姿色。也就不得不然了。大家說定了。依舊歡歡喜喜的坐了一回。九臯同胡氏辭了牛氏。各自回去。九臯回到家中。盤算如何籌款。有了款就可揀好日子。又想怎麼纔可以對付。綠。想到將來飛瓊進門。養了兒子。那滋味果然甜津津的有趣。止不住的一人傻笑。那知綠。早上見九臯忽忽的出去。又那麼剃頭刮臉的打扮。就動了疑心。今見九臯改變了形色。細細的考察。並非是有病。就知道事出有因。綠却不肯以查無實據了之。一定要查出個真憑實據來。就差了一個心腹人。出去探聽九臯今天的行蹤。那心腹人。出去探聽了一回。得了實在的情形。便飛奔而回。一五一十的說與綠。綠這一氣。真非同小可。心中一想。不如先下手爲強。先到楚家去。給楚家一個沒臉。叫他不敢賣給九臯。這是個斬草除根的法子。至於九臯這方面。不怕他怎麼樣。主意已定。便裝做沒有這事的樣兒。胡亂過了一夜。次日起身。喫了早膳。梳洗已畢。也不換衣服。也不施脂粉。帶了兩個心腹人。鬧到楚家來。牛氏正同荷氏坐在一起。見綠帶了兩人進來。面上一團怒氣。牛氏有些詫異。況且綠輕易不到楚家來。今日之來。一定有點事。但不知道是甚麼事。忽見綠把桌子一拍道：你們這裏開婬子院麼。我的男人好端端的在家裏。你們弄神弄鬼的。把他弄到這裏來。迷的他失魂落魄的回去。同我翻臉。男人是女

人的終身依靠。你們打夥的把他哄變了心。叫我終身靠誰。我也不要命了。死在你們這裏罷。說着就大哭大鬧尋死覓活起來。牛氏慌了道。這是那裏說起。你家男人自家要買小老婆。託人到這裏來說。怎麼說是我們哄你男人來。真是天翻地覆。太無道理了。萼綠吓了一口濃唾沫。在牛氏臉上罵道。不識羞的老母狗。拿兒子的小老婆來做美人計。騙人家的錢。離開人家的夫妻。還有臉說話嗎。我只問你。你們楚家是等賣小老婆度日不是。但凡有點羞恥的人。也斷不肯拿兒子的人。叫人家男人相看。轉賣給人家做小老婆。苟氏大怒道。潑婦。你昏了頭了嗎。你家男人買人。干我們屁事。你自家不養兒子。還不許男人買人嗎。喫醋也不是這種喫法。萼綠舉手一耳光打在苟氏臉上。罵道。婊子養的。還有臉見人嗎。你以為我不知道你嗎。我不養兒子。也養過女兒。你屁也沒有放過一個。爲甚麼不容男人買人。我要做了你。要末不許男人買人。既然買了進門。就不作與再賣出去。不要臉的混帳行子。到底那個喫醋。你家不開賣人行。自然不干你事。你家既開了賣人行。就不能不許我進門。你當是別人怕你家。我也怕你嗎。那就是昏了頭瞎了眼。不睜開眼睛看看我是誰。可是怕人的不是。我看你家空成了一家人家。將來一個一個的都不知賣給誰家呢。萼綠一面哭。一面罵。忽而拍檯翻椅。忽而摔碗打盆。牛氏苟氏。這樣兩個悍婦。見了萼綠這樣的潑說的話。句句有因。不由的鞭了下來。不敢同萼綠對口。聽萼綠鬧了一個滿足。後來牛氏見鬧的下不來。擡連忙去請胡氏來。萼綠見了胡氏。一把拉住。一頭撞過去道。好乾娘。我謝謝乾娘。你乾兒子不老成。你做乾娘的。應該勸勸他。叫他改過。你不但勸他。反替他拉皮條。我起先當你乾娘是個好人。今天算知道了。罷罷罷。你乾兒子已經變了心。我活在世上也沒味。不如死了罷。說着。又是一頭撞了來。嚇的胡氏連忙說不不……不要這樣。一切事我都不知道。萼綠道。你推不知道。怎麼會拉皮條。我看你明兒。不如做了老王婆罷。掛了牌子。專門替人家拉皮條。凡是攢狗洞的都來尋你。豈不是一

年多進幾個錢。好給你兒子做嫖本。胡氏道。好奶奶。我實在不知道。九臯買人是瞞你的。倘然知道。我再多不多管這事。今天既然知道。九臯是瞞你的。我們大家說說開。昨天的話不當數。牛氏道。乾妹子說的。是又對萼綠道。你也不必着急。我不把那人賣給你家就是了。萼綠道。放屁。那個着急。胡氏便千勸萬勸的。把萼綠勸了回去。九臯一天歡喜。只算做夢。萼綠回到家。自然還有一場大鬧。看官可想而知。也用不着著者再費筆墨了。再說飛瓊自從昨日回去後。心中的疑心。時時委決不下。纔想打聽消息。又無從探聽。只得歇了念頭。就是昨日萼綠的大鬧。飛瓊也一點不知。因為牛氏怕飛瓊知道賣他。或萌短見。那不是人財兩失了嗎。所以吩咐家中人不許亂說。因此飛瓊影響不知。一日一個老媽子送飯來。飛瓊勉強忍辱。對那老媽子道。媽媽。承你常常送飯來。給我們娘兒喫。但是我還有一句話。煩你去轉達太太一聲。我雖是貧窮出身。也還不至於挨上人家去做小老婆。我嫁你家少爺。實是明媒正娶的。如今硬拿我當小看待。百般凌虐我。我此地無親無友。我也說不出甚麼話來。不過這個小孩子。總是太太的親孫子。太太不拿我當媳婦。我也不說甚麼。只求太太格外慈悲。將這孩子另眼看待點。若是照這樣過去。我這個孩子。就要磨折死了。飛瓊一面說着。一面淚如雨下。那老媽子。頗有點感動。遂答應飛瓊。替他說說。誰知牛氏聽了老媽子述及飛瓊之言。大怒道。死賤人。不知道是那個烏龜王八蛋的種子。還說是我的孫子。我就是一輩子沒有孫子。也不希罕這個野種。歇些時。等我將他那種子給了人。看這婊子怎麼樣。那老媽子看了這個勢頭。也不敢再說。只得慢慢的退了出去。次日。將牛氏的話。告訴飛瓊。飛瓊聽了。又氣又急。心想這樣的娘。怪不得生出那樣的兒子來。倘或真個將這孩子。給了人家去。這怎麼好。自己既是落陣的孤雁。料想拘不過那虎狼蛇蠍的人。又想孟實固然不好。將自家驅回湖南。但是結婚以來。恩意甚深。就是弄了信人之後。亦不過冷淡了些。並未虐待過自己。倘使此時的光景。被孟實親眼見。我想

他一定要起憐我的心。總不似這般人這樣狠毒。如此一想。將恨孟實的心。一時冰消。反而起一片思念之心。想念了一回。又思及剛纔老媽子的話。遂將孩子緊緊抱在身上。惟恐就有人來奪他的孩子去。對着孩子。足足的哭了一日一夜。次日又有個丫頭。瞪着眼來喚飛瓊去伺候荀氏。飛瓊那裏肯去。荀氏大怒。瘋也似的趕了來。將飛瓊打了一頓。說孩子不是孟實養的。早晚趕了出去。免的跟刺刺的。看了有氣。飛瓊被拉後。就抱了孩子大哭。心想不如還是死了好。看看小孩子。又覺捨不得。死了。這孩子誰管。還有誰疼他。正悲哭時。來了一個老太婆。拄了拐杖。走進小屋子來道。你不要哭了。哭也無益。飛瓊不答。那老太婆又道。你不要拿我當壞人。我也是苦人。老早想來看看你。因為病了。今天好些纔來的。飛瓊道。老婆婆是甚麼人。我稱呼你甚麼。那老太婆道。我是你公公的姑母。你太公的妹子。我也是前輩子沒做好事。今世來喫苦頭的。我做世上的。一個苦人。那一樣苦沒喫過。我前日病着。聽人說你來了。後來又聽說你挨打的事。我聽了也替你酸心。怎麼今天又受打。你自己怎麼送到這火坑裏來。飛瓊道。太姑姑。你那麼知道。我是被人騙了。說到這裏。又大哭起來。那楚太姑再三的撫慰了飛瓊一番。飛瓊纔忍住不哭。將如何遇著楚孟實。如何結的婚。如何住在上海。如何反目。如何受騙上船。一一的傾訴無遺。楚太姑嘆道。這是你的運氣不好。纔遇着了孟實這種人。我活了八十二歲。那樣沒有見過。就是我自己喫的苦也多着呢。就是如今。我也只喫碗閑飯。連菜都不完全。這裏的人待我。真是老媽子不如。比你也好不多。就是不過不挨打。我十年來只穿一件破棉襖。同他們討點新棉花。都不肯。每年過年的時候。給我兩塊錢。你想想一年的穿衣著裳。兩塊錢夠甚麼用。飛瓊道。太姑姑怎麼也這樣苦。像我今回這樣來家。一半也是我自家不好。我不逼孟實送那個人回家。他或者也想不起送我回來。這真是合着古人說的。毋教孫升木這句話了。所以這回的家。我並不十分怨孟實。一半是自貽伊戚。我頂切齒痛恨的。是孟實騙我做妾。這

恨雖把我燬骨揚灰。也不能忘的。楚太姑道。孟實那孩子。本來很好。生生被他娘慣壞。有人要說兒子一句。他就整日罵那人。無一樣不罵到。所以這些親戚本家。沒人同他來往。有時免不過纔來一蹙。孟實的媳婦。比他婆婆還要凶幾倍。去年一年。單說丫頭。就打死了兩個。飛瓊道。他家都是這種凶人。太姑姑爲甚麼還耽閣在這裏。要是我早去了。楚太姑道。你說的真容易。我那裏還有別的所在去。不瞞你說。你以爲我家是甚麼世代。有錢人家麼。我的爹娘。生我時也苦的很。從小說把我給了人家。做童養媳婦。我的婆婆利害的了不得。我到婆家做養媳婦時候。只有五歲。我那婆婆。把我緊裹了雙腳。我哭。婆婆就打。日裏叫我燒火管孩子。夜裏只有一把稻草。睡在地下。我還記得有一日。我同小姑同出去。我貪頑。沒有管那小姑。他跌了一交。將頭皮碰破了點。我婆婆就將我渾身上下。打的沒一塊好肉。還用嘴在我膀子上。咬了兩三口。後來我的腳裏的爛開了。我婆婆說是腳不爛不小。越爛越好。裏頭又弄些碎碗鋒。放到裹腳裏。緊緊的裹起來。每逢裹腳。腳帶一解開。那膿血就如水似的瀉出來。滿腳爛的都是窟窿。痛的我渾身抖。我那婆婆仍舊是一點不放鬆。那種日子。如今想想。也不知是怎麼過來的。到如今我的左腳腳指。只有四個。第四個腳指。就是那時爛斷的。飛瓊道。這樣苦。虧太姑姑受過來。不知痛了幾年呢。這時候還痛不痛。楚太姑道。這時候不疼了。那時疼了五六年。到十二三歲纔裹下來。我十八歲圓的房。他比我大三歲。也是個老實無能的人。一年到頭。只曉得捏了鋤頭鋤地。別的一樣不懂。待我倒還好。所以我那時雖受婆婆的打罵。心中總還有個人可以安慰我。也就不像從前那樣無告了。那知他不長命。活到二十五歲上。就得了吐血症死了。我婆婆日夜罵我。說是我老實。把他害死了。其實他的吐血病。是我婆婆叫他上山伐樹。樹枝忽然斫了下來。沒有躲避得及。壓在他身上。不知壓傷了那一經。就得了吐血症。我還有個小叔子。平時欺負他哥哥。老實不論甚麼粗重喫力的事。總是叫他哥哥去做。他自家喫了一事。

不做。聽見那裏有戲。就趕了去看。見了賭攤。就押兩寶。輸了錢。就在家中偷了東西去抵押。贏了幾個。就對他娘誇口。我婆婆還讀他小兒子的話。就日日打罵我。說我是個喫死飯的人。其實我也沒有少做了事。家要親。我婆婆自然相信小兒子的話。就日日打罵我。說我是個喫死飯的人。其實我也沒有少做了事。他們不過想逼我走那條路。我因為戀着三歲的孩子。所以總不肯。隨便他們怎麼打我罵我。我總忍着。不響。指望孩子大了。我總有個出頭的日子。過了一年。我婆婆也死了。那小叔子越發無法無天起來。天天在外頭賭博。家中幾畝田也賣了。房子也賣了。還不死心。又串通了人。將我也賣了。我並不知道。一日我在外頭洗菜。忽然來了幾個人。把我搶了就走。我大喊救命。村上人聽了。大家追上來。纔把我攔了下來。這回爲了搶婦的事。兩下裏差一點。沒有打出人命來。後來還是虧了村上兩個公正人。見我可憐。出來替我說了這事。叫那小叔子還了那邊的錢。這事纔算了結。然而我已是被小叔恨的了不得。我也怕他再害我。就帶了小孩子。離了家。到城裏去替人洗衣服度日。我苦巴巴的。受了十多年的苦。纔把孩子養大。我以爲總可以好點了。誰知平白又起了風波。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七回

入幽室美人作偵探

雪沈冤會長斷離婚

話說楚太姑說的源源本本。把飛瓊聽的忘了自家的悲怨。反替楚太姑嘆息。聽到說又起了風波。就連忙問道。甚麼事又起了風波。楚太姑道。我那時正是頂有指望的時候。孩子也大了。娘兒苦吃苦受。將來還可以望個好日子。那知傳說長毛反到了。我們是沒有見過反亂的。以爲長毛也是一樣的一個人。不過就同強盜差不多。我們這種窮人。料他們也不在意。及到長毛反到了。那樣殺人放火。我纔知道長毛是這樣子的。我們娘兒也跟着大家一同逃走。末了一回。逃到山上。不知怎麼叫長毛探着信。就來了一大隊冲上山來。我聽了信。拉着我的兒子一起逃。走到半山上。遇着六七個長毛。將我的兒子一把拖了



去。我拚命的想去奪。無奈脚小立不穩。那長毛劈面一刀。正砍在我膀子上。我疼不過。又立不穩。一谷碌就滾下山溝去了。正碰在一棵短樹杈上。那樹杈直豎起來。就把我的右目碰瞎了。我那時已疼的不省人事。後來醒來。已是被人救在茅草棚裏。我那兒子。已是被長毛擄去了。從此就無消息。可憐我受盡辛苦。末了仍是一場虛空。楚太姑說到這裏。那眼淚已是不住的流下來。飛瓊也替他悲愴。歇了一歇。楚太姑道。我那時已屢次想尋死。後來又想我的兒子。並沒有被長毛弄死。或者遲幾日。他得了機會。仍可以逃回來。也說不定的。救我的。那人是我的堂房哥哥。他也說是長毛擄去的人不少。不一定都殺死。也常有些人從長毛裏頭逃出來。我起了這條心。又不想尋死了。日日夜夜。只想我兒子逃回來。那知一等兩等。總沒有信息。長毛却也就不會來過了。我從這一次反亂。既沒有了兒子。又沒有了家。沒法就跟那堂房哥哥。住了兩年。幫著種種地。後來聽說我哥哥新近發了財。就同了那堂房哥哥。投奔了來。好在我那哥哥還好。就收留了我。起先他也是窮的。朝不保暮。所以不能願我。等到發了財。我投奔了他。他待我倒還好。每年給我點錢用。總還剩點。他說我既沒有了家。就養我一輩子。無奈我命薄。不多幾年。我哥哥就過世了。到了姪兒手裏。就不如哥哥手裏好了。不過吃穿還有的。給我的錢也還够用。我頂苦就是這幾年。楚太姑說到這裏。又把聲音放低了好些道。你婆婆待我真是刻苦的狠。我不是爲了這麼大的年紀。不犯著再做枉死鬼。早也就找條路死了。想想終不犯著。活了八十多歲。那一樣苦沒吃到。老早不尋死。這時候尋死不犯著了。說到這裏。猛聽得外面有人說話。楚太姑怕人看見了。停歇又要受牛氏苟氏的罵。就不敢再說了。等外面人走過。就悄悄的摸索了出去。飛瓊從此就認識了楚太姑。楚太姑常常偷空就來看看飛瓊。一半是想勸飛瓊。一半是訴訴自己的積鬱。一日。楚太姑又到飛瓊這裏來說話。無意中道。你這個小孩子。要格外留心點。飛瓊驚道。這話怎麼說。楚太姑自知失言。就道。沒有別的不過冷熱。

留心點。飛瓊道。太姑姑既這樣待我好。何妨告訴我。我看太姑姑剛纔的話。恐怕不是單指冷熱。楚太姑被飛瓊逼不過。只得說道。別的我也不看出來。他們有話。也不肯對我講。不過看他們情形。恐怕有甚麼別的意思似的。你留心點好些。飛瓊聽了這話。手足都嚇冷了。勉強答道。我雖討人厭。這孩子總是楚家的。楚太姑搖頭道。你沒有同他相處過。自然不知道他的凶狠。你那裏知道。我不是說他打死兩個丫頭。罵他的老子。起先做過總兵。如今是死了。他在家做小姐時。是出名的。苟大老虎。他們姊妹兩個。都是凶狠出名的。他沒有出嫁的時候。每晚睡覺。要四個丫頭抱著牀脚搖。通夜不許住手。要是那一個丫頭。打磕睡住了手。被他覺察出來。就用剪刀剪手上的肉。丫頭若偶然失手打碎了碗。就拿碗片鋒刮肉。丫頭被他打死了。總有五六個。飛瓊道。他家那裏有那些丫頭。楚太姑道。說起他家的丫頭來。纔造孽呢。他老子苟總兵。曾經出去剿過匪。剿匪時。路過的村莊。男人就是匪。女人生得好些的。他就帶了去。所以他剿了一蹶匪。女人擄了一百幾十個來。挑那頂好的。收了三四十個做姨太太。剩下的都是丫頭。那些姨太太。得寵的還好。不得寵的動不動就可打死。苟太太又妒忌非凡。管不住老爺。就移恨到了頭們身上。成日的死打了頭。一個人來不及。就叫兩個女兒幫著打。打死了不但不說。還要稱讚呢。他在娘家。打慣了丫頭。來到這裏。仍舊是一樣的打。去年買了一個十歲的丫頭。一個十一歲的丫頭。那十歲的丫頭。偷了他的雞蛋糕吃。被他知道了。把那丫頭捆起來。拿烙鐵燒紅。烙那丫頭的肉。又拿剪刀。把那丫頭的舌頭剪了下來。嘴唇也剪了。那丫頭就是這麼死的。那種呼號的聲音。把我嚇的心跳了兩三個月。還有那個十歲的一歲的。他叫他睡在牀前地下。有一夜那丫頭想是睡昏了。起來解手。不知怎麼爬到榻上去。溺了尿。那榻上正放著些衣服。次日被他看見了。就將那丫頭。吊起打了一頓。關在冷房裏五天。沒給他東西吃。生餓死。飛瓊道。他婆婆不說麼。楚太姑道。說甚麼。這家中只有他一人。的威武。他婆婆也管不住他。飛瓊

道。孟實在家中時。也聽他這個樣兒麼。楚太姑道。孟實敢管他麼。他倒不愧。是總兵的小姐。氣力是有的。同孟實相打起來。總是孟實被他打敗。他做新娘子。沒有兩個月。就打了孟實兩回。還有一回。孟實嫌他醜。不肯同他睡。跑到書房裏去睡了。他叫老媽子去叫。孟實不肯來。又叫老媽子去叫。仍舊是不來。回說已睡覺了。他動了怒。一口氣跑到書房裏。從被窩裏把孟實拖了出來。一直拖進房去。嘴裏罵的話。男人家也說不出。我記得他頂文雅的兩句。是說的我嫁人圖甚麼。你敢推三阻四的。賴在外頭睡麼。孟實經了這回。纔逃到上海去。飛瓊道。他這樣爲人。怎麼倒不趕到上海去。楚太姑道。他怎麼不想趕去。無奈孟實沒有一定的所在。他又怕洋鬼子。聽說上海的洋鬼子最多。他也有點怕懼。有這兩層緣故。所以沒有趕去。不然。那有這種便宜事。有個不趕去的媽。飛瓊聽了楚太姑的話。愈加悲愁。別的都不怕。只怕苟氏把他的孩子弄死。或者真個給了人家去。光陰荏苒。飛瓊已是在楚家禁錮了四五個月。挨了十幾次的打。每打必受重傷。飛瓊受此磨折。遭此悲忿。自然氣惱成病。懨懨待死。就是小孩子。也因為多受了驚嚇。又調養失宜。也黃瘦下來了。雖然楚太姑有時偷去安慰。安慰飛瓊。然而飛瓊的悲痛。是楚太姑安慰不來的。這時候已是十一月天氣。飛瓊同小孩子。只著得一件破舊棉襖。牀上一條破被。一條破褥。這幾件破東西。還是牛氏慈悲賞給飛瓊的。這一夜。飛瓊一人獨坐。正是一燈如豆。寒蟲不鳴。窗外的雨聲蕭蕭。索索如泣如訴。不覺把歷年來的事。一件一件的潮湧上來。想著前時同孟實的情愛。恍如隔世。萬不料他那種美貌人。具這種狠心腸。又想自己吃這樣苦。未必是爲孟實所料。反覆思量。萬種悲愁。正出神時。忽見房門一開。閃進一個人來。不覺吃了一驚。飛瓊雖是女學生出身。然而迷信的心。還未除淨。以爲是鬼來了。嚇得毛孔裏出冷汗。及仔細一看。乃是一個十八九歲。眉目端好的女子。那女子微笑對飛瓊道。飛瓊姊姊。不必詫異。我來沒有壞心思。說著從懷裏摸出一枝洋燭來。在燈上點著。房裏登時亮了許多。

不似從前那樣地獄似的了。飛瓊見這女子。能够叫出自己的名字來。更加驚訝。暗想自己並沒有這麼個女友。他怎麼認得我呢。那女子走到飛瓊牀邊坐下道。姊姊不要疑心。我來的原有點冒昧。然也是出於無奈。姊姊聽我說來。就恍然明白了。姊姊有個妹妹。叫詠絮的。沒有飛瓊道。有的。那女子道。我姓馬名憐吾。同楚家是遠房親戚。我向來不大到這裏來。因為這裏諸人的宗旨是同我不對的。我現在曉光會女子中學堂讀書。這回的家。是因為家母有點小病。來省視的。我們同學的。五班生柳詠絮。與我雖不同班。性情宗旨。狠相同。所以我們二人。狠投機。課餘無事。常常在一處談論。我今回家。柳詠絮曾對我說。他上月到你那裏去。門口管門的說。是你回長沙省姑詠絮倒也相信。回來還說你回長沙。怎麼不給他個信。後來一直沒接到你的信。他纔起了疑心。可巧我要回家。他就託了我。問你好不好。幾時回上海。我受了他的囑託。本想就來的。但是我家離這裏。還有三十里的路。來去頗費力。我想等家母的病好了再來。後又聽說姊姊在這裏。苦得狠。受盡凌虐。我纔決定來看姊姊。所以家母的病一減輕。就來了。我來到這裏。纔知道他們待姊姊。如同犯人一般。並且禁人見你。我想偷空來看姊姊。總脫不了身。我纔明白他們的用意。並且晚上將你這門加鎖。我前天纔想了個法子。偷空將那鎖鑰印了一個樣。我就到街上。叫銅匠配了一個鑰匙。又到中西大藥房。買了一瓶安眠藥水。我這回來。是住在弱人姊妹房中。我本來同他們姊妹說不上來。但今回是有事而來。不得不同他們姊妹委曲周旋。況且他們姊妹的臥房。離這裏頂近。到這裏來。最便當。所以我竭力同他們聯絡。預備好到這裏來。今夜纔償我的志願。得見姊姊。不期姊姊受這樣磨折。真可為女界一哭。飛瓊哭道。姊姊這樣熱心。我真不知怎麼說法纔好。但姊姊既同他們姊妹住在一起。姊姊來。他們不知道。麼。馬憐吾笑道。姊姊放心。他們早已到黑甜鄉去了。不然。我買安眠藥水做甚麼。今夜我騙他們吃酒。將安眠藥水。潛放入內。不但他們姊妹吃了安眠藥水。連那陪

伴的老媽子。我也叫他吃了。他們不到天亮是不醒的。姊姊有話儘可細談。我還想設法救姊姊出去。飛瓊道。姊姊怎麼救我。是不是帶我逃走。憐吾道。這等下策。我不幹的。且非出之正大光明。亦非我們所宜行的。我說的是。或者姊姊寫封信。我替姊姊帶出去。請姊姊母家的人。出來替姊姊說話。我也可以幫個忙。飛瓊想了半天道。我娘家沒有甚麼人了。只有個寡媳。平時見了人。沒說話就先紅了臉。如今叫他出來替我理直。那是萬萬做不到的。況且楚家這樣橫蠻。他一個寡婦出場。沒人相幫。也是沒用。若說我那姪兒。現在還只十二歲。也是不能出場的人。至於詠絮。更不必說了。除外又沒有甚麼好點的親戚。肯替我出場說話。我想或者寫封信。給孟實。叫他來長沙一蹓。好歹我自家當面同他說個清楚。死也死在他跟前。他總有點夫妻情分。不致像他們似的。你看怎麼樣。憐吾笑道。我看姊姊。真是天生情種。怎麼說來說去。還忘不了楚孟實。真是合了俗語說的一夜夫妻百夜恩。你不想楚孟實若是稍微有點人心。也就不騙你結婚了。何況家有悍妻。他不是不知道的。可見得他是明明把姊姊送入虎口。又知道姊姊母家。斷沒人出場。纔敢大膽行事。他這等行事。直算是借刀殺人。他同姊姊已是情斷義絕。姊姊還這樣戀他做甚。至於姊姊說叫孟實來一蹓。那更是小孩子的話了。孟實既然厭你。把你送到家中。他還肯來家見你麼。飛瓊道。這樣可怎麼好。我的娘家是不中用的。憐吾道。我倒有個法子。姊姊寫一封信。大約將來。到長沙以後。受許多虐待。及以前被騙的話。說一說。我帶了去。給詠絮看。叫他去告訴我們會長孟先生。請孟先生出場。替姊姊設法。那就好了。飛瓊道。孟先生同我素不相識。他怎麼肯替我設法。憐吾道。姊姊自然不曉得。我們孟先生的爲人。他真是具大仁者之心。如果知道女同胞真受了冤枉。他沒有不肯幫助的。他待人全是一片熱心。無所謂甚麼認識不認識。所以我們會中的人。沒一個人不敬重他。沒一個人不愛他。他雖是會中的會長。却一點架子沒有。就是見了我們學生們。也是只有勸勉的話。沒有責

備的話。他待人一例平等。不分甚麼貴賤。那怕是個女叫化子去求見他。只說明是要見他。他除非不在會裏。沒有不見的。飛瓊道。既這樣熱心。我就寫封信給詠絮。只是沒有紙筆。怎麼好呢。憐吾道。有的。我已預備下了。不過是鉛筆。因為便於攜帶些。就在懷中掏出紙筆。擺在桌子上道。姊姊就寫罷。時候不早了。飛瓊就舒開信紙。拿鉛筆寫起來。但是心思慌亂。不知從那裏說起好。提了筆。只是呆呆的出神。憐吾道。姊姊快寫罷。文法不整。隨他去。只要約略說幾句。其餘細情。我會對詠絮說。飛瓊遂亂糟糟的寫了數行。摺好封在信封裏。交與憐吾。憐吾接了信。放在懷裏。拿表看了看道。已是四點鐘了。他們也快醒了。我出去罷。飛瓊執了憐吾的手。哽咽道。姊姊一去。不知還有見面的日期沒有。他們這樣虐待我。恐怕我也活不長久了。姊姊這樣疼我。我覺得天地間。只有姊姊一個人是我的親人。憐吾也覺愴然。對飛瓊道。姊姊須自愛。暫時的恥辱。我勸姊姊還是忍受點。我回去一定同詠絮去見孟先生。倘能雪了冤枉。我當同詠絮來迎接姊姊。還有一件頂要緊的事。我還沒同姊姊商量。這事我看非離婚不可。姊姊的意思如何。飛瓊想了想道。也只好如此。只是這個孩子。我捨不得離開他。憐吾道。知道了。我將這意思對孟先生說了。想孟先生總有成全的法子。姊姊不要悲憂太甚。我總不肯坐視姊姊這樣受苦。請姊姊放心。飛瓊送憐吾至門口。憐吾將門帶過來扣上。仍舊鎖好。回到房中。關上房門。揭起帳子。見他們五人兀自好睡。就放下帳子。悄悄走進套間。望自己牀上睡下。聽聽那老媽子。也是同弱人姊妹一樣的好困。憐吾自己也覺得困倦了。也就沉沉睡去。及至醒來。弱人姊妹已梳洗完了。見憐吾起來均笑道。你昨夜灌我們的酒。你原來也一樣醉了。比我們還要醉呢。我們沒有睡。你就醉的攢進帳子睡了一直睡到這時候纔醒。憐吾也笑道。我上了你們的當。叫你們吃酒不肯吃。倒拿大杯子灌我。今天可惜我要回去了。不然今夜是不饒你們的。弱人道。憐妹妹怎麼今天要回去了。再住幾天罷。憐吾道。年假時再來。我這回請了沒幾天的。

假。回家耽擱一兩日。就要動身回學堂了。弱人道。憐妹妹真是自家討苦吃。放著舒服日子不過。要去進甚麼學堂。成日成夜的讀書。讀來有甚麼用處。又不去考秀才。考舉人。讀他何用。在家庭中有多少好。像我們在家庭中。牌也打。麻雀也叉。叉。香也燒。燒。只要菩薩肯保佑。不論甚麼事。自然運氣好。處處都是順的。並且今輩子享福。下輩子仍舊轉生富貴人家。所以女人燒香。是頂要緊的事。憐吾一笑置之。也不同他辯論。吃了早餐。辭了牛氏。弱人姊妹。回到家。他母親的病已好了八九分。憐吾就別了母親。哥嫂。回到學堂。見過監舍。略將行李安頓。一安頓。就去找柳詠絮。詠絮正在自脩室。溫習功課。見憐吾進來。忙立起讓坐。一面說聲。憐姊姊回來了。見過我姊姊沒有。他好麼。憐吾道。有信在這裏。你看罷。就在衣袋裏。掏出遞給詠絮。詠絮接來。折開一看。還沒有完。就放聲大哭起來。於是驚動了同室的學生。都來圍著問故。詠絮哭道。請姊妹們看我姊姊這信。就知道了。衆學生爭著看信。憐吾對詠絮道。你哭他何益。我替你打算。還是去見孟先生。對他說說。請孟先生替你設法。詠絮拭著淚謝道。憐姊姊說的狠是。但我一人去說。恐怕孟先生不相信。還是請憐姊姊同我去罷。憐吾道。這個自然。我同你就去。衆學生看了飛瓊的信。也却替飛瓊氣不平。讚成詠絮去見孟迪民。請他設法。詠絮同憐吾一直來到迪民的辦事室。照例學生見迪民。是不用通報的。正值孟迪民與田蓉生在那裏商量。會中添設醫學校的辦法。見詠絮哭的兩眼紅紅的。走進來。憐吾跟在後面。二人行過學生見先生的禮。迪民以爲是詠絮同憐吾有甚麼衝突。同來伸訴的。就道。你們來這裏有點甚麼事。詠絮道。學生今天來。是爲家姊有點冤枉事。求先生替設個法子。迪民道。甚麼事。詠絮道。家姊有信在此。請孟先生看一看。就知道了。迪民接過信來看過一遍。隨即遞給田蓉生。一面問詠絮道。令姊的信。我雖看了。還是不大明白。令姊既同楚孟實結了婚。做了幾年的夫妻。怎麼又不知道他的家世。這就狠奇怪了。詠絮道。家姊同楚孟實結婚時。並不知道他家中有妻。如今他將家

姊送回湖南去。纔知道的。並且一到他家中。即將家姊當婢妾看待。百般的凌虐。連家姊所出之子。多不齒於人。一進門即受毒打。現在家姊只有懨懨一氣。所以學生沒了法。只得來求先生出場。救家姊一命。迪民道。令姊同楚孟實結婚。是誰的媒人。那媒人也幫著楚孟實瞞著你令姊麼。詠絮道。家姊同楚孟實是自由結婚。沒有媒人。迪民道。如此就難辦了。你叫我出場。是個甚麼宗旨。是不是叫楚孟實家不要虐待令姊。詠絮沈吟未答。憐吾立起來道。學生曾面詢飛瓊姊姊。據他說。情願離婚。迪民道。離婚非同小事。那可冒昧。若是楚孟實真是瞞他娶他時。是用正式婚禮。確有憑據。並有證人。如今硬降爲妾。這是律有明文。是非自有公論。況他既無父母。又鮮兄弟。且無宗族親戚出而相助。已成爲無告之人。我卽替他理論。亦未爲不可。但不知此事。到底內容是怎麼一回事。詠絮同憐吾可一一將所知的告訴我。如今先問詠絮。令姊怎麼樣結婚。及結婚後的情形。是怎麼樣。詠絮可說說看。詠絮想了一回道。家姊比我大七歲。家姊結婚是在前四年春天。那時學生只有十二歲。在蘇州小學堂裏讀書。所以家中的事。不大知道。起先只知道家姊新識了個朋友。名楚孟實。然沒有見過楚孟實這人。楚孟實也沒有到過我家。不過聽家姊議論起楚孟實來。像是佩服楚孟實似的。沒有多少時。家姊就同楚孟實結婚了。結婚的那日。學生同家姊的幾個舊時同學。一齊去致賀觀禮。纔認見楚孟實。蜜月中。家姊就同楚孟實旅行去了。後來就住在上海。沒有回家來過。學生記得家姊同楚孟實成禮時。楚孟實的祝辭。曾說過彼此相愛。不論何事均平等相待。無有變更。沒有說是做妾的話。並且學生呼楚孟實爲姊丈。楚孟實呼學生爲大妹。則家姊非妾尤鑿鑿可證。學生次年卽入這裏學堂。離上海既遠。徒行甚難。坐車又費錢。學生家貧。想儉約點。所以家姊那裏竟不大去。就是每回去看家姊。也是不遇的時候多。因爲家姊同楚孟實。總是常出去。難得一日在家。學生去時總是不遇。只有今年過來。楚孟實同家姊不大合式了。兩人就不同出去。家姊長日



在家。有時獨出逛逛。那時學生每去。家姊總在家中的。但是家姊心境不樂。卽見了學生。也覺嫌煩。後來學生就不大去。及至前兩月。學生去看家姊時。楚家管門的不放學生進去。但說家姊已回湖南去了。學生想家姊既要回湖南去。總有信通知學生。且家姊既回湖南。楚孟實何以不送家姊同去。楚家公館裏。何以還有女眷。學生一路打聽。纔知楚孟實又買了信人作妾。學生回到棧中。也不大在意。誰知久久仍無家姊的信。學生纔動了疑心。適逢憐姊姊要回湖南。就託憐姊姊替學生打聽打聽。這封信。是憐姊姊帶來的。迪民將憐吾望了一眼道。你見他姊姊在湖南。是個甚麼情形。楚家怎麼樣待他。憐吾就將所見的情形。及楚家待飛瓊的情形。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迪民道。你同楚家有瓜葛。又同詠絮友好。他姊姊嫁與楚孟實。家中有大婦。你怎麼沒有同詠絮說過。詠絮道。家姊溺於愛情。從不同他人往來。只與楚孟實同遊。所以憐姊姊雖同學生友好。却從沒有同去見過家姊。學生也沒有提起過。所以憐姊姊竟絲毫不知。憐吾道。詠妹託我打聽時。學生纔知道。那時學生已知道飛瓊姊姊被孟實騙了。但恐一時說出來。詠妹年幼必驚愕失次。所以想著。索與打聽明白了。回來再同詠妹說。學生比他大幾歲。有甚麼事。應該替他分分勞。解解憂。爲這個緣故。當日就沒同詠妹說。迪民道。你能有這樣友誼。是很難得的。田蓉生道。他設法去見柳飛瓊那一番籌畫。也是狠機警的。他比我高的多了。我偵探木本時。不能自家動手。要託人。若是馬憐吾。我估他一定能自家將木本時的根源偵探出來。又笑道。真是後生可畏。將來大可造就。迪民道。用權要用的在理。若憐吾今同用的還好。但不可恃智欺人。總要用在情理上。憐吾應了聲。是。迪民道。照這樣說來。飛瓊是冤枉了。如果我出場替飛瓊說話。那結婚時。賀喜的女眷們。要請出幾位來。做個證人。證明柳飛瓊嫁與楚孟實。不是做妾。不知做得到做不到。詠絮道。要學生回蘇州去一蹓。親自對他們說。想起來總可以做得到的。迪民道。既如此。你們且回去。讓我想再說。憐吾詠絮一齊應著。

回學校去了。迪民想了一回。對蓉生道。我看這事。總不能聽他們二人的話。就作爲實據。還要請別人出去調查。如果屬實。再作道理。你看何如。蓉生道。很好。我們行事。總以慎重爲主。不過這個調查員。很難得呢。我去打聽打聽。誰有長沙城內的親戚。若有就託他去打聽打聽。迪民點頭許可。蓉生出去了一回。果然被他尋着了。迪民就叫他寫信去調查。過了些時。回信來說是屬實的。但楚孟實自飛瓊去後。雖同姨太太住著。沒多幾日。那姨太太就逃跑了。孟實說現在不在上海。已往德國去學陸軍了。迪民想這事。必要同楚孟實交涉。同楚家婆媳說話。是沒用的。但不知孟實住在德國。是甚麼所在。正好林飛白同蕭芷芬來訪。就託了飛白。請他去打聽。迪民留芷芬住在會裏。就同芷芬談及此事。並問芷芬有甚麼高明辦法。芷芬道。柳飛瓊既要離婚。是很好的。只是憐愛其子。不忍分離。倒是椿難題目。迪民道。爲此所以頗費躊躇。芷芬道。這個是難怪他的。大凡愛子之心。女子勝於男子。何況楚孟實這樣沒良心的人。父子之情。想必沒有。又兼楚氏婆媳那般殘忍。倘若將其子留在楚家。恐怕也活不了。飛瓊是親管滋味的。怎麼肯捨得將其子留於虎穴。讓他們噬嚙。田蓉生道。這話一點不錯。不論甚麼。只要有知識的。總是母子之情厚。父子之情薄。這是天然之理。人雖異於禽獸。至於天然之理。總是一樣的。不過人會做作。那父子之情。實在是硬做起來的。所以隨他怎樣慈父。總不如慈母。因爲慈母的慈。是天然之慈。慈父的慈。是偶然之慈。天然之慈。出於自然。隨時隨地。俱見其慈。偶然之慈。則不然。有時候記得著。就慈。記不著就不慈。所以老子照應兒女。總不如母親周到。人家說是男子粗心。不會照管孩子。依我說不是粗心。是無愛心。一樣的人。女人粗心的。何嘗沒有。獨於兒女身上。心就細了。男人細心的。也很多。說到兒女身上。心就粗了。這就是男子無慈愛心的憑據。你看那野蠻人。莫不愛母甚於愛父。彼野蠻人不知道外面的假規矩。只知道彼以愛來。我以愛往。因爲娘比老子愛他。他就愛娘甚於愛老子。就是泰西各國。也是父母

並重。只有中國把娘看的比老子輕。卽如飛瓊的小孩子。倘若飛瓊果然斷了離婚。將來飛瓊死了。就同路人一般。楚孟實將來死了。就要守制三年。這能說是公平的事麼。再說起這服制來。我又有好些不平的。我今天索興要議論他一番。迪民笑道。你一向愛說話。而不愛議論。何以今天這樣大發議論起來。蔡生道。是我平常雖不喜多議論。今日卻要痛快說一說。我想中國的服制。是天下頂不公平的服制。譬如一樣的子女。一樣的父母。父母死了。兒子不用說是持服三年。那女兒出嫁的。就要降做一年。反去替公婆持三年的孝服。兒子女兒同是一樣撫養大的。兒子女兒愛父母的心。也是一樣的。怎麼女兒一經出閣。就要硬將天性斷薄。憑空另外添上公婆。作爲重生父母。這個是甚麼理。況且那公婆慈善的。且不必議論。那暴戾的。虐待起兒媳來。比仇人還不如。也是不許響一響。死了也是三年重服。還有那公公的。姨娘。重之曰庶姑。死了還要穿一年的服。若是少主婦死了。那姨娘反一日的服也沒有。這是個甚麼理。若說是姨娘尊貴。不屑爲少主婦穿服。則翁姑且爲子婦穿服。何況姨娘。若說是姨娘同少主婦無甚情義。可以不必持服。則何以姨娘死了。又要少主婦爲之持服一年。若照此服制說來。則是少主婦待姨娘則有情義。姨娘待少主婦則無情義。然則姨娘者。天生地造爲無情義之人。凡人皆有情義。一爲姨娘。則無情義。不是姨娘本人生的。沒有情義。是姨娘所處之地位。在禮上爲無情無義之地位耳。天下的服制不出二種。一是情。一是義。譬如父母之服是情。翁姑之服是義之類。出乎情義之外。則無服。今少主婦爲那出乎情義之外的姨娘持服一年。在少主婦就同親生的父母一般重。這個不平。那有再甚於此的。我想那姨娘也太尊貴了。也太便宜了。這樣不平的事。我真要氣破肚皮。我想或是當初那個脩律大臣。有寵妾的癖。所以把妾尊貴起來。把子婦輕賤下去。芷芬笑道。我看倒不是這個緣故。那個脩律大臣。一定是痛恨姨娘的。纔定了這條律例。蔡生道。何以見得。芷芬道。你不說姨娘所處之地位。爲無情無義之

地位嗎。你想天下之人。所重的是情義。所賤的是無情義。譬如一人。你說他有情有義。他必色然而喜。你說他無情無義。他必勃然而怒。可見人人愛愛情義。只有姨娘一類。一入其途。立刻棄其所喜而踐其所惡。律限之。禮限之。均不得處於有情義之地位。這不是脩律的人。賤惡姨娘。故使凡為姨娘的。不能享有情義。屏之於情義之外嗎。若使少主婦為庶姑持服一年。庶姑也為少主婦持服一年。則是處於有情義之地位了。那不是做了完全的人了嗎。迪民微笑道。世妹真有辯才。琴生道。還有一件。我也不服。夫為妻服一年。妻為夫則三年。視同父母。我們中國古禮。娶妻也是極大極重的事。所以親迎的時候。壻為婦禦。輸入門的時候。壻由西階。婦由東階。每入一門。壻均揖之。樣樣尊貴新婦。示以敵禮平等。至於喪禮。卻是悖倫之至。其實自古至今。這些年代。當中名人達士也不少。怎麼就沒有一人出來駁正。駁正。這也奇怪極了。迪民道。那些名人達士。個個多是重男權抑女權的。婦為夫服喪三年。不會加多就算好了。那裏還肯更為平等的喪服。若照我的心思。其實尊貴不在乎服制輕重。在乎本人有學問有品行。那怕就是同妻子平等。妻子也會敬重他尊貴他。要是自家一無所能。品行不端。那怕貴為天子。也不過是一個虛名。天下的人沒有真敬重他真尊貴他的心。那些名人達士。動不動就是說抑女權。甚麼牝雞司晨。陰盛陽衰的話。好像女子就同厲鬼一般。近他就要遭殃似的。却不回想想身子從何而來。要知道批評女子。就是批評自家的母親。賤惡女子。就是賤惡自家的母親。最可笑的是詩經中說的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這兩句。朱熹那般人。多佩服的了不得。說他說的慟切。依我說。這作詩的人。昏愚極了。褒姒不過一個無教育的尋常女子。幽王不去寵他。不會鬧出事來的。就是寵他也沒甚要緊。只要幽王自家賢明。能夠分出褒姒的話。有理無理。有聽了。自然有益。無理的置之不理。也就沒有害了。古人最歡喜說化及天下。幽王不但不能化及天下。連一個妃子都不能感化。就是幽王的大大錯處了。那詩人為甚麼不說赫赫

宗用。我王滅之。要說是褒姒滅之呢。蓉生道。應該說是幽王滅之。怎麼你說我王滅之。迪民道。那作詩的人。必與幽王同時。那時幽王還沒有死。怎麼有諡法。蓉生道。都笑了。迪民道。我們議論了半天。還不及正文。到底柳飛瓊這事。怎麼辦法。芷芬道。要想脫離虎口。大約非離婚不可。蓉生道。等林飛白打聽著楚孟實的住址再議。迪民道。也好。芷芬住了兩日。自回鸚鵡洲去了。約定過了年再來。過了五六日。林飛白來說楚孟實並沒有到德國去。只往日本一游。想在日本學陸軍。還沒有成功。前兩日回到上海。聽說飛白未及回答。即有人來說有客在外請見。迪民只得出去。這位客人就是前回說的花大小姐。同王姨奶奶來找迪民的那回事。迪民會過後。就回到辦事室。飛白道。迪姊同他交涉。是個甚麼宗旨。迪民就將柳飛瓊的事。一一的說了一遍。飛白道。楚孟實好色無情。欺飛瓊母家無人。驅為妻室。今又凌虐他。這事很可動公憤的。如今我們以正理同他理論。我料他必不敢越範圍。只是離婚要帶兒子同出來。恐怕有點費唇舌。只有一著還好。同他說說。迪民道。那一著。飛白道。孟實之與飛瓊結婚。是欺飛瓊。飛瓊並不知道。則子雖應歸父。然此時尚幼。可權宜從母。待長成後再歸宗。也無不可。迪民道。這樣很好。倘若有甚麼難了的。還要費妹丈的心。飛白道。應該的。迪姊若有事。儘可關會我。說畢。與辭出去。迪民送了飛白回來。叫人去請外庶務員來。將這事同外庶務員說了。並將辦法告訴他。叫他依法辦去。這外庶務員姓陳名日新。為人很有辯才。當下陳日新奉了迪民的命令。回到外面。將這事統通打算了一回。以備明天對待楚孟實。次日一早起來。就坐車到上海。先去找了個朋友。一同到楚孟實家去見了孟實。就將這事來意說了一遍。楚孟實初尚倔強。後來聽說若不肯和平辦理。曉光會就要出來替飛瓊伸雪。心中一想。不好。曉光會不是頑的。倘若真個出來交涉。我是要吃虧的。況且正要運動入日本的陸軍。萬一這事鬧決裂。

了。傳出去。我的名譽就完了。至於飛瓊。本同做罷一樣。離婚是沒有甚麼捨不得的。說到小孩子。孟實越發不在心上。別說是將來大了。仍舊歸宗。就是不歸宗。孟實也沒有甚麼不可。後來聽說要叫他每年替小孩子出學費。膳費。衣服雜用。費洋一千元。將來大了歸宗。必須以嫡子看待。不能作爲庶子。因爲柳飛瓊生這孩子的時候。不知是被誑爲妾。這兒子自然不能當做妾生的。這兩件事。孟實有點不情願。後來想想。恐怕不答應。事情要弄決裂。也就應許了。陳日新初來時。捏著一把汗。以爲楚孟實是個滑頭。不見得肯容易易的就答應了。這麼一件大事。所以請了朋友來幫著自家說。誰知竟這麼輕輕鬆鬆說了下來。不費絲毫之力。於是大喜過望。但不好現於辭色。外面仍裝做鎮靜的模樣。出了楚家門。別了那朋友。回到總會。告知了迪民。迪民道。這樣很好。我只要將柳飛瓊拔出陷阱。不必定與楚孟實爲難。楚孟實這人。我也還不是十分大惡的。雖錯在先頭。這時候能夠這樣爽快快的答應了。總還算是顧惜名譽的一流人物。我們能夠保全他的名譽。總要保全他的好。陳先生明天再去同他議妥。一件是叫他自已親筆寫一封離婚書與飛瓊。從此以後。兩無糾葛。任憑飛瓊怎麼樣。楚孟實不能再管飛瓊。一件是叫孟實立一證書。證明飛瓊的兒子。應爲嫡子的緣由。以爲將來那小孩子歸宗時。爲嫡子的憑據。一件是叫孟實立合同。說明每年給飛瓊一千塊錢。作爲小兒讀書游學之費。至小兒成人歸宗後爲止。明天你就去把這幾件事辦好。一面就好派人去迎接飛瓊母子。還有一層。你對他說。叫他寫一通悔過書。寫明這回的事。我們不肯請官斷離者。是爲他自家名譽起見。並非我們理屈不敢請官斷離。這幾層議好。再對他說。飛瓊迎來時。還要叫他來到這裏。與我們同這事有關係的人。大家當面再申明一句。然後纔算完結這事。不過你要對他說明。叫他放心來。我不請不知道這事的人來。此敗了他的名譽。陳日新一一答應而去。過了幾日。這事議妥了。迪民叫人去接柳飛瓊。馬憐吾同柳詠絮請了這個差使。這差使本不

應該學生去。但憐吾詠絮二人與這事有關係。所以迪民就叫他們二人去接飛瓊。憐吾詠絮之外。還有陳日新並一個會中的男僕。又有楚家的一個管事的。因為恐怕楚家婆媳不信。本來要叫楚孟實同去。孟實怕難為情。再三說好話。纔叫了這個管事的做代表。因為這管事的是孟實的娘舅。又是錢莊老總管。所以陳日新也就答應了。一行人帶了憑據。搭了輪船。望長沙而來。諸人的心思。各各不同。馬憐吾想著那夜。曾對飛瓊說是日後同詠絮來接飛瓊。今日果然應了這句話。甚是得意。詠絮是倚窗閒望。見山水如畫。想著姊姊這時候。不知怎麼樣。還是挨打。還是受禁。髻髻他姊姊蓬頭垢面。破衣敝裳的。抱了小孩子。坐在那裏哭泣。想到這裏。不禁淒慘欲絕。焦悚萬分。恨不得一時就到了長沙。那牛總管是咬著牙齒上。架心中籌算著。一進楚家門。怎麼說法好。萬一外甥媳婦打了出來。從那個門口逃得快。只有陳日新沒有甚麼遐想。只望到了長沙。領出柳飛瓊。就完了自家的責任。再說輪船到了長沙。陳日新等進了客棧。叫僕人看管行李。陳日新就同牛總管憐吾詠絮等。到楚家來。到了楚家門口。牛總管就領了他們來到裏面廳上。論理陳日新是男客。怎好一直走到裏面。因為楚家是小家出身。這禮節上頭。不大講究。那怕男客直入內室。也不大詫異。所以牛總管領他們直至內廳。讓日新等坐下。他自進去通知。柳詠絮對馬憐吾道。憐姊同楚家有瓜葛。今天同來。於戚誼上。不怕難為情麼。憐吾道。這種無情理人家。我怕甚麼難為情。我恨不得將他們責罰一頓纔好。等了一大回。還不見有人出來。憐吾對日新道。莫非有變故了麼。詠絮聽了這話。嚇的心裏拍拍的跳個不住。憐吾攜了詠絮的手道。你不要著急。你我是女子。不妨進去看看情形。詠絮也以為然。就一同進去。憐吾領路。望飛瓊幽禁的所在而來。楚家的房子本大。飛瓊的禁所又一直在後面。二人走到弱人姊妹住的這一進。已聽得裏面一片吵鬧的聲音。帶著慘呼的聲音。詠絮聽了這聲音。急的臉色都青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爲賢妻名園另築 會嘉賓旨酒談心

話說詠絮聽了那呼號的聲音，急忙同憐吾闖了進去。見一大羣人圍著一個女人，憐吾認得是苟氏。詠絮見苟氏手裏捏了一根棒亂打，如同發了狂一般。又見牛總管頭面上青腫了好幾塊，拚命的將苟氏的棒奪了過來。地下騎著一個人在那裏哭泣。詠絮以爲是他姊姊，忙俯下一看，原來是個老太婆。詠絮見不是姊姊，就撇了老太婆，又到屋裏面一看，見憐吾已扶起一人。此時詠絮分開衆人，走到飛瓊跟前，也不及說話，扶了飛瓊望外就走。憐吾一手抱了小孩子，一手幫著詠絮攙飛瓊出房。苟氏見飛瓊走出房門，於是復將牛總管奪去的棒，從新奪了回來，很命的追趕，無奈被衆人拉住，不能發威。恰好詠絮扶飛瓊從他跟前經過，他就很很的打了飛瓊一棒。詠絮大怒，放下飛瓊，奪過他的棒來，照准了苟氏的肩井重重的打了五六下。苟氏痛極，大喊起來，如同狗叫一般。詠絮攢下木棒，扶了飛瓊，一直跑到廳上。放在椅上坐下，纔將飛瓊細細的一看，見飛瓊骨瘦如柴，面白如紙，喘息了半天纔道：「妹妹，我還有今天麼？往下的話，就咽住說不出來了。只是執了詠絮的手大哭。詠絮也悲不自勝。憐吾道：「以前的事，哭他做甚麼？飛瓊收了淚，謝了憐吾相救之恩。憐吾道：「謝我做甚麼？這是我們孟先生的力量。飛瓊道：「不是虧了姊姊，孟先生怎麼知道我受苦。陳日新道：「楚家不出來個人，說一說明白，莫非我們在這裏等到天黑麼？正說着，只見牛總管忽忽的跑出來道：「事已說明了，你們諸位回去罷。詠絮道：「家姊不能走路，你們去替我叫頂轎子來。牛總管道：「容易不多時，轎子來了。詠絮扶飛瓊上了轎，憐吾將小孩子遞與飛瓊抱着。此時飛瓊坐在轎子裏，抱了小孩子，真是如同登仙一般。幾乎疑是做夢，到了棧房，仍舊是詠絮扶了飛瓊下轎，走進房裏。憐吾道：「姊姊是病人，勞碌這半日，睡睡罷，有話停歇再說。小孩子有我照應，你放心就是了。飛瓊點頭微笑。詠絮伺候飛瓊躺下，用被蓋好。憐吾取出橘子蛋糕來給小孩子吃。詠絮抱過小孩子來。



用臉貼在小孩子臉上道。你還認得我不。那孩子只顧吃橘子不做聲。詠絮又摸著小孩子的手道。這小手冰涼。想是衣服少了之故。憐吾道。不但孩子冷。恐怕令姊身上也冷罷。況且令姊身上衣服那麼破爛。行路也不雅觀。不如我出去買兩套衣服來。暫時着着。詠絮稱好。憐吾出去了半天。直至上燈時纔來。手裏提了一個包袱。飛瓊也醒了。見憐吾從外面來。問道。姊姊從那裏來。憐吾笑道。替姊姊去買衣服。就將包袱打開。先取出小衣服來。道。詠絮替小孩子穿了看。爲了這件小衣服。累我跑了幾家。還算這件合式。詠絮給小孩子穿上。看了一看道。還好。不算甚大。只要不冷就是了。詠絮對飛瓊道。姊姊睡了一覺。覺得精神好點不。飛瓊道。好多了。這數月以來。我從沒有像今天這樣安穩睡一覺。見小孩子吃橘子就道。你喫甚麼好東西。還不謝謝阿姨。詠絮道。小孩子的臉色不好看。是不是有病。飛瓊眼圈兒一紅道。生將孩子斷了奶。又沒有東西調理。冷粥剩飯的吃兩口。怎麼不吃出病來。這孩子總算是命生的牢。幾次打我。他都是在我身邊。沒有嚇死他。還不是他的命牢。人家打我。他就在我身邊哭。我見他哭。比剜我的心還疼。詠絮道。早上我們進去。找姊姊。聽見哭聲。我以為是姊姊受打。幾乎把我急死。飛瓊歎口氣道。那挨打的倒不是我。是楚太姑。今天他偷到我房裏坐坐。因爲我害病。他可憐我。來看我。不提防那昨夜又進來。那夜又沒有看清楚。是楚太姑。拿他當了我。很命的推在地下。打了一頓。經那個男人家。同老媽子們來。纔勸住。那個男人也被夜叉打了幾下子。不然我還不知道憐姊同妹妹來接我。那夜又精一面打人。一面罵。我聽了纔有些明白。及見憐姊就知道我的災難受完了。三人說了多半夜的話。次日憐吾同陳日新商量。以飛瓊病體孱弱。不宜上路。不如暫息兩日。請個醫生來調治。調治。陳日新應允了。就叫茶房去請醫生。自家去打了個電報。關會迪民。免得迪民懸念。飛瓊這病本是憂忿鬱結出來的。如今出了憂忿的界域。鬱結自然漸消。又得詠絮當心照應。服了藥。很爲見效。日日有起色。將息了七八日。可

以上路了。大家歡歡喜喜的搭了輪船。回到上海。坐車到總會。憐吾詠絮領了飛瓊來見迪民。飛瓊見了迪民。倒身便拜。迪民連忙回禮。飛瓊立起來道。要不是孟先生。飛瓊今生沒有再見天日的時候。迪民道。這是我們會裏的宗旨。不單是爲飛姊而然。飛姊何必謝我。況且這回的事。不是馬憐吾。我也不知道。我們同爲女子。應該互相扶助。作興將來。我有甚麼難事。飛姊也可以幫助我。飛瓊此時只有感激佩服。迪民的心。反而不知怎麼說纔好。迪民道。尊體不適。這時候好了些沒有。這裏已替飛姊預備下臥房。可以暫時住住。詠絮同憐吾。過了明天。還要回學校去。年假近了。不可爲了這事荒廢功課。考了下等。那就可惜了。飛瓊連連稱是。迪民怕飛瓊病體初愈。不宜久坐。就叫人去請了內庶務員莊鏡鸞來道。煩莊姊領飛姊到他臥室去輪輪。又對飛瓊道。飛姊一路辛苦了。宜於輪輪。如果高興。疏散疏散。可請莊姊同去走走。病後的人。宜於歡樂。不宜憂鬱。以前的事。可以不必想他。我此時還有事。不奉陪了。停歇來看飛姊。飛瓊連道不敢當。就同莊鏡鸞憐吾詠絮一齊走到臥室。見房屋雖不寬大。却十分潔淨。三面皆窗。左邊一張牀。被褥帳子。俱潔白無比。右邊擺了一桌兩凳。桌上梳具俱全。前面窗間置一長几。几上設了一個白瓷花瓶。瓶內插了一枝盛開的山茶花。一架小自鳴鐘。窗上垂著本色輕紗。鍍花素幔。這所房。一共三層。每層六間。室內的陳設。統通一樣。除田蓉生住了一間之外。餘外都是空著。以備來賓住的。前次高劍塵來的時候。就是住在這樓上。當下飛瓊見了這間臥室。如同入了上界清都一般。再回想幽在楚家暗室的時候。真是天淵之別了。莊鏡鸞又派了一個老媽子來服侍飛瓊。并替飛瓊看管小孩子。又拿了小孩子應用的東西。應吃的東西。如玩具糕餅牛乳麵包之類。甚爲完備。飛瓊感激迪民相待之厚。照拂之周。至於無可言謝。只有歎息而已。第二日午後。莊鏡鸞來叫飛瓊到議事廳去。說楚孟實來了。飛瓊聽了楚孟實三字。覺得心血潮湧。跳個不住。詠絮道。姊姊不要紅臉害怕。心中要有定力。不要虛怯怕人。馬憐吾

是知道飛瓊的心事。遂向前執了飛瓊的手道。事已至此。何必再想前情。起那纏綿不忍的心。快同我們去罷。飛瓊無奈。只得跟了莊鏡鸞與傅吾詠絮。一直走到議事廳。見大家都已在廳上。還有一個不認識的英俊少年。孟迪民過來替飛瓊介紹。見了那少年。纔知道就是大名鼎鼎的林飛白先生。起先飛瓊常聽見人說及林飛白的名字。他心中以為是一個七八十的老先生。所以人家這麼恭敬佩服他。今日當面看見。纔知道也是同自家一樣的。正在芳年。再仔細看時。見飛白生的並且非常美麗秀逸。而美麗秀逸之中。又帶一種豪爽英俠之氣。不似孟實一味的桃腮杏臉。媚眼蛾眉。心中轉念。若是早見過林飛白這樣的人材。也不至於一見楚孟實。就拿他當做天下的美男子。冒昧許婚了。此時眼睛又轉到楚孟實身上。復又提起舊情。想從此以後。離了婚。兩情如水。各自東西。自此晨昏朝夕。還有那個再款語溫存以後的日子。也就是同寡婦一樣了。想到這裏。只是望著楚孟實出神。孟迪民等那裏知道他的心事。以為他一心一意的戀著楚孟實。雖受其欺。尚不生悔。也就算很難得的了。楚孟實見飛瓊雖黃瘦了許多。而非韻轉增。汪汪的一雙眼睛。注視己身。似癡似怨。頗可消魂。心中也在那裏轉念。頭兩人相視無言。可有五分鐘光景。陳日新起來道。二位今天當面相見。還有甚麼話沒有。飛瓊飛紅了臉。不響。楚孟實面現愧色。勉強答道。沒有甚麼話了。陳日新道。既無話說。就請將這回事。再聲明一聲。免得日後糾葛。並且請孟實兄將應該籤押的文件籤一籤。押我們做證人的。也一同籤了。押這事就可完結了。楚孟實說道。可以。遂將應該籤押的文件籤了。押轉身對飛瓊道。請你將結婚的戒指。擲還了我。飛瓊熟視指上那個結婚戒指。很有不捨的情形。遲疑了半晌。詠絮起先以為他姊姊上了楚孟實這樣的大當。受了楚家那樣的凌虐。如今能够冠冕冕離了婚。料想姊姊一定高興的。此時看了飛瓊的情形。纔明白飛瓊情絲未斷。還是戀著楚孟實。心想此時倘若孟先生叫他跟了楚孟實回去。想必姊姊一定願意的。怎麼這樣沒

志氣不覺顛蹶起來。因為當着衆人不好說甚麼。不然一定要抱怨他姊姊了。當下忍住氣道。姊姊快取下戒指來還他。馬憐吾見飛瓊還是不動。就走過來替飛瓊摘下來。望桌上一放道。孟實君快拿去。勸你不要再拿這個去害別人。楚孟實紅漲了臉。忙取了戒指。匆匆的同衆人爲禮。而出。迪民見事已了。就讓林飛白到辦事室去坐。這裏馬憐吾柳詠絮。同柳飛瓊仍回原處。飛瓊一路走一路哭。走到房裏。竟大哭起來。詠絮道。姊姊哭甚麼。你還戀着那個戒指不捨的麼。飛瓊搖頭不答。其實飛瓊情絲未斷。一見了楚孟實。萬種心緒都湧了上來。又見楚孟實毫無舊情。毅然同自家討還戒指。叫他怎麼不傷心痛哭。然這一場痛哭之後。那愛戀楚孟實的心。也就隨日而減了。飛瓊在會中住了十餘日。已近放年假的時候。飛瓊本應同詠絮一同回蘇州。但飛瓊的心思。是很不願重見蘇州故人。這也難怪他。身爲棄婦。誰願重面鄉里。想了幾夜。決意不回蘇州去。親自見了迪民。將心事對迪民詳細說了。並說願在會中効力。迪民見他爲難情形。不忍勉強他回去。然收下他也很爲難。因爲飛瓊這人。只有容貌還秀媚適觀。其餘一無所能。叫他做教員。則胸無宿學。叫他做書記。則文理欠通。身體荏弱。不能管庶務。見人靦覷。則又難爲接待。想了半天。纔想着了一件事。就道。你不願回蘇州。這也難怪。這裏他事均無須飛姊費心。只有幼稚園手工教習。明年要添請一位。此事甚輕。不大費力。於飛姊在弱之體還相宜。不知飛姊願就否。飛瓊道。孟先生。只要肯叫我在會裏。常常見得着孟先生。不論甚麼事。我都願意做。迪民道。這樣很好。蓉生鏡鸞都是不回家的。飛姊同他們一同度歲。必不寂寞。迪民將會中的事。交代了田蓉生。就回彭澤縣去了。到了家中。諸人一一見過。陶夫人尤其高興。仲容雖不大管閑事。見迪民回來度歲。也很歡喜。迪民處家中。的情形。同處會中的情形。又自不同。在會中是一會之長。遇事皆有英雄氣魄。如今在家中是承歡膝下。一派的兒女柔情。親友又多。今天來明天去。迪民覺得比會中反添了許多無謂之忙。忽忽過了新年。遂

稟明了仲容陶夫人。仍回曉光會來。會中諸人聞迪民來了。一一都來見過。田蓉生拿了幾封信來對迪民道。會中來往的信。我都拆開看過。那不要緊的。已經叫書記寄了回信了。這幾封信是你的個人私書。迪民接著拆開一一看過。幾封是尋常朋友通候信。一封是他遠房的族姊約迪民去賞李花。迪民看完信。笑對蓉生道。蓉姊。你可否同我去做個探花幽客。蓉生愕然道。探甚麼花。迪民道。你又以為叫你做偵探了麼。看這封信就知道了。蓉生看完信道。這個好是好的。但是我都走開出去。會中倘有事。誰管迪民道。從這裏到梧桐。乘輪船去。只有一日路程。來去的日子。連耽擱的日子。一共五天總夠了。五天裏頭不見得就有甚麼事。我想還要順便到杭州一帶去。蓉生道。我不願同到杭州。沿路耽擱。我嫌氣悶。迪民道。到杭州逛西湖不好麼。蓉生道。我是俗人。不懂山水的妙處。迪民笑道。那麼你到梧桐賞過李花就回來。叫馬憐吾隨我去。一路幫著調查調查。蓉生道。會中的人多着呢。怎麼偏偏的叫個纔畢業的學生同去。迪民道。你那裏知道。我看他很有辦事才。所以叫他同我出去閱歷閱歷。蓉生道。原來如此。你既喜歡人多。何不去約劍塵同去。再過些時。世芬也該來了。有這些良友。可不愁寂寞了。迪民道。很好。我立刻就寫信約劍塵同去。蓉生道。忙甚麼呢。到賞李花的時候。還早呢。迪民道。凡事豫則立。雖說還早。總是早點約定的好。於是迪民寫了信。過了幾日。接著劍塵回書。說梧桐已有信約他夫婦同去。他們擬從蘇州到梧桐。到時彼此至梧桐再晤面。迪民看了就專等世芬同去。再說迪民這位遠房族姊。名菊人。字澹如。婿姓寇。名如恂。號迪忱。原籍浙江桐鄉人。寄居梧桐。但是累世宦游於外。梧桐雖有房產。而家中人大半不住在梧桐。迪忱少小游學美洲。最後在紐約某大學校肄業。那時澹如的父親。也在紐約經商。澹如的祖父在時。原在新加坡營商。後來商業日盛。一日漸漸的連紐約也有分業。到了澹如的父親手裏。紐約的商業。反比新加坡盛旺。就以紐約為根本。以新加坡為枝葉了。家眷也住在紐約。澹如的父親名厚德。

就有容。雖自小在美。而心中則很愛國。每隔三年。必來江西一次。逢了甚麼義舉的事。他沒有不捐巨款。的。卽孟迪民的曉光會。他也助過十萬元。有容子息無多。只有澹如兄妹二人。澹如之兄名秉耀。號星槎。兄妹均生於紐約。有容曾同夫人嚴氏。及星槎澹如兄妹。來華一次。在家中住了數月。澹如在紐約女子大學卒業。並且中國文也很好。善詩能文。但他是累世在美國。差不多同美國人一樣。美國有許多少年子弟。慕澹如之才。愛澹如之貌。常常來逢迎澹如。希望同澹如結婚。而澹如志氣高傲。性情冷淡。隨你怎樣逢迎獻媚。他如同不見不聞。所以紐約的少年。送他一個外號。叫做雪美人。其人之冷淡。可想而知。寇迪忱本不識孟澹如。因與孟星槎同學。得星槎的介紹。纔得瞻澹如的芳範。迪忱之爲人。是個爽直熱心的。澹如卻是同迪忱成個反比例。論起來應該不乳水。誰知大不然。澹如心中愛迪忱不愛。固無人知道的。而迪忱的愛澹如則盡人皆知。迪忱每遇暇。必定要來訪澹如。見了面就滔滔不絕的發議論。然澹如並不回答。每每置若罔聞。迪忱亦不見怪。有時迪忱對澹如曲盡殷勤。澹如則背花無語。偶然回眸一笑。迪忱見了就如同得了寶貝一般。澹如的父母。見迪忱這樣傾倒澹如。況且才貌家世。均是無可說的。這樣送上門來的佳婿。若錯過了。再到那裏去尋。就託人作伐。迪忱是家無父母兄長。婚姻可以自主。澹如又是他寢食不忘的意中人。如今來給他奉箕帚。自然是喜出望外。至於澹如的心思。怎麼樣。別人也不得而知。但想美人自有不言的深情。不必一定要聲鼓明白。纔算是多情。話休絮煩。再說迪忱澹如。結婚後過了半年多。遂一同回了中國。迪忱被上海一個甚麼公學裏。請去做總教習。澹如也在上海住下。住了數月。澹如不喜上海繁華。迪忱就同他回到梧桐。誰知家中諸人的脾氣。與澹如均不對。加以澹如冷淡性成。孤高自喜。竟是沒有一人同他說的來。兼之澹如生長美國。自小自由慣了。如今回到家中。見了那些伯母叔母。諸位尊長等。也不會脅肩諂笑的去討好。所以那些尊長們。沒人不說澹如傲慢。還有那些

姨太太姑奶奶們。鬧着沒有事。本來就喜播弄人家的是非。如今見了澹如這樣個不合時宜的人。還有個不拿他當個題目做的麼。只可惜澹如沒有公婆不能播弄是非。只落的背後說說澹如。又說迪忱待澹如這麼好。真是天下少有的。從來沒見過迪忱罵過澹如。澹如也沒有絲毫怕迪忱的樣子。澹如在家中住了兩年。家中人見澹如不大說話。見迪忱好說話。竟有當面譏誚迪忱怕老婆的。迪忱知道家中人的頑固。不懂得甚麼平權。所以每逢這種譏誚話時。總是一笑置之。然澹如外面雖不計較。心中却老大不高興。一日澹如在園中閑行。見迪忱從外面進來。後面跟着一位姑奶奶。怒容滿面。口裏罵道。迪忱你不要裝做不聽見的樣子。你拿他當祖宗似的供養着。也想叫我拿他當祖宗供養麼。這種樣子是不行的。那有這樣倔強的人。誰不知道你怕老婆。你還要將怕老婆三個字。擺在臉上。迪忱雖然動氣。却因他是姊姊。故仍笑着不響。澹如見了這個情形。便再忍不住。對那姑奶奶道。大姊今天那裏來的閑氣。却把我來出脫。我今天並未得罪大姊。憑空拿我們夫婦。扯七扯八的。說了這一大堆話。我來了兩年多。大姊幾乎無一日不罵迪忱怕老婆。恨不得叫迪忱日日打我。纔心裏痛快。其實大姊也出過過的人。夫婦要好。有甚麼奇怪。何苦這麼氣不平。大姑奶奶聽了澹如這一套話。真是差一點沒有氣瘋了他。因為他一向倚仗老母的勢力。家中人沒有敢同他對口的。今天被澹如說了他一頓。氣的面孔發青。喉嚨冒了煙。當下狂吼一聲。就要同澹如拚命。此時卻難爲了迪忱。一邊是嬌妻。一邊是老姊。說那個好呢。只得陪笑上前勸住大姑奶奶道。千不是萬不是。總是兄弟不是。請老姊姊疼顧小兄弟點。不要動氣。勸了半天。纔把這位似瘋似癲的姑奶奶勸了回去。論起這位姑奶奶來。並不是迪忱的親姊姊。也沒有權力管澹如。在尋常的人。原不拿這事放在心上。無奈澹如一向如名花似的。迪忱拿他玉欄錦帳的遮護慣了。今天偶然受了這點小小風雨。就覺得萬分委屈。又見迪忱這樣爲難。心中愈加不舒服。他又是一個不大開

口的人。一味鬱結在心裏。迪忱雖是竭盡溫存。澹如終是蛾眉不展。迪忱見玉人消瘦。知道他在這家中。久久住下。恐怕要鬱出病來。然憑空搬出去。又怕人家說家庭不睦。未免貽人談助。後來想得一法。就以實業爲名。在城南買了一百畝地。四圍築了圍牆。粉以白堊。園內滿植榴李。居中所洋式三層樓。規模略具。就同澹如搬到園內居住。園之四圍一河圍繞。沿河徧植垂柳碧桃。取名爲清漪別墅。澹如自從搬到園內之後。心神一爽。從此花前月下。夫婦攜手共賞。沒有人再來絮聒怕老婆。不怕老婆了。今年爲別墅成立之第七年。攜李茂盛。澹如高與非凡。所以預先徧邀親友。特爲賞花之舉。迪忱同林飛白爲莫逆交。故邀飛白夫婦同來。過了些時。李花已是盛開。親友陸續已到。飛白同劍塵。並英官逸官秀官。都是上午到的。劍塵同澹如是初次見面。一個是嚴直。一個是靜冷。宗旨雖不同。而說話倒甚投機。劍塵道。迪姊何以還未來。澹如道。今天總應該到的了。劍塵道。如此雅舉。佳客一定多了。可否替我介紹介紹。澹如搖頭道。算甚麼佳客。不過面子上不能不請他們。我同迪忱說過。不是我喜悅的人。我一概不替叫他自家應酬去。劍塵笑道。這樣說。我不以爲然。做主婦的。似乎不能這樣執一。澹如也笑道。不這樣說。迪忱愈不肯替我分勞。忽見迪忱來道。四妹到了。澹如立起來道。劍妹請坐一坐。我去同四妹來。劍塵道。我也同去。二人攜手走到園門。見迪民養牛。還有兩個不認得的女子。一同走進來。澹如道。四妹到的。怎麼這樣遲。迪民道。今天輪船拖貨。走得真是慢的很。劍塵望著蕭芷芬道。芷芬你同來好極了。又指著馬麟吾道。這位是馬姑娘。不是迪民道。是的。芷芬同澹如見過。見澹如生的秀媚入骨。娟娟如一朶帶露芙蓉。澹如在前領導。衆人隨在後面。澹如道。我們先在園裏閑走走。再到裏面去坐好。不好。蓉生道。好的。園中的路徑熟了。我們以後可以一人隨意閑走。芷芬見這園。四圍一帶粉牆。沿牆內均是脩竹。間有桃杏數株。深紅淺綠。相間如錦。下面嫩筍。炸地爆節。有音。這園雖是百餘畝之大。却用茅竹編爲籬落。隔作數處。又有



老樹枒杈。古藤蔓覆。路之盡處。一池碧水。架一架小木橋。池水清可照人。浮萍戲水。菱蔓牽風。荷花尚未吐葉。柳絮正好沾衣。池心有一亭。不加雕畫。池之四圍。均以帶皮木樹爲欄。古樸而雅。池邊楊柳絲拂。水碧桃初放。梅花已落。花影波光。兩靜無聲。但聞鶯歌細碎。微風振葉。芷芬道。這池荷花開了纔好看呢。劍塵道。依我說。還是這時候花影波光好看。我最不喜歡荷花。葉大花蠢。像個肥美人似的。可以算是楊太真的化身。衆人笑道。這譬喻倒很好的。荷池之外。一望皆李花。數十株裏雜一棵桃。或是否。或是梅。相間成林。白者如雪。紅者似霞。蜂蝶紛喧。穿林覓蕊。李花遠處。隱隱見一亭翼出。迪民道。前面亭上風景想必好的。濬如道。我們從這李樹下。直走過去。路要近許多。大家果然從樹下走過去。李樹枝低。時時要灣腰而行。田蓉生道。我早知道要這樣灣腰受罪。情願從遠道走。不受這個罪了。芷芬道。這樣纔不失雅人風趣。一直的跑了去。有甚麼好頑。蓉生道。雅人雅人。想天下的雅人。多是捨坦途而趨荆棘。別具一種奇劣性。纔名爲雅人呢。劍塵笑道。你是胖子。所以怕彎腰。纔發這些高論。依我說。偶一爲之。也還不失探幽滋味。這時候已走到亭子了。亭的四圍。多是假山。山傍種了許多玫瑰。山後面幾棵大桐梧。數竿翠竹。亭子前面有十餘株櫻桃。惜未有花。還有些佛手香櫞之類。蒼翠動人。迪民等上了假山。到了亭上。望下一望。可收半園園色。濬如道。這亭只能見東半園的園景。要收一園春色。還是我樓上露臺上好。停歇我們到露臺上去。品茗賞花。劍塵忽擡頭道。你看他們在那裏看我們呢。濬如順着劍塵說的地方看去。果見露臺上。迪忱飛白英官逸官。還有自己的小孩子。李生都站在欄傍望着亭上。飛白同迪忱並肩而立。像是議論甚麼。濬如舉手對羣童招了一招。只見幾個小孩子。一齊跑下臺了。迪民道。此處很好。我們多坐一坐。等小孩子們到了。再到別處去。省得他們跑了來。又不見我們了。不多時。幾個小孩子都跑來了。見過迪民諸人。就望前面草場上競走去了。迪民等走下了假山。望右邊走去。是一大架葡萄。架下有一個十

二三歲的小姑娘。坐在石凳上。抱着脚在那裏哭。迪民道。小姑娘哭甚麼。澹如道。愛貞你哭甚麼。又脚痛了麼。愛貞哭着道。我在這裏採花。他們跑來把我的脚踏了一下。痛的我要命。澹如道。誰踏了你的脚。愛貞用指一指道。是他。迪民隨愛貞指處看去。見是英官。同衆小孩在那裏拋球頑呢。想是英官跑過去時。不知怎麼踏了愛貞的脚。迪民道。澹如你這麼個文明人。爲甚麼不勸親友們不要纏足。你看這個小姑娘。要是不纏足的。早已同英官學生們去拋球了。如今捧了足。哭可憐不可憐。澹如道。他娘的頑固。我那裏勸得來。四妹是熱心人。請你說給他們聽聽。如果勸化的開。我就佩服你。梧城的女兒。只曉得三樣事。餘外都非他們所好。容生道。甚麼事。澹如道。我說那三樣事。是指梧城普通的女人。間有幾個不在此列的。劍塵道。下了補筆料。非大好事。澹如笑道。不錯。梧城小戶人家女人。只知道繞小足。講妝飾。軋妍頭。除此之外。無所好了。芷芬道。何以見之。澹如道。我住了七八年。常常研究這些事。十家總有幾家不乾淨的。劍塵道。可以演說我們聽聽。澹如道。多着呢。慢慢的。我來說給你們聽。迪民道。果真這樣。總要設法改良纔好。澹如道。改甚麼良。本地人還以此爲榮呢。容生道。這也不見得。澹如道。怎麼不見得。有一家人家。有個女兒。十八九歲了。同本地甚麼人家說親。就要過聘了。一日有個人來閉坐。說話間無意中問道。你家姑娘有相好的沒有。那女人不是本地人。聽了這話。顯然是汗壞他的女兒。就將那人一頓罵了出去。後來到了行聘的那日。左等也無消息。右等也無消息。一直等到天黑。媒人影子也無一點。女家大怒。叫人去責問男家。無信去的人到了男家。問甚麼緣故。惹了聘期。男家勃然怒道。你不去問他。家女兒。連相好的也沒有一個。無能可知。醜陋可知。還配做我家媳婦麼。說的劍塵等大笑起來。芷芬道。澹如過於挖苦人了。大家走到園的西面。風景又判然兩樣。雖然也是種的李樹。樹傍多是蠶豆。豌豆。及各種菜蔬。有一片菜花。金黃耀目。還有一個大水池。也用欄干四圍欄住。劍塵道。這池也是荷花麼。澹如道。不是的。是

養魚的池。我這裏一年吃的魚。從不到外面購買。忽見一個園丁走來對澹如道。少奶奶快去。李生拿羊都放出來了。這麼大的園子。追散了又要找半天。劍塵望遠看去。真見一大羣羊在前頭亂跑。英官同李生二人在後面追趕。那羊被人追急了。就四下裏亂竄。英官李生拍手大笑。劍塵喊道。英官不許趕羊了。芷芬道。隨他們趕去。左右總在這園裏。我看這個園丁很有點懶。羊在園裏還說不好尋。倘若叫他放在曠野裏。又怎麼樣。澹如道。這是梧城人的性質。個個懶惰。他們恨不得這羊不食自大的。他們壞心纔好。何況放在園裏。又被李生趕散了。停歇要一隻一隻的去尋。這是頑的嗎。琴生道。澹妹喂。這許多羊做甚麼。澹如笑道。這是我園裏的出產。大約我一年的食品。尋常魚肉菜蔬果品。可以無須外購。劍塵道。澹姊倒是一個實業家了。澹如道。實業家是不敢說。但以此園爲行樂地。頗不寂寞。大家一面說笑。一面走路。不覺已到階前。澹如讓大家進去。各人坐下。老媽子送上茶來。澹如對老媽子道。你去對少爺說。客人在這裏。請少爺林少爺同來。老媽子應了出去。過一刻。飛白同迪忱一同來了。大家都是熟人。見面沒有甚麼大客套。只有蕭芷芬馬憐吾同迪忱是初次見面。飛白道。芷妹同來。倒是很難得的。芷芬道。我來瞻仰名園。擴充眼福。迪忱道。我們大家不要太拘拘的。隨意談談最好。明天早上還有兩個朋友來。大家聚聚是很有意思的。飛白道。是誰。迪忱道。一個是雲文伯。一個是韋子奇。飛白道。好極了。我知道文伯新從英倫回來。還沒有見過他。劍塵望芷芬微笑。芷芬低了頭。看地毯的花紋。迪民道。我們到這裏來。雖是賞花。還要帶着調查調查。梧城的風俗。迪忱道。慚愧的很。梧城竟是無一樣可取的。飛白道。今天天氣很好。我們何不同去打他幾隻野雞來。迪忱道。老弟有興。一定奉陪。劍塵笑對飛白道。不要又弄了一身臭水。飛白笑着同迪忱出去了。芷芬對迪民道。聽見劍姊說迪姊的鎗法准的很。明天我們也出去。迪姊可否試放一二鎗。讓我見識見識。迪民道。你聽他的話。澹如道。四妹原來會放鎗。我倒不知道。劍塵道。你我

可以拜他做老師。迪民笑道。你們天天跟著老師。何必再拜甚麼老師。蔡生芷芬拍手大笑。澹如道。你們看。又來了個甚麼人。衆人望窗外一看。果見有兩個女人相扭而來。不一時。到了房外。二八一齊鬆了手。進房來。迪民見一個衣服楚楚。四十幾歲的半老徐娘。一個衣服垢膩。約有五十幾歲。那四十幾歲的先說道。少奶奶。我有點事體託你。那五十幾歲的道。少奶奶。你做做好事。我叫人欺負死了。我女兒被他們打的快死了。那四十幾歲的道。阿彌陀佛。我說不過你。你女兒我家的人。碰也沒有碰過一下兒。那個還打他來。我敢同你到城隍廟去發誓。那五十幾歲的道。我不虛心。要去就去。澹如道。你們不要鬧。有話好好的說。那四十幾歲的道。少奶奶。我也不用說。家裏那事。少奶奶也知道的。只求少奶奶幫幫我。叫地保將他拖出去。我家就感恩不盡。澹如道。這個不行。我家向來不管這些事。你還是去託別人罷。那五十幾歲的道。少奶奶。可憐我。前年宅上娶七少奶奶。還是我做的喜娘。如今他們欺我老寡婦。要把我女兒打死。求求少奶奶同少爺說聲。替我說句公道話。澹如道。你女兒好好的。怎麼會被人家打。這些事。你們都不必說。我也不要聽。少爺同客人出去了。就是不出去。也不能替你說這話。那四十幾歲的女人道。少奶奶。你說這事誰不好。澹如道。我怎麼知道。你們自家總明白的。那四十幾歲的道。少奶奶。總要幫幫我。澹如道。我們鄰居。有事原可相幫。但這件事。我實在不能相幫。我今天有客。沒有功夫多說話。請你另外託人罷。那兩個人又膩了半天。見澹如真個不肯。纔去了。迪民道。這兩個人是甚麼人。澹如道。這兩個人都不是好東西。那個年紀輕點的。姓齊。人家叫他爲齊五大娘。那個老些的。姓李。是個做喜娘的。人家叫他李媽。齊五大娘有個姪兒。名阿三。自小無父母。是他祖父養大的。他祖父在時。很喜歡他。前年他祖父死了。齊五大娘待他極其不好。這阿三也不成材。好吃烏煙。好賭錢。阿三的祖父。替阿三領了個童養媳婦。今年十八歲。本擬明年圓房。誰知下月就要分娩了。他家說沒有圓房。生下孩子來。總不大好。不如就將就

點圓了房。生下來總順口點。所以前天把阿三夫婦成了禮。誰知阿三有個姘婦。叫做李二姑娘的。聽了這信。大爲不肯。趕到齊家去大鬧。說阿三說過娶他。怎好翻悔。鬧到晚上。不許阿三進房。身上懷了一把剪刀。聲言那個敢來拖他出去。就同那個拚命。一直鬧到今天。已是三天了。新郎一直沒敢進過新娘的房。李二姑娘在齊家。見了飯就搶飯吃。見了茶就搶茶喝。晚上還拖了新郎到空房去睡覺。李媽就是李二姑娘的娘。又到齊家去鬧。說他女兒是有婆家的。如今被阿三引誘壞了。婆家一定不要了。別的不要緊。叫我還他家財禮錢。我拿甚麼還他家。這錢要你家拿出來。齊家自然不肯。兩下爭吵了一回。就相打起來。所打的是李媽。並非李媽的女兒。李媽說是打他女兒。這話是亂說。至於那齊五大娘來的事。又不全是全爲李媽到他家去吵鬧。又有別的原因。在內。齊五大娘的男人。在湖州做生意。齊五大娘素不貞潔。因爲姪兒阿三。與他住在一屋。他的舉動。都怕阿三知道。阿三又不是老實的人。怕被阿三捉個短處。日想把阿三分出去。然房子是祖上的。若是分家。勢必一家一半。阿三仍舊是同他一屋居住。這不是分與不分一樣嗎。所以這齊五大娘。專心致志的。日夜尋阿三的短處。阿三亂吃烏煙。又賭錢。還有姘頭。那一樣不是要用錢的。齊五大娘扣住錢。一文不給阿三。阿三既無錢到手。那三樣事。又是非錢不行的。自然要想別的花頭。一日齊五大娘到親戚家去了。阿三就將齊五大娘的鋪蓋捲去當了。等齊五大娘回來。見牀上一空。知道是阿三做的事。就大鬧起來。說阿三這樣下流做賊。偷了自家的不要緊。將來偷了別人家的。那怎麼辦法。就請了幾個同族來說。一定要將阿三送到遷善所去關起來。衆族人當面雖不說甚麼。暗地裏都說五大娘太刻薄了。一文不與阿三。阿三不偷待怎樣。當下衆本家就替阿三討情。說饒他初次。下回如果再這樣。一定送他到遷善所去。齊五大娘沒法。只得應允了。這回李二姑娘鬧到他家去。齊五大娘就歸罪阿三。說阿三不姘李二姑娘。李二姑娘必不鬧到家裏來。遂又要送阿三到遷善

所去。同族人相商。族人都不讚成。不知誰同齊五大娘說。到這裏來討迪忱名片。把阿三送到遷善所去。遷善所是一定收的。並可免出飯錢。齊五大娘聽了這話。就日日來纏我。同我討迪忱的名片。你說可笑不可笑。芷芬道。不但可笑。並且可恨。正說著。又來一個女人。約三十幾歲。梳了一個新式頭。薄施脂粉。穿一件新竹布衫。黑蘭綢裙。一雙小足。穿的是大紅繡花鞋。進了房。向迪民等望了一望。回身對澹如道。少奶奶。我做了一個蝴蝶帽子。送給小寶寶戴。澹如道。你請坐。爲甚麼要費事。我家幸寶不喜戴帽。你還是拿去賣了罷。辛辛苦苦的做了幾日。小孩子一戴就要弄汗了。豈不可惜。那女人道。我這帽子不是做了賣的。少奶奶總要收下。不然我面子上下不去。叫人家笑我。澹如道。既這樣說。我就留下。但是累你做了幾日。那女人道。算甚麼。少奶奶今天這許多客人。是那裏來的。不像本地人。澹如道。上海來的。還有江陰來的。那女人望著迪民道。客人怎麼都是不裹脚的。我聽說蘇州上海大地方。都通行不裹脚的。噯。迪民道。真的。那女人道。客人同這裏少奶奶是甚麼親戚。澹如道。是我的阿妹。那幾位是我的朋友。那女人看了迪民等半天道。少奶奶。我有件事託你。澹如道。甚麼事。那女人笑嘻嘻的道。我打算託少奶奶。把我薦到縣裏去。做老媽子。澹如道。你好好的日子不過。爲甚麼倒要做老媽子。那女人笑道。客人都在這裏。我也不怕笑話。其實是在家裏氣不過。要出去做老媽子了。芷芬道。甚麼事生氣。可以說說麼。那女人道。說也沒有甚麼不可說的。我們外頭人。有個親家母。所以我氣的慌。不如走出去做老媽子好。芷芬詫異道。有親家母。怎麼你要生氣。澹如道。芷妹知道親家母三字。怎麼解。這是梧州人指外婦的代名詞。芷芬道。原來如此。我那裏知道。那女人又道。那個親家母利害的很。我們外頭人同他要好的。很。日日夜夜在他那裏。前夜我到他那裏去尋。那親家母對我說。是沒有來過。我以爲是真的。就出來了。我順便到街上去買點水煙。回來經過他家門口。聽見裏面有人說話。我聽見聲音是我們外頭人。我就敲門叫他。他仍

舊說是沒有來。我不服。走進去尋見了。他們兩人就動手將我打了一頓。末了那親家母還說道。你的男人我就是耍了。你敢怎麼樣。你敢告到衙門裏去麼。我回家氣了一夜。昨天外頭人回來。沒對我說半句好話。還逼我死去。叫我怎麼不氣。澹如笑道。梧桐不是作與娘家出頭嗎。你爲甚麼不告訴你娘家去。那女人道。我娘家人都死完了。所以他纔敢欺負我。蓉生道。娘家雖沒有人。婆家總有人。你男人無理打你。你可請出本家來。同你男人評理看。到底是誰的錯處。爲甚麼要嘔氣出來做老媽子。你太吃虧。你男人太便宜了。那女人道。客人說的好。我婆家都是些不好人。那個肯幫著我。澹如道。你做老媽子。不過說說罷。倒是替我尋個老媽子來。那女人道。少奶奶不是有人嗎。澹如道。阿六的婆家將阿六賣了。阿六在這幾天就要回去了。我這裏本來用三個老媽子。阿六去了。就缺少一個。所以要你去替我尋一個來。那女人道。快看蠶了。能幹點的。都去做蠶娘。尋起來。恐怕不容易。我去尋尋看。少奶奶也替我問聲看。我真想出來做老媽子。澹如道。我幾時碰著縣裏的太太。替你問問看。那女人就出去了。劍塵道。這個女人說話怎麼有些隱約。澹如道。劍妹真是能夠猜人隱奧。我起初同這女人說話。他說他的父親是做過襄陽府。然而他的男人又是個胥役。我問他爲甚麼要嫁個胥役人家。他說當初被人家騙了。我看他說話間總有些閃約。不是出於誠心。我就留心打聽他的履歷。後來被我竟打聽著了。迪民道。莫非又是出之不正。澹如道是也。芷芬道。說來料必新奇。澹如道。芷妹以爲新奇。我則在梧桐聽慣了這些事。竟不以爲新奇了。蓉生道。快說給我聽聽。澹如道。那女人的父親做襄陽府。你說是真的是假的。蓉生道。是真的。澹如笑道。不是真的。我將原因說了。蓉姊一定要替人生氣的。蓉生道。你快說了罷。不然我實在氣悶的慌。澹如道。那女人小名叫做美珍。他老子也沒有做過襄陽府。是他主人做過襄陽府。他是他主人三小姐的丫頭。三小姐名夢珠。姓甚麼我忘記打聽了。據說夢珠生的極其美貌。且善屬文。幼時卽無母。他父親極

其珍愛。夢珠雖爲舊社會女子。却很文明。第一樣就是沒有裹過脚。夢珠隨父宦游。那時夢珠已是十七歲。求婚的雖多。因爲他父親擇婿太嚴。所以總未締姻。一日他父親叫夢珠去。到時却先有個少年在那裏。夢珠自幼至長。均是深禁香閨。從沒有見過生客。今天憑空見一少年。自然有些羞澀。說到這裏。忽見田蓉生大叫起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贈名花珠沉玉碎

通寡嫂蝶妒蜂狂

話說迪民等正在聽得入神。忽見田蓉生亂嚷亂跳起來。大家連忙圍著他。問做甚麼。這麼亂嚷亂跳。此時田蓉生把兩隻手。拖著耳朵道。了不得了。了不得了。是個甚麼東西。飛入我的耳朵去了。這怎麼好。此刻在耳朵裏轟轟的亂響亂攢。劍塵道。你把手放開。或者那東西可飛出來。你使勁的掩著。那東西就是要飛出來。也不能出來了。田蓉生果然把手放開。芷芬眼快。已見一個小蜜蜂。在耳朵裏連忙過去替蓉生取了出來。已經死了。迪民道。這個蜜蜂。直是自家尋死路。芷芬道。這裏的花多。所以蜜蜂也多。澹如道。辦實業的。固不可不養蜂。這個蜂恐怕就是我們養的蜂。田蓉生道。你辦實業。我的耳朵却來遭瘟。你做主人的。不自家認錯。還要誇說呢。澹如笑道。蓉老先生。真是錯怪人。我那裏知道蜜蜂賞識了你的耳朵。也沒有見過。一個小小蜜蜂攢進耳朵去。就那麼亂跳亂嚷起來。我幾乎當是你瘋了。芷芬笑道。蓉老急著要聽新聞。那蜜蜂偏要來鬼混你。迪民道。澹如且說那夢珠後來怎麼樣。澹如答應著。又讓了衆人。一回茶點。纔坐下道。那時夢珠的父親。叫夢珠進去。以兄禮見了那少年。後來纔知道那少年姓魏。號子仁。是夢珠父親的結義弟兄之子。幼年即失怙恃。是夢珠的父親撫養大的。十二三歲時。夢珠的父親叫他去應游學之選。居然取了。在外國學了好幾年。如今是學成返國。夢珠的父親。因爲子仁沒有家。所以仍舊叫子仁到他這裏來。子仁本來自幼與夢珠同遊。因爲事隔多年。那時夢珠不過五六歲。所以一點不記得。



今故友重逢。慢慢的談起來。自然隱約記得一二。子仁在署中無事。常同夢珠共遊。彼此以兄妹相處。故不避嫌。花前月下。每同賞玩。夢珠既愛子仁。子仁亦愛夢珠。秀麗總而言之。二人互相愛敬。夢珠有婢名美珍。妖冶而狡。見了魏子仁。一表人材。就時常在子仁前獻殷勤。有一回不知怎麼。被子仁罵了出來。美珍從此後就不獻殷勤了。後來美珍同一個跑上房的小廝有染。被夢珠知道。責罰了一頓。說以後若再如此。一定告知父親。美珍就懷恨夢珠。一日美珍請夢珠吃午膳。徧尋沒有。後來尋到書房院。見夢珠子仁二人。同立在院子裏。子仁手執玫瑰花數朵。笑著送與夢珠。夢珠接來嗅了一嗅。道。花氣很香。子仁道。妹妹插在髮上。就更香了。夢珠道。我不喜簪花。子仁道。妹妹是天人。這花贈自凡夫之手。所以不願簪了。夢珠笑道。哥哥說甚麼話。哥哥折的怎麼說是經凡夫之手。我如今簪上他。何如。彼此相視一笑。夢珠就將這玫瑰花插在髻上。美珍一時計上心來。連忙去對老主人說了一番話。夢珠的父親聽了美珍的話。氣的一疊連聲的叫人去喚夢珠。夢珠不知甚麼事。仍舊笑吟吟的走到他父親跟前。及見了他父親的臉色。方始大驚失措。他父親喝問他頭上玫瑰花。那裏來的。夢珠已嚇昏了。半晌纔道。是子仁哥哥送我的。他父親道。你讀書多年。知道男女有別。這句書怎麼講。我如今別話也不用說你的事。我也不願汗我的口。你自家去打算。打算不要累我老年紀。受人的指摘。說著用手望桌上。一指道。那個盒子。你拿去罷。夢珠不響。含淚拿了盒子回房去了。到了晚上。署中人都說是三小姐得急痧。證死了。子仁起初以為夢珠真是得急痧。證死的心中。一味悲悼。後來過了月餘。纔有點知道夢珠之死。是為自家贈玫瑰花所致的。不覺一團悲悼。化為一股悲憤。即刻就到夢珠的父親那裏詰問。夢珠的父親初時尚諱而不言。後來被子仁詰不過。纔道。夢珠之死。是我的家法。你不必過問。子仁那裏肯聽。就同夢珠的父親爭辯了半天。負恨搬出署去了。後來也就沒有消息。夢珠的父親被子仁一場爭辯。纔有

點醒悟。後見子仁忿恨搬去。大爲感動。遂叫人去喚美珍來拷問。那知美珍早已懼罪。同跑上房的小厮逃了。想是子仁同夢珠的父親爭辯時。被美珍聽見了。知道事情不妙。偷了夢珠許多首飾。同跑上房的小厮逃走了。跑上房的小厮。是梧城人。所以回到梧城。這人好吃酒。醉了每將這事對人說。還誇口說他是襄陽府的乾女婿。所以有些人知道他們的底細。蔡生道。這樣混帳女人。你既知道他是這樣人。就該不許他進門。澹如笑道。蓉姊太直爽了。他得罪了夢珠。却沒得罪我。怎好不許他上門來。芷芬道。這事固然是美珍不好。我揣美珍的心。不過想報復夢珠責罰他的醜。未必安心死夢珠。劍塵道。諒哉斯言也。迪民道。夢珠的父親。怎麼這樣糊塗。不問清楚。就將好好的。一個閨女逼死。這樣人還能做官嗎。我不知道他要冤枉死了多少百姓呢。澹如道。我們在屋裏坐了半天。不如到園門外走走。這時候正值晚霞返照。景緻很可觀的。大家都以爲然。正走到園中心。遇著飛白荷鎗進來。見了衆人。忙點頭爲禮。劍塵道。怎麼你一人回來。飛白道。迪哥被友人邀去了。飛白把鎗放下。忽見來了一個少年婦人。一把將飛白拖住。大聲叫道。你可被我尋著了。飛白不覺吃了一驚。衆人都詫異起來。復見那少年婦人。舉動很有點輕薄。大家遂都走開了。飛白忙把那少年婦人推開。望裏就走。那少年婦人。那裏肯歇手。就緊追在後頭。嘴裏賊著道。你不要逃走。你今天可被我尋著了。飛白聽他說話。毫無頭緒。遂立住道。我不認得你。你尋我做甚麼。何況拉拉扯扯的。成個甚麼樣兒。那少年婦人嘻嘻的笑着。我著實愛你。你爲甚麼不同我好。飛白此刻。被那少年婦人說的很難爲情。心想梧城的風氣。真是不好。上海的妓女。不過在馬路上拉客。如今梧城的婦女。竟是闖到人家來拉客了。那少年婦人見飛白立著不動。又來拉住飛白的手道。你跟我一同到家裏去。此時飛白真動了氣道。你這個女人。怎麼這樣不要臉。說著順手一推。那少年婦人就一交跌在地下。飛白見劍塵立在一株花梨樹下。粉面飛霞。似有嗔怨的意思。飛白忙走過去安慰劍塵。並

要剖白自家。真不認識這個女人。誰知那女人大動酸意。在地下爬了起來。又追到飛白身邊。劍塵已飄然走開。那少年婦人又死活的要拉飛白到他家裏去。飛白正被那女人纏得不得開交時。遠見寇迪忱回來了。就喊迪哥快去叫巡警來。將這個女人趕出去。世上也沒有這樣硬拉客的。寇迪忱遠望見一個女人。纏住飛白不放。也覺詫異。及至近前一看。不覺大笑道。你這個貴相知。怎麼竟趕到梧城來尋你。真是多情。飛白道。不要這樣亂說。迪忱笑道。你怎麼這樣膽小。難道怕弟夫人罰跪麼。飛白也笑道。罰跪不罰跪。你不必替我擔憂。倒是這個女人。我看他定是個瘋子。迪忱道。你怎麼知道。飛白道。這有甚麼難知道。不是瘋人。不能這樣無廉恥。迪忱道。一點不錯。從從容容的走到飛白跟前。對那少年婦人道。他逃走你放心。他很愛你。那少年婦人雙眼望著迪忱道。他真愛我嗎。飛白笑道。這真是幾輩子來的晦氣。迪忱又對那少年婦人道。他很愛你。你放了手。不要拉住他的衣服。他纔愛你。那少年婦道。真的嗎。迪忱道。真的。你不放手。死拉住他。他生了氣。可不愛你了。那少年婦真個放了手。迪忱忙招手叫了兩個園丁來。吩咐道。你們一人將他管住。一人去叫地保來。將他交給地保。叫他家裏人來領了去。不要難爲他。又對飛白道。老弟這樣個聰明人。怎麼見了瘋子。就無法施展了。飛白笑道。我起初那裏知道他是瘋子。憑空被個少年女人拉住。不論是誰。總有些難爲情。及至看出是瘋子來。你已來了。自然不干我事。還施展甚麼。那瘋子見園丁來拖他出去。大哭道。你又逃了。你又不愛我了。這老頭子來拖我做甚麼。迪民等知道少婦是個瘋子。大家都來圍著看。迪忱道。澹如是認得的。爲甚麼不拿他哄出去。澹如笑道。我沒有仔細看。早知道是他。就告知劍姊來解圍了。芷芬道。瘋子大半都是蓬頭垢面的。怎麼他獨油頭粉面的一點看不出是個瘋子來。迪民道。他這樣舉動。想是有甚麼不快的事。激而瘋癲的。這時園丁已把那瘋子拉了出去。迪民見他哭著喊著的出去。心中很爲惻然。迪忱對飛白道。我也被這瘋子纏過一回。

那時他瘋的還不大利害。若是不大留心。竟看不出來他是個瘋子。飛白道。這瘋子倒像同迪哥相熟。不然迪哥叫他鬆手。他何以就肯鬆手。迪忱笑道。不上當如何能夠學乖。我頭一回被他纏住。難受的情形。比你今天要多十倍呢。飛白道。怎麼樣十倍。迪忱道。長著呢。我們停歇裏面去談。芷芬道。我們被這瘋子鬧的夕照也沒有看。飛白乘空看劍塵的面色。沒有甚麼不悅。心中纔釋然。劍塵問飛白道。你打的野雞呢。飛白道。白走了半天。一隻野雞也沒有看見。澹如道。爲甚麼不打野鴨。東門外頭野鴨多的很。芷芬道。我們明天同迪姊去打。看迪民道。我不去。你們去打。我坐享其成。倒還使得。澹如道。東門外頭風景還好。走走也好。何必固執不去。此時天已晚了。大家回到樓下。不多時。開出晚膳來。分爲兩桌。膳後迪忱同飛白到外面去了。迪民徘徊室中。對澹如道。今天這瘋子的致瘋之由。你知道嗎。澹如道。知道。芷芬道。請教請教。澹如道。說起來長著呢。蓉生道。此事一定於澹妹有關係。憐吾道。何以知之。蓉生道。迪忱妹丈不肯當我們前。對飛白妹丈說。可知這事。不便對女子暢論。迪忱妹丈說話時。睨澹妹而笑。又可知一定與澹妹有關係。澹如道。看你不。倒是個老偵探家。芷芬道。澹姊說說看。澹如道。去年秋天時。我同李生到後面籬邊去採菊花。回來時。見一個少年女子。自外面進來。走到階前。問我道。少爺在家麼。我回他道。沒有在家。因爲我去採花時。迪忱還沒回來。那少年女子不信。就直闖進房去。恰好迪忱在我去採花時已回來了。那少年女子見迪忱在內。就嘴裏喃喃的罵我。大約是罵我騙他。說迪忱不在家的話。我同那女子一同進房。見迪忱在那裏看報。我還未及開口。那女子已走到迪忱身邊。將迪忱手中的報。搶了過去。就坐在小凳上道。幾天沒有見你。你原來藏在這裏。累我好找。又指著我道。這女人還騙我說你不在家呢。蓉生拍手笑道。這幾句話很妙。不知澹妹聽了這幾句話。心中滋味如何。澹如笑道。沒甚麼。也不過同今天劍妹的滋味。劍塵笑道。好滑嘴。我今天有甚麼滋味。你倒說說看。芷芬道。情之所鍾。也不用諱言。蓉生

道。澹妹叫芷芬做了你的辯護人。你放心說罷。澹如笑道。不用芷妹替我辯護。我自己會辯護的。那時我就問迪忱。這女子是誰。迪忱遲疑了半天。纔說道。這女子的臉面很熟。姓甚名誰。可不知道。那女子道。怎麼不知道。你認得我。我也認得你。你如今忘了我嗎。我却沒有忘了你。迪忱道。你有甚麼事。快點說。沒有事就快點出去。不要這樣含糊說話。你的臉面。我在街上常看見過。所以說很熟。並非真同你交談過。怎麼說是我認得你。那女子道。你好狠心呀。你把我丟下。還說不認得我嗎。你同那個女人好了。就把我忘記了。我情願死在你跟前。也不願意你同那個女人好。說著跪在迪忱面前。就磕了無數的頭。迪忱急的跳起來道。天下只有避諱這件事的。那有像你這樣硬說人家同你好的。真是混帳極了。後來迪忱叫人硬拿他拉了出去。那女人還抵死的不肯。叫了三個園丁。纔把他拖了出去。他那哭喊也。同今天差不多。澹如說到這裏。頓了一頓。道。爲了這個問題。我們夫婦爭論了好幾天。蓉生笑道。這是題中應有之義。澹如道。那時我說那女子。是迪忱的情人。迪忱說他不認識那女子。那女子這樣舉動。一定是個瘋子。蓉生笑對劍塵道。妙哉。今天幾乎又做飛白妹丈的情人了。劍塵點頭而笑。澹如道。過了五六天。那女子又來了。迪忱正同一個友人在房中談天。那女子一進門。先見了迪忱的友人。也像那天似的說了一套。所說的話。一模一樣。絲毫不錯。我適在裏間聽得清清楚楚。纔有點相信他是瘋子。後來又聽見那朋友說道。這個瘋子。怎麼跑來了。我來時。正碰著他家的人。四處尋他。原來他跑到這裏來了。快將這瘋子交給地保。叫他家裏人來領去。免得觸動他的瘋性。又要尋死覓活的鬧不清楚。這時我纔明白他。真是瘋子。後來我打聽這瘋子的來歷。及致瘋的緣由。纔知道他是個可憐人。迪民道。怎麼樣可憐。可能挽救麼。澹如搖頭道。難矣難矣。他娘家是硤石鎮人。夫家是梧桐城本城人。現在東門內。夫家姓桓。是個開煙行的。夫名一鵬。是個不通的秀才。後來又改進學堂。爲了飯菜不好。糾合同學起風潮。被革出去。又改進了嘉興

府學堂。前年畢業。還是優等第四呢。一鵬未娶親時。先同族中一個寡嫂不規矩。此等事。在別處人。一定拿他不齒於人類。但梧城的人。是司空見慣。毫不以為非。父母也不加責罰。桓一鵬那個寡嫂。說起來又有來歷。當初桓一鵬的族兄名一鶴。是個天閹。他的父母只有他一個兒子。不願意兒子鏗居一世。然左近的人。大家都知道他家的底細。沒有人肯拿女兒許配他的兒子。他父母沒法。就出了重金。串通媒人到遠點的地方去說親。一鵬那個族嫂。是從王店鎮說來的一鶴的岳家。是個土財主。沒有兒子。只有一個女兒。說親時。講定將來生了外孫。第一個要承嗣外家的一鶴的父母也應許了。誰知新娘三朝回門去。就對父母大哭。那丈人丈母纔知道女婿是天閹。但也無可奈何了。後來據人說。一鶴面許新娘。另揀一個意中人。一鵬就入了選。過了兩年。一鶴就死了一鵬定婚時。那族嫂本不以為然。及娶過門來。寡嫂大潑醋瓶。一鵬初婚時。待新婦還好。因為一鵬待新婦好。那寡嫂遂愈加喫醋。設法陷害新婦的心也日加一日。後來僱了一個蕩婦在家中。等一鵬到他家時。用為香餌。一鵬竟上了鈞。仍舊同寡嫂和好如初。一鵬的父母。因為寡嫂有錢。常拿珍珠首飾私給一鵬。煙行偶然短錢。也可與寡嫂通融。所以竟隨兒子去。新婦初來時。見一鵬待他好。甚為得意。後來見一鵬忽然變了。不知是甚麼緣故。千方百計的取悅一鵬。終不可得一鵬的歡心。一鵬日夜在外面。回來不是打他就是罵他。後來有一個燒飯的老媽子。將一鵬同他寡嫂的事。和新婦說了。新婦就跑到寡嫂那裏去。一進門。見一鵬同他寡嫂在一處。新婦似有所激。遂轉身回家。哭了三日三夜。公婆說他不懂事。不知忌諱。好好的哭甚麼。就把他關在房裏。等他不哭再放出來。那知不哭後放出來。他已瘋了。滿街亂走。碰着年輕的男人。就叫少爺。當做一鵬。扯住不放。人家倘推開他。他就要尋死覓活的說。一鵬已是不愛我了。我還活着做甚麼。有一回。有一個外路少年。同一個女人一同走路。被瘋子當做一鵬。那少年不知道。將他推開。同那女人去了。瘋子以為是一鵬。同那

寡嫂去了。拚命的趕去。趕不上。就一頭碰在人家門上。碰的頭上全是血。口裏還喊著少爺不愛我了。我活著做甚麼。倘若是沒有女人在傍邊。只有少年男子。他總是好言好語求告人。那怕推他打他。他總不動氣的。瘋子沒有第三樣見解。見了少年男子。就以爲是一鵬。見了少年女人。就當做他那寡嫂。見了一鵬就求和好。見了寡嫂就想拚命。他的公婆。見他這樣瘋。怕丟人。把他很很的打了幾頓。打的徧體鱗傷。以爲他總不敢出來了。然傷痕一愈。他仍舊出來在街上胡鬧。後來弄得沒法。就將瘋子關在房中。但偶一失防。他就逃了出來。最奇的是他雖瘋了。而梳頭洗面。撲粉施脂。一點不異於人。他對人說。不施脂粉。一鵬就要嫌他醜。不愛他了。芷芬道。他瘋了。他男人待他如何。澹如道。不瘋尙且不好。瘋了更不必說了。劍塵道。這都是中國男女不平等的流弊。倘是男女平等。一鵬必不敢如此胡爲。那新婦也不致悲鬱變瘋。凡人的愛情必有所寄。或寄於夫婿。或寄於子女。或寄於父母。總而言之。情必有所託。如今這人的情託非其人。他愛其夫。而夫不愛他。又生於專制國中。不許他對夫詰責。家人又將他禁在房中。人之腦力幾何。怎麼不發狂。芷芬道。這種事我聽了頂不平。這麼好好的。一個多情女子。被男人激的發狂。家人還要打他。算得一件不平事了。卽如澹姊說的那個夢珠。爲一花之贈。就被老父逼死。劍塵道。他父親逼他死。不爲贈花。但依我說。就使夢珠有非禮之爲。也罪不至死。男女一樣。男子從沒有以其爲非禮事。而逼之死。女子何獨不然。依我說。不論男女有了苟且事。父母國人皆賤之。這句話很說的對。因爲人有了這種品行。其人格不高。可知賤之很對。若是爲這個。就要拿他處死。未免太殘忍了。況且兒女有過。父母也有責任。兒女品行不正的所在。就是父母教育不完之過。如今女兒有過。卽死其女。以洗父母教育不完之羞。我說實是野蠻舉動。何況夢珠本無過處。亦無非禮的行爲。不問情由。就硬逼死。真是黑暗極了。我們女子生在這樣黑暗時代。若再不設法補救。不知將來還要怎麼黑暗呢。蓉生道。如今我們幾個人。

總算得是中國的自由女子了。劍塵道。這樣自由。只好說是運氣。我們這些人。都是碰點子看。碰在文明人家。所以就能自由。若是碰在專制人家。就要受壓力。這不是碰運氣嗎。若能舉中國的女子。都能像我們似的那就好了。澹如道。我們真算是運氣好。卽以我而論。幸虧家中那般人。都沒有權力壓制我。倘如那般人。果有權力。壓制我。我也早歸黃土了。芷芬道。府上那般人是怎麼個樣兒。澹如道。明天同你們去看看。你們可就有點知道了。田蓉生道。你說的那個瘋子的男人。現在做甚麼。可惜那個寡嫂不能去看。讓我也見識見識這個人。劍塵道。這個人那一處沒有看他。做甚。澹如道。現在那一鵬又不同他寡嫂好了。蓉生道。又是怎麼一回事。澹如道。你想他這寡嫂。就只姘一個小叔子就算了麼。他另外又有兩個姘頭。爲了那寡婦偏好了一鵬。差一點沒有鬧出人命來。聞說此刻一鵬怕了那兩個姦夫。不敢到他寡嫂家去了。迪氏道。這是何苦來。白白的把自家妻子氣成瘋子。劍塵道。大凡作這事的。總沒有甚麼好結果。大家點頭稱是。澹如道。時候不早了。請諸位睡罷。於是大家立了起來。隨著主人往各人臥室去。澹如領了衆人上樓。指東首一間道。劍妹同芷芬住這間。令郎令愛住在隔壁一間。又指第三間道。蓉姊同憐姑娘住這間。復對迪氏道。屈你同李生一房。迪氏道。很好。此時我還不想睡。要到劍妹房裏去坐坐。澹如道。我們同去。蓉生道。我要睡了。憐吾道。田先生請先睡。我到高先生房裏坐坐再來睡。於是蓉生一人去先睡了。衆人同到劍塵房中。老媽子送上茶來。放下茶盤對澹如道。明天泡茶茶葉沒有了。澹如道。洋鐵箱裏還有。老媽子道。也用完了。澹如在衣袋裏掏出一串鑰匙來。交給那老媽子道。你拿鑰匙去開開門。裝一瓶好茶葉出來。把門仍舊鎖好。那老媽子接了鑰匙出去。迪氏道。你怎麼連茶葉都要鎖起來。澹如道。我用的這般人。沒有一個靠得住的。上至衣裳首飾。下至零星食物。無一樣他們不偷。芷芬道。怎麼這樣不自愛。澹如爲甚麼不換人。澹如道。怎麼不換人。無奈換來換去。總是這一流人物。沒有一個好的。我



再敢說一句話。凡中國的傭人。沒有一個靠得住的。迪民道。太過言了。澹如道。四妹自然不知道這些事。我們治家的人。不能不考察這些事。所以倒比四妹內行些。我用的傭人。前前後後不下幾十人。竟無一個完全的。或大偷。或小竊。總而言之。沒有一個不偷的。我又留心打聽人家。也是一樣。間有幾家不說傭人偷物。那並不是傭人不偷。是東家塗糊不管事。不能燭及之故。迪民問劍塵道。劍妹也是治家的。果真如此麼。劍塵笑道。有是有的。但不如澹姊說的這麼太甚。澹如道。那是劍妹失之檢察。不是我說的太甚。我也留心過。凡做傭人的。偷東家的東西。有三等。一等是見了食物就偷了。喫。一等是見了物件就偷了。拿回家去。這兩等是女傭爲多。一等是買物開浮帳。譬如值一錢的東西。他開上三錢。這種雖非偷。也不能說不是偷之類。這一等是男傭爲多。迪民道。這也難怪他。大凡人爲窮所逼。就不能責之以廉了。澹如道。四妹這話誠然。但也不能盡然。我於這三等偷竊。多加過試驗。後來終無功效。如果那個人能夠把這般傭人感化過來。我就佩服他。芷芬道。怎麼樣試驗法。澹如道。我於那偷喫食物的。先加考驗。我先以爲傭人之偷食物。一定是爲沒有喫過。饑涎那物的滋味。所以要偷來嚐嚐。倘東家先將那物分給他們。點他已嚐過滋味。就不再偷了。迪民道。這話很不錯。澹如道。怎麼不錯。竟是大錯。我既想他們嚐過滋味。就不偷。所以每逢有新鮮食物。必先分給他們。點。等他們嚐過好不偷。誰知他們沒有嚐着滋味。那偷喫的心還可稍熄。既嚐過滋味。那偷喫的心就更加利害了。不將東西偷喫完。他心是不死的。譬如養蠶一樣。纔眠過了起來。沒有嚐過桑葉的滋味。遲點給他喫葉。還可以忍得住。倘是給他桑葉喫過。那可少一點。不行了。他們的偷喫。也同這個一樣。所以給他們喫。仍舊是止不住他們的偷。第二等偷東西。拿回家的。我又以爲寬給他們東西。總要好點。那知他們仍舊如故。揣他們的意思。是以偷爲正莊。而以我給他們的爲外款。豈不可恨。後來我又以爲男傭的開虛帳。或者是工錢太少的緣故。就加了他們的工錢。又於

買物裏面。提出扣頭來給他們。以爲可以不寫虛帳了。誰知依然照舊。這叫我可沒法了。他們這些人貪得無厭。毫無足意。也無可感化。我見他們如此。我就也不施格外之恩。除應給他們的之外。其餘一概不與。各處藏物的房。我都上了鎖。每日巡察一遍。每事我躬自監督。這麼一整頓起來。三等裏頭。兩等竟無弊可作。只有男傭的開虛帳。仍舊不能。因爲這買東西。我不能跟了去。他們開上多少虛帳。我總不能仔細調查。迪民道。這又何必多開上幾文。也是他們爲衣食起見。你那各處上鎖。我也不以爲然。濬如道。不以爲然。隨你的意思。也不以四妹的話爲然。我的防備他們。也有兩層原因。一則我的產業不多。若是任人偷取。不異從井救人。一則我不防察他們。是欺他們的盜心。終陷他們於竊。我不能救其貧。而反增其惡。使人備於我家。皆有鼠竊之行。我心亦無以自安。有此兩層原因。我纔決然各處上鎖。甯使人譏我多疑好察。不使人作竊賊之爲。知我罪我。我所不計。迪民起撫濬如之肩道。這話說的不錯。大有仁人之心。我不及也。大家都說老姊寡言。怎麼今天這樣能辯。濬如笑道。我所遇的人。大半都是面目可憎。語言無謂的。同他們說了話。不是失言嗎。像今夜良友相逢。姊妹同處。佳會難再得。若不暢所欲言。那不是失人嗎。衆人齊笑道。得了你這個好評語。真是會說。濬如道。劍妹早上說有點不滿意。迪妹應該讓劍妹早點歇息歇息。迪民笑道。你早不說。這時候又來責備我不讓他歇息。可見得你們同黨來愚弄我。又見得你是細心人。我們多是莽夫。劍塵笑道。老蓉又睡去了。不然也可以幫著你點。大家一笑。各歸寢室不提。次日梳洗下樓。同濬如見過。濬如道。又來了兩位新客人。要請諸位老姊見見。劍塵拉了芷芬的手道。我們同去。蓉生道。我們在這裏請他們來見罷。芷芬道。我要到樓上去去再來。你們先見罷。劍塵笑道。何必如此拘束。太不文明了。你難道兩日之間。均枯坐樓上不見面嗎。濬如道。我去請來。不到幾分鐘。濬如同了四個人進來。就是迪忱飛白。同雲文。伯章。子奇。四人進房。同迪民等一致敬過。芷芬混在衆人

中。竟羞的不能舉首。此中原因。只有劍塵飛白文伯三人知道。他人均夢夢不知。所以文伯見芷芬時。也沒有指明致敬。非輕視芷芬。蓋恐芷芬難為情。原來劍塵去年。同芷芬說過婚事。飛白就去替文伯作伐。芷芬的母親素重飛白文伯二人。今既飛白為媒。文伯為婿。自無不允之理。如今之芷芬同文伯。是未婚夫婦。芷芬平時雖極落落大方。到了此時。終究有些女兒性質。起先同文伯為友時。侃侃而談。雖有深情。而無忸怩之色。今做了文伯的未婚妻。就覺有些難為情。芷芬見過衆人之後。就一溜煙跑出院去。劍塵見芷芬跑出去。便也起身出來。見芷芬望園左而行。便也望左邊走來。及至近來。見芷芬立在牡丹花邊。呆立著出神。劍塵笑道。芷兒。你立在這裏向花神做禱告麼。芷芬舉首微笑。劍塵又笑道。你平時最愛高談闊論。今天來了個好朋友。正是高談闊論的時候了。怎麼人不知鬼不覺的。又逃了出來。芷芬笑道。你這個人。真不是好人。你既說人不知鬼不覺。你又怎麼知道。那末你是出乎人鬼之外。到底算個甚麼東西。劍塵道。我可以算是神仙。只要你肚裏念頭一動。我就知道。芷芬道。那末你這時候知道我肚裏轉甚麼念頭。你說說看對不對。若是對了。我從此就佩服了你。劍塵笑道。這有何難。還怕我說不出麼。又睨芷芬而笑說道。算了罷。我若是直說了出來。你又要不依我。你這個小妹妹的脾氣。不是好惹的。倘若撒起嬌來。我這個老姊還不是自討晦氣嗎。芷芬笑道。我是從小至大。不會撒嬌的。或者你老姊同姊丈撒慣了嬌。所以將人比己。劍塵笑道。這話很好。我且問你。我同飛白撒嬌。你何以知之。可見你還未賦百轉。就先懷著同夫子撒嬌的心。所以將人比己的說起來。可羞不羞。芷芬被劍塵說急了。連忙用話岔開道。你看前面飛來一對大蝴蝶。我同你去撲了來。劍塵大笑道。我又不做薛寶釵。撲他做甚。芷芬道。你不要瞎鬧。我去撲了來。做個標本。這樣大的蝴蝶。倒很少有的。說著。那蝴蝶恰好停在一株海棠上。芷芬就拿了一塊小手巾。撲將下去。不意那蝴蝶。見人來撲他。早已翩翩的飛了起來。芷芬撲了個空。劍塵笑道。

算了罷。你要做寶釵。我去替你叫了寶玉來。替你撲了這個蝴蝶如何。芷芬氣不過。恰見地下一堆落下的海棠花瓣。便彎腰抓了一大把。立起來望劍塵臉上擲了過去。忽見馬憐吾遠遠走過來道。蕭先生捉甚麼東西。讓我相幫。劍塵笑道。他要捉我。芷芬也笑道。你聽他。我要捉那一對蝴蝶做標本。誰知捉不住。倒被他飛去了。憐吾望去。果見一對大蝴蝶。憐吾忙走去。不多一刻。捉了一個。笑著拿來道。蕭先生。蝴蝶捉住了。我替蕭先生釘到紙上去。三人一面說笑。一面走路。見澹如的老媽子來請喫早膳。三人就同進餐房。蓉生道。你們那裏去了。劍塵道。我們捉蝴蝶去了。迪民道。你們都變了小孩子了。劍塵道。你們會中有一無二的顧問員。只知道捉蝴蝶。倘若迪姊顧問芷芬。蝴蝶有幾個翅膀。幾隻腳。他或者可以回答的出來。大家一齊笑了。劍塵道。我們今天同出去走走。澹如道。我們午後去罷。午前請你們到我們族中去頑頑。迪民道。狠好。澹如陪衆人吃完了早膳。歇了一回。同迪民大家到城裏來。一路走去。迪民見許多鄉下人。手裏提著竹籃。大家立在路傍邊。像是議論一件事。有的說打死是白打死。沒有甚麼罪的。有的說堂裏好不利害。聽說門窗都打壞了。有的說死的真是可憐。打壞點門窗。總算便宜他。有的說。這事只怕還要喫官司。那就上當了。迪民聽了不知頭腦。甚爲氣悶。又走幾步。見一家門口。放着一條長凳。上頭坐了兩個人。一個三十幾歲的女人。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姑娘。伸脚放在那女人膝上。那女人手裏拿著一條脚帶。正待要給那小姑娘繞脚。見迪民等走來。那女人連忙把手一揚。招屋裏的人來看。迪民等那知脚帶上的臭氣。被他一揚。跟着順風。直沖入蓉生的鼻子裏。臭入腦門。蓉生忙用手巾掩了鼻子。嘴裏連說倒運倒運。別人都沒嗅着。單單我碰上臭的。我打惡心。迪民道。你臭的打惡心。不過一時。那小閨女終日痛的打惡心。纔可憐呢。又走了幾步。轉了一個灣兒。見臨河有所大房子。兩扇黑漆大門。澹如領著進了門。過了兩個天井。從大廳直進去。又過了一個天井。見五間朝北的房子。迴廊上掛了許多醃肉醃

魚天井裏堆了些稻草。橫七豎八的。曬了十幾件衣裳。兩個蓬首小丫頭。在那裏揀菠菜。見澹如領了客人進來。就跑到樓去了。澹如等進了內廳。見廳內的桌椅。沒有一處乾淨的。地下還有一堆屎。澹如見此地不能坐。只得又領迪民等。再望裏去。二連兩進。都同第一進差不多。齷齪末了一進。是所空房。沒有人住。澹如道。這進是我先時住的。此間雖沒椅凳可坐。地下還乾淨。可以立一立。劍塵道。這所房子。外觀很好。內容怎麼這樣不潔。澹如道。他們這些人。沒一個肯將房子收拾乾淨。迪民道。澹姊應該勸他們。這樣不潔。是有礙衛生的。澹如道。不要說了。你看他們來了。迪民望去。見來了三個女人。一個有五十幾歲。兩個三十幾歲。一見澹如。那五十幾歲的道。少奶奶今天難得來頑頑。澹如道。姨太太好。我今天同客人來望望。並且來請姨太太同嫂嫂們。明天去賞季花。說完就替迪民等。一一介紹了。迪民纔知道。那位叫姨太太的。是澹如的庶伯母。那兩位三十幾歲的。是澹如的嫡堂妯娌。姨太太的媳婦。姨太太姓儲。是山東人。一口山東話。當下儲姨太太。很要好。就讓迪民等到樓下坐。兩個媳婦。圍臉肥大的。澹如呼之爲二嫂。瘦長有麻子的。澹如呼之爲三嫂。儲姨太太讓迪民等坐下。叫三少奶奶去裝點心來。澹如道。不必客氣。我們纔喫了早飯就來的。儲姨太太道。少奶奶是自家家人。我不同你客氣。客人是初次來。總要讓我盡點小意思。午飯請在這裏便飯。二少奶奶去招呼聲。澹如道。這個斷乎不行。我家中還有客人午膳。要我料理。專靠底下人是不行的。儲姨太太道。還有客人爲甚麼不同來。澹如道。還有是男客人。迪民見儲姨太太很會應酬。但是那殷勤的心。不是由衷。全是一派浮文。忽見芷芬立起來道。樓上怎麼漏水下來。衆人看時。果然見芷芬的坐處。桌子傍邊。一滴一滴的從上頭滴下水來。初尚不多。倏忽間如雨似的。直瀉了許多下來。儲姨太太道。樓上怎麼有水。誰打翻了茶壺了。快看看。噉了半天。樓上竟無人答應。只聽見有吃吃的笑聲停了一刻。一個小丫頭從樓上走下來道。那是茶壺打翻。是小男打翻了二爺的溺壺。

儲姨太太將小丫頭瞪了一眼。那小丫頭便走出去了。芷芬很不如意。又不好形於辭色。劍塵道：「芷妹你看外面。芷芬對門外一看。見立著七八個少女。探頭縮腦向裏張望。澹如道：「你們爲甚麼不進來。那班女子果然都進來了。芷芬見他們個個都是厚厚的粉。那頰上的胭脂紅的如血一般。澹如同他們招呼了幾句。芷芬纔知道這些人並非都是澹如同的。這班人也不懂同迪民等爲禮。只是切切私語。迪民道：「我到梧城見的女人們。除澹姊一人之外。竟沒有第二個人不裹脚的。儲姨太太道：「我可惜沒有女兒。若是有了女兒。一定不裹脚。我們少奶奶們都不肯放說。大脚到底難看。其實像四小姐們不裹脚。穿皮靴。我看著也很好看。走起路來有多便當。迪民正待回答。忽見那班女子裏頭有一個道：「今天西門外有一家阿婆打死了媳婦。聽說今天要去捉人。我們去看審堂去。一個道：「怪怕的。我不去。迪民道：「我將纔來時路上聽見人說這件事。不過不大清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儲姨太太道：「我也不知道。又轉過臉去對那班女子道：「你們知道嗎。那幾個女子都搖頭不響。三少奶奶走進來道：「我倒知道。澹如道：「是怎麼一回事。三少奶奶道：「胡媽說。西門外頭蔣家。在育嬰堂裏領了個童養媳婦。昨日打死了迪民道。怎麼打死的。三少奶奶道：「童養媳婦只有七歲。前兩月纔領去。這家有五個兒子。這養媳是給第三個兒子。他婆婆大前天過清明。做了些糖圓子。大家都有。的喫。只這個養媳沒有。小孩子家。懂得甚麼。見人家有得喫。他自家沒得喫。就偷了兩個糖圓子。藏在衣襟下。跑到隔壁人家菜地裏去喫。可隔壁的老太婆來拔菜。看見了。要是好的人。見小孩子偷東西喫。只可告誡他下次不可偷嘴。也不必告訴他婆婆。況且他婆婆素來待養媳婦凶的很。說了不會輕放過的。那老太婆偏偏的去告訴他婆婆。他婆婆正在那裏彈棉花。就拿彈棉花的錘子。望養媳婦頭上打去。只一下子。就把腦子打出來了。這養媳婦是育嬰堂裏領來的。這時堂裏聽見了信。已經稟官究辦了。昨日堂裏去了幾個人。將蔣家的房門窗板都打壞了。芷芬道：「育嬰堂

已稟了官。到底怎麼辦法。三少奶奶道。不知道。三太太那邊起來了沒有。三少奶奶道。三太太起來了。三太太道。我同迪妹們到三太太那裏去。明兒儲姨太太。同二嫂三嫂一定要賞光。到我那邊去坐坐。儲姨太太道。我陪你到三太太那邊去。明天我一定來的。二少奶奶三少奶奶他們怕男客不去也罷。迪民等辭了二少奶奶。三少奶奶跟著儲姨太太。來到左邊。儲姨太太一面走。一面說道。昨天大姑奶奶又鬧了一天。三太太道。甚麼事。儲姨太太道。爲了弟媳婦燉火腿。沒有拿去孝敬他。他就鬧了一天。三太太道。大約是同迪妹的夫人。儲姨太太道。是的。八少奶奶成天受他的氣。又加上小閨女子。同奶媽還要挑唆。三太太道。三太太道。八嫂這個人。嫁了八哥這個人。我真替他生氣。就是爲了燉火腿這點小事。也用不著大鬧。儲姨太太道。自然不是爲這事。不過拿這事做個開場。我明天細細的和你說罷。我們上樓去。三太太是不下樓的。劍塵道。樓下誰住。儲姨太太道。大姑奶奶住。迪民等上了樓。在樓梯口碰着一個女子。約二十幾歲。眉目韶秀。身材窈窕。三太太道。八嫂往那裏去。那女子笑道。我來迎客人。倒勞客人先下廳。請進房去坐坐。迪民跟着八少奶奶走進房。見牀上橫躺着一個年老婦人。約有六十幾歲。牀上擺著煙盤。煙燈。見客人進來。纔放下煙槍。坐起來道。放肆得很。請隨便坐坐。並芬見這位三太太。很以長輩自居。心中就有點不快。三太太道。三伯母近日可安健。三太太點點頭道。還好。八少奶奶也過來一見。過劍塵道。八嫂倒是天足。八少奶奶道。妹子自小就沒有裹過腳。三太太對劍塵道。我家運氣不好。差不多要滅族了。劍塵等驚問道。這是怎麼說。三太太冷笑道。我家娶了革命黨的媳婦。怎麼不要滅族。你看脚也不裹。同男人家一樣。還穿甚麼皮靴。成天粉也不撲。胭脂也不點。倒像替我穿孝。這不是活咒我嗎。開口甚麼平權。甚麼自由。我也讀過書。不見得比他不通。我只知女子有三從四德。從沒聽見這種革命話。我們三小兒。從前很循規蹈矩。不失舊家子弟的模範。從我們這位多才多藝的革命少奶奶進門。就一日一

日的變了樣兒。如今世界還成甚麼世界。開開眼睛看看。人家好的媳婦也多得很。像我們的能幹少奶奶。卻是少有。他若不是我的媳婦。我也不說。既然做了我的媳婦。我管他總沒有犯法。別說我打他罵他。沒有罪。就是拿他弄死了。我也不抵他的命。孝生素來性直。聽了這番話。就動了氣。勃然大怒道。老伯伯。這話。我不以為然。翁姑雖尊。也不能無故弄死兒媳。自古說父慈子孝。如今姪女要說是姑慈婦孝。要婦孝其姑。須先姑慈。再責婦孝。三太太含怒道。小姐是客。我也不多說。大凡革命黨。總要幫著革命黨。容生正想再說。澹如忙拉了容生的衣角。容生就不說了。澹如道。姪媳今天來替三伯母請安。並請三伯母明天去賞花。三太太道。我不去。你們年輕人。夾了一個老東西在裏頭。也覺無趣。澹如道。既然三伯母不賞臉。就請大姊姊八嫂同小孩子們去。三太太道。昨天小珍珠到你那裏去頑頑。回來只是鬧腳痛。我問他纔知道。被你們李生踏了一脚。明天再去給李生踏一脚麼。劍塵道。這個真對不住。是小兒踏的。並非李生踏的。三太太道。不管是誰踏的。明天總不許他去了。大姊姊他也不去。正巧大姑奶奶從外面進來。道。我去去。聽說九妹那裏有許多客人。我倒要去看。三太太道。甚麼客人。你看客人都在這裏。大姑奶奶道。我要去。都在這裏。我也要去看。澹如道。大姊姊。這是我們四舍妹。這是我的女友。特來看看。大姊姊。大姑奶奶橫著兩隻白眼。將迪民等看了一遍。道。難得難得。這些人都是從上海來的嗎。澹如道。是的。也有從江陰來的。大姑奶奶忽又想起。自己沒同迪民等為禮。遂從新起來對眾人見禮。三太太道。這裏有你婆婆的一封信。大姑奶奶道。說的甚麼。三太太道。你聽了又要生氣。純人又買了一個妾。那大姨娘新近又生了一子。大姑奶奶跳起來道。這還了得。我不依。我不依。三太太道。你不依也無法。你難道不怕他打麼。大姑奶奶大嚷道。人家夫妻那個不是好的了不得。只我偏偏碰了這個人。是你不好。你當初不將我許給他家。我也不用守活寡。我是那一樣生的醜。是臉醜。是脚大。是不養孩子。我犯了那一樣。三太太



道。算了。有客在這裏。說他做甚。大姑奶奶愈生氣道。我正爲有客在這裏。纔要說說。給大家聽聽。看是誰錯。誰沒有理。就對迪民道。我二十八歲出閣。二十九歲他家就買個小老婆。花蝴蝶似的。成天把男人送住。自從小老婆進門。只到我房裏住過五夜。蓉生忍不住笑了。大姑奶奶道。你說可笑不可笑。就是姊妹們聽了。也覺得好笑。其實是我氣量大。說是可笑。要是別人。就說可氣了。他在我房裏住了五夜。後來就沒有來住過。我想我是大妻。他是小妾。我那能讓他在我房裏中。長遠住了去。我也不同他爭吵。只是日日同他講理。問他理上說得去說不去。誰知那小老婆。怕男人到我房裏來。動不動就開口罵我。我想我怎麼肯受他的罵。就打了幾下子。我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拿出我的脾氣來。不許他到小老婆房裏去。過了幾日。那小老婆逃了。這種賤貨。我也知道他是離了男人不行的。不逃還待何時。那知他不醒悟。不知道小老婆都是靠不住的東西。儲姨太太道。這也不見得。小老婆作與有好的。大姑奶奶道。你別多嘴。讓我說。他又買了一個十七歲的丫頭。說用用。要好就收了房。你想我也是明白的人。前回上了當。還等他再收房麼。偏偏那丫頭也不好。專門偷東西。喫我的雞蛋糕。小桃片。他偷了到茅廁裏去。喫。十七歲的人。晚上還要溺牀。我同他說。這丫頭不能收房。他不信。說我妒忌心重。一定要收房。我見他不識好歹。也動了氣。我想你說我妒我就妒。第二天等他出去。我就關起房門。將那丫頭打了一頓。那丫頭真不濟。打了沒多幾下子。就會死了。我想不是我打死的大約他本來有病。這日就是不打他。他也是要死的。你看那麼大的人。還溺牀。不是有病的憑據麼。但是我運氣不好。那丫頭早不死。晚不死。單等我打他。他就死了。世上有這種怪事。那丫頭死了。不打緊。那丫頭的老子娘。就來訛了我家幾十塊錢去。依我是不給他的。我那婆婆。喫齋念佛的。怕罪過。要給那丫頭的老子娘幾十塊錢。說超度超度。那丫頭的幽魂。過了兩日。他回來知道那丫頭死了。他就硬說是我打死的。定要打我。我起先倒也讓他。他不識好歹。越讓

越壞。有一日動了我的火性。一剪刀刺去。刺傷了他的眉毛骨。不過一點點小孔。稍微出了半碗血。他竟大鬧起來。說我要謀殺親夫。你說可笑不可笑。我真是謀殺親夫。他就該早死了。怎麼還會說話。他却從此記了讐。日日尋我打。有一回竟將我打的說不出話來。虧了我婆婆勸住。我們家母不放心。怕我喫虧。就將我接了來。他就在外頭荒唐的不得。單說嫖婬子。一年要花上兩三千。後來又買了個坐家女。做小老婆。我本要趕了去。都是我們家母不許我去。如今又弄了人了。我倒住在這裏守活寡。他們在家裏取樂。我是一定不依。我一定不依呀。三太太道。你歇息歇息。你又要氣的發病了。濬如笑道。大姊姊既然氣悶。還是到我園裏去疏散疏散罷。八嫂也同去。不更有伴麼。三太太對濬如道。你那裏有男客。他不去罷。又對大姑奶奶道。有男客你別去罷。大姑奶奶道。有甚麼要緊。男客也是人。女客也是人。濬妹也是女人。這幾位客人也是女人。他們見的一同頑的。我不能見不能頑嗎。我少了那一樣。我少了眼睛鼻子。見不得人嗎。三太太道。算了。你去你去。你的痰病又氣上來了。濬如道。八嫂去不去。三太太將八少奶奶看了一眼道。我不管隨他。八少奶奶道。我去。話猶未了。只聽得噹的一聲。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剿匪巡河伐薪有罪 論風言水迷信堪嗤

話說八少奶奶將說我去。話猶未了。忽聽得噹的一聲。眾人倒喫了一驚。忙看時。原來是三太太。扔了一個小藤枕在地下。眾人莫名其妙。這藤枕適落在蓉生足前。蓉生就拾起來遞給三太太。只有八少奶奶說。微笑了一笑。三太太氣呼呼的。目不轉睛瞪住八少奶奶。眾人纔明白三太太扔藤枕。是爲八少奶奶說要去逛園的緣故。迪民見三太太母女這樣的爲人。心中很不以爲然。就起身告辭。三太太也不相留。濬如同迪民等下樓。八少奶奶儲姨太太。同送到大門口。八少奶奶道。濬如。我明天不來。後天來。濬如道。八嫂爲甚麼明天不去。八少奶奶道。明天大姑奶奶去。我又去。家中無人。所以要改爲後天。我來並不是專

爲賞花。要同諸位姊妹們談談。澹如道。這樣就請八嫂後天早上來。四舍妹他們。後天晚上。要動身到杭州去。八少奶奶道。是我後天一准來。澹如同迪民等別了儲姨太太八少奶奶。循原路回家。將近園門口。見李生英官一羣小孩子。拿了竹竿在河邊上。撈甚麼似的。芷芬道。英官撈甚麼。英官道。章伯伯打了個鴿子。落在河裏。我們想把鴿子撈起來。澹如道。留心落下河去。憐吾忙跑過去道。我來替你們撈起來。劍塵等就立在河邊看憐吾撈鴿子。澹如有事。一直進去了。劍塵等看著憐吾把鴿子撈起。李生道。我拿去叫他們燒起來。我們喫。蓉生笑道。一個鴿子有多大。燒熟了夠誰喫。每人一盃。還噎不出滋味來呢。芷芬道。你不要急。燒熟了讓你一人喫。何如。劍塵笑道。老蓉真是專門口腹家。蓉生也笑道。我不過說一說。你們就講出這許多話來。說我口腹專家。請問你們那一個不是口腹專家。世界上的人。那一個不是爲口腹。不論甚麼英雄。腹不果就不能辦事。這口腹二字。是輕易可譏的麼。劍塵道。這話不然。人固不能忍餓辦事。亦不必美味纔可辦事。蓉生道。我沒說美味。芷芬道。你說噎不出滋味來。不是講味麼。蓉生對迪民道。他們兩人攻我一個。你也不來幫幫我。迪民笑道。我來講和罷。你們三人都不要爭了。等到上海。我來請你們三人專喫一餐鴿子。可就解了饑了。三人都一齊大笑。攜手同進裏面。用了午膳。迪忱對澹如道。我們今天去打野味來送你。明天請客好不好。澹如道。明天請客的菜。我已包給廚子。你們打野味來。留著後天請八嫂。他喜歡喫野雞。迪忱道。四妹妹們不是也要到鄉下去頑麼。何妨我們同去。澹如問迪民好不好。迪民應許了。澹如道。你們先去。到東門外等我們。迪忱道。一同去不好嗎。澹如道。你那裏知道。梧城這個不開通地方。我們出去。街上人還以爲詫異。再同你們一齊走。格外要笑死了。迪忱道。那末我們到甚麼地方會齊。澹如想一想道。你們到東嶽廟等我們。不必到廟裏。離廟約幾十步。有幾塊大石。你們請坐在石上等我們。迪忱笑道。我們在那裏等就是了。何必一定要坐在石上。迪民道。我們就去

罷。芷芬笑道。快叫人替迪姊荷了槍去。迪民道。背了槍去做甚麼。芷芬道。人家都說你的槍。百發百中。我今天想做考官。要當面試試你。迪民笑道。原來是這個意思。我從沒誇口過。還是請你省事點罷。飛白道。我們人人帶了槍去。是不很妥當的。鄉下人不知道。拿我們當了梟匪。那就糟了。章子奇道。何至如此。迪忱道。這倒難說。去年鬧了一個笑話。你們難道報上沒有看見嗎。章子奇道。沒有留心。請你說給我們聽。迪忱笑道。去冬這裏高等小學堂的學生。出去旅行。鄉下人不知道是學生。見他們揀衣操帽的穿戴著。以為梟匪到了。就糾了多人。拿鐵鋤木杵的一擁而上。一面又飛報左近的砲船。那班旅行的學生。忽見擁上許多人來。也以為是遇了梟匪。嚇的沒命逃奔。一直跑進了城。纔喘氣。也連忙叫人去通知砲船。說適纔遇了大幫梟匪。恐怕頃刻就要來城搶劫。那砲船剛纔聽了鄉下人說有梟匪。本就覺得膽寒。如今又見學堂裏來說學生們遇了梟匪。又說頃刻就要來攻城。聽了不由的心膽俱落。手足交顫。也不敢說甚麼。只得火速差人去稟知管帶。說有大幫梟匪。現在某某地方。頃刻就要來撲城。請速添兵來。這裏高等小學堂校長。聽見學生們說的利害。又見那領操的東洋教習。也指手畫脚的。打着不完全的中國話。好像也是說梟匪利害。那校長見此情形。那敢怠慢。連忙跑到縣裏。見了縣官。分外又說的利害些。那縣官膽子本小。聽了這話。嚇的手足無措。想了一回。也無善法。只得差人到烏鎮。請管帶官。親自帶兵來。那管帶見兩處來請兵。知道梟匪真個不少。也膽寒起來。然平日誇示勇武。今聞敵不前。又覺難為。情只得硬硬頭皮。帶了幾隻砲船。精壯的兵丁。都揀在自己坐船上。預備遇敵時。好保護自家。一面專人到嘉興。通知統領。一面開船到梧城來。路上過了鐘頭鎮。就吩咐掌起號來。並且吩咐掌的要響。以助軍威。其實管帶的心思。是想望梟匪聽了軍號。預先逃去。免得兩軍交鋒。多傷士卒。那管帶捏著一把汗。不時的從玻璃窗裏偷看外面。有梟匪沒有。偏偏動身的遲了。到鐘頭鎮的時候。天已是全黑。忽見兵丁們

大喊起來。這管帶以爲是見了梟匪。嚇的直跳起來。連說怎麼好。怎麼好。能避總是避了好。明天統領帶了大隊來。我們再打罷。一個兵道。大人放心。不是梟匪。是前面有座橋。他們怕碰到橋柱上去。所以喊後面搖船的留心點。管帶聽了這話。猶如遇赦一般。心裏還是拍拍的跳。飛白笑道。迪哥怎麼知道管帶心裏跳。迪忱道。管帶對我說。他以為遇了梟匪。心上倒也跳了一跳。我就從這一跳上著想。知道他必不止一跳。迪民道。後來怎麼樣。迪忱道。管帶的運氣好。居然一路平平安安的沒見一個梟匪。只遇了兩個砍蘆葦的鄉下人。那管帶嫌他們。天暗還做事。必非善類。權把他們當做梟匪。收在船上。半夜裏到梧桐。拜會了縣官。一夜沒有梟匪的動靜。次日叫人去仔細探聽。纔知道是鄉下人同學生們。彼此誤會之故。那管帶想著要是據實報上去。一定要碰釘子的。不如就報了梟匪聞風逃遁。追趕不及。現在境內一律肅清。毫無匪跡。統領就將這情形。稟了撫台。說自家如何預飭管帶某某。隨時留心。得以消患於未然等語。雲文伯道。妙極妙極。有了這般人。軍界怎麼振作的起來。怎麼不腐敗起來。迪忱道。你不要小看這個管帶。他還是內河水師中的人物呢。第一不通匪。第二聽了有梟匪。還敢帶兵出來。這還不算難得的麼。迪民道。那個斫蘆葦的人。怎樣發落。迪忱道。打了五十藤條。次日他家人得信。趕進城來。具保領去。斫蘆葦的刀。留下充公。此後不准暗夜作工。就此了結。劍塵道。這鄉下人真倒運。憑空挨了五十藤條。失了一把刀。飛白道。能够肯放出他來。不說他是梟匪。總算便宜了。澹如道。我們去罷。李生英官逸官也要同去。劍塵道。累累墜墜的。跟去做甚麼。蔡生道。小孩子應該讓他們跑。跑活潑些。你嫌累累。叫他們跟我走。憐吾道。我來管他們三人。英官等也喜歡憐吾。三人圍住憐吾。爭替憐吾拿洋傘。澹如道。四妹前頭走。迪民道。我不識路。還是跟在後面。讓你在前面領路罷。芷芬道。快點起身罷。再你推我讓的。天要黑了。我看行軍排隊。也沒有這麼難。蔡生道。既然排隊。誰做督隊官。劍塵道。我來做督隊官。可好。飛白笑道。等你

們大隊起身。我們再拔隊接應。澹如果然在前領路。出了園門。望東而去。迪民道。梧城的大街。我沒有見過。可否直穿城裏到東門。澹如道。這個可以的一路走到城裏。大街並不熱鬧。市面蕭條的很。來來往往的人也不多。行人中女子多半是不莊重的。走到一家衣莊門口。見有一個婦人。兩隻眼睛。一大一小。滿臉脂粉。頭髮禿了一塊。用青黛厚厚的抹了一層。劍塵眼快。見那婦人。將那隻小眼。斜睨衣莊上一個夥計。那夥計用手輕輕的在那婦人臉上。彈了一下。那婦人裝着生氣的樣子。舉手中的衣服。望那夥計身上甩去。正甩在那夥計頭上。將兩隻眼睛掩住。只露出一張嘴。於是舉衣莊的人都大笑起來。過了大街。愈覺冷落。路上也沒有遇著甚麼新奇的事。不多時。到了東嶽廟。遠遠的見樹林裏有兩個人。澹如道。你們看樹林裏是誰。芷芬道。我猜着是飛白姊丈。同……劍塵笑道。同誰。芷芬笑道。同……同章子奇。劍塵道。何以知之。芷芬道。從劍姊口中知之。劍塵道。奇了。怎麼從我口中知之。芷芬道。你說姊丈好動不好靜。自然不見得在廟前坐等我們。那林中的人。我見是西裝。所以知道是姊丈。劍塵道。這個說的不錯。還有一個不是也是西裝嗎。章子奇不是西裝。那個你再猜猜是誰。猜著我就佩服你。蓉生道。劍妹說姊丈好動不好靜。我又不信了。我每見他議事。是極沈靜的。劍塵道。你那有我知道。他辦事時。自然沈靜。蓉生笑道。我自然沒有你知道。迪民道。不要爭了。我已看清楚了。前面林裏。一個是飛白。一個是文伯。衆人到了東嶽廟。見迪忱子奇二人在石傍等候。見澹如等到了。子奇道。我們等了十五分鐘了。飛白文伯他們不耐煩。到前面林裏去了。迪忱道。我們也到林裏去罷。迪民道。好的。大家從一狹路上走過去。這路狹的很。只容一人走。路兩傍夾著水溝。溝外低的是田。有菜花。有麥苗。有蠶豆花。那高的是桑地。徧植桑樹。樹低枝密。幾覆行人頸上。曲曲灣灣。走了半里路。已到。大樹林前。原來是一個古塚。有百十株大松樹。見飛白文伯二人倚檜樹下。並肩而語。蓉生道。妹丈打着了甚麼鳥。飛白道。沒有。迪忱道。裏面鳥是有的。本地人

謂之白鳥。卽鷺也。飛白道。我們來了十分鐘。沒有看見一隻鳥。迪忱道。我們穿林過去。看看有沒有。大家穿過樹林。見有十餘家人家。臨河而居。村中小孩。見迪民等來。均爭出來看。村中婦人也出來聚觀。年老的婦人。均議論迪民等的服飾。年輕的婦人。則竊觀迪忱等。尤注意飛白。蓋四人中。飛白爲最美丰姿也。這種情形。都在迪民等眼睛裏。不覺暗暗好笑。飛白等徘徊水次。不見一隻白鷺。迪忱問村上的小孩子道。這裏有白鳥。怎麼不見。小孩子道。白鳥窩毀掉了。那裏還有白鳥。迪忱道。爲甚麼要毀掉白鳥窩。小孩子道。白鳥在松樹上做巢。松樹就要死。管墳的將他的窩毀了。省得他來。子奇道。這麼說。白鳥是沒有了。飛白道。甚麼地方有野雞。小孩子道。野雞麼。有個所在。多得很。飛白道。甚麼所在。你告知我們。從那一邊去。小孩子笑道。你不是這裏的人。你是打鳥的不是。怎麼不搖船來。去年打鳥船搖來。打了許多去。打野雞。也是我領他們去。迪忱道。飛白。這個小孩子很乖。你知道他的命意嗎。飛白笑道。知道。就從衣袋中掏出兩角小洋錢來。給小孩子道。你拿去買東西。甚麼所在。有野雞。你指引我們去。那小孩子笑着。接了小角子道。我領你去。走兩里路就到了。迪忱問澹如道。你們同去不。迪民道。多謝姊丈。我不想同去了。就在這裏看看鄉下風景。姊丈們請便罷。迪忱就同飛白。文伯子奇去了。那小孩子在前領路。劍塵道。飛白。今天一定要上這小孩子的當。芷芬道。怎麼要上當。劍塵道。這一點點大的孩子。怎麼知道那裏有野雞。迪民道。這小孩子。大約不過八九歲。澹如道。我敢同四妹打個賭。這小孩子至少也有十二歲。迪民不信。澹如就問村上的婦人道。同去打鳥的那個小孩子。今年幾歲。村上婦人道。十四歲了。澹如笑着對迪民道。何如。迪民對那婦人道。那孩子小的很。怎麼已是十四歲了。那婦人將迪民上下看了一遍。道。你問這個做甚麼。他沒有娘。後娘待他不好。飽一餐。餓一頓的。自然不肯長大。迪民道。那孩子有老子沒有。那婦人道。有的。他老子成天喫酒賭錢。不管家裏的事。澹如忽同一個婦人點點頭。那婦人走過來道。少奶奶怎麼

到鄉下來頑。澹如道：我們來看菜花。你家就住在這裏麼？那婦人道：是我娘家。少奶奶到我門口去頑頑。芷芬道：澹姊認得這女人嗎？澹如道：他到我家去過兩次，所以認得。那婦人指著門前有棵大桑樹的，道：那裏就是我家。少奶奶們過去坐坐。澹如等就順步過去。那女人到裏面去，搬了幾隻長凳出來，擺在門口。請澹如們坐。澹如見凳雖粗，倒還乾淨，就坐下。那女人道：少奶奶真是我的再生恩人，難得到我們這裏來。應該請到屋裏去坐坐。如今我們看了點蠶，忌生人進門。我們是苦人，靠了這點蠶，看的好這一年，就可不用借錢。去年我們當家的，打強盜死了，不是虧了少爺。我們娘兒們是討飯了。芷芬道：你們男人怎麼打強盜死了？那女人歎了口氣道：好人真是難做。去年九月間，半夜裏，強盜來搶我們一個鄰居家。說起他家那女人來，真不好。倒把我家人送了性命。他家女人三大娘，生的齊整的，狠九月初一日那天，他到合山去燒香，穿的綢緞衣服，戴的金子首飾，又到城裏姑娘家，借了一對珠花，帶了去燒香。九月初四日回來，那日我們村上，就見有兩個生面外路模樣的人，到他家門口走過，兩回村上人也沒理會。就是這夜，強盜就來搶他家了。不是他家女人去燒香，露了眼了嗎？強盜搶他家時，我們都睡了。老大一回了夢中聽見喊的聲音，我們當家的就一竊碌爬了起來，開開門看見對河已經被強盜搶了。村上只有兩個小夥子，連我家男人也。只三個人，那兩個已經趕了去打強盜了。我男人也拿了一根扁擔出去。我見對河強盜進進出出的搶東西上船，人數像是不少。我怕我男人吃虧，拉住他，叫他別去。他說人家有急難，怎好看著不救。況阿五阿六都去打強盜了。我不去，明天不叫他們笑我麼？我怎麼有顏面見親戚朋友？就推開我，拿了扁擔出去了。小姐們可知道。我那時心中怎麼樣急，只指望菩薩保佑，不等我男人到那裏，強盜就先去了。那知去了沒一頓飯時，強盜真是逃去了。村上人來叫我，說我家男人被強盜刀傷九處。我聽了這話，嚇的魂靈沒有了。沒命的趕去，見陳家廳上，躺著兩個人，一個是我男人，那一個



是誰。我也顧不得看他。見我男人躺在地下。滿身是血。已是不知人事了。村上人說我男人拿了扁擔打強盜。他門都看見的。他先遇了一個強盜。一扁擔打走了。後來走到陳家廳上。又打倒兩個。一個被我男人打傷了脚。就沒有逃去。我男人想拿他捆起來。不意又來了八九個強盜。我男人又是一扁擔打去。一個強盜一刀斫來。正斫在手上。筋都斫斷了。就拿不住。扁擔又一個強盜。照准我男人腿上。扎了一刀。又一個在背上。斫了兩刀。還有兩個。在他肩上斫了幾刀。可憐我男人。就立不起來了。我男人被強盜刀斫時。曾搶了強盜一把刀。斫傷了幾個強盜。阿六想來救我男人。也被強盜打了一鎗。傷雖重。還可不死。村上人把我男人同阿六擡進城去。到洋鬼子那裏去醫。那洋鬼子說阿六的傷。是彈子穿在脅邊。只要取出彈子。就可無事了。我家男人傷太重了。不能望活。他叫我們趕緊擡回家去。恐怕遲了。要死在路上。果然擡到家不多時。就死了。我男人總算是爲陳家打強盜死了。我家本來窮的狠。只靠我男人做工度日。一日不做。就一日沒的吃。如今一日閉眼去了。別說是我們娘兒沒的度日。就是他的棺材衣衾。也沒處去賒。村上人都可憐我們。說到陳家去商量商量。借幾塊錢。先把他裝裹了。再說。那知陳家竟不肯。第二日上。被寇少爺知道了。他出來給了我家十塊錢。買米吃。又叫陳家拿出錢來。替我男人裝裹。寇少爺又自己捐了錢。並叫縣裏也捐了錢。城裏的人。見寇少爺同縣官都捐錢。又被寇少爺這麼一說。大家也都肯捐出錢來。湊了二三百塊錢。寇少爺又怕我們專用呆錢。也不是事。又叫人替我們買了田。今年冬天。就好了。有租米收了。這半年吃的米。也是寇少爺幫的。我想我男人死的雖苦。有了寇少爺替他揚名。寇少爺又叫縣裏替我家起了匾額。我聽見人說。寇少爺那日登臺演說。都是稱讚我家男人的話。我想這樣死法。也狠光采。只是死的太苦點。說著流下淚來。迪民道。可敬可敬。你還是一位義士的妻子呢。劍塵道。這樣義俠的人。真是難得。誰說我們中國無熱血勇士。但勇士不出在兵間。而出在鄉間。爲可歎耳。並

芬道。這個義士姓甚麼。叫甚麼。濬如道。姓顏名如榮。顏義士死盜事在丁未之冬作者敬義士之勇義  
人言吾中國男兒無勇也。○義士之姓名均存真不欲以假姓名混義士之真勇烈。他是桐鄉縣境人。迪  
忱替他辦這事。還是越境辦的呢。迪民道。他有幾個兒子。濬如道。只一子。今年九歲。迪民對那婦人道。可  
惜。你們忌生人進門。不然讓我進去看看。匾上是幾個甚麼字。濬如道。這是他娘家。那匾在他家裏。匾文  
是義烈可風四字。大家歎惜了一回。忽有一股臭氣撲鼻而來。芷芬道。甚麼臭。剝塵道。像是糞船。濬如問  
那婦人道。這是甚麼臭。那婦人嗅了一嗅。又望了一望道。那不是嗎。濬如望去。只一家門口。一個女人提  
了半籃剝淨的春筍。一棵一棵的望一個罇子裏放。濬如道。好好的春筍。怎麼會臭。那婦人道。不是筍臭。  
是罇裏的汁滴臭。蓉生道。好好的筍。爲甚麼要放到臭滴裏去。那婦人笑道。小姐們沒有見過麼。我們桐  
鄉都作與喫這個的。梧桐這裏也是大興吃這個。蓉生也恍然。知道嘉興也作與吃這個。不過自家不吃。  
所以就忘了。迪民仍是不懂。問那婦人道。到底這個有甚麼好吃。那婦人道。這個我們桐鄉叫臭滴鬆。是  
臭肉湯臭蛋湯同鹽水煮在一起。放在罇裏。等他臭起來。不論甚麼都可以放在裏面。浸上一日兩日。那  
臭滴的鮮味。浸到裏面。拿出來蒸蒸下飯吃。是很鮮的。芷芬道。臭滴到夏天不要生蛆麼。那婦人道。蛆是  
有的。只要放到水裏洗洗就乾淨了。剝塵道。一罇臭滴。可以浸幾回菜。那婦人道。臭滴越陳越好。如果菜  
泡多了。臭滴少了。譬如冬天醃肉。的肉滴。也可以倒進罇去。人家考究的。一隻臭滴鬆。整十年二十年不  
起底。浸起東西來。味兒纔鮮呢。剝塵道。你家有臭滴鬆沒有。那婦人道。有的。鄉下人這臭滴鬆是家家有  
的。不但鄉下有。鎮上也是家家有的。剝塵道。我勸你把那臭滴鬆的臭滴。倒掉罷。這種東西。吃了要生病  
的。夏天喫了。一定要發瘟疫。你們鄉下人。常有發急痧的。早上發病。晚上就死了。依我看。都是吃臭滴吃  
的。惹了毒。到夏天一齊發出來。那得不死。那婦人道。人死是有數的。臭滴那會吃死人。生來要死。就是不

吃臭滷。也要死。劍塵道。不喫臭滷。固然也有一日要死。吃了臭滷。死起來格外快。你們鄉下人自然不知道。你知道臭滷是腐爛東西變的那裏頭。若用顯微鏡照著看。裏面不知道有多少小蟲呢。那婦人道。蟲怕甚麼。蒸就蒸死了。劍塵道。他不等你蒸。就在你開鑊的時候。跟著呼吸。就到了人的臟腑。他到了臟腑。會發生起來。並且發生的極快。人就要生瘟疫了。那婦人道。我不信。這都是醫生造的謠言。我們常喫臭滷泡的菜。從沒有生過瘟疫。正說著。走過一個年老婦人來。對那婦人道。二大娘。蠶子青了沒有。我家的蠶子。怎麼緩不青。不知是甚麼講究。那婦人道。我的蠶子。放在身上煖的。我今年算過命。他叫我蠶子上身。就別叫生人進門。如果生人不來。沖我的蠶。今年有九分年成。你看今天寇家少奶奶。同客人來。頭我就沒敢請到裏面坐坐。芷芬道。我們並不要到裏面去坐。照我說。你們不講究飼蠶的法子。專聽瞎子的話。我看你今年的蠶。不見得有繭子收。那婦人笑道。別的事我不敢同小姐們說。這看蠶是我們鄉下人知道的。從小到大。經歷過的小姐們。那裏養過蠶。怎麼知道這些事。看蠶只要給他喫足了。葉餘外。是要看各人的運氣了。譬如一張蠶子。一樣的養法。看出來的蠶。却不同。我的蠶好。他的蠶不好。你說是運氣不是。芷芬道。這個也不是運氣。是冷熱乾濕裏頭不同的緣故。你們鄉下人。最會講忌諱。你們的蠶。不見得怎麼樣的好。外國人從不知道甚麼叫做忌諱。他們的蠶業。却一年興旺一年。這養蠶不是專門喫得飽。就算會看蠶。看蠶是實業裏頭一樣專門學。有許多考究呢。第一要種子好。種子不好。隨便怎麼養法。終不能好的。還有房子。合式不合式。那婦人道。小姐說這話。我真相信。房子是頂要緊的。我家前十年看蠶。年年好。是屋運好的講究。後來被人家在我們屋後開了個茅坑。打斷了風水。蠶就看不好了。今年這房子轉了運。風水先生都說。今年看蠶。一定有繭子採。所以我多看了點。芷芬道。我說的房子好。不是講風水屋運。是說房子要通風。乾燥潔淨。冷熱均勻。倘若房子不通風。不乾燥。不潔淨。冷熱不均。勻蠶

就要受病。幸而做繭。也是薄弱的。那婦人笑道。照小姐這樣說。我們鄉下人還要另造所看蠶的房子。看蠶。芷芬正色道。若要說考究看蠶的。自然是要造所看蠶的房子。那造法都要合著看蠶的法子。日本國專門看蠶的。就有這種看蠶的房子。我們中國。現在還沒有這種專門養蠶的房子。那婦人道。我們看蠶。都是些窮人。指望採繭子賺錢。那有錢去造房子。芷芬道。這個我也知道。但是你們雖不能造房子。把原有的房子。收拾乾淨。是做得到的。再多開幾個窗洞。天悶熱時。開了窗通通風。天冷時。就拿他關緊。這是極容易的事。可以做得到的。有這兩樣。再上葉換葉時。留心點。我包你蠶一定要比往年好許多。那婦人道。我們鄉下人。最忌動土。我的房子。好容易轉了運。怎麼敢再去動土開窗。芷芬道。我勸你不要相信風水的話。這時候村上的女人。見芷芬同顏家的女人說話。大家都來圍著聽。芷芬見女人很多。就索與演說給他們聽。當下芷芬對眾人望了一望道。你們大家都相信風水麼。眾人一齊笑了。芷芬察其意。是笑芷芬這話問的奇怪。世間那有不相信風水的人。芷芬道。世上那有風水同人。事相關的理。一塊地。隨我怎麼樣造。照你們說來。好像這塊土。有知覺一般。動一動他都知道的。既然有知覺。你們掘地。他不會叫痛。你們造房子。他不會搖動。可知道他是一塊無知無識的泥土。由人興造。況且風水兩個字。不是說風水能作祟作怪。是說造房做屋。先要風清水潔。風不清和水不潔淨。或地形低窪潮濕。水質汗穢臭惡。這樣的地方。造了房子住人。定與人不相宜。要生病的。所謂風水是這樣說的。不是迷信鬼神的說法。譬如朝北的房子。人住了就覺陰冷不適意。朝南的房子。就覺爽快和暖。山泉井水。喫了就覺精神增長。死河斷溝的水。喫了就覺胸腹脹悶。風水二字。就是這個意思。愚人不知是這個理。把風水二字。當做一樣神明看待。不論甚麼事。都想靠著風水過日子。甚麼方向開個門。就可聚財。那一邊塞了窗。可以避鬼。好像只要得了風水。那怕不做事。都可起家的。所以中國人越過越懶。大家都思想靠人。沒有人可可靠的。

就想靠風水。靠菩薩。靠運氣。從不想靠自家的本事。靠自家的智慧。靠自家的志氣。所以越過越頹敗。人懶惰起來。那女人道。小姐說風水是假的。難道算命先生說的運氣也是假的麼。我去年替我們男人算算命。算命的先生說他去年要見血膿之災。可不是他去年冬天被強盜刀傷死了。不是血膿之災嗎。要是沒有運氣。算命的怎麼知道呢。芷芬道。這個算命的。他也没想到你男人要被強盜斫死。他說的血膿之災。不是指你男人被強盜斫死。他以為你們鄉下人。日日做粗笨的事。或者踏水車傷了脚。或者斫樹傷了手。或者夏天受了暑溼毒氣。生個把瘡癩。這些東西。不是見血就是見膿。他所以預先說了一句。倘若碰著這幾樣。好叫你們相信他算命靈驗。如果真是算得出來。他為甚麼不明說你男人幾月幾日。要被強盜殺死。那不格外靈驗麼。何必含糊糊糊的說血膿之災。這刀傷只有血。並無膿。你還說他靈驗嗎。那女人道。算命的就算他不靈驗罷。菩薩總是靈的。小姐沒有知道我們秦王廟的菩薩纔靈呢。我去年生病。我男人替我去求個仙方。籤上叫包點香灰吃就會好了。我們男人就在香煙裏包了點香灰。又磕了個頭。求根籤問我的病要緊不要緊。籤上就寫著誠心求菩薩。菩薩總保佑的。那知道香灰拿到家中。打開包兒。裏面竟有幾樣藥。這菩薩你說靈不靈。香灰是我家男人親手包的。怎麼會變出藥來。芷芬道。你男人包了香灰。就放在身上。還是放在甚麼所在。那婦人道。他沒有在別處放過。芷芬道。我不信。隨便怎麼樣。總不是一包好就放在身上的。那婦人道。他包好本想就放在身上。因為要求第二籤。和尚說仙方放在懷裏求籤。是要得罪菩薩的。他就將香灰包兒。放在香案上擺了一擺。磕了頭起來。就連忙拿來放在身上了。芷芬道。這就對了你男人磕頭時。和尚偷換的。那婦人道。這個別冤枉和尚。磕個頭兒。這點工夫。他那裏來得及開了香灰包。放藥進去。芷芬道。他們現成包好的。等你男人磕下頭去。他只要換一個包兒就是了。那婦人終不相信。傍邊有個年老女人道。菩薩怎麼不靈。我說一件事。小姐聽聽。就

知道菩薩的靈了。有一年兩個買絲客人。背了絲自桐鄉走到屠甸鎮。路過秦王廟。天下起雨來。客人沒帶傘。怕絲濕了。就到廟裏去躲躲雨。後來晴了。兩個客人怕再遇了雨。就出去叫船搖到屠甸鎮。兩個人一個去叫船。一個在廟裏看著絲。不知道怎麼離開了一回。歸來絲就不見了。任憑怎麼尋找。總不見。那個客人早先看見幾個叫化子。過疑心是叫化子偷了去。找著一個叫化子。打了一頓。問他偷到那裏去了。那叫化子只是喊冤枉。廟裏的和尙也急了。打發人四處替賣絲客人找絲。找了半日。影兒也沒有。忽見一個香伙忽忽走出來。沒有跑到殿上。人就滾倒了。忽又坐起來。睜著眼睛罵起來。衆人聽得纔知不是香伙說話。是菩薩借香伙的身說話。先將香伙罵了一頓。後來說這絲是香伙偷的。衆人曉得菩薩顯靈。一齊跪下。請問香伙偷的絲。放在那裏。菩薩想了一想。道。這香伙雖然不好。到底是我廟裏的人。我告知你們藏絲的所在。你們可不要難爲了他。你們聽不聽。賣絲客人連說一定不難爲香伙。菩薩又道。我告知你們。你們要替我插堂蠟燭。揚揚我菩薩的名。那賣絲客人也應允了。菩薩道。絲在鐘的底下。衆人連忙搬起鐘來一看。果然絲在裏頭。你說菩薩靈不靈。芷芬道。這也是和尙同香伙串通做的好。叫惡人相信菩薩靈。大家都去燒香許願。他們廟裏就可多賺錢。若然果是菩薩有知。與其等香伙偷了絲。纔顯靈。何妨香伙動念偷絲時。菩薩就大放神靈。挽回香伙的盜心。不使香伙做出偷絲的壞事來呢。大凡這些顯靈現形的事。都是和尙弄的鬼。菩薩的靈不靈。全看廟裏的和尙恰不恰。和尙恰。菩薩就靈。和尙笨。菩薩就不靈。那老女扒道。小姐想是吃洋教的。不相信菩薩。自然說菩薩不好。我不吃洋教。總要靠菩薩過日子。梧桐城裏。耶穌堂裏的人。常常出來勸人別信菩薩。別拜祖先。相信甚麼耶穌。芷芬道。我們不吃洋教。也不相信耶穌。他們洋人裏頭。也不是個個人相信耶穌的。不過來中國傳教的。是耶穌教裏的人。他們勸人相信耶穌。也是瞎說。天上並沒有天堂。也沒有耶穌。耶穌這個人。是真有的。不過已是

死了一二千年了。那裏還有甚麼耶穌。年老女人道。小姐怎麼不相信耶穌。芷芬道。因為他說的話。雖有些好的。那再生的話。是荒唐的很。天堂地獄。更是無稽之言。不能信的。所以不信他。那婦人道。小姐不信耶穌。又不相信菩薩。到底相信甚麼。芷芬道。甚麼都不相信。那婦人道。菩薩真個沒有麼。芷芬道。真個沒有。年老女人道。小姐說沒有菩薩。祖先有沒有。芷芬道。祖先死了就沒有了。年老女人道。人死了魂也沒有嗎。芷芬道。自然沒有魂靈。那年老女人道。小姐家中拜祖先不拜。芷芬道。拜的。那年老女人道。大笑道。既沒有祖先。拜他做甚麼。許多女人也跟著年老女人笑道。拜他做甚麼。芷芬道。看你不出。倒會說兩句。但是我們拜祖先。不是要求祖先降福。是不肯忘記祖先的意思。明知祖先是沒有了。但拜拜他可以記。記祖先在時的事業。子孫可以勉勵學他的行為。好的學了。不好的改了。不像你們拜祖先。就想靠著祖先。那年老女人沈吟了半晌。無言去了。顏姓的女人道。這個老奶奶。他家有個甚麼菩薩。常常借老奶奶的身說話。人家如果想見祖先。他也可以替人家請。人家有病。人問問吉凶。他會請菩薩來說。芷芬纔知道那年老女人是個巫婆。澹如見天色晚將下來。就對迪民等道。天晚了。我們可以回去了。迪民等就起身回去。路上劍塵道。芷芬。今天變做演說員了。芷芬笑道。誰叫你們做傻子。迪民道。這樣迷信。真是可憐。無關緊要的迷信。且不要去管他。這養蠶的迷信。真是貽害不淺。杭嘉湖三府。都是出產蠶桑的地方。梧桐這樣迷信。別縣想必也一樣。的迷信。嘉興這樣迷信。杭州府湖州府。必定也是迷信。無怪蠶業不盛。都是迷信生其阻力。我敢說。迷信一日不除。蠶業一日不興。澹姊居住梧桐。何不設法勸勸他們。澹如道。慚愧慚愧。無此魄力。無此才能。迪民道。我想同你商量一事。我想在澹姊園子傍邊。買一塊地。造一所養蠶的房子。你不是喜歡實業嗎。就託你管理。經費我擔任。澹如道。不行。我辦不來。迪民道。你喜歡實業。怎麼不喜歡這個。劍塵笑道。澹姊那裏喜歡甚麼實業。那個園子。原是姊丈為玉人散步築的。美其名曰實

業耳。澹如笑道。那末妹丈造那所洋樓。想是阿嬌的金屋了。劍塵道。你倒討我的便宜。未免對不起我。澹如道。世人拿金屋兩字。總用在婢妾身上。我今天偏用在劍妹身上。阿嬌是漢武帝的皇后。又是他表妹。並非下賤。輕薄之流。爲甚麼一定說在姬妾身上。這也是世人的不通了。堂堂的皇后。拿來比你。難道辱沒了你麼。劍塵笑道。多謝你下註解。迪民道。你們不要說頑話了。我這件事到底行不行。你們替我算算。看劍妹你看何如。劍塵道。我看很好。澹如道。若說是用新法養蠶。以開風氣。我看也無大效驗。你看杭州的蠶學館影響如何。我也沒見鄉下人效他法。芷芬道。蠶學館的人。只知道死板板的坐在館裏養蠶。從不出來演說。鄉下人知道有蠶學館的。先就沒有幾個。還論甚麼影響。倘如迪姊要開蠶學館。先要預備演說的人。到看蠶時候。各處去演說。村人不相信的。可叫他們來館。看我們養蠶的法子。村人如肯來學。不論男女老幼。一概令他留學。且隨他學幾日都可。容生道。既要學。總要畢業纔好。芷芬道。不然。他們我是做教員。可以不必一定要他畢業。且鄉下人。那有長工夫學了去。我以爲學幾日算幾日。總比一日不學好些。見過新法養蠶。總比不會見過好些。鄉下人志氣淺近。期以高深是不能的。只能見風使船。委婉開導。庶幾日積月累。或可有轉移風尚之一日。迪民道。一點不錯。就是這樣罷。澹姊不必再推辭。我也不容你推辭。你替我做個梧城蠶學會總理。所有的經費。我就寫信到上海。叫他們匯到你這裏來。教員我也去請了來。學生我先到我學堂裏。揀幾個畢業生來學。以後請教員招學生。都歸老姊主持。我就不管了。澹如道。辦不好你可別怪我。迪民道。我們做得到的。總要看我們的力量做去。有效無效。辦下去看。劍塵道。要說是演說。我看男子不如女子。男子心粗。說起來不詳細。且性燥沒有耐心。不如女子性靜。演說起來要仔細些。且鄉下人看蠶。是女人多。男人去演說。鄉間女子。都是守舊的多。只怕不肯前去聽。澹如笑道。別處的女子。或有這種情形。若說梧城的女人。我聽說沒有這個弊病。你們不見將纔他們看飛白。



妹丈嗎。只怕男子去演說聽的人還要格外踴躍些呢。劍塵笑道。迪忱姊丈是梧城人。澹姊不應該這話。澹如道。公是公非。我怎麼好替梧城人諱。迪民道。蠶學館裏去請兩個男教習來。我派幾個學生來學。學出來就可教來學的鄉下人。蠶學館房子造兩所。一為男子學。一為女子學的女學生畢業就可教來學的女人。派出去演說的。不在此數。另為速成科。只要懂得養蠶的法子。不說外行話。就行了。大約要幾人。劍塵道。論起演說來不厭人多。但太多了。經費也就大了。我看有七八個人分頭演說去。大約也夠了。迪民道。這造房子。是要等教習來指點。纔造得合宜。荃芬道。杭州的蠶學教習。不見得好。恐怕不懂得造房子的格式。迪民道。不如索興到東洋去請來。荃生道。好是好的。只是不懂話。還要通事。那就瑣屑了。迪民道。我們學堂裏。有東文學生。我回去請會器姊。問問他們。有願學蠶學的沒有。如果有願學的。那是最好。倘若沒有。再想法子。憐吾道。只要孟先生到學堂演說幾句。學生們沒有不願意的。迪民道。你怎麼道他們願意。憐吾道。學生是過來人。凡是會中的學生。莫不視孟先生如聖人一般。孟先生說的話。大無有不聽的。迪民道。這是你心中如此著想。以為他人也是如此。我有何德。那能使學生這樣重視我。就是學生們真是這樣重視我。我也慚愧的很。荃生道。今天倒也不白走一蹣。會中又添了蠶學校了。但是會中的醫學校。幾時開辦。迪民道。我們由杭州回去。就可開辦。劍塵也請他去。我們大家仔細擬了章程。就可招生開辦了。大家此時已離園不遠了。只見前面來了一人。同衆人行了一禮。欲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愛父憐弟孝思友義

勤王救塔俠骨柔情

話說迪民等路遇一人。同他們為禮。原來是一個洋人。澹如立住對迪民道。這是福音醫院醫生。方先生。方先生道。密昔司寇。說到這裏不會說了。遂又打著美國話說了幾句。澹如也用美國話同他說了。那醫

生說完了話。點頭去了。芷芬道。他去救吃生烏煙。這個吃生烏煙的人。澹姊認得麼。澹如道。不認得。梧城喫烏煙尋死的一年。不知道多少呢。蓉生道。那醫生說的話。只你同芷妹憐吾聽得來。我一句也聽不出。原來嘍嘍咕咕的。是說去救喫烏煙的。澹如道。這個醫生來中國只有半年。所以中國話有些不會說。但人很好。極其和平。看病也極其認真。不論半夜五更。隨請隨來。並且本事也很好。只是迷信上帝這點不好。劍塵道。他不迷信上帝。恐怕看病就沒有那樣認真了。芷芬道。這倒是真的。此時已進了園門。大家走的也有點疲倦。就在草地鐵椅上坐下了。芷芬道。迷信一層。是中外通病。然而外人的迷信。多半在自修。即如遇的醫生。因為信奉上帝。願邀帝福。所以看病格外認真。這樣迷信。不但無害而且有益。中國的迷信。都在倚賴。如適纔鄉下人那番話。一味靠迷信。不自努力做事。這種迷信。實是貽禍最烈。一樣的迷信。彼此無害。我迷信則有害。這是甚麼原因。劍塵道。依我說。倒有個原因是爲了不學兩字。人之不無迷信心。猶如人之不能無嗜慾。人無嗜慾是難得的。無迷信心亦是難得的。人若不學。迷信心就流入荒妄一方面。而倚賴心就從荒妄裏頭來。若能教之以學。雖不能去其迷信。却可以匡其荒妄。猶如有學問的人。雖不能止其嗜慾。尚可補其邪思。我以為現在中國。說教人不要迷信。尚非其時。只能誘其去倚賴的迷信。而入於自修的迷信。或者能振作精神。蓉生道。這麼說。我們國裏也要立一個國教。但我們中國向來是尊重孔子的。不如就奉孔子。權當外國的耶穌。叫全國人只許尊重孔子。不許拜別的偶像。村上鎮上都立文廟。專派教習在廟裏演說些忠孝節義的話。勸人力行忠孝節義。就可得孔子降福。否則孔子要降災。每星期人人往文廟聽講一次。不聽者聽便。但不許拜別的偶像。芷芬道。不如拿偶像通毀了。使人無處去拜。自然就不拜了。那前代的忠臣義士。不便湮沒的。可毀其廟。而另造一石像。或銅像。當作記念。以後不論甚麼廟。甚麼功臣。都不要立專祠。只立石像或銅像。劍塵道。這件事。只要自上出一令。

是很容易的。不比加捐加賦。怕民間違抗。這件事到底是不要百姓出錢的。無關痛癢。況且重視倫理。信奉孔教。一樣可以奉祭祀。民間愈不作梗。且最相信菩薩的。無非是些老太婆們。少年人迷信菩薩的心不深。男子尤為不深。這幾個老婆子。那怕他們拚命。就是二十四分不願意。也造不起反來。只是這些和尚不免有怨言。然我倒想了一法。和尚們不願意。並非不捨的。改教是不捨的。寺產。若將寺產變價。盡數給了他們。使他們拿了這筆錢去另營生業。與平民等。寺產幾何。寺僧幾個。均平分給。年輕的和。尚。令入學堂讀書。應得的寺款。記明數目。在縣裏立案。交給善堂替他經營生息。學膳費就在息裏支付。待他畢業後。交給本人自己經營。以後就不與善堂相干。照這樣辦起來。我看和尚也無怨言。所不滿意的。不過幾個老和尚。但既要辦事。就不能顧這許多。何況掃除偶像。歸併一教。也算得一件大事。只有少數老和尚。老太婆反對。還不算好嗎。憐吾道。那些廟宇都毀了。未免可惜。劍塵道。廟宇何必毀了。或改為學堂。或改為局所。或改為公園。都可以的。說著天已黑了。衆人一同走進房中。老媽子掌上燈來。迪忱同飛白也回來了。澹如道。今天所獲如何。迪忱道。還好。夠你明天請客的。飛白問迪民道。迪姊甚麼時候回來的。迪民道。我們也是將纔回來的。今天芷姊在鄉間演說了半天。迪忱道。在甚麼村坊演說。迪民道。在顏義士岳家門口。迪忱道。就是顏如榮岳家門口麼。迪民道。是的。貴處有這樣義士。真是可敬可羨。迪忱道。慚愧。可惜是桐鄉人。又可惜只有顏如榮一人。倘若人人都像顏如榮這樣見義勇為。那就好。迪民道。貴處的人。迷信心也很重的麼。迪忱道。正是。飛白道。這也不單是梧桐城如此。我們中國無處不是如此。迪民道。別的迷信且不管他。只是這養蠶的迷信。我很替他們發愁。照這樣下去。怎麼不江河日下。就將鄉下人迷信的話。及倚賴的思想。並自家想在梧桐城開辦蠶學校的話。細細說了一遍。迪忱欣然道。這樣好極了。澹如自應効力。也盡一份子的心。澹如笑道。你怎麼替我答應。不關你的事。你倒會做濫好人。你知道

事情不大好辦呢。迪忱道：我幫你做。迪民道：還是姊丈爽快。不像我們老姊。這樣吞吞吐吐的氣悶人。家用了晚膳。又談論了一會。各自歸寢。次日是澹如請客日子。陸續來了些客人。澹如一人應接。竟有應接不暇的情形。劍塵道：澹如還有別的事。這些客人。讓我們應酬罷。澹如只要時時來招呼。一次就行了。澹如就依了劍塵的話。自去料理別事。到了午刻。客人來了二三十個。劍塵同迪民一一問過姓氏。招呼茶水。其時儲姨太太。大姑奶奶。還有四少奶奶。五少奶奶。十一小姐。五小姐。陳姨娘。外來的客人。甚壓王奶奶。張太太。還有福音堂裏的牧師夫人。醫生夫人。大家說說笑笑。倒也甚為熱鬧。牧師夫人說道：昨晚方先生去救一個喫生烏煙的。到底沒有救活。迪民道：想是救遲了。牧師夫人道：是的。醫生進門。他已是不知人事了。怎麼能夠得活。他喫煙時。他家的人都不知道。等到曉得了。來請方先生去救。已是來不及了。迪民道：尋死的是男是女。牧師夫人道：是女。聽說姓水。為甚麼事尋死。就不知道了。座中有一人道：我倒知道。迪民道：王奶奶知道麼。王奶奶道：他家同我家是隔壁。所以知道的。因為清明上墳起見的。我們梧城作輿輪年上墳。譬如一個總清明。大家輪流管。到清明那日。大家上墳回來。就到管年的這家去吃一頓。今年水家管年的。輪著水保生管。他是個做頭役的。手邊很有幾個錢。他家這個清明好做。因為還有的剩。不比我們家。管年的要賠上去。他家中墳回來。是年年擺酒。前天上墳回來。擺完酒。剩了些菜。保生的妻子。見魚肉多了許多。他娘家窮的很。還有個八十多歲的一個老子。成年難得一點葷腥。他就盛了一碗魚。一碗肉。叫個燒飯的。送到娘家去。給他老子喫。燒飯的送了去。轉身來半路上碰著水保生。問他送東西到誰家去。燒飯的據實說了。水保生回家。就問妻子為甚麼要送到娘家去。你那裏來的魚肉。你拿我的東西亂送人嗎。照你這樣。我的家當都要被你送人送完了。你家那個烏煙鬼。常常纏不清。你偷偷摸摸的給他錢。你當我不知道嗎。烏煙鬼再上門來。我將他打出去。看你怎麼著。他妻子道：我兄

弟原是不爭氣。我既做了姊姊。總不能看他討飯。每回來。我也沒有好臉色給他。總是想望他立志成人。戒了煙。找個生意做。好歹尋幾個錢。養養老人家。不使八十多歲的人。跟着他受罪。保生冷笑道。煙戒了嗎。你這樣好良心。怎麼不聽你的話。你養他一輩子就是了。你那裏來的錢。他妻子道。我看蠶賺的錢。沒用你一個錢。是我用氣力換來的。我兄弟來。我也沒多給他。一日只有三十五十錢。至多一角小洋錢。一月也不過一兩回。前年我給他戒了煙。千託你萬託你替他尋個生意。我那麼託你。不肯用半點情。有生意替別人薦了去。一直沒有替我兄弟尋過生意。他閒著沒事。所以又把烏煙喫上了。今天這兩碗魚肉。拿去也不是給我兄弟喫。是送老人家喫。至於我兄弟來。那怕碰著喫飯的時候。我知道你厭惡他。我從沒敢留他喫頓飯。論起理來。我同你都是六十歲的人了。老夫老妻的。你不應該這樣管我。當著兒子媳婦這樣說我。我雖是做婆婆的人。倒不如媳婦們有臉。他們的老子來。你每回都是擺酒請他。我送點剩魚剩肉去給我老子。你就這樣數說。這也貼了娘家。那也貼了娘家。說來說去。總是嫌我娘家窮。沒有媳婦們娘家有錢。保生道。有來纔有往。我到他們家去。他們都請我。他們來我家。自然也要請請他們。你娘家請過我甚麼。別人說是清水冷板凳。你娘家連清水冷板凳都沒有呢。生了兒子不爭氣。讓他喫烏煙。賣田賣屋。敗的草也沒剩一根。到如今兩眼望著女婿討喫的。我倒不高興。我有魚有肉。甯可給了叫化子。倒還說我聲好。給了那老頭子喫。他知道甚麼好歹。還說我應該養活他呢。他妻子道。你說這話也罪過。老人家怎麼不說你好。你看我面上。也不應該說這話。當初長毛反過後。你窮的也同我娘家這時候差不多。如今有這個場面。雖說是你的財運好。我當時也沒少做了事。開豆腐店的時候。我日日夜夜纔睡。五更就起來。一件破棉襖。凍的渾身打戰。那種苦日子。我替你做了多少。後來一日一日的好起來。如今你不該忘我的苦處。這點魚肉。就算我省下來不吃。給老人家喫的。你總可以沒話說了。保生

道。你同我說這樣話嗎。你說跟我喫苦。誰叫你家許給我。當初聘你時。足足花了一百塊錢。連娶你的開消。足有二百塊。我花錢娶的人。不能跟我喫苦嗎。我如不娶你。有了這二百塊錢。甚麼生意做不了。甚麼財發不了。你說不喫魚肉。省下來給人喫。更是胡說放屁了。你不喫魚肉。難道就沒有人喫了嗎。一定要拿去給人家喫嗎。他妻子氣的哭道。我拿去也是給我的老子喫。不是給了別人喫。保生跳起罵道。不論甚麼人。我以後再見你。拿東西給那老忘八喫。我連碗打碎。叫那老沒廉恥的吃去。你家那混帳烏煙鬼。再敢踏上我的門。我把他腳筋打斷。叫他有本事來試試看。他妻子氣的哭了一日。前日我去望望他。勸他別氣。夫妻都老了一。句半句話說錯點。不必去計較他。水大嫂對我說。水大伯伯沒良心。沒人情。他也不願活在世上了。這麼大年紀的老子。苦的很。自家不能幫一點。眼看著老人家吃苦。吃女兒一。碗剩魚剩肉。還被女婿罵。老忘八老沒廉恥。我想我沒有養了老子。還叫老子倒爲我挨人的罵。我活在世上。開著眼看著老子受苦。我心裏難過不難過。拿一星半點去貼貼我兄弟。又叫人家罵他。我聽了也難過。還有那個吃烏煙的。有我這個老阿姊活著。他總不免要來尋我。那時別真個被人打斷腳筋。不是我活在世上。倒害了他嗎。如果我兄弟真個怕打不敢來。我做姊姊的。自想也對兄弟不住。他雖不成器。我做姊姊的。不能爲了他不成器。就不許他上門。也不能爲要討男人的好。就不許兄弟上門。我左思右想。還是死了好。一閉了眼。隨他們怎麼樣罷。或者我男人。因爲我死了。想到我活著時候的好處。反肯替我照應他們爺兒兩個。我就死也甘心了。迪民道。這人這樣孝友。真是難得。王奶奶道。我當時聽他說這話。以爲是他氣頭上說話。那能作准。就沒有理會。勸了一陣子。就回家了。到昨天晚半天。纔聽見他家說。水大嫂吃了生烏煙了。等我去看他時。他已不會說話了。迪民道。他家兒子媳婦做甚麼。怎麼婆婆吃生烏煙等。到快死了纔知道。起先的臉色情形。一點都看不出來麼。王奶奶道。他兒子倒有三個。沒一個成材的。大

兒子正月裏偷了五百塊錢。到上海去了。到如今還沒有回家。二兒子。三兒子。成天只在街上看女人。或到花煙燈上去吃筒煙。說說話。三個媳婦。只知道吃了站門口。誰還想到婆婆身上。還有一樣。二媳婦同他老公公好得很。大媳婦因為男人到上海去了。幾個月沒回家。也同隔壁一個人認識。巴不得婆婆死了。更沒管頭。別說是不知道婆婆吃了生烏煙。就是知道了。也不見得連忙就救。昨日要不是燒飯的去同水大嫂討錢買菜。只怕斷了氣。還沒人知道呢。劍塵道。這人可憐。兩碗剩魚肉。拿去給老子吃。都不能自主。要受人辱罵。真是生不如死。迪民道。他想起他後他男人。或肯看顧他老子兄弟。這句話王奶奶可以對他男人說。叫他男人照應點。以償死者之志。王奶奶道。這個我做不到。就是對他男人說了。他男人也不肯相信。我犯不著去說這句話。迪民爲之歎惜良久。衆人也有爲水大嫂歎惜的。也有說水大嫂量窄的。紛紛不一。只有方醫生的夫人。不懂得中國話。除了澹如。芷芬。憐吾三人攀談幾句外。餘外的人。同他說。他一概報之以笑。蓉生對劍塵道。這位醫生的夫人。我替他氣悶得很。劍塵道。我們要到了美國。怕不是同他一樣。飯後衆人又到園中賞玩了一回。澹如折了些碧桃紅杏。分贈來客。盡歡而散。儲姨太太道。林少奶奶同我去看會。今天晚上就住在我們那裏看燈。澹如道。看那種難看的會。不如在家中坐著清談好。劍塵道。多謝姨太太。我今天還有點事。不去看會了。憐吾道。我去。迪民道。我也去。我好。我趁今天想擬好了蠶學校的章程。憐吾道。田先生去不去。蓉生道。我去見識見識梧城的會。迪民道。你不幫我擬章程嗎。蓉生笑道。你們四個人做甚麼。還要我來幫忙麼。如果人不夠。還有那些大才鼎鼎的先生。儘可請來相幫。芷芬道。你去看會罷。不要多說了。劍塵道。你不能這樣舒舒服服的去。早上幾個小孩子要去。我沒答應。如今你們去看。他們是一定要去了。你可否替我管一管。英官好鬧事。你替我管住他。不許他胡鬧。蓉生道。好累墜。我同他們去就是了。儲姨太太同了寇大姑奶奶。田蓉生。馬憐吾。英官。逸官。李生。一

行人到城裏來看會。先到儲姨太太那邊坐了一回。林家的家人領了英官逸官季生到街上去看會。儲姨太太道：「我們也到街上去看罷。」蓉生道：「也好。」儲姨太太道：「到張家去看他家住在北街上。曾經他家門口過。蓉生憐吾就同儲姨太太從大街繞到北街。只見大街上男男女女倒也不少的人。鄉下人居其多數。鄉下女人尤多。有的眉毛畫的一上一下。望去連臉都像歪的。有的搽粉只有額前兩頰。有鼻子同眼圈是黃的。又有些蕩婦三五成羣。鉤肩搭背立了一排。橫在路當中有少年男子走過。則斜目睨之。老年男子走過則訕笑之。有女子走過則指點衣服妝飾評論之。蓉生等走過大街。又折到北街轉灣角上。碰著兩個女子攜手同行。穿的衣服很華麗。頭上戴了珠花。臉上雪白的粉。血紅的胭脂。黑黑的八字眉。裙下一雙三寸蓮鉤。橋梁高底。大紅平金的鞋。二人正在得意洋洋的觀看。左邊的女子忽踏了橘皮。滑了一脚。直跌出去五六尺路。右邊的女子也被他帶倒在地。恰好臨街樓上倒了一盆水下來。正倒在兩人身。街上人大笑。兩人忙爬起來。一面拾珠花。一面罵樓上的人。樓上人不。也罵起來。蓉生道：「這件事實是樓上人無理。怎麼水可以亂倒的。梧城名爲辦警察。這樣亂倒水。礙行人走路。大可罰他些。警警效尤的。」儲姨太太道：「警察的人。那管這些事。說著已到了張家門口。立著許多看會的女子。儲姨太太上前同主人說了緣由。主人是個五十多歲的婦人。倒還和氣。先讓蓉生等到裏面坐了吃茶。蓉生等同他說過幾句套話。這個婦人是個鄉下人出身。蓉生這種寒暄套話若用上等社會。自然人人知道。用在這女人身上。他却不懂。蓉生只得略去套話不說。單說幾句尋常話。不一刻齊說會到了。那些看會的女人們沒命的奔出去看。蓉生等也隨衆往觀。到得門口。並未見會來。又停了一刻鐘。會纔真來了。只見當先幾頂破舊紅綠呢傘。傘上繡的人物。年久線落。人物大半只有半個臉。傘過去。接著幾面掌扇。又有幾面旗。一副鑼鼓。再後面是小孩子妝的。搗搗扮的。戲劇沒有一齣完全的。穿的衣服袍甲。只有兩件還



新。其餘不是破了。就是舊的。撞開過完。又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扮了個將官模樣。騎在馬上。那匹馬瘦的四脚如乾柴。一步一抖。看他的樣子。載了這個孩子。像是很不勝任。馬的傍邊。還有個人扶著那孩子。光景是怕那孩子騎不牢。跌下馬的緣故。憐吾道。這匹病馬也。拿他當做會中的脚色。真奇極了。容生道。你看騎馬的這個孩子。也同這馬差不多。不是這匹病馬。他也騎不上。不是這個病童。這馬也載不起。真是生就了一人一馬。為會裏的特色。病馬過去。是許多還愿的。有拿香爐掛在膀子上的。有赤著上身。用燈籠鉤在肉上的。餘外也有披髮跣足而行的。也有女子扮罪人的。也有執香念佛的。百醜皆備。末了八人擡了一個菩薩。男男女女一齊合掌祝福。容生道。會完了嗎。儲姨太太道。完了。容生對憐吾道。我們回去罷。儲姨太太道。到我那裏去用晚飯。晚上看燈。容生道。多謝姨太太。我們不攪擾了。就同憐吾道。仍從大街。回到清漪別墅。因容生先已交代林家的家人。同英官們在大街上看會。不要離開。好一同回去。這時從大街上見英官等在一家洋貨店裏。就招呼一同回去。走進園裏。迎面碰著芷芬劍塵。芷芬道。容姊今天看些甚麼好會。說給我聽聽。容生道。不算看會。只算看了些破古董。我早知道這樣破會。我也不跑這冤枉路了。劍塵道。晚上有燈。為甚麼不看了來。容生道。我已經上了當。還再去費眼力去看燈。劍塵笑道。老蓉真不是好人。何妨去看了燈來。報告我。我就可坐在家中。知道街上燈是個甚麼樣兒。容生道。為甚麼不叫你們老飛去看了來。報告你。自然比老蓉要仔細十倍。劍塵道。老飛不肯。奈何。容生笑道。老飛尚不肯。老蓉更不肯了。四人在草場上徘徊了一回。憐吾道。孟先生呢。芷芬道。在那裏斟酌章程。還未了呢。容生道。我們看看他去。大家一同走進內書房。見迪民伏在桌上。不知寫甚麼。見容生進來。笑道。甚麼好會。看到這時候纔回來。容生道。甚麼難擬的章程。到這時候還沒擬好。迪民道。總會裏來了幾封要緊信。立等答覆。憐吾出去了。只好我自己動手。你還要責備我章程沒擬好。容生道。這時候可以叫憐

吾寫了迪民道。只此一信也。快寫完了。章程只剩了三條沒擬妥。停歇改一改就好了。蓉生道。今天誰主稿。迪民道。芷芬主稿。蓉生道。芷芬主稿。一定可觀。給我看看。迪民道。就在桌上。你取觀就是了。會裏催你回去。我想請你明天晚上就回去。嘉興不要上岸了。等我杭州回來。你再到嘉興多住幾日。你意思如何。蓉生道。這也很好。我無不可的。各人又談了些別的話。一宿無事。次日澹如特備了幾樣精緻菜。餐房裏滿擺了鮮花。一爲迪民等餞行。一爲八少奶奶今天來飯。所以格外設的精美雅緻。再說八少奶奶字擷英。母家姓鄧。父母均早故。只有一兄一嫂一妹。兄在蘇州中學爲理化教習。妹妹名哀陸。字冠亞。現在東洋留學。擷英在上海某女學校讀書。卒業後。他哥哥就將擷英許婚。冠迪懷爲繼室。擷英比迪懷小九歲。結婚後。兩人愛情還好。宗旨却大不對。擷英的志氣。是飛揚高拔。一味想建功立名。迪懷則洞洞無知。毫無振作。擷英因此不時同迪懷爭辯。如果迪懷口才伶俐。能同擷英對壘。或從爭辯中說出點真道理來。倒也不失爭辯的幸福。可惜擷英連這點幸福都沒有。迪懷只知道飽暖安逸。隨擷英怎麼說。他只是無言。有時則說道。人生行樂耳。何必要人知名。這兩句話。擷英聽了。比打他還要難受。擷英雖同迪懷宗旨不同。情意則甚深厚。雖迪懷爲人無用。擷英總想勸迪懷振作。日日勸導。不厭不倦的竭盡心思。多方鼓激。反復辯說。好容易這兩年把個萎靡不振的迪懷。化的有點丈夫轟烈氣。在明白的婆婆。應該嘉許媳婦的苦心。而迪懷的母親則不然。因爲擷英激勸迪懷。反而大惡擷英。後見迪懷有了丈夫氣概。常說想出去辦事。那惡擷英的心。更加愈甚。從此就硬加了擷英一個革命黨的名目。說他叫迪懷叛母。非革命黨而何。其實不過迪懷自受了擷英的規勸。不大輪在他母親烏煙鋪上。替他母親燒烏煙。子道中所缺的。就此一事。他母親就視迪懷爲逆子。視擷英爲逆媳。件件事加以罪名。從而挑剔。迪懷的前妻遺下有一個女兒。他婆婆奪擷英夫婦的事。就拿這女兒爲名。動不動就說擷英待女兒不好。擷英沒有生育

過。照應小孩未免總有點不在行。婆婆就罵擯英。不拿孩子放在心上。後來擯英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女兒。慈母愛子。總有點親愛心。他婆婆又說他自家養的。就這樣疼愛。也太愛了。何妨減去點。若果是他婆婆一人這樣。擯英還可輕鬆點。又加上一個大姑奶奶。迪懷的女兒。雖說小。也有十一二歲。生性刁滑。日夜在祖母跟前。說繼母不好。甚至於說父親也不好。擯英初婚後兩月。他婆婆叫擯英陪伴女兒。在另外牀上睡。不多幾日。忽然又不許孫女同擯英睡了。擯英不明其故。也就置之。過了幾日。家中諸人多傳爲笑柄。嬸姨太太告知擯英。纔知道前妻女兒。說他名爲伴女兒。睡不到半夜。就爬到迪懷牀上去了。這話幾乎把擯英氣死。他婆婆又叫擯英教管女兒。擯英就教他讀書。每事均諄諄誥誡。他婆婆又說擯英真會做後母。多大的孩子。這樣教訓起來。擯英聽了這話。就不敢再教了他。婆婆又說到底不是親生的。不相干。倘是親娘。必不肯隨小孩子的性。由他鬧去。後來弄的連迪懷也不能教誨女兒一句。倘一加教誨。那小女兒就哭着告訴人。說父親聽了繼母讒言。尋他的事。擯英是學生出身。樸素慣了。他婆婆說年輕人這樣妝扮。不是替我穿孝。咒我麼。擯英只得勉強姑命。稍加華麗點。以爲婆婆總可喜歡了。那知婆婆又說他。家常這樣妝點。妖怪樣兒。狐狸媚子。擯英聽了這些話。真是氣湧心窩。索興樸素不妝。甯使婆婆說咒他。不叫婆婆罵妖怪樣兒。女兒一日一日長起來。心思也一日一日的多起來。家庭風潮。也一日一日的大起來。擯英受氣一日一日的也重起來。此時擯英無一日不受氣。無一刻不受氣。一日迪懷受了風寒發寒熱病中。想喫火腿。擯英去同婆婆要火腿。他婆婆道。你平日能幹的。很怎麼病人要火腿。你都弄不出來。給他喫麼。擯英就不問婆婆要。自家去買。他婆婆又對人說。擯英凡事均自主。不同婆婆說。家中火腿多的。很。不來同我要。嘔氣自家去買。諸如此類。一日總有好幾回。又加那位大姑奶奶。半瘋半癲的。仗着母威。百事都要尋擯英夫婦的錯處。別事也不去管他。最可笑的是。擯英夫婦閨房中的談笑。倘

被這位大姑奶奶聽着了。他就要生氣妬忌。大姑奶奶一生的心病。就是不得於夫。這個原是人生遭際最可傷的事。但不犯着爲了自家不得夫心。就要妒忌人家夫婦要好。未免就太不明白了。大姑奶奶因爲不明白這個理。所以一見攏英夫婦要好點。就要動氣。不是明言譏諷。就是暗中盤察。又日日罵迪懷怕老婆。說攏英生了一臉的媚氣。像個小旦。有時又說攏英那古板樣兒。面上帶了一團殺氣。好像就要喫人。大姑奶奶卻也好。不怕自相矛盾。隨時高興。想着說甚麼就說甚麼。大姑奶奶的嘴。又非常脆。贖男人說不出的話。他隨口而出。攏英夫婦。每每被他說的只有逃的分兒。大姑奶奶有煙癖。不知攏英怎麼勸了他一句。從此大姑奶奶恨攏英切骨。日日在三太太跟前說壞話。三太太是溺愛女兒。女兒說的話沒有一句不聽。從此攏英夫婦。莫想過一刻安靜日子。攏英這兩年來。肚裏也有些明白。知道這樣的婆婆大姑。是永世不得和好的。所以凡事也有些將就過去。不像從前那樣鞠躬盡瘁。專求歡心了。攏英同家中諸人都是淡談的。惟與澹如甚是要好。澹如今天特爲攏英做的炙野雞。焦麪包。到上午時候。攏英來了。大家相見畢。攏英道。諸位姊妹今晚回去。妹子特來送行。迪民等道。八嫂光臨。使妹子等得聞金玉爲寵已多。何敢當送行二字。攏英笑道。迪姊的大名。妹子久已傾倒。可惜妹子無自由權。倘有自由權。一定從諸位姊妹之後。日聆教言。實是獲益不淺。將來也可辦一兩件事。方不辜負生在世界一遭。澹如道。三個小孩子怎麼不來。攏英用手指道。那不是。澹如望去。果見攏英的兩男一女在外面。同李生及澹如之女蘭生翠寶。並英官等一同頑呢。迪民等同攏英談了一回。攏英忽慎重其事的對迪民道。妹子今天來。還有些機密不近情的事。要同諸位姊妹商量。論起理來。妹子同姊妹們。只有兩面。不應冒昧開言。但妹子左思右想。總不得個相助的人。素知諸位姊妹熱心女界。所以要同姊妹們商量。商量有甚麼善法。沒有。迪民等道。八嫂儘管請說。有可爲力的。無不盡心。攏英道。舍妹冠亞。前五年到東洋去留學。前年冬

間。他同朝鮮一個世族許了婚。這世族姓甚名誰。舍妹不肯對我說。我只知道這世族的父親。是朝鮮一個相臣。甲午之役。日本破朝鮮時。這大臣不屈而死。他的兒子。那時尚幼。如今年漸長了。恨日本辱國殺父的讐。遂結了一黨。這黨名叫甚麼。舍妹也不肯告我。總而言之。這黨的宗旨。是勤王拒日。黨中人數不少。這個世族爲了首領。舍妹能擇人而事。與這種英俠之士定婚。我也很贊成。但不知怎麼的。近被日本偵知。極力的攔阻。黨人逃的逃。被拿的被拿。這個世族。現在日本派了許多偵探。要拿他。有幾次遇險。多被這個世族。以計自脫。但日本朝鮮兩國。他都不能再住。他的同志。大半逃往歐洲俄國去了。舍妹也勸他逃往俄國去。待時再舉。只苦無川資。舍妹來書。叫我替他設法。家兄因爲不以舍妹同朝鮮世族定婚爲然。所以此世家兄不肯管。舍妹在東洋。不過是個女學生。無人可引爲援手。只得寫信來哀告我。且謂這世族若再延不赴俄。恐怕就要遭不測了。倘遭不測。舍妹亦欲與之同盡。不願再生於世。我接了此信。甚不忍。又無法可想。所以斗膽要同諸位姊姊商量。這事怎麼辦法。蓉生道。令妹是否尙在東洋。擯英道。是的。舍妹說這世族不脫險。他不回中國。劍塵道。亡國之民。本極可憐。亡國之義士。尤爲可敬。我們中國雖現在還算自主。若以後不自振作。恐怕與朝鮮要爲兄弟了。這個世族的遭際。恐怕就是將來中國義士的寫照呢。我極爲其傷心。迪民道。這個世族算得朝鮮的義士。非革命黨可比。今在受困時。我們應該幫助他。芷芬道。八嫂的令妹。也是個肝膽丈夫。我們也應該幫助他。迪民道。大約川資要多少。方可敷用。擯英道。舍妹說到俄國的川資。及初到俄國的澆裹。總約數百元。迪民道。俄國的開消。大不比日本。數百元是很枯澀的。我奉送令妹一千元。餘下的作爲緩急之需。但八嫂只可說是八嫂寄給令妹作遊學費的。擯英道。不妥。我之無錢。是大家知道的。怎麼會拿出一千元。給他作遊學費。這話傳出去。一定要被人疑心的。劍塵道。令妹卒業沒有。擯英道。去冬卒業的。爲了世族這事。他纔不肯回國。不然。早回國了。劍

塵道。不如說迪姊請他來做教習。寄一千元託令妹買儀器。這樣說法。就無痕迹了。蓉生道。將來倘有人提起買儀器何以不買到。又怎麼說。芷芬道。這個隨便怎麼說都可以的。迪民道。倒是做教習這一層。令妹願意麼。倘若願意。我就訂爲工藝廠的教習。任那一科。等令妹來。再當面商量。擲英道。這個只要迪姊敢訂他做教習。舍妹無不願意的。迪民道。這有甚麼不敢。令妹並未犯罪。就是那個義士。又何嘗有罪。不過亡國之人。觸物皆罪。有理也是無理。強國的人。忠君愛國。名爲義士。亡國的人。忠君愛國。就目爲罪犯。一定要奴顏婢膝。匍匐於他人肘下。纔算是順民。所以世上無公理。強權即公理。劍塵道。要匯款去。以速爲妙。久恐生變。迪民道。我身邊無此款。奈何。總要等寫信去取來。劍塵道。請八嫂今天就在這裏寫一信。不要封口。交蓉姊帶回去。到上海去打了匯票發信。不省了周折麼。芷芬道。迪姊你不能獨認這筆款。如今你先墊上寄去。等我們到上海。也認點。擲英也以爲然。就在澹如書桌上寫了一封致冠亞的信。寫好給衆人看了。大家都說這樣說法很妥當。蓉生道。我一到上海。辦了這事。再到徐家匯。澹如道。真個說話說的忘記了。午膳還沒喫呢。大家都失笑道。怎麼我們連喫飯都忘記了。蓉生道。我們倒還不覺着餓。那幾位先生們。可餓壞了。劍塵笑道。難得的餓他們一回。做個紀念。倒也新鮮。澹如忙着叫拿酒菜來。又替擲英介紹見了飛白等。迪忱道。八嫂怎麼這時候纔來。該早點來。多坐一回。擲英笑道。虧你還是主人。我來了這半天了。你不知道麼。迪忱笑道。那末做兄弟的。有失迎候了。我以為八嫂剛纔來的呢。大家喫完了飯。又談了一回閑話。擲英別了迪民等回去。迪民對澹如道。擲英倒很灑脫。不染脂粉氣。澹如道。可惜他實際不如你我。遇了個利害而不講情理的婆婆。受無窮的氣。芷芬道。最好將八嫂請到工藝廠去。做國文教習。澹如道。做不到。三太太那裏肯放他出去。蓉生道。別的都不要去說。今天晚飯。澹妹可要早點。芷芬道。如何我說蓉姊只知道喫無第二思想。你看剛喫了午飯。又催晚飯了。蓉生笑道。我催晚飯早點。

是喫了好上船。你既說我只知道喫。你今晚不許喫飯。迪民道。託澹姊替僱的船。有沒有澹如道。船已停在園門口了。迪民道。還是輪船拖了去省些事。蓉姊搭輪船回上海。我們拖了到杭州。澹如道。杭州來的輪船先到。上海蘇州來的輪船遲到。四妹大可送了蓉姊上輪船。迪民道。叫符貴伺候蓉姊回去。我們同劍妹到杭州。路上有事可以借重尊管。劍塵道。迪姊船上只有三個人。我們船上人太多了。我叫奶媽同秀官到迪姊船上來。可以不可以。迪民道。這樣很好。大家又在園裏走了一回。蓉生笑道。這李子熟時。澹妹一定要寄去給我嘗新。劍塵笑道。芷芬說你饞。你就以老饕自居。真是妙人。澹如笑道。我要開個罐頭公司。蓉姊替我物色房子。可以不可以。蓉生道。開公司做甚麼。澹如道。圖利耳。既講實業。就要講求得利的方。法。劍塵道。這是真的。首倡的人不得利。還有那個學樣。在我們雖不得利。就是賞賞這樣風景亦大佳事。在鄉下人就不能不講利息的厚薄了。澹姊要鄉下人振興實業。先要同鄉下人說這利息之厚。庶幾鄉下人聽了動心。見了眼饞。大家都講求實業起來。澹如道。要講這利息之厚。我這個園子。好好的講求起來。利息是很厚的。這園子約一百餘畝。種李子約一百畝。每畝種李樹二百四十株。一百畝二萬四千株。每株李樹。均平算他每年生最佳李子二十個。合計每年有四十八萬個李子。盡裝洋鐵罐頭。最佳的李子。每瓶只能裝六個。可裝八萬個罐頭。在上海開公司。總批發每罐一角四分。零售二角。我們買洋鐵罐。每罐算他四分。合計淨賺洋八千元。李園工人須十八人。每人每年連喫帶工錢八十元。十八人八百元。摘李子時候添短工。二百元必可敷用。封罐頭的機器及工人。約五百元。上海租房子約一千二百元。請夥計連開消約二千元。搬運費三百元。細算起來。每年可獲利三千元。倘能節省開消。多生李子。還不止此數。並且李園四圍的竹子。發出筍來。揀好的製了。也可裝罐頭。李樹下秋天還可種菜。老竹可以作竹器。又可作曬衣竿。竹葉可喂羊。還有池中的荷花。池底的嫩藕。以及蓮蓬荷葉樣樣可以換錢。兼之喂羊。

喂鵝。養鷄。鴨。養魚。一年四季。自家喫的葷素各菜。可以不必買的。要是鄉下人拿到街上去賣。真是無一樣不賺錢。劍塵道。澹姊何妨提倡提倡。澹如道。這樣樣都容易。只是公司用人難。迪忱必不願管這事。所以我雖說託蓉姊在上海找房子。也不過是這麼一句話。其實我也無心於此。要辦這事。非同商界中人聯絡不可。大家說說。不知不覺天已黑了。喫了晚飯。澹如道。天還早呢。到船上也是等着。不如在這裏多坐一回。再上船去。迪民道。我又忘了一件事。說着打開皮包。拿出三張鈔票。遞給澹如道。前日見顏義士的女人。光景苦的很。去年桐鄉替義士寫捐。我沒知道。如今我補捐五十元。請你代收一收。劍塵道。我也捐點。飛白道。你捐多少。我去替你拿來。劍塵道。三十元。飛白道。我同你合捐五十元。好不好。劍塵道。隨你。芷芬道。我捐三十元。就在皮包裏取出三十元的鈔票。交與澹如。蓉生道。迪妹替我墊十元。回上海再算。迪民又取一張十元的鈔票。一齊交與澹如。不一刻。飛白取了鈔票來。交給劍塵。劍塵交給澹如收了。點一點。一共一百四十元。飛白道。天不早了。我們可以上船了。迪民道。我們一齊去罷。大家立起來。一齊作別了出去。澹如夫婦。送到園門外。飛白對雲文伯道。文弟明天動身。請你先到研究會。替我代庖。兩禮拜。文伯答應了。澹如夫婦及雲文伯。章子奇。送了迪民等上船後。自回園去。不題。迪民等坐在船上。閑話了一回。剛到輪船碼頭。寫好船票。恰好杭州開往上海的輪船來了。蓉生忙着上了輪船。回上海。迪民同憐吾。芷芬。見時候不早。也就睡了。天亮時。上海輪船纜到。船家將小船的纜掛上。到午後三點鐘。纜到拱宸橋。曉光會的分會事務所。在高等學堂隔壁。迪民。芷芬。憐吾等三人。乘火車到良山門。換轎進城。飛白同着劍塵。小孩子們。乘火車到清泰門。換轎到錢塘門外。住在一個友人的別墅中。這別墅在寶石山脚下。背山臨水。結構雖然不大。卻甚精雅。走出門口。不多幾步。就是白堤。順着白堤走去。一直可以到小孤山。隨處可以瀏覽風景。當下飛白領了劍塵。揀了一處住下。就在左近叫了幾樣菜。叫管別墅的工人。燒了



飯。大家忽忽的喫了晚膳。劍塵身體素弱。受  
 走。不覺已是夜深。遂各安寢。次日起來。在湖面上隨意逛逛。劍塵想邀迪民芷芬。同去逛天竺靈隱。遂寫  
 了幾句。叫人送到曉光分會事務所。到了晚間。果然迪民芷芬都來了。芷芬道。迪姊想明天來。我想不如  
 今晚到你這裏來聚齊。省得明天早上累你老等。大家說笑了一回。用了晚膳。一宿易過。次日大家起來。  
 梳洗已畢。喫了早飯。一同下船。搖到茅家埠上岸。飛白本要包幾頂轎子上山。倒是劍塵創議。不如步行。  
 上山。可以隨意看看山色。領畧林泉。於是留下奶媽同秀官在船。大家步行上山。走了好一回。纔到天竺。  
 迪民等舉目看時。這座廟宇。並不宏大。裝飾全無。那班燒香的婦女。卻甚起勁。人數也不少。見迪民等一  
 班人進來。並不燒香禮佛。大家都很詫異。就是和尚們見劍塵等衣服雖然華麗。那蠻靴革革的樣兒。料  
 想不肯在佛面上化錢。也就不睬不睬的。隨劍塵等出來進去。不似對那班熱心佛界的婦女。讓茶讓坐。  
 的那麼親熱。劍塵等閑逛一回。覺這個地方。毫無幽趣。就一同出了山門。折到靈隱來。這靈隱寺比天竺  
 山却大不同。規模也大。舉動也闊。那山房中的太太奶奶們。足足的坐滿。那知賓和尙。甚是忙碌。照應這  
 個太太。又要照應那個小姐。這邊老太太要叫他說話。那邊少奶奶又要叫他談天。忙個不了。迪民等見  
 這種樣兒。甚覺好笑。飛白恐怕劍塵倦了。連忙叫陳興去同和尚說。要所清靜房子。備桌精緻素菜。陳興  
 答應去了。忽見如飛的幾頂大轎前來。一直抬到迴廊上邊客房門口。纔落下後面十幾頂小轎子。也落  
 下了。攢出些老媽婢女來。走到大轎前。挑起轎簾。扶出幾位太太小姐們出來。還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少  
 年男子。忽見那位太太。向芷芬細細的端詳了一回。忙叫人過來問訊。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湖光山色佳人聯袂

金屋璇閨蕩女懷春

話說那位太太。叫人來請蕭芷芬。芷芬初聽見這個老媽子過來相請。很覺詫異。後來把那位太太細細

揣摩了一回。心中方始恍然。對那老媽子道。我就來。你先回去。那老媽子道。家太太叫小的伺候小姐。同過去。芷芬回過頭來。對劍塵等笑道。剛纔進來的。那位太太。是我的從堂姨母。我十三歲上見過一面。如今隔了七八年。很有些模糊了。不是他們着人來說明。我還記不起來呢。如今我要屈姊妹們同我一同過去。迪民道。令姨母家貴姓。芷芬道。姓陳。杭州人。姨丈好像叫迪甫。做過一任道台。劍塵笑道。這樣說來。我比你親戚還要近些呢。迪民道。你是甚麼親戚。劍塵道。這位觀察的弟媳婦。是我的嫡堂姑母。正說着。又見來了兩個婢女。打扮甚是妖冶。上前對人請了安。立在一邊。芷芬心。想不去怕難爲情。就立起來。挽了劍塵。迪民一同過去。劍塵臨走時。回頭對飛白笑道。屈你替我管一管孩子們。我們去就去。飛白笑而點頭。於是三人緩步過去。繞過一道長廊。另外又是一個客堂。外面立了許多老媽子。丫頭。見芷芬等來了。連忙打起簾子。又喊聲。蕭小姐來了。那位太太。卻不自家出來。叫了兩個少女出來迎接。迪民本來隨隨便便。不講甚麼過節。芷芬卻一向知道劍塵。秉性高傲。如今他這位從堂姨母。竟以老前輩自居。心中恐怕劍塵不悅。頗有些着急。其實劍塵雖然高傲。今天卻爲了芷芬面上。並不曾不悅。這真是知音朋友。彼此均有相諒體貼的心。再說這兩個少女。讓了迪民等進房。大家見了禮。陳太太含笑指着那一班少女道。這是我們外甥女。這是我們舍姪女。劍塵等約略應酬了幾句。陳太太又含笑對芷芬道。我一下轎。見了你就覺有些面善。後來細細的看了一回。纔想起來是你。又笑道。不是我想起來。你還躲着不來見我呢。又對迪民劍塵道。今天真是好極了。二位也肯賞光。孟小姐幾時來到杭州。住在甚麼親戚家。迪民道。住在高等學堂隔壁。散分會中。陳太太不懂甚麼。叫分會。芷芬又替迪民詳細說了一遍。陳太太方始有些明白。又問劍塵道。林少奶奶是從甚麼地方到杭州來。劍塵道。從江陰來。陳太太沈吟了一回。又問劍塵道。江陰林府上有位妻安徽高家的姑娘。不知同少奶奶是。不是劍塵微笑。芷芬笑道。這

位就是高家姑娘。高劍塵小姐。陳太太驚訝道。今天真是那裏來的好風。一下子把兩位親戚。一位大名鼎鼎的小姐。都叫我碰着了。真是菩薩保佑我們。可把我樂死了。停歇請一同到舍下去。劍塵道。本要到姻伯母家。姑母那邊去請安。但是今天只得告罪失陪了。因為敝友約着要到玉泉去觀魚。姪女們是步行來的。恐怕回去天色晚了不便。陳太太道。阿呀。小姐們太省儉了。這樣遠的路。可是走得的麼。陳家的那幾位小姐。更是驚異失色。復又竊竊笑語。面上帶着有些輕視迪民等的樣兒。芷芬見了。很有些不悅。遂抗聲道。甥女與迪姊等。卻也不是爲了省幾個錢起見。爲的是步行可以瀏覽山光水色。陳太太對芷芬道。孟小姐高小姐。既然不肯同我一塊兒去。甥女總可同我一同回去。芷芬笑道。這個請姨母原諒。甥女甥女。既然答應朋友一同遊山。豈可半途廢約。還是明天再到姨母那邊請安。今天是要同劍姊迪姊一起去的。說着就立起身來告別。迪民劍塵也便一同作別。陳太太要留着用午膳。迪民等再三辭謝。方纔送出客堂。仍舊叫老媽子送回原處。芷芬等回到原先坐的地方。打發那老媽子回去了。劍塵笑道。芷芬爲甚麼同着我們回來。未免親戚面上疏遠了些。芷芬笑道。這也不算甚麼疏遠親戚。迪民道。我明天打算不去。你們明天去了見面的時候。替我說一聲。就是了。劍塵道。這又何苦來。你又不是那不大方。見不得人的人。我們何妨同去。本來我不打算去。見我那位姑母。如今被這位觀察夫人見了。回去必定要對我姑母說起。所以明天我是不能不去的。飛白笑對劍塵道。你只顧談天。可以邀客人席了。於是大家隨便坐下。這桌素菜。倒甚精潔。也還可口。大家喫喫談談。頗覺歡然。忽見一羣和尚領了兩個女子。從廊外走到後面去了。劍塵見那兩個女子。都不過二十開外。中等人材。打扮的卻是十分時式。衣裙簪珥。也十分講究。光彩耀目。香氣襲人。惟有那風度之間。別顯出輕佻的樣兒。毫不凝重。飛白道。這兩個女子。不知是甚麼闊老的内眷。陳與適在傍伺候。連忙回道。聽說是藩台的四姨太太。八姨太太。飛白點頭不

語。世芬道。看他們這樣的排場。想是紅姨太太了。這位藩台。內寵這麼多。外面政事。恐怕也就有限了。迪民道。看這兩個姨太太。這樣闊綽。恐怕那位藩台不見得是甚麼廉吏。飛白笑道。現在的官場。大都是這樣。真也沒有甚麼說頭。大家說笑之間。不覺已用完了飯。又喫了一盞茶。天已過午。遂一同出了靈隱。到各處山峯上賞玩一回。又到玉泉去觀過魚。纔下船回到別墅中。迪民等雖是天足。今天跑了這許多路。也很有點疲倦。劍塵更是嬌喘微微的香汗淋漓。飛白笑道。你平時總說是能跑路。今天怎麼不濟。還是迪姊妹妹比你來得些。世芬笑道。劍姊你到底是個美人樣兒。就如同那幽蘭香蕙似的。要隨時隨事。遮護着。劍塵笑道。你還說我嗎。你不去照照鏡子。那副閉月羞花的樣兒。那個趕得上你。迪民笑道。依我說。你們兩人只算得春蓉秋菊。各有天然的佳麗。不必互相謙讓了。劍塵笑道。不用你來巴結。我們既是春蓉秋菊。你就是牡丹罷。說的大家笑了一夜無話。次日一大早。就有陳家的家人僕婦來接劍塵等。再說劍塵的這位姑母。自十七歲到陳家來。一直就沒有回過娘家。他是陳迪甫的弟媳婦。劍塵的那位姑丈。名鳳梧。號桐甫。排行第三。娶了劍塵的姑母。不到一年就死了。這位高夫人。卻十分貞淑。自陳桐甫死了之後。別說是幾十年鉛華不御。就是等閒也不肯見人。高夫人未出閣。父母就已雙亡。又無親兄弟。只有嫡堂兄弟數人。惟有劍塵的父親。待他最好。出閣之後。只有劍塵的父親。來看過他兩次。高夫人因為娘家太遠。要是回一遭娘家。路上不免總要出頭露面。所以自丈夫死後。就決定不回娘家。自劍塵的父親去世後。劍塵的兄弟們。也不曾來過。這位高夫人。足足的十多年。沒有見過娘家的親人。如今忽然聽見說是劍塵來了。直把他喜的一夜都睡不着。望見窗外有點亮光。就喊人備轎子去迎接劍塵。又吩咐僕婦們。一定把林姑爺及小少爺小姐們。也要一齊請了過來。僕婦們唯唯的退了出去。他又叫人去通知大奶奶。預備酒席。又打發人去告知大老爺。太太。二太太。再說這位陳家的大老爺。名鳳和。號迪甫。

雖然做過一任道台。爲人卻很糊塗。仗着自家有的是錢。就把那些親戚友朋。都不放在眼裏。要是窮點的親戚們來會他。他連攀談都不願意同他攀談。好像同那窮親戚攀談了。那親戚的窮氣就要傳染似的。所以同他周旋的一班人。除了簾片之外。就是麻雀同志。他又十分愛鬧。家中起了許多亭臺樓閣。養了許多歌童舞女。姬妾成羣。爭妍鬥媚。他最得意的有五位姨太太。若說他們那些爭憐妒寵的情形。也不是一枝筆說得完的。所以做書的。就索興把他略過不提。陳迪甫的太太程氏。爲人並不柔善。不過很能幹。知道丈夫是這樣的人。不許他置妾。是萬萬做不到的。樂得做個好人。得個賢名。只要拿住家中的全權。撐住自家的威風。不使那些姬妾輕視了自己別的事情。也就不去細細的計較。樂得給陳迪甫一個面子。所以陳迪甫十分感激夫人的恩典。把家中一切的事情。都交給太太。太太既有了全權。又想要是這樣親手管起來。未免失了大人不管細事的體統。就把那大綱自家掌着。那細目交給大兒媳婦大奶奶管。太太生了兩兒一女。大兒名家驥。小名阿瑤。次兒名家駒。小名阿寶。女兒名漱珠。二老爺名風容。號雍甫。今年二月往京中引見去了。二太太姓姜。生了三兒二女。大女兒名漱瓊。小女兒名漱玉。年紀同大太太的女兒相彷彿。都是十七八歲光景。長子名家驥。次子名家騏。三子名家騏。都在家中讀書。大太太有個妹子的女兒。寄居陳家。名鳳香。這位鳳香小姐。人材長的卻也出衆。只是微微有點小毛病。就是同那表弟阿寶。太親熱點。再講到這個阿寶身上。真是執袴子弟中的首領。他自小因爲大太太十分溺愛。就不大肯去讀書。專門混在姊妹們裏頭。他又以爲自己生的臉兒齊整。家中又有錢。就學起那紅樓夢中的寶玉來。專在女孩兒們身上轉念頭。所以有好些親戚朋友家的姑娘們。被他攪得清不清。渾不渾。給人家做話柄。阿寶還以爲得意。常常直言不諱。不替人家想想。叫他怎麼見人。又不自家想想。做了這樣無廉恥的事。怎麼還好對人誇說。有了這些原因。所以劍塵芷芬雖然到了杭州。都不願意到他

家去。如今被這位大太太看見了。無可推託。只得打點到陳家來。再說高夫人把接姪女姪女婿來的這回事。告知了陳迪甫。這陳迪甫平時固然瞧不起親戚。若是那有錢有勢的親戚。他也不是一律的瞧不起。今早聽見三弟婦高夫人接劍塵的話。心中甚是高興。迪甫的心。並不是高興三太太娘家人來。實在是高興林飛白是現在大名鼎鼎的人。飛白的老太爺又是現任的總督。這樣的親戚。走上門來。方纔不辱沒了陳家。當下和顏悅色的對高夫人道。三太太長遠沒有見過家裏的人。如今令姪女來。實在難得。三太太大可留令姪女多住幾天。就是令姪婿。也是江蘇的大人物。今天一同來。我也十分歡喜。高夫人從來沒有見大老爺這樣的優待親戚。今天見大老爺這樣說話。真是覺得臉上二十四分有光。大太太見三太太得了這樣的光彩。不覺眼饞。也將接芷芬的事。對大老爺說了。大老爺在高興頭上。沒挑甚麼眼。只說道。你叫人去接就是了。又道。不要怠慢了客人。大太太便也十分高興。就急着叫人去催請。大老爺因為昨夜賭輸了錢。今天要翻本。說了幾句沒要緊的話。就一直出去了。這裏大太太。三太太就在內室等候迪民等。二太太因為有事不在家中。那一班小姐姨太太們。聽說芷芬等怎麼長的美。大家都要開開眼界。一齊打扮的如花似玉。彷彿想要壓倒客人似的。阿寶更是分外忙碌。滿身換了新衣服。灑了香水。把辮子打得絹光。臉洗得雪白。拿鏡子照了又照。纔跑到後樓去。搗了膩香小姐的手。肩並肩的蹣到上房這邊來。大奶奶一眼望見。忙堆笑道。好一對人兒。倒像小夫妻一般。膩香紅了臉。吓了一口忙灑。脫了阿寶的手。轉過身來。替大太太三太太請了安。在榜邊坐下。搭訕着同姊妹們攀談。阿寶也請了安。大太太拉過阿寶的手。笑道。你也知道我請客人麼。阿寶笑着不語。三太太卻很有點不歡喜。因為礙着大太太的臉。又不好說甚麼。只得笑着說道。阿寶我有句話告知你。我這個姪女。我雖沒有見過。卻聽見人說過。他為人很有脾氣。你見面的時候。要莊重點。阿寶道。知道了。三太太纔放了心。不一刻丫頭們飛

跑了來說。客人到了。太太。三太太。因為迪民同來。不便以長輩自居。同大奶奶小姐們。一同接了出去。早見一班婢妾。擁了三個麗人進來。三太太見當先的。穿了一身黑洋縐衣裙。後面兩個一色的銀灰外國閃光緞夾襖。並不鑲滾。圍了個金線牡丹蝴蝶的披肩。下面百摺長裙。三太太一面看。一面迎了三人。走進客堂。劍塵同太太見了禮。就對三太太叫了聲九姑。正要行下禮去。三太太笑盈盈的一把拉住。於是芷芬迪民大家也都見過禮。大奶奶過來敬了茶點。方纔大家坐下攀談。三太太今天真是不曾有過的高興。將他們三人細細的打諝。見迪民談淡。幸姿皎如秋月。風致天然。其靜如蘭。劍塵臉上微微露點高傲氣象。但是蛾眉掠月。杏臉含春。秋水為神。瓊瑤作骨。秀色可餐。顰笑咸宜。再看芷芬眉峰展翠。櫻口含丹。皎潔若美玉。靜婉如鮮花。復將家中最有名的膩香小姐。拿來同他們三人比比。就像那薺菜花。見了牡丹。狗尾巴。巴遇了靈芝草。這個當兒。迪民等却也把陳家一家人都看過了。見他家這些小姐們。一個個錦衣繡袴。不着裙。露出那裝高底的三寸金蓮。復一個個輕桃樣兒。沒有一毫端詳凝重的氣息。劍塵心想。阿寶是個男子。怎麼也混在這裏。老坐不去。更加阿寶那雙賊眼。不住的釘在迪民等身上。阿寶以為劍塵等正同人說話。一定不覺。那知劍塵等。都是天字第一號的絕頂聰明。真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那會不覺。芷芬早有些心中不悅。不過不好發作出來。此時三太太叫人領着英官逸官秀官。到各處去逛逛。又問劍塵道。林姑爺怎麼還不會來。劍塵笑答道。姪女們來的時候。飛白正陪着客人。大約再過一刻。也就可到了。正說着。見陳家大老爺。領了飛白進來。家人們在外面喊聲。林姑爺來了。早見飛白同陳大少爺進來。太太三太太一齊立起來。飛白見過禮。心中頗詫異這些內眷。怎麼不避開。心中雖然這麼想。外面卻不能不作理會。只得一一的見了禮。陳大少爺也同迪民等見過禮。大家讓了坐。三太太舉目細看飛白。見他長的長眉褶秀。鳳眼合威。丰姿奕奕。英氣逼人。比起阿寶來。又是天壤之別。不覺暗

暗喝采。真是天生一對璧人。心中歡喜。就格外親熱。問長問短。問個不住。飛白一邊應酬三太太。一邊也將眼光暗中把這房中的姨娘小姐們看了一看。見花花綠綠的。沒有一個出色的。卻是個個的眼光釘在自家臉上。心中早已瞭然。不覺就有些不願意再坐。忙用話打斷了三太太的話。箱起辭出去。這些人的光線也就跟了飛白出去。劍塵暗暗好笑。膩香小姐看得昏了。不覺失口對劍塵道。姊姊真有福氣。嫁了這樣的一個好姊夫。芷芬忍不住笑了一笑。膩香此時回過味來。覺得話說錯了。臉上紅了一紅。大奶奶見時已一下鐘。叫人開上酒席來。三太太讓迪民首坐。劍塵次之。芷芬又次之。三太太三太太陪着劍塵。芷芬那裏肯。只得分做三席。三太太陪了劍塵。三太太陪了迪民。大奶奶陪了芷芬。席間酒菜雖然甚好。談心並不十分暢快。因為這些小姐姨娘們。都是扭扭捏捏。從不肯大大方方的說兩句。用完了酒席。已差不多四下鐘。三太太同了劍塵迪民。到自家住的這邊來。烹茗細談。三太太也把芷芬拉了到那邊去。三太太又苦苦的留住劍塵迪民。在他那邊過夜。着人出去告知飛白。飛白向來順着劍塵。自然沒有不答應的。劍塵見他姑母這樣親熱。便也有些不忍違他的意。着人去通知芷芬。恰好三太太也在那邊留住芷芬。芷芬聽見劍塵迪民既然住下。也就答應。晚上用了晚飯。芷芬道。這裏人來去的不大方。五姨還是叫人領我到三姨伯母那邊去。同劍塵姊姊一塊兒罷。三太太笑道。他那邊已有了兩個客人。難道我留一個都留不住麼。隨便怎麼樣。我總要屈你一屈。你如果嫌這裏人雜。我叫人領你到膩香那兒去睡。芷芬聽了。把頭搖了一搖。三太太道。你不願意同膩香睡。就同漱珠在後面睡罷。芷芬方纔點一點頭。又談了一回。約摸有十一點鐘。三太太纔叫漱珠領了芷芬去睡。自家送到天井中。芷芬讓了大太太回房。跟了漱珠及一班丫頭到後面樓上來。這一套樓房。約有四五十間。裝飾鋪陳。非常華麗。左一排是膩香居住。右一排是漱珠居住。前一排是阿寶居住。後一排空着。芷芬就住在這個所在。芷芬除自家帶



了一婢之外。大太太又撥了四個丫頭。兩個老媽子來伺候。芷芬在房路略坐了一回。漱珠就拉了芷芬。到膩香這邊來。剛走到膩香的外房。見靜悄悄。丫頭們都不知到那裏去了。漱珠對芷芬做個手勢。叫芷芬不要響。芷芬以為他尙帶些小孩子脾氣。或者想嚇着膩香。頑便也隨他去。一人默默的立在窗。前看字畫。見那字畫甚好。落款是飄零女子。心想這人有這樣的才華。怎麼拿這兩字作個別號。其世。不言可知。正在心中想念。忽聽見內房格格作笑聲。微聞膩香嬌喘。笑道。這個酸溜溜的我不要喫。又道。那個太甜。我也不要。還是你嘴上的給我嘗嘗看。又聽見阿寶說道。你這個人怎麼我嘴上的都是好東西。芷芬纔知道漱珠叫他不要響。是爲這個。覺得有些不好意思。連忙回身出去。被漱珠一把拖住。笑。說道。膩香姊。我同客人來了。你還不出來迎接。芷芬覺得無意中受了漱珠的愚。竊聽了人家的兒女私。言。心中着實不快。忙說道。珠妹不要攔拖。我要睡去了。此時膩香已回了阿寶。走了出來。笑說道。芷姊既。到此地。怎麼又要回去了。莫不是我們出來迎接遲了。漱珠接口道。我們我們的。到底是那個我們。膩香。把臉一紅。怩了漱珠一口道。你總是同我過不去。不管有人沒人。總是這般取笑我。芷芬見他們這般舉。動。不像個大家閨閣。心中便有幾分厭惡。勉強說道。我本來想睡了。剛纔進來。聽得膩香姊正在說得。高興。所以打算不擾了。膩香不覺臉上又紅了一紅。阿寶連忙笑說道。久聞芷姊姊的大名。今日日裏沒。有請教。此刻正好洗耳恭聽高論。請到裏面坐坐。芷芬沒法推辭。只得跟膩香走到裏面臥房。膩香讓了。坐。芷芬見膩香房中收拾得十分華麗。擺着最新式的鑲花楠木牀。掛着桃紅湖縐帳子。銀地織錦帳沿。湖色繡花幔子。垂着許多穗子。房子收拾的就像新房一般。沒有一毫雅緻。加着一種花露水的味兒。甜。津津的沁入肺腑。令人腦筋不清。心思昏蕩。膩香又喊丫頭們拿茶來。芷芬道。不要拿了。我坐一坐就想。過去了。膩香笑道。姊姊怎麼這樣客氣。我們難得遇在一塊兒。姊姊是個才女。固然瞧我們這些俗人不。

起。怎麼連一盞茶都不肯賞臉嗎。芷芬不好說甚麼。只得笑了一笑。便問阿寶道。老弟在甚麼學堂讀書。漱珠笑道。他讀甚麼書。他一聽說讀書。比打他還怕。芷芬道。現在國家這樣窮弱。全仗一班青年人。學出本事來。將來替國家出力。像老弟這樣年紀。萬萬不可自暴自棄。像府上這樣的場面。不是那出不起學費。請不起先生的可比。大可乘此機會。大大的用一番功。學出點真實學問來。將來或可替國家辦一兩件事。也不枉人生一世。默默無聞。阿寶聽了芷芬的話。很不入耳。心想這樣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怎麼說出這樣腐敗霉爛舊話來。真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了。想必同來的那兩個美人。也是同他一樣。真正可惜。不覺長歎一聲。芷芬見阿寶的情形。不以己言爲然。就不肯再往下說。淡淡的道。一人有一人的志向。想必老弟不以我的話爲然。或者另有高見。何妨說說。阿寶長了十九歲。除了色字之外。從沒有第二思想。今夜憑空被芷芬一問。真個問住了。半晌說不出來。漲的臉兒通紅。芷芬見阿寶這個樣兒。實在執袴的可憐。也就不再去問他。就同膩香。漱珠。隨便說了些閑話。芷芬道。適纔見你桌上的畫。畫的很好。可惜沒有細看。膩香道。姊姊要看。我去拿來。就立起來。出去拿了進來。遞給芷芬。芷芬接來細細的看了一回道。畫是很好。但不知道這個女子是何處人。漱珠道。這就是我們姑母的姪女。他家死的只剩下他一個。寄居在我家。爲人很有些窮像。這裏的人都瞧不起他。芷芬道。他姓甚麼。膩香笑道。他姓花。叫影憐。他的模樣長的倒也不差。只是性情古板點。這裏的姊妹。都同他說不來。就是大人們。也不喜歡他。阿寶兄弟在姊妹裏頭。他同那一個不要好。只同花影憐也是說不來。就可見他的爲人了。芷芬心想。這人不同阿寶好。就有幾分可敬。身世又復如此。又覺很是可憐。漱珠道。芷姊。你喜歡他的畫。明天我打發人去叫他好好的畫幾張來。芷芬道。這個很可不必。他如果在這裏。我倒想會會他。膩香笑道。這個那還不容易嗎。只怕他沒有這般福分。芷芬正色道。這是甚麼話。一樣的人。有甚分別。只怕我還沒有福分見他。

呢。膩香不語。心想這樣的一個窮女。何苦這樣的拚命幫他。真是奇了。再說一宵易過。次日早膳畢。太太同三太太大奶奶。諸位姑娘們。陪了劍塵。迪民。芷芬。去逛逛他們自家造的花園。先走過幾處正房。轉灣過去。走到一所樓房。從樓上穿過去。便一級一級的低下來。又過了一處小樓。月臺上很寬闊。三面青石欄杆。正中擺着一張梨花木圓檯。四個花鼓墩。靠壁嵌着一扇落地大圓鏡。大奶奶把那鏡子一推。却隨手轉了過去。現出一個大月洞來。裏面花木繁盛。迪民道。這裏很有點意思。說着太太讓着衆人進去。劍塵細看這鏡子。原來圓鏡是活動的。居中上下做了筓頭。推過去這圓鏡便橫豎轉來。只中間着一線。兩面均可走人。芷芬隨手把那鏡子一推。依舊轉過來。是一面大鏡。迪民再看這立的所在。也是一個月臺。只欄杆圍着像個半圓樣兒。兩邊都是走廊。一級一級的低下去。便是園中了。裏面約有十幾處亭臺樓閣。最後走到一所五開間大院子。四面都是捲蓬走廊。五開間不隔斷。甚覺敞亮。一色紅玻璃窗。裏面桌椅几凳。也是紅木的。居中懸六塊楠木拼成一塊的大橫披。刻着山水。衆人又逛了一回。太太領到一個八角水亭上。芷芬見亭中已擺下桌椅。一色大紅緞繡花披墊。丫頭老媽子。立了一大羣。擁擠擠的上來伺候。太太讓迪民坐了首席。大奶奶斟過一巡酒。迪民席間閑談起來。道。姪女前日到天竺山去。一路那些窮人們。真個不少。這個雖然各處都有。倘若各處的富人。肯在本鄉立個善會。替這些窮人們想個出路。我看也要好些。就是於地方自治一方面。也很有好處。大凡無恥之事。卽如盜賊奸淫。大半都是逼於飢寒。劍塵聽了迪民說出這仁人之言。心想他這番話。對了這幾位太太奶奶們說。真是對牛彈琴了。不覺向迪民笑了一笑。迪民也明白劍塵的意思。便對劍塵笑道。你們林府上。在江陰要算是名宦巨富。這種救濟窮人的義務。你是不能放棄的。又對陳太太道。府上在杭州。總算是數一數二的富紳。何妨提倡提倡。給這些貧民設一個法子。讓他們有個出路。不至束手待斃。老伯母你看何如。譬如

今天這兒這些顧繡披墊。鋪陳在這裏。不過看去光彩點。於我們身上。並無用處。若將這筆錢。拿去接濟了貧民。他們却得了實惠。老伯母你說對不對。陳太太太心中。甚不以迪民的話爲然。卻不便露出。只得勉強笑道。小姐說的是。可惜這些事。我都不能作主。迪民道。老伯母客氣了。別的不說。單將這施捨僧尼。隨緣功德的這筆錢。拿來濟了貧民。老伯母再勸勸別人。也同老伯母一樣。把這錢濟了貧民。以此類推。爲數也就可觀了。豈不是老伯母大大的做了點仁德事嗎。陳太太太道。真笑話。我一年在佛面上。真是有限得很。和尚尼姑們更少了。也不過是脩脩來世。沒甚大交關。這點點兒。那裏不用兩個錢。省下來也有限的。迪民道。一人固然有限。十人就不有限。百人就不有限了。老伯母何妨試辦試辦。陳太太被迪民逼的兩頰通紅。羞著一團怒氣。不是爲的迪民是個會長。將來承繼孟伯容千萬的家私。早已發揮了。此時仍按住心頭怒氣。勉作笑容道。小姐說的自然容易。不知作者之難。小姐既這樣說。小姐自家先試試看。可做到做不到。迪民笑道。這個不信。僧尼。姪女雖不敏。自信還做得到。至若拯濟貧民這件事。姪女也很想做。因爲力量不濟。所以想到處勸勸大家合力共作。或可有希望。陳太太太聽了半晌無言。蕭芷芬恐怕席間。大家弄的意見不合。便對膩香道。昨夜膩香姊說那個花影憐。我想要會會他。不知道這時候。可否打發個人去請他。一請一同坐一會兒。太太不覺又呆了一呆道。那個花影憐。那窮像也可以上得上臺面嗎。劍塵笑道。我們也不算甚麼客人。大家見見。多認識一個姊妹也是好的。太太不得已。纔打發人去請。過了好一會纔來。大家相見坐下。芷芬把這個花影憐。細細的打量一番。見他穿一身半舊竹布衫褲。圓圓的臉兒。脂粉不施。蛾眉淡掃。雖不算甚麼天香國色。看去却也不討人厭。迪民見花影憐端莊凝重。一派大家風度。比起陳家這一起。小姐奶奶們來。迥然不同。劍塵見花影憐眉黛之間。含了一種憂思不解的樣兒。便問花影憐道。影姊的畫。聞芷芬妹說好的很。不知道可肯借觀。花

影憐道。妹子本不會畫。不過信筆塗去。自家也知道不成個樣兒。姊姊如果高興。停歇拿來請教。迪民甚芬等。又同花影憐談了一回。纔知道花影憐的父親。是個舉人。爲人很正派。影憐三歲上。父親就去世了。七歲那年。母親又死了。家中另外無人。只跟著陳家的姑太太過日子。這位姑太太。待影憐還好。無奈也是年輕守節。家中所有的錢。以及嫁資。都被那位去世的姑老爺敗光了。全仗著娘家過日子。花影憐十四歲上。那位孀母陳姑太太又死了。影憐到這時候。真是隻身一人。毫無依靠。又是家徒四壁。告貸無門。這個當兒。倒虧了陳家老太太。念著女兒家。只有這點親骨血。雖然是個女兒家。做不了花家的承嗣人。究竟一脈相傳。聊勝於無。就招花影憐接到家中來住下。好好的看待。同家中的小姐一樣。誰知影憐命苦。不到一年。陳老太太壽終正寢。陳太太待影憐。那裏當他是親戚。險些兒沒把他當丫頭。再加阿寶因爲花影憐不上他的套。端莊自守。分外恨他。便在母親前。說了影憐許多壞話。陳太太本不歡喜影憐。加了阿寶的話。就此雪上添霜。那裏有好日子給影憐過。恨不得立刻把影憐趕了出去。這是以前的閒話。作者因要偷懶。便在他們問答的時候。帶上一筆。省得再敘。閒話少說。再說迪民見花影憐爲人甚好。詞意之間。頗有憐惜的意思。世芬道。影憐的畫。我看做了圖畫教習。倒很相宜。迪民笑道。影憐不知道肯做教習不。影憐笑道。妹子那敢妄想。倘能夠做個學生。也就好了。迪民道。影憐倘然有意。我就請影憐在我們高等女學。屈就屈就。陳太太本來討厭花影憐。見迪民要影憐去做甚麼圖畫教習。巴不得把影憐推出去。免在家中惹厭。就忙笑道。他小孩子家。只怕本事不好。能夠去學學。跟著小姐們淘練淘練。也就算他的運氣了。迪民見陳太太這麼說。明擺著是願意了。遂笑道。我看老伯母。同影憐姊姊。都不必客氣了。明天影憐就請到我們會裏去頑頑。倘不嫌地方小。那就要委屈影憐一下子了。影憐見迪民一團和氣。沒有一絲驕人的氣象。心中本也十分願意。只是怕自家本事不好。所以不敢答應。世芬揣知花

影憐的意思。笑對影憐道。影姊沒有做過教習。所以這樣狐疑。照影姊這樣的畫。外面學堂是不可多得的。陳太太道。花小姐也不必推辭了。既是孟小姐這麼好意。你就答應了罷。花影憐也知道陳太太的意思。巴不得把自家推出了門。又想知己難遇。想著迪民等這樣要好。或者不是賞識我的畫。是可憐我的境遇。要把我拯救出去。想到這裏。不覺眼圈兒一紅。勉強收住了淚。對迪民道。既承大姊姊不棄。就請大姊姊定個日子。幾時過去。不過妹子是沒有出過門的人。一切的事。全仗大姊姊。同諸位姊姊們指教。不要當我是個教習。當個小學生似的。那就受賜不少了。芷芬笑道。影姊姊也不必說這些客套話。我們姊妹們。既然在一塊。自然要互相扶助。大家都有不及的所在。也有專長的所在。彼此爲師。不存意見。就是了。花影憐聽芷芬說的痛快。便也展顏一笑。大家又飲了一回酒。纔吃飯。到了第三天。迪民劍塵。芷芬要回去。太太三太太留住不住。只得讓他們回去。花影憐因爲要收拾收拾。約過三天。迪民差人來接。劍塵約蕭孟二人。仍到別墅來。迪民在別墅坐了一回。仍要回到分會。劍塵道。你忙甚麼。明天我們還要逛湖呢。迪民笑道。你要逛湖。自然有人伴。你何必膩著我。我還有我的事呢。劍塵笑道。我要是不約你逛湖。明天你又要說出好話來。我留你逛湖。你又是這樣胡謔。總而言之。左右都是你的話。罷了罷了。我也不希罕你。你快去罷。不要爲我。回來又說是就誤了你的正事。芷芬道。時候不早了。我們回去罷。明天我作東道。逛煙霞洞去。在這裏會齊。劍塵不許走開。說著攆了迪民的手。作別起身。劍塵送了他們二人上轎。回到裏面。恰好飛白從外面回來。見了劍塵。笑道。你回來了。劍塵也說了幾句別後的話。英官逸官秀官。上來對飛白請了安。飛白笑道。今天我們到湖面上逛逛去。遂喊陳興去叫了一隻大船。大家一齊上了船。搖到各處去遊了一遍。後來到了一所莊子。是一個當今鼎鼎大名的女才子家築的。裏面對聯匾額。都是這位女才子的墨寶。劍塵看了一回。笑對飛白道。聞名不如目睹。他的墨跡也不過如此。並且看

這字有些腕力不足。不能寫大字。倘若你是個女子。這字不知道怎樣喧傳呢。飛白笑道。誰叫你不各處去登報。又不去交結洋人替你揚名。你要像他這樣。你的文名還怕不早已膾炙人口了嗎。劍塵笑了一笑。同出了莊門。上船搖到兩宜春。飛白去揀了一間臨湖的座兒。點了一樣炒雞片。一樣醋溜魚。一樣薯菜湯。一樣炒螃蟹。一樣炒蝦仁。兩盤火腿肉絲炒麵。四兩白玫瑰。堂倌送上手巾來。採菁接來遞與劍塵。劍塵嫌醜醜。搖搖頭。採菁仍遞回堂倌。堂倌泡上來的茶。劍塵也不要喝。把茶碗推在一邊。一回兒送上酒菜來。劍塵也不大舉箸。飛白道。你不是說要吃館子麼。怎麼到了館子裏。又不吃了。劍塵笑道。我因為沒有上過館子。不知道館子是怎麼一回事。所以要見識見識。如今既到了館子。見識過了。覺得坐在這裏吃東西有些不自在。又覺得他們這些杯箸碗盞。總有些醜醜。飛白笑道。你嫌這裏坐著不自在。我們上船吃好不好。劍塵搖搖頭道。很可不必。我看你坐在這裏很舒服。孩子們又都高興。何苦爲我一人。又與興轟轟的搬到船上去。我不過是要看看館子的樣兒。並不一定要吃東西。我剛纔不說是他們的杯盞醜醜麼。飛白笑道。你平時總說我太闊。我看你纔是文字第一號的闊人呢。誰人上館子。還要帶杯盞。劍塵道。這個不算闊。我也不會說要帶杯盞。飛白正想再說。忽見後面轉出三個客人來。因要揀這間的座兒。見有人了。便叫堂倌把桌子搬到臨湖空地上擺下。三人坐下。方舉目看這邊的客人。那左首的客人。一眼看見了飛白。便立起過來招呼。飛白起先沒留心。及至這客人過來招呼。方始看清。原來這客人不是別人。就是蕭芷芬的阿哥蕭振黃。飛白詫異道。我不是託老兄替我照管研究會的事嗎。老兄怎麼不等我回去。便跑到這裏來了。蕭振黃笑道。都是你老弟不好。累的我險些兒沒有說到這裏。忽然想起這位夫人。想來就是飛白的夫人了。便又連忙道。這位可是弟夫人。不是弟夫人。不是。飛白道。這是內人。振黃忙堆下滿臉笑容。連連作揖。一口一個弟夫人。叫的非常甜蜜。劍塵往常固然大方。見人並不躲躲藏藏。今天見

了蕭振黃這個樣兒。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便遷了英官等。離開座位。上船去了。飛白今天滿襟件了夫人。暢遊一日。誰知半腰裏。撞著這位不識時務的振黃先生。憑空打斷了人家夫婦的遊興。還要拉天扯地的鬧著。叫飛白做東請他。飛白笑道。你要叫我做東。這也容易。你須要將我到杭州來的歷史。說給我聽。聽。振黃道。這個容易。我還有兩個朋友在那裏。我們一同到前面去坐。飛白便同了振黃。走過去。見了那兩位客人。一個姓司徒名淵。號博夫。一個姓馬名鵬飛。號萬里。都是蕭振黃的好友。飛白却都沒有見過。大家見面。不免有幾句久仰的套話。堂倌送上手巾。飛白便讓他們三位點菜。振黃道。西湖的醋溜魚。是有名的。燒他一大尾來。又對司徒博夫馬萬里二人笑道。不然。今天這個東。應該兄弟做。那知我的運氣真好。被我找著了個替身。我們三人。要不饒他。今天很很的叫他破費點纔好。飛白笑道。叫兄弟破費點。倒有限。倒是你老兄的肚皮要緊。不要吃壞了。回來再請醫生。那就後悔來不及了。振黃笑道。你不要掉鎗花。你嘗是這麼一說。我就嚇掉不吃了嗎。今天是一定不饒你的。你在上海。我們從不擾著你一盞花酒。有人請你吃花酒。你就做出那副正人君子的樣兒來。弄得請的人都掃興。還有那雲文伯。也是同你一樣。你們這幾個人。真是白白生在世上。一點歡樂都不會尋。難道這樣貞節。還想建立牌坊麼。飛白聽振黃這樣。夾七夾八的隨口亂說。甚覺開胃。不覺失笑道。照你這樣說。做了男子。就要吃花酒。不吃花酒。的就是枉生世上。這個道理。倒要你老兄。細細的演說出來。給兄弟聽聽。多一樣學問。豈不是好。振黃不過隨口亂說。那有甚麼道理。聽飛白這樣說。便道。你不要難我。這也難不倒我。你這個。我不信真個沒有相知。你小心點。倘被我偵探著了。那時我可要大鬧起來。不能饒你了。飛白大笑道。你又不是我的如夫人。這樣嫉妒做甚麼。說的大家都笑了。振黃又亂說了一陣。吃的約有八九分醉意。便拿酒遮了臉。將他跑到杭州來的歷史。說了出來。原來飛白創的這個研究會。背後有個大草場。居中有西洋式三層樓。



是他們幾個編輯員住的所在。草場四面築了花牆。植了花草樹木。到了夏天。擺幾把鐵椅子。作為納涼之處。飛白若到會中來。就住在這所洋樓上。但飛白住的這間。貼對前面一個甚麼大臣女兒的妝樓。那小姐的繡房。正與飛白的臥房。遙遙相對。飛白是個正人。固然不留心這些。那知前面的小姐。却很有意。況且他這妝樓。緊靠著研究會的花牆。飛白若是在洋樓上。那小姐固然看不十分清楚。要是飛白在草地上納涼。這小姐倚欄俯視。却是看的十分親切。他見飛白儀表英爽。丰姿美麗。這小姐早已心許。常常帶著一班侍女。憑欄嬉笑。想望飛白擡頭看他。甚而至於瓜子壳。整把的望花牆裏撒下來。又時常拿花朵兒。假裝打鳥。頑草易上。亂灑。飛白却為這樓上是人家內眷。從來不肯擡頭細看他們。這位小姐見多般做作。終不得周郎一顧。不免有些心焦。後來忽想著一法。因為這小姐曾在女學堂讀過五年的書。會拉幾調手琴。從此就日夕陽初下。微月未升。估著飛白要來納涼的時候。他便支支格格的拉起手琴來。指望飛白聽了。驚羨他的大才。不免就要仰望他的仙容了。豈知飛白是個琴學大家。聽了這樣的拉琴。幾乎把他厭的要打惡心。飛白是個絕頂聰明的人。如何不懂這位小姐的用意。從此便格外不去理他。恰好這時。劍塵有點小病。飛白放心不下。就把會中的事。交與別人。回江陰去了。臨去的前一日。蕭振黃被家中的大小夫人。鬧的不得安身。賭氣跑到研究會來。他本來是會中的會員。他見飛白要回江陰去。他看中了飛白這間房。說要搬來住幾日。飛白笑道。你住在這裏。我却有一事要囑咐你。前面臨草場的樓上。那班女人。老哥却要莊重點。切不可去勾勾搭搭的。振黃氣笑道。你怎麼這樣小看我。難道不論甚麼女人。我見了都是好的嗎。大約那前面的女人。是你的情人。恐怕我要割你的靴腰子。所以這般著急。預先吩咐。飛白一笑。而罷。次日振黃送了飛白回去。就在樓上住下。晚上在草地上走走。果聽得那邊樓上。嬉嬉哈哈的笑聲。振黃因為要爭昨日的氣。不去看他們。到了次日晚上。振黃實在悶不過。想

出去打個茶圍吃檯花酒。又因為飛白定下的章程。會中住的人。不許碰和。及出去打茶圍吃花酒。倘或  
違了章程。將來面子上難爲情。便咬著牙齒不出去。無可消遣。不免再到草場上走走。聽得支支格格的  
拉起琴來。又有些笑語聲音。忽然一朵半開荷花。劈面灑來。不偏不倚。正打在振黃頭上。振黃心想。怪不  
得飛白說要莊重點。原來這班寶貝。這樣的胡纏。他們既這樣。我倒也要見識見識。就擡起頭來。把他們  
一一的細看了一回。見三個侍女。穿的一色黑紗背心。白紗衫。那位小姐。穿了一身粉霞羅衣褲。圓圓的  
小臉兒。精神甚活潑。若說美人實在夠不上。不過在振黃眼裏。就覺得很出色。當下就把那花朵。仍舊拋  
了上去。那位小姐。起先以爲是飛白。故撒花下來。及見擡頭看他的。並非意中人。不覺意興索然。及細看  
時。雖然遠不及飛白。却也不是甚麼醜鬼。又覺有點意思。及振黃拋花上樓去。那小姐早紅了臉。一扭身  
牽帷進去了。從此之後。不知如何。振黃同這位小姐。勾勾搭搭的有了相好。振黃反因爲研究會人多不  
便。不住在研究會了。另外想個甚麼門路。一直沒有人知道。到了上月初頭。那位小姐的姑爺回來了。振  
黃不知道。撞了進去。被那位姑爺知道了。險些兒沒有把振黃拿住。還虧他學過體操。跑的快。逃了性命。  
如此看來。進學堂究竟也有一樣好處。從此那位姑爺。千方百計的要尋蕭振黃決鬪。振黃弄得沒了法。  
纔跑到杭州來。飛白聽完振黃一席話。笑道。原來你犯了這樣的風流罪案。纔逃到這裏來。你打算在杭  
州一輩子麼。振黃道。都是你不好。你不去掛個幌子。我同他。也不至如此。飛白大笑道。難道你們的相好。  
還是我的皮條不成。振黃也笑了。飛白又道。這事我早就囑咐你老哥要莊重點。這種事。於道德上未免  
太虧了。振黃笑道。我真是倒霉。前兒被雲文伯說了我一大篇道理。今天又碰著你老弟。你們也不必說  
了。左右不問甚麼事。總是人做的。說他做甚。下次不幹就完了。飛白見振黃醉了。不好再說甚麼。此時振  
黃已經酒醉菜飽。立起來作別。踉踉跄跄的。拉著司徒淵馬鵬飛去了。飛白叫陳興同堂信算帳。自家先

回別墅來。剛走到平湖秋月。見前面橋上。劍塵同了英官等在那裏看返照。見飛白來了。英官如飛的迎了下來。飛白攤了英官的手。走上橋來。笑對劍塵道。你們在這裏頑。劍塵道。我們到寶石山去頑了一回。這裏是剛到的。你的客人去了嗎。忽見飛白又同一人點頭欲知此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自由婚姻新娘說新理

專制手段窮婦入窮途

話說飛白與劍塵立在橋上談心。忽見來了一人。與飛白點頭。口中說道。飛翁難得到這裏來。飛白呆了。一呆道。閣下是否權齋兄。那少年道。是是。是。是。去年到上海。在振黃那裏會與飛翁同席一次。得聞高論。兄弟實在敬佩得很。今天難得在這裏遇著。我們到前面坐坐去。飛白道。謝謝。改天再奉擾罷。今兒晚了。兄弟要回寓去。權齋初時只願同飛白攀談。沒有留心劍塵。這時纔覺著。心知是飛白的內眷。却不敢驟然稱呼。便問道。這位是……飛白道。是內人。權齋連忙作揖道。大娘後天請到舍下去坐坐。又對飛白道。後天飛翁同嫂夫人一同光降。做舍。兄弟後天結婚。還想請飛翁演說演說。飛白道。權翁嘉禮。就在後天。兄弟一點也不知道。不是權翁今兒說起。兄弟可不是失賀了嗎。權齋道。兄弟是自由婚。後天演說的人很多。飛翁大才鼎鼎。最好替兄弟做一篇頌辭。新婦的頌辭。他已經請人做好了。他今早給我看過。我覺得他的頌辭比我的好。倘以飛翁的大才。替兄弟做一篇頌辭。一定壓倒新娘。飛白笑道。何以要一定壓倒新娘。這種頌辭。兄弟實在沒有做過。敢謝不敏。權齋道。飛翁不肯做罷了。有甚麼不會做。飛翁沒替別人做過。自家總是做過的。難道拿著飛翁這樣大才。還去請別人做頌辭麼。飛白笑道。兄弟不是自由婚。那兒有頌辭。權齋驚訝道。飛翁這麼個文明人。怎麼不結文明婚。忽見劍塵立在湖邊。自家覺得失言。即忙改口道。像嫂夫人這樣文明。不是自由婚也是體面的。飛白笑道。權翁住在甚麼地方。後天兄弟好去擾喜酒吃。權齋道。兄弟住在板兒巷。後天一定請飛翁同嫂夫人早些光降。飛白道。兄弟一定來的。內人

來不來。兄弟却不能勉強。他有他的自由權。權齋道。是的是的。兄弟還要去尋個朋友。暫時失陪了。說完急急的去了。大約是去倩人做頭辭去了。劍塵道。結自由婚。我倒沒有見過。飛白道。你要看是極容易的。我可以奉陪。劍塵道。你的禮服都沒有帶來。怎麼好。飛白笑道。你真是太拘了。看這種自由婚。還要穿甚麼禮服。且我西裝慣了。最怕穿那袍套。憑空穿上袍套。戴上大帽子。不但不慣。並且難看。劍塵笑道。我最喜歡你改了西裝。尤覺手姿英特。中國的服制。我實在不敢恭惟。既不雅觀。又不尙武。一無可取。我願你再不要換中國裝。飛白道。這個可以做得到的。我不入仕途。服式本可隨便的。劍塵道。只怕老人家不肯罷。一個雙料翰林。正是做官的好材料。肯就此讓你歇手了嗎。飛白道。老人家向來鍾愛我。必不強我所不願。所以那時我不願在京裏供職。也沒有勉強我。我之出洋留學。是爲學問起見。不爲功名起見。我盡我所學。提倡國民就是了。何必一定要濫入仕途。倘如果要做官。我前年出洋回來。點第二次翰林的時。京裏那班閹老。極意的留我。那是做官的絕好機會。我不肯留京。你就可以相信我真不願做官了。劍塵點頭稱是。又感慨道。做官呢。也沒有甚麼不好。只是如今的官。專知道利己。不知道利國。雖有一兩個好的。那些利己的就惡他。百計千方的將他擠去。纔肯甘心。所以志士都不願入仕途。就是入了仕途。也不能長久。並不能施展抱負。你不願入仕途。想也是此意。其實何必一定要做官。纔可利國。卽如你發起的中國時勢研究會。倘能長久辦下去。於國家前途不爲無益。飛白笑而點頭道。天黑了。我們回去罷。次日劍塵陪換衣服。對飛白道。迪民。甚芬。怎麼還不來。又道。你今天去不去。飛白道。隨便。正說著。見迪民。甚芬。前後進來。劍塵飛白一齊立起。寒暄讓坐。迪民道。今天妹丈也同去走走。可有空沒有。飛白道。迪民。高興。兄弟總當奉陪。甚芬道。我們還要等一等。我叫人去請花影。去。大約就可到了。劍塵道。你請他到那裏會齊。甚芬道。在這裏會齊。飛白立起來道。我先去。在煙霞洞等你們。說著拿了洋傘出去了。不

一刻探菁來說花小姐來了。劍塵出去迎了進來。花影憐對衆人招呼過。劍塵讓了坐。送過茶。方纔歸坐。見花影憐薄施脂粉。不戴簪珥。穿一身寶藍花緞衣褲。頗覺丰姿楚楚。不是芷芬在面前。兩下相形。他便可首屈一指了。芷芬道。影姊在陳府。想不大出來。所以妹子今天特地請影姊出來逛逛。散散心。大家多個伴。也覺有興緻些。影憐道。劍塵讓影憐吃了點心。迪民摸出表來一看道。時候不早了。我們去罷。芷芬讓大家出了圍門。影憐見只有一頂轎子。不覺呆了一呆道。轎子還沒齊呢。芷芬笑道。我們都喜歡步行。這頂轎子是爲影姊備的。影憐便道。這樣我也步行。劍塵道。只怕影姊走不動。還是請上轎罷。影憐道。不要緊。我慢慢兒的走。於是令轎子在後面跟著。一行人緩緩而行。走不上半里路。這位花小姐果然走不動了。那雙小小弓鞋。在石子上路上。左一拐右一拐。一點兒不得勁。連身軀都擺擺蕩蕩的搖個不定。還虧探菁扶着他。不然早翻筋斗了。累的影憐汗漬春衫。紅添香頰。走一步喘一喘。看樣兒實是走不動了。芷芬忙喊轎子過來。勸影憐坐上轎去。影憐恨道。一樣的路。姊姊們走去。看著輕鬆的很。偏我這樣。堪臺走了這點點路。就變成這個樣兒。可見我是個沒用人。迪民笑道。裹脚的人。吃虧就在這種地方。影姊慢慢的放大了。將來走起路來。就輕鬆了。影憐自知萬萬再走不動。只得坐上轎去。轎夫擡了如飛的往前去了。這裏劍塵等一路賞玩。一面談心。說說笑笑的。到了煙霞洞。芷芬吩咐叫和尙備一桌潔淨素菜。大家休息了一回。飛白領著到各處山洞中逛了一遍。纔回來用飯。只可惜花影憐。雖然一樣逛。却吃了小脚的虧。許多好地方。因爲脚小伶仃。走不上去。都沒有逛。空望著他們上山下嶺。登峯探壑的興緻勃然。還有婢女探菁。本想伺候主人。一同去開開眼界。那知被劍塵派了他陪伴這位花小姐。自家空生了一雙大脚。倒摸不著施展。急的他心中癢癢的。恨不得也跟上山去。又不敢離開了影憐。怕回來惹罵。想攬掇影憐上山去逛逛。却看看他這副婀娜隨風轉的樣兒。萬一個立脚不牢。從山上滾了下來。可是頭

的嗎。因此也覺膽小。只得耐心等待他們回來。芷芬請大家逛了一天。臨分手的時候。迪民對花影憐道。下月初二我回上海。請影姊預備預備。初二妹子叫人來請影姊過去。影姊自然歡喜答應了。劍塵又問。芷芬迪民。明天去看結自由婚不看。芷芬道。我見過不看罷。迪民也說。明天有事不去。一夜易過。次日劍塵梳洗完了。問飛白換衣服不換。飛白笑道。隨夫人吩咐。叫我換我就換。若以我的本心。還是不換省事些。劍塵笑道。你不要換就爽快快的說不換。何必繞着灣兒說。一回兒陳興來回轎子齊了。劍塵對飛白道。你先去停一刻我再來。飛白道。留陳貴伺候你去。我帶陳興先去了。劍塵歇了一點多鐘。交代奶媽管著秀官。又吩咐李福看著英官逸官。不要亂跑。纔帶了探菁上轎到板兒巷來。走了好一回。纔到了板兒巷。陳貴投進帖子。又過了一刻。裏面出來了一個五十幾歲的老媽子。領了劍塵進去。劍塵見房屋不大。過了天井就是大廳。大廳後面就是內室。三樓三底。一明兩暗。客人不多。女客尤少。主婦是個六十幾歲。土頭土腦的人。進客人同他道喜。他也不知道答禮。見了劍塵。只知道說你坐你坐。又把手摸。了摸椅子道。這裏好坐。劍塵微微一笑。在椅子上坐下。過了一刻。又來了幾個梳著大鬆辮子的。像是女學生。拖著皮底鞋。一步一擺的走了進來。復又回身到外面去了。劍塵估量這幾個人。想是新娘那邊的人。便也立起身。走到大廳上來。見飛白也在廳上。一邊是男客。一邊是女客。居中搭了個講臺。劍塵走到女客這邊。權齋。今天是新郎君。通身換了新衣。與頭頭的跑來跑去。照應客人。見了劍塵。便跑過來道。大嫂居然肯光降。難得難得。又對左首一個女子道。煩劉小姐陪林大嫂。那女子走過來道。林大嫂從那裏來。劍塵道。江陰。劉小姐又問現在甚麼地方。劍塵道。住在錢塘門外。敵友人的別墅中。劉小姐道。林大嫂一個入來麼。劍塵道。與拙夫同來。劉小姐道。林大嫂幾時到我們家裏去頑頑。劍塵道。有暇一定去奉訪。小姐同這裏是甚麼親戚。新娘見過不會。劉小姐道。新娘同我是同學。我今天來陪新娘的。過了一回。劉小

姐邀了劍塵去看新房。房中並無陳設。只有一架著衣鏡。幾盆花。忽聽的外面鼓吹起來。說是新娘到了。大家一擁而出。擁了一廳的人。新郎走到轎前。扶了新娘出來。新娘倒也穿了婚服。新郎要扶著新娘走。新娘道。不用扶。我自己會走。於是挺胸闊步。走到廳中心立住。兩邊看的人都掩口而笑。新郎也走到廳中心。與新娘並肩而立。又走出一男一女來。各立在兩新人傍邊。新郎對衆人說道。諸位朋友親戚。都在這裏。我今天同女學生金啟新結婚。百年到老。兩無異心。說完在衣袋裏摸出一個戒指。加在新娘手指上。那兩位證人道。新郎新娘。還要行個接吻禮。以視兩心相愛。權齋遲疑了一回道。現在中國還未開通。驟見這個文明舉動。未免要大驚小怪。好在既爲夫婦。不拘這點小禮。我們變通辦法。接接手也是一樣。一班假新黨都拍手贊成。權齋就伸手拉了新娘的手。這麼一接。手婚禮就此完了。頌辭讀畢。衆人行了鞠躬禮。新娘道。我們好演說了。權齋道。不錯。今天你是客。應該你先演說。新娘就上了講臺道。我同權齋結自由婚。諒文明人。必不以爲非。野蠻人。一定要好笑。不過我爲中國開風氣。爲女同胞圖利益。也顧不得這許多。只要文明人許可就是了。我們女子。應該破除陋習。自家作主。那能將自家的婚姻大事。付之老邁龍鍾的父母。自來老人性價。同我們年輕人性質。是兩樣的。我們年輕人。自然喜歡活潑。那老年人。却同我們反對。我常常見老年人。替他女兒揀女婿。總說是第一要老成本分。你想老成的人。就不能活潑。本分的人。就無競爭心。一個人既不活潑。又無競爭心。不成了泥塑木雕的了麼。那老年人。却認定了這兩種。當爲乘龍佳婿。將女兒無限青春。送在這種泥塑木雕手裏。所以有巧妻常伴拙夫眠。這句話。要是自由結婚。那有這種弊病。男女都是先認識後做夫妻。各人的脾氣都知道。兩人的學問也知道。還有甚麼說不來。今天我同權齋結自由婚。雖不能算是中國自由婚姻開天闢地的始祖。却也算得自由婚姻的老前輩了。倘女同胞。能個個像我似的。斷無有嫁非其人的感慨。說完點頭下臺。權齋接著上去。





說了一回。無非說自由婚姻之利。專制婚姻之害。衆人演說完。新娘退入內室。劉小姐陪了劍塵到裏面坐。新娘一面脫禮服。一面對劉小姐道。這種衣服。穿在身上。幾乎把我累墜死。劉小姐道。你嫌緊。爲甚麼穿他。新娘道。我本不願穿的。因爲他們勸我穿。說不穿就像是娶妾的模樣。所以我纔穿了。正說著。忽進來了一個老太婆。新娘怎麼脫了大衣服。還有婆婆沒有見呢。新娘道。婆婆在那裏。叫他來見。就是了。那老太婆道。要新娘去給婆婆磕頭見禮。怎麼好叫婆婆來見你。新娘道。我們一律平等。是同權齊老早講定的。不論是誰。我也不能對他磕頭。不信可叫了他來問我。是一定不能行那磕頭跪拜。那種奴隸禮。婆婆也是人。媳婦也是人。怎麼要給婆婆磕頭。這個不作興的。那老太婆喃喃自語道。沒有見過新娘子不見禮。大小也不分。不見禮也好。我還省了兩角小洋錢的見儀呢。新娘沒有聽見。劍塵坐位適逼近老太婆。却聽得清清楚楚。新娘除去衣服。笑對劉小姐道。你陪的這位客人。我倒不認得。看樣也是我們同志。劉小姐道。我替你介紹。這位是林大嫂。新娘道。林大嫂請喫茶。又道。今天客人怎麼這樣少。還有美珠他們呢。劉小姐道。你陪林大嫂坐。我去找他們來。新娘道。林大嫂幾時來的。劍塵道。來了沒多時。新娘道。劉小姐是我的同學。我們同學有幾十人。與我一年卒業的十三個。都出嫁了。自由結婚的連我有五個了。自由結婚到底好的多。五個裏頭。只有一個夫妻不合式。也是他自家目力不好。不會揀人。劍塵道。他怎麼目力不好。倒要請教請教。新娘笑道。這件事說起來奇怪的很。我那同學。比我大三歲。他娘家教倒很有錢。他本來同一個醫院裏頭一個學生很要好。那學生同他同歲。相貌生的很好。不知我那同學後來忽然變了卦。不同那醫學生好了。那醫學生當面幾次求婚。我那同學均回絕了他的父親。也勸他嫁給醫學生。他也不聽。老年人的話固不足相信。但他的父親這回相勸的話。我却很以爲然。我那同學却有別的思想。另外嫁了一個東洋留學生。我那同學臨嫁的時候。他父親還勸他別嫁那東洋留學生。

倘若嫁了這留學生。以後遇了困苦。我可不開的。也不要來告訴我。我那同學道。女子出嫁。誰還想靠著娘家嗎。嫁了去。不多時聽說很不合式。去年我在平湖。遇見他。憔悴的很。他要我到他家裏去坐回兒。我到他家。見只有兩間小房子。低矮不堪。差不多長點的人。進去幾乎直不起腰來。屋裏破爛不堪。一個七十幾歲的老太婆。就是他婆婆。兩間房子。前半間還擺了點雜貨攤。後半間燒飯。他婆婆在竈前支了兩塊板做臥牀。一頂帳子破的不成樣子。裏一間是他夫婦同一個孩子睡。他同我哭著訴苦。深悔嫁了這種人。我問他。現在東洋留學過的人。總可出去做個教習。何致窮困到這個樣子。擺這點雜貨攤。我對同學說。他男人。那裏是甚麼留學生。不過當初想娶他。就騙他說是留學生。並說家中有多少田地產業。後來我那同學纔知道。那裏有甚麼產業。連一尺地基也沒有。就是這兩間屋。也是租的。當初他男人同他未結婚之前。待他極好。事事順從。沒一樣不奉承他的顏色。及至既婚之後。就變了樣子。我那同學起先也不解其故。後來他男人自己說出來。他纔明白。原來他男人同他結婚。不是真愛他。是爲他娘家有錢。指望娶了我那同學。就可得丈人的津貼。後來知道丈人不以女兒嫁他爲然。並說過不津貼的話。所以他男人就變了前態。立時待我那同學不好起來。我問我那同學。爲甚麼不同他男人離婚。我那同學說。怎麼不想離婚。說了幾次。他只是一味橫蠻。說離婚是要我情願。我不願離婚。誰人敢說離婚。我同你是冠冕堂皇的結婚。又不是我拐騙你來的。強逼你來的。既嫁了我。就同我的東西一樣。那有輪著你開口的地方。我那同學氣的了不得。却也無法可想。他說到這裏。大哭起來道。我當初實是受了他的騙。那時樣樣像極文明的人。那知今日待我。還不及野蠻的行爲。動不動就要打我罵我。就是這點攤頭。還是我屢次寫信去央求我父親。纔央求了一百塊錢。他還用了我五十元。剩下的五十元。擺了這點攤頭。混幾個錢度日。劍塵笑道。貴同學真是苦極了。他男人難道一點事不做嗎。新娘道。是的。我那同學爲此

同我哭訴。後來我見一個四十幾歲的男人。穿件破竹布長衫。兩隻袖子油的照得見人。滿臉黑麻子。進來向我看了看。我那同學對我說。這人就是他的男人。我聽了。真不解我那同學是甚麼眼力。怎麼不嫁年少貌美的真醫學生。去嫁個年老貌醜的假留學生。不知他所取的是那一樣。他那男人對我略一點頭。就對我那同學道。今天我去同陳師母說過。他許我明年送到南京去學三年。畢業回來就可幫他傳教。每月有三十元薪俸。我就問我那同學。是傳甚麼教。他那男人道。是耶穌教。我本不願學。他們見我口才好。說教會中人。都是些笨貨。倘得我這樣一個人材。他們教會自然就要發達起來。常常勸我入教。我不高興。今天他又極力的勸我。說了許多好話。我纔答應他們。我那同學對我使了個眼色。他男人又問道。飯熟了沒有。我那同學道。你去買五個錢豆腐。飯我來燒。他男人道。錢呢。我那同學又到房裏。摸索了一回。拿了五個錢出來。交給他男人。他男人接了錢出門去了。我那同學叫他婆婆去燒飯。他同我說他男人今天這話。不知是真的。是假的。倘是真的。或者有出頭的日子。我道。你們先生說耶穌堂請你們先生。自然是真的了。我那同學道。你那裏知道。他爲人慣說謊話。見你在這裏。只怕是故意說大話。裝窮面子呢。耶穌堂那裏會請他。況且你聽他起初對我說。是陳師母許他去到南京做學生。三年畢業。對你又說耶穌教裏求他。這話不是謊話嗎。我也覺得他男人說的話。有些不對。我那同學又留我喫飯。我看他自家還缺少飯喫。那裏好請我喫飯。我就辭了他出來。劍塵道。現在怎麼樣。新娘道。不甚了了。只知道他男人傳教的話不確。正說間。見劉小姐領了一羣女伴進來道。你們是不是說寶英。新娘道。是的。劉小姐道。寶英前月回娘家來了。如今還沒回去。聽說是他男人逼他來借錢的。他男人現在又喫上烏煙了。新娘道。嫁了這種人。真是前世作孽。停了一停。又道。別人的事隨他去。時候不早了。怎麼還不上席。劉小姐道。就要上席了。又附在新娘耳邊說道。你婆婆因爲你沒有拜他。在樓上哭呢。新娘高聲道。隨他哭去。我不能

破我的例。替他磕頭。我頂厭惡這種人。專門想討兒媳婦的便宜。一娶了媳婦。就要想媳婦拜他。伺候他。我不懂這種人是甚麼心。譬如他沒有生兒子。他又那裏去叫人拜他伺候他。況且我並沒拿他當做底下人看待。不過是平等相看罷了。憑空哭甚麼。真是奇事了。劉小姐道。你看還是叫人去勸勸他。還是由他哭去。新娘道。自然是由他哭去。這種人是犯賤的。今回去勸勸他。他得了甜頭。以後就要時常的哭。不如今天由他哭個飽。他見沒人理。自然會不哭的。劉小姐同進來的女伴。都贊成新娘此說。劍塵見他們婚禮已畢。同這班人久坐。也無甚趣味。就起身告辭。新娘那裏肯放。一定要用了酒席纔放劍塵起身。劍塵回到寓所。見飛白尚未回來。坐著沒事。就寫了兩封信。到下午四點鐘。飛白纔回來。對劍塵道。你回來了。爲甚麼不多坐坐。新娘想還有高論。劍塵道。我今天總算又多見一件事。新娘演說的話。也非全無道理。只是不宜今天說。飛白道。權齋的老太太。在廳上同權齋爭了半天。你聽見沒有。劍塵道。沒有聽見。爲甚麼爭。飛白道。權齋的老太太。要權齋同新娘給親戚們見禮。權齋說新娘在講臺上。已經向衆人點頭。從新見甚麼禮。爲此母子爭吵起來。後來權齋的老太太。被人勸進去了。我就從那時候出來的。劍塵道。一件笑話事。我去坐了半天。到如今還不知權齋姓甚名誰。不是笑話嗎。飛白道。真個我忘記告訴。你權齋姓蘇。名平。號權齋。劍塵笑道。你真是不擇人而友。這種人真是沒的說。飛白道。我不過在蕭振黃那裏見過他。並非我的朋友。是振黃的朋友。我看他還沒甚麼不好。爲人還無陰險心。若說是自由結婚。及同他老太太爭吵這種事。如今這班維新黨。沒一個不是這個樣兒。這都是沒有學問的緣故。非其人生來性質如此。你不大出去。所以以爲這種人可殺。我却見慣了這類的人。毫不以爲異。今天我到迪姊那裏去過。他約你明天到他那裏去。劍塵道。我剛纔寄信給他。約他明天請並芬憐吾同他到我這裏來。一同盪船爲戲。他怎麼反約我到他那裏去。他單是約我去。還是連你一同去。你知道他叫我去。是甚麼

事。飛白道。單是約你。甚麼事。迪民沒有同我說。我不便問他。你寄他的信。他說收到了。盪船改爲大後天。他一准來。劍塵道。這事且不必管他。你喫過飯沒有。飛白道。吃過了。又談了一回。陳興點上燈來。吃過晚飯。英官等頑了一回。自去睡了。飛白見窗外一輪月色。皓白如練。笑對劍塵道。我同你來到這裏。沒出去攪過夜景。今夜月色這般好。你有無雅興。出去走走。我來侍行。劍塵道。我怕冷。外面風很冷的。飛白道。多穿件衣服就不冷了。人生難得是良宵。如此月色。如此湖光。不同去走走。未免辜負良宵了。劍塵道。你既喜歡月色。湖光。你自己去就是了。飛白笑道。湖光月色。必得美人倩影。纔覺賞心悅目。不然雖有湖光月色。也覺寂寞寡歡。劍塵道。你既喜歡美人。你去找個美人兒陪伴你去。何必纏我同去。飛白笑執劍塵手道。我最親愛之美人。就在跟前。何必去尋別的美人。好人兒不要固執。何妨去走走。我替你拿衣服來穿上。劍塵微笑道。我自己會拿。就去取了件衣服。加在身上。問飛白道。你也穿一件。飛白笑道。我是蠢人。不怕冷。劍塵道。我替你帶了去。冷時好穿。就取了飛白的外衣。拿在手上。飛白道。我來拿罷。你拿著只怕累著。其實我真不冷。你既這樣關切我。我何處脣來。豈福得夫人如此見愛。劍塵道。你嘴學得這麼輕薄。你再胡說。我不同你出去了。飛白脫劍塵而笑。二人出了寓門。在湖邊賞月。只見皓白當空。湖光如鏡。微風不動。樹葉無聲。間有一二水禽。沖月而飛。遠望山色。迷離。峯巒如畫。臺榭亭亭。波紋薄月。梵鐘緩擊。漁燈明滅。飛白喟然歎道。如此山河。能夠千萬年爲我中國有就好了。劍塵道。是在國民。是在提倡國民之志士。志士不提倡國民。國民卽不知愛此山河。不愛山河。那肯出死力保衛。如此可愛之山河。這件事。你也不能脫責。飛白笑撫劍塵肩道。夫人責我良是。我必盡我之力做去。保如此可愛之山河。以答夫人之深愛。劍塵道。今夜月色真好。可惜迪民。芷芬不同遊。若是同遊。豈不更有興趣。飛白道。你的心思。同我兩樣。今夜的遊覽。我只願意同你同行。不願有他人間乎其間。大凡宴會盛舉。宜朋友。月夜閒遊。宜夫婦。劍塵

笑而不答。又走了一回。遠望見一個人影。劍塵道：你看那是做甚麼的。飛白隨劍塵指尖看去。果見一人影。矍矍而行。飛白道：看這人不像是閒遊的。劍塵笑道：許你賞月。就不許別人賞月嗎。飛白道：斷乎不是。賞月。你看他行路。只揀黑暗處走。並且屢屢回頭。像怕人看見的意思。劍塵道：我怎麼看的沒有你清楚。飛白道：想是你不留心細看之故。我們走去看看好不好。劍塵道：我們又不做偵探。看他做甚麼。我不去。飛白道：你看他走到我們寓所左邊去了。劍塵道：我們出來好半天了。不如回去罷。飛白同劍塵一路走。一路說話。漸漸同那人近了。將近到寓所的左近。同前面那人相離不過數十步。那人雖擇暗地行走。但月明如鏡。總有些看得見。飛白望去。甚為清楚。原來是一個女人。飛白止住步道：我們立一立看那女人到那裏去。劍塵道：你管他到那裏去。我們去罷。到了寓門。輕扣了一下。裏面陳興出來開了門。飛白再回頭望那女人。見女人已轉過稻草堆。到一小林邊。像是覓死的樣兒。飛白道：劍塵。你看那女人像是上吊的樣子。劍塵驚道：真的嗎。叫誰去救下來。飛白對陳興道：你去看看。倘若不是覓死。你就回來。陳興聽說女人上吊。已覺毛骨悚然。今再叫他去看。他那裏敢去。又不敢說不去。正在欲去不敢的當兒。飛白已知其意。就道：我同你去。陳興登時膽壯。主僕走到林邊。那女人已是繫繩於樹枝。見有人來。忙竄入林去。飛白道：陳興快去將那女人拉住。陳興果然奔入林中。不到三分鐘。拉了那女人來了。飛白不響。循原路回寓。陳興拉了那女人跟在後面。一同至高前。劍塵立在門口等候。飛白見飛白同一女人來。就道：這女人是不是尋死。飛白道：尚未尋死。已經繫繩在樹枝上了。我們倘遲一步。恐怕就要尋死了。但不可放他去。恐怕再去尋死。且叫他到裏面坐坐。你試問問他。究竟為甚麼事要尋死。劍塵叫那女人進來。那女人不肯進去。陳興推他進去。他就立在院裏。劍塵用溫言安慰他。好一回纔到房裏來。劍塵叫他坐坐。他纔坐下。劍塵燈下細看那女人。約二十餘歲。亂頭粗服。確像是鄉下人。臉上青一塊。腫一塊。傷痕縷縷。劍塵道：

你姓甚麼。那女人無言。又問道。你住甚麼地方。爲甚麼要來尋死。家中還有甚麼人。那女人也無言。劍塵道。你不要害怕。我們是可憐你。你有甚麼難處。儘可告訴我。我可以替你想辦法子。那女子忽哭起來。劍塵道。你是瘋子不是。怎麼不說話。那女人搖搖頭。劍塵問來問去。總問不出一句話來。劍塵道。你是啞吧。麼。那女人又搖搖頭。劍塵道。你不是啞吧。爲甚麼不開口。那女人仍舊不響。劍塵道。你是不是餓了。就叫探菁去取了洋蛋糕來。又倒了一碗茶。放在那女人面前。那女人不吃亦不言。劍塵計窮。不覺焦躁起來。走進套間去。同飛白商量。見飛白和衣躺在牀上。已睡著了。劍塵不欲攪醒飛白。就在牀上。取了一條絨毯。替飛白蓋上。依舊出來。忽然心生一策。正色對那女人道。你既不肯說話。一定是來歷不明。不是好人。我本可憐你。纔叫你進來問你。如今既不是好人。我爲甚麼還要問你。就對探菁道。你去叫陳興來。將這女人送到警察局去。那女人一翻身跪下道。求小姐救命。我不是壞人。劍塵依舊正色道。你既不是壞人。可立起來。將來歷同我說明。我纔能相信。那女人立起來道。我是這裏的鄉下人。劍塵道。離這裏多少路。姓甚麼。家中有甚麼人。爲甚麼要尋死。你好好的一樣。一樣的說來。那女人道。我姓榮。離這裏三里路。我家中只有一個男人。我是被男人打不過。出來尋死的。劍塵道。你男人爲甚麼事要打你。那女人道。他吃醉了。也要打我。賭輸了。也要打我。聽了人家的話。也要打我。劍塵道。人家說你甚麼話。那女人道。我男人有個相識的女人。他說我的壞話。叫我男人打我。我男人就要打我。劍塵道。這話真的嗎。那女人道。真的。鄰居都知道的。小姐不信。可以叫人去問。劍塵道。你今夜出來尋死。是爲你男人打你不是。那女人道。是的。打了兩日了。劍塵道。又是你男人聽了相好的話。不是。那女人道。不是。劍塵道。是爲甚麼事。那女人道。我家煖的蠶子。我煖在身上。沒留心。蠶已出蛾了。前天拿出來掃蛾。誰知蠶蛾早已攢出。餓死了。我男人爲這事毒打了我幾頓。要我拿錢去買蠶種來。從新煖種。沒有就要打死我。我那裏來的錢。平時有一兩

個錢。也是男人拿去用了。這張蠶種要二三千錢。纔買的來。我那裏去弄這筆錢來。我想想辦不好了。不如死了罷。劍塵道。如果有錢買蠶種。你男人還要打你不打。那女人想了一想道。暫時可以不打。日久仍舊要打的。劍塵道。明天我替你辦好這事。今已夜深了。可去睡一睡。那女人道。小姐睡罷。我不要睡。劍塵見他不肯睡。怕他仍懷死心。或逃去。就也不敢睡。同他坐著。又問他娘家有甚麼人。那女人道。沒有甚麼人了。只有一個從堂叔叔。坐了一回。天已放白。飛白已睡醒了。走到外間。問劍塵道。你一夜沒睡。怎麼不叫醒我。劍塵道。你該加件衣服。早涼受了要生病的。飛白到裏間取衣服穿。劍塵跟了進去。就將這女人說的話。一一的同飛白說了。飛白道。幫他的錢容易。不許他男人虐待他却難。劍塵道。總要想個法子纔好。飛白道。不得已而爲之。除非叫了地保來。對他說明這女人尋死的原因。並說明我們是曉光會的會員。見這女人尋死。將他攔阻下來的。叫地保將這女人送回家去。吩咐他男人。以後不許虐待。倘再虐待。以致這女人仍舊尋死。不但他男人有罪。地保也有干係的。倘他男人怙惡不悛。不受地保的勸導。仍舊虐待他女人。地保可去稟知曉光會。會中自會出來調處。這麼辦法。你看何如。劍塵道。好的。飛白道。你一夜沒睡。這事交給我。你可去睡一睡。劍塵也覺疲倦了。便去睡了。及至醒來。天已過午。那女人已不在這裏了。劍塵梳洗畢。一同吃了午膳。乘轎到迪民那裏。飛白道。還有一樣東西交給你。劍塵接來一看。是飛白寫的那女人的住址。姓名。劍塵道。我昨夜竟忘記問他男人叫甚麼名字。真是粗心。於是上轎而去。到了迪民那裏。迪民迎著道。我約你早來。怎麼這時候纔來。劍塵道。我還以為早呢。我昨夜一夜沒睡。迪民詫異道。爲甚麼一夜不睡。並從外面走進來道。想是被賊偷了。劍塵笑道。你這麼能幹。偏偏猜不著。就將昨夜的事說了一遍。並將辦法也詳細說了。遂將飛白寫的條子遞給迪民。迪民道。多謝妹妹費心。劍塵道。謝我做甚麼。我起先還以為是人家情會呢。倒是飛白留心看出來的。迪民道。我交代他們。叫他



們時常去打聽打聽。看有虐待那女人的情形沒有。芷芬道：算那女人的運氣好。這種受虐的人。中國不知有多少呢。迪民道：救一個總比不救好。劍塵道：迪姊叫我來做甚麼。芷芬道：你猜猜看。劍塵道：我不要猜。終久會知道的。迪民道：我有個姨母在杭州。姨母家最信佛。幾無一人不信。差不多初落地的小孩。都帶了信佛的心來。前天他來請我同你們二位。今天去吃飯。再三的同我當面說。務必都要去。我礙於姨母的情面。不能不拉了你去。又怕你知道姨母家深於迷信。語言無味。不肯去。所以不同你說明。騙了你。來再說。既到了我這裏。那就我爲政了。不怕你不去。劍塵笑道：這種野蠻手段。也不像堂堂會長做的事。憐吾笑道：那裏是會長的野蠻手段。實是顧問員的野蠻手段。芷芬笑對憐吾道：要你多嘴。劍塵道：芷芬的計策左了。殊不知我的心思。我最喜歡到迷信人家去。所說的話。都很有滋味。可以慢慢的研究。你怕我爲此不來。却非真知我者。芷芬笑道：我怎麼能夠知道你的心。知道你心的自然另有一人。那纔是真知心的人呢。劍塵笑道：你說完了沒有。若是沒有說完。我替你補足了不好。迪民道：完了完了。我們吃飯罷。劍塵道：你們還沒吃飯嗎。我是已經吃了來的。只好失陪了。迪民等吃了飯。一同到他姨母家去。他姨母家住太平橋。姓楊。姨丈已下世。姨母有三個兒子。都是秀才捐的實官。大兒子是江蘇候補道。二兒子是安徽候補府。三兒子是江西候補縣。三個兒子。只大兒子在江蘇。二兒子三兒子都在家裏享福。迪民等到了楊家。姨母甚爲歡喜。大表嫂二表嫂三表嫂。都來相見。擺了茶點。讓劍塵芷芬迪民在姨母的外房中坐下。談了一回。大表嫂王氏道：表妹在會中。不嫌辛苦嗎。迪民道：會中事。都是朋友替我做了。我不過擔個虛名罷。那裏來的辛苦。二表嫂秦氏道：聽見你二表哥說表妹會中的人。都不信菩薩。真的嗎。迪民道：真的。姨母道：這兩位小姐都不相信嗎。劍塵道：姪女們不信的。三表嫂江氏道：菩薩是有的。不可不信。我說一件事。給姊姊們聽。姊姊們就相信了。劍塵道：妹子極願聞教。江氏笑道：劍姊同舍表妹。是至

友同舍下就如親戚一般。何必客氣。妹子隨便說說。請劍姊芷姊不要笑話。劍塵芷芬一齊謙遜了幾句。江氏道。菩薩這件事。我是極相信的。我們娘家有一個嬸母。他平日極信觀音菩薩。到大南海朝觀音去過五次。有一年我那嬸母害一場大病。有一日大家都看他不行了。後事都預備好。我那嬸母死去半天了。家人正想替他穿衣裳。那知他忽然活轉來。過了一回。又會坐起來了。我那時還沒出閣。後來聽嬸母對我們說。嬸母病重的時候。像有兩個差人樣子。又像廟裏的小鬼樣兒。進房來說。閻王爺要叫我嬸母去。嬸母不肯。那兩人就拉了嬸母出房。走了許多街路。都是認不著的。後來不知怎麼樣。到了一個衙門樣子的所在。裏面許多人。都是些牛頭馬面。大殿上坐了一個人。就同城隍廟的城隍菩薩一樣。見了嬸母。就大聲的說道。你的壽數滿了。怎麼來的這麼遲。我嬸母嚇的不敢響。忽然想起家中還有個十三歲的小兒子。誰人照管。想到這裏。不覺哭起來。閻王爺問他哭甚麼。恍惚中。我那嬸母的父親也在那裏。就替嬸母說是捨不得十三歲的小兒子。閻王爺道。他不是有哥嫂嗎。怎麼還不放心。嬸母道。哥嫂雖有。總不如娘細心。說完仍舊哭。我嬸母的父親也替嬸母苦苦的求。閻王爺放了嬸母回陽。那閻王爺執定不肯。我嬸母急的要死。後來像是一個白衣女子。走上殿去。閻王爺立了起來。那白衣女子對閻王爺說。這個女人是我的徒弟。頂相信我的。如今我來替他講情。可以放他回去。十二年後再叫他來。那時他的兒子大了。他來也放心了。說罷。那白衣女子就拉了我嬸母出廟。所走的路。又變了樣兒。我嬸母喜的了不得。問那白衣女子是甚麼人。怎麼來救他。那白衣女子笑了一笑道。你頂相信我。怎麼又不認得我。你到南海去朝拜那個人。你還記得。不記得。我嬸母將那白衣女子一看。可不是南海朝拜的觀音菩薩。面貌衣裳。一絲都不錯。我嬸母知道是觀音菩薩了。連忙跪下。就醒了。後來病就一日一日的好了。從此我們一家都相信觀音菩薩。我嬸母格外相信。裏間供奉觀音菩薩的佛像。日夜燒香念佛。從此後戒了

董腥吃淨素。芷芬道。令嬪母果真十二年後仙遊的麼。江氏道。不是的。十五年後纔去世的。劍塵道。十二年的話怎麼不准。江氏道。菩薩說的話。怎麼不准。多活三年。想是菩薩見我嬪氏誠心。加他的也未可知。要不是菩薩的法力。怎麼死去。又會活轉來。迪民道。三嫂這樣相信。我却不相信。姨母笑道。你說出個不相信的理來。我聽聽。迪民道。三嫂的嬪母。生平最相信是觀音菩薩。所以病中尤想觀音菩薩保佑。以致就形於夢寐。況且就使真有所謂觀音菩薩。也必不能就像南海的泥像。可見那位嬪母。只見過南海的泥塑觀音。故夢中也是那泥塑的容貌。即此一件事。就可證明不是觀音顯靈了。江氏正想辯駁。偶一回頭。即忙道。師父來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和尚說臺基佛門納垢

殘疾好漁色金屋藏嬌

話說迪民等。聽江氏說師父來了。不知是甚麼師父。忙向外一看。只見進來了一個三十幾歲的和尚。那和尚不慌不忙。走到姨母外房來。合掌先向姨母道。阿彌陀佛。老太太越老越康健。又向衆人道。菩薩保佑太太小姐們。姨母道。師父請坐。師父長遠不來了。昨日還叫師父費心。送了素菜來。真真罪過。那和尚又合掌笑道。這菜是供佛的小僧。撤下來。送到府上來。給老太太吃了。多福多壽。老爺太太吃了。大富大貴。少爺小姐吃了。消災免難。姨母同三個媳婦都含笑道。謝師父記著我們。那菜我們大家都分著吃了。又喊道。快泡茶來。給師父吃。秦氏道。胡媽去看少奶奶小姐們。說師父來了。快來見師父。胡媽道。少奶奶小姐們來了。話猶未了。聽得一陣笑語聲。已進來了一羣少年女子。劍塵低語芷芬道。我們來了。這半天。這羣少奶奶小姐們。何以不出來見見。怎麼這和尚一到。就趕了來了。可見其迷信心了。這羣少年女子見了和尚。施禮不迭。那和尚也連忙立起來。合掌念佛。又用手在一個女子臉上摩了兩摩道。三小姐又長高了。芷芬等均甚詫異。以爲這位三小姐已有十五六歲。和尚怎好摩他的臉。只見三小姐並不怎

麼樣。笑哈哈的就坐在和尚身邊。秦氏笑道。這孩子要不是繼給菩薩。那裏會成人。多虧了師父。不是師父的力量。這孩子那有這麼大。還不快叫聲師父。那和尚道。叫過了。秦氏道。後天是這孩子的生日。師父替他在佛前打個醮。我後天同他到佛前來上香。那和尚道。小僧早已預備好。只等二太太同三小姐到佛前行禮。秦氏道。多謝師父勞神。那和尚道。小僧靠太太們照應。這點子事。是應該的。又轉過頭將迪民等三人看了一看道。這三位小姐。小僧沒有識過。金面姨母笑道。師父自然沒有見過。指著迪民道。這是孟小姐。是我的外甥女。指著劍塵道。這是林少奶奶。指著芷芬道。這是蕭小姐。這兩位都是我外甥女。孟小姐的好友。那和尚道。阿彌陀佛。小僧又得多識三位女菩薩。這都是仗著老太太的福氣。迪民等置之不理。那和尚道。三位女菩薩。幾時到小寺裏去拈拈香。小寺的佛爺。是最靈的。前月藩臺的四姨太太八姨太太。還來替菩薩上幔呢。不瞞老太太說。小寺裏上幔掛幡。這些事。那一天沒有。我們師父不管這些事。都是小僧分派。每家送上來。只掛幾日。就收下藏起來。因為太多了。就是重皮頭掛上。也掛不了。只得收起來。好在菩薩是知道的。他老人家。比我們生人。還要知道的仔細呢。王氏道。師父是當家人。自然樣樣想得到。那和尚笑道。我們雖是出家人。寺裏的事。却同人家差不多。也得有個當家人。若不是有當家人管著他們。就怕他們年輕人。要起俗心。那就不像僧家了。我們小寺裏。也有兩百多個徒弟。倘有一點沒管到。不免就要犯清規。老太太你看我們小寺裏的僧人。外頭有半句閑話麼。這個雖說是他們安分。也是我叫監察僧管得緊。纔得這樣。但小僧管雖管好了。自家倒是一點功夫做不成。將來我的正果。只怕趕不上我們師父。所以小僧屢次同長老說。不願管這些瑣事。情願跟著長老修行。長老只是不許說現在小寺裏。還沒有可以管這事的人。小僧沒法。只得夜裏多做點功夫。王氏道。都是為菩薩做事。菩薩總知道的。只怕將來師父的正果。還在老師父之上呢。那和尚笑道。但願依太太的金口。出家人

沒有別的想法。只是巴個正果。劍塵冷眼看那和尚。外面雖做出至誠樣子。兩隻賊眼。却不住的四面看人。一望就知道這和尚斷非安分的人。江氏道。師父吃茶。那和尚拿起茶碗。喝了一口道。小僧到別家從不敢吃人家的東西。喝人家的茶水。只有這裏府上的東西茶水。小僧敢放心吃喝。知道這裏是潔淨的。我們出家人。第一是要戒口戒的淨。最好笑的是平雲寺的徒弟。前天被警察局裏捉了去了。姨母同衆人驚道。出家人。警察局捉他去。做甚麼。不怕得罪菩薩麼。那和尚笑道。警察局的人。他那裏懂的得罪菩薩。將來死了。打到地獄裏。纔知道菩薩的法力無邊。悔在陽間沒拜過菩薩呢。但是平雲寺的和尚也不好。一個出家人。總是要省事纔好。他不到臺基人家看熱鬧。怎會將他捉了去。江氏道。甚麼叫臺基。那和尚道。阿彌陀佛。這話不應該我們出家人說。不過太太這裏。小僧偶然說兩句。也還不要緊。世上有作惡的男女。沒有地方行樂。借人家地方聚會。這就叫做臺基。臺基是不好的人家做的。前天平雲寺的老和尚到我那裏去。託我替他徒弟設法保出來。說他徒弟冤枉了。他徒弟不過是路過那臺基家門口。見裏面亂烘烘的捉人。他立著看了一看。誰知警察就拿他。也當是臺基裏的人。把他一塊兒捉了去。其實這事。我很知道的。那裏好對真人面前說假話。他家那徒弟。不安分的很。別說是臺基。那一樣沒有做過。還有一件稀奇事。那日臺基裏捉去的。竟有一個米家的老姨太太。在裏面。姨母及衆人都詫異起來道。師父多半聽錯了罷。米家老姨太太。怎麼會入臺基。米家老姨太太。在清貞庵。我同他會過一面。那和尚道。不然。我也不知道。昨天金太太對我說起來。我纔知道了底細。不是金太太告訴我。我出家人。那裏知道這些事。金太太說米老太太。同金太太是嫡親姑姪女。當初米老爺收了這個老姨太太。米老太太很吃過他的苦。後來就是爲生氣吐血身亡了。這米老姨太太。倒也是個坐家女出身。並非不好人家的人。不知怎麼爲人。也不大莊重。他家的兩位老爺。都是米老太太生的。這個米老姨太太。沒有生育過。米老

姨太太今年纔四十歲。米老爺比他大三十多歲。米老爺在的時候。這位老姨太太得寵的。家中的人沒一個敢得罪他。前五年米老爺去世了。這位老姨太太常常出去。家中人想不許他出去。或者有事出去。可坐轎的。米太太同他說了這話。老姨太太就一把拖住了米太太拚命大哭大嚷道。你們想把我禁閉起來麼。我是你們的甚麼人。你老子死了多少日子。你們就起了壞良心了。你老子活著時候沒有管過我。我出去走走。就壞了米家的名了嗎。我又不是姨子出身。出去拉客不成。我不過去看我沒嫁時候的兩個窮伴。我是你老子的人。你老子活著。我服侍他。如今死了。我可不復服侍人了。你們想叫我服侍你們嗎。不要想紅了眼。想昏了頭。我出去看個朋友也犯了罪了嗎。你們就想著法兒把我關起來。你們的心。我不知道是怎麼長的。我知道了。你們無非爲了你老子。給我有點東西。所以想著法兒把我趕了。你們好到手。你們想趕我出米家門也容易。只要請了親戚朋友們來。將我犯了甚麼事說明了。如果大家說我是混帳東西。我不等你們趕。情願倒爬出米家門去。如果不是這麼辦。你們憑空關起我來。不要想昏了頭。我要出去就出去。誰敢來管我。一番話。把米太太氣的發了半個月肝氣。米大老爺也怕老姨太太撒潑。傳出去不知底細的。還說是虐待父妾。所以也就不敢管他。由他到那裏。都沒人追究。後來漸漸的竟有男人上門來。老姨太太說是他的兄弟。有時在老姨太太房裏談天。談到半夜纔去。日裏也常常來不來。老姨太太就出去。米家一直不知老姨太太出去是做甚麼。到了前天。老姨太太又照例出去了。上燈時候。警察局裏打發了一個人來。問米家有個老姨太太沒有。米家說有。來人又問現在家中。還是出門了。米家說出門了。來人道。我們局裏。在臺基上拿了四個人。兩男一女。一個和尚。女人自供說是米家的老姨太太。局裏怕是那女人亂說。特叫人來問聲明白。並叫你們去個人。認認是不是。管門的就進去照來人所說的話。說了一遍。米大老爺不相信。說老姨太太雖不安詳。這件

事斷乎不肯做。米太太有點疑心。就叫了一個家人。到警察局去認。那家人到警察局一看。果是老姨太太。連忙奔回報信。米大老爺氣的白了臉。米太太太道道。好好好。都是你不好。米大老爺道。怎麼是我不好。我叫他去。做臺基麼。米太太太道道。你怕人要說閒話。不敢管一管。我對你說過他幾回了。叫你想個法子。管管他。你總是說。隨他去三個字。今天弄了這樁事。傳出去好聽。叫人家說米家老姨太太窮的出去做臺基。被警察拉了去。米大老爺道。是他自家願意去做。怎麼說是窮的去做臺基。米太太太怒道。他情願去做臺基。你就隨他去。做臺基麼。米大老爺道。自然不能隨他做臺基去。米太太太愈怒道。你是傻子嗎。怎麼說的這麼不中聽。我說甚麼。你也跟著說甚麼。難道你自己就不會說一句話麼。米大老爺從煙榻上爬起。拿過茶來。喝了一口道。你不要動氣。讓我想想看。此時米家上下都已知道這個奇聞。上頭人都坐在米太太房中。下頭人都立在門外。聽米大老爺怎麼辦法。米大老爺想了半天。想不出個主意。只是抱了水煙袋出神。還是米太太太道。依我說。還是拿個片子。叫人將他保了出來。再說。哥哥嫂嫂看怎麼樣。米太太太道。警察局知道是我家的老姨太太。還不是塊肥羊肉嗎。那裏肯輕易鬆手。米大老爺道。這也說不了。只得破費了幾文。再說。就叫人拿了片子。帶了錢。將老姨太太保了回來。進民的姨母道。米老姨太太還有臉見人麼。那和尚道。金太太說。米老姨太太回到家裏。還說是警察瞎眼。他並沒有在內。不過在外面看看熱鬧。就拿他當做歹人。還要同警察說話呢。家中也沒有人理他。王氏道。還可以拿他關起來了。秦氏道。他家起先怎麼會一點不知道。那和尚道。他家大老爺。只知道吃烏煙。百事不管。老爺在拱宸橋的時候。多家中事。也是不管的。王氏道。米家這位老姨太太。想必到臺基上去了。不止一回。了。那和尚道。是。我也聽見人說。警察局去捉臺基。也是為打聽着米老姨太太入臺基。纔去尋肥水的。秦氏道。罪過罪過。可和尚又說了好一回話。纔起身告辭出去。大眾起身送那和尚。笑語喧天的。一直送

到大門口。房中只剩了迪民劍塵芷芬三人。劍塵對迪民道。令娘母親算是迷信了迪民道。杭州大凡都是迷信的居多。芷芬道。這和尚必非安分的。劍塵道。正是。我也是這麼想。此時姨母等已送過和尚回來。又同了一個女子進來。迪民等起身見了禿迪民道。這位姊妹。妹子沒有拜見過。姨母道。是我的緊鄰居。洪少奶奶。他說過幾回。你要來見你。今天我請他來做個陪客。洪少奶奶道。久仰姊妹的大名。本想得信就過來。因為聽見老伯母這裏。來了個和尚。所以沒有就過來。妹子最惡的是這班和尚尼姑。這班和尚尼姑。假了菩薩的名頭。出來騙錢。秦氏道。我們這位表妹。同劍塵姊妹。都不相信菩薩。憐了你更有得說了。迪民道。洪嫂媳怎麼不信菩薩。洪少奶奶道。迪姊叫我做仙罷。我不信菩薩。也不求菩薩保佑。諸位姊妹不常在杭州。所以不知道。這班賊禿。不但是騙錢。竟是無惡不作。他們自恃為佛門弟子。到了人家。竟是穿房入戶的直進直出。那班太太奶奶小姐少奶奶們。也說他是方外人。無凡人思想。竟有許多人同他們結為忘形交。王氏笑道。你又說這個了。再說這個。我們可要不依你。做仙道。我說的又不是你。嗚呼。你不依我。做甚麼。秦氏道。你不是說我們。你總是不相信菩薩。做仙道。這個誠然。這班和尚。你以為他真越修行。越離一。無嗜慾。只怕他的嗜慾。比尋常人還要多十倍呢。他對施主前說的。怎麼吃素。他在寺裏。裏裏東西不吃。秦氏道。這是那些不守清規的和尚行為。大寺裏寺清規的和尚。不是這麼樣的。做仙笑對劍塵道。劍塵知道我們杭州。相信和尚的說話麼。劍塵道。不知道。做仙道。我們杭州有個大紳士。他的大少奶奶。平素相信菩薩。這班和尚。知道他是大紳士的長媳。手裏有的是錢。所以逢迎他的方法。無不周到。大少奶奶是個寡婦。無可消遣。只得這些廟宇裏去散散心。且拜拜菩薩。保佑來世再不要做寡婦。劍塵笑道。你怎麼知道這班底細。做仙道。這班開場呢。底細還在後頭。這位大少奶奶的公公。因為嫌嫌早年寄寡。憐他無依靠。凡事格外憐惜他。格外順從他。這位大少奶奶的婆婆。早年去世。媳



婦沒有婆婆。是可自由的。他就專心信佛。和尚是佛的代表。見面自然更比別人親熱。久之就同和尚結爲方外交。又久之。竟爲忘形交。視和尚就如女伴一樣。和尚奉這位大少奶奶。也如菩薩一樣。彼此無忤。這位大少奶奶。始而燒香拜佛。繼而宿山參禪。一日有大少奶奶最相信的兩個和尚。在大少奶奶面前。說凡人生最大的功德。莫如獨建一寺。大少奶奶道。獨建一寺。要化多少錢。和尚道。若說是建得宏敞精嚴。色色俱備。那是沒有一定的估價。尋常將就點的三五萬也。將就得了。大少奶奶道。這點點。我的力量還做得到。和尚道。倘若自造一個廟宇。招了僧人伺候菩薩。那僧人就是大少奶奶的家僧。做的功德。誦的經。都是大少奶奶一人的。不但是來世大富大貴。夫婦齊眉。子孫滿堂。只怕修的好。今世就要成佛呢。大少奶奶大喜道。我一定要建一個寺。將來就勞二位師父照管寺裏的事。不知道你們老師父肯不肯。和尚道。大少奶奶呼喚。敝師有甚麼不肯。大少奶奶笑道。費你的心。回去打個圖樣來看看。我就叫人買地基。興工建造。和尚次日就帶了圖樣來。這位大少奶奶不識得幾個字。見了圖樣。也不明白。和尚在傍邊指著說給他聽。大少奶奶似明白非明白的看了一遍。隨口讚了幾聲好。又道。地基造廟。一概包給你罷。我這裏沒有可靠的人。況且造廟宇。尤爲外行。你去辦罷。要錢到我這裏來拿。和尚道。大少奶奶明天先拿一萬出來。預備買地基。付工人的定洋。大少奶奶一口答應了。第二天叫帳房拿一萬塊錢的莊票進來。帳房師爺不肯。自家進去見大少奶奶道。要用錢是可以的。一下子就要一萬。寫起帳來。只怕老大人不答應。芷芬道。他那帳房師爺。爲甚麼不同他公公說。薇仙道。他公公在京裏做大老。家中的人。都是他的夫弟姪兒之類。那裏能管他。當下那位大少奶奶道。我要造廟供佛。老大人怎麼好不答應。帳房師爺道。大少奶奶既要造廟。是件大事。可以先寫信去問問老大人。如果老大人以爲然。那怕就是十萬。也不要緊。大少奶奶大怒道。老老人在京裏。一來一往。就是寫信也要一兩月。纔有回信。我那裏等得及。

老大人向來不管我的事。況且我又不是亂用了。是造廟做正經事。誰敢管我。你不敢付錢。你是怕了誰。這錢是老大人的錢。難道我不是老大人的媳婦。這家私我沒有分麼。他們誰要說閒話。你對他們說。將來在我應分得的產業上扣除就是了。用不著你這樣膽小。我也知道你。你巴結著二爺三爺。我一個寡婦。自然沒有甚麼巴結頭。你扣住不給我的錢。好在二爺三爺面前討好。你這心思想錯了。別說是二爺三爺。我不怕。就是老大人。又能夠怎麼樣。我帳房師爺嚇的不敢響。出去叫人馬上送了莊票進來。大少奶奶看明數目。叫人送到和尚那裏去。從此興了工。不到一二年。居然造成了一座大廟宇。究竟用了多少錢。外人也不得而知。大少奶奶又招了二十多個少年和尚。在寺裏。又在寺內。收拾出一所房子。專爲大少奶奶來住的。這寺是大少奶奶獨建的。所以不許外間人進來燒香。只有大少奶奶帶了老媽子來參禪住宿。後來大少奶奶嫌老媽子帶來帶去的累墜。就索與在寺內。另外僱一併老媽子。專在寺裏伺候的家中的老媽子。就不帶到寺裏來。大少奶奶一心想成活佛。所以禪參的日子。宿寺的日子。多於在家的日子。家中的大衆。雖不以爲然。却都怕他。沒有人敢說。有一回。一個親戚勸他道。大少奶奶既要清修。不如將這些和尚撵了。另外招尼姑來住。大少奶奶大不謂然道。尼姑那有和尚誠心禮佛。尼姑鬧笑話的。不知道有多少。和尚鬧笑話的。究竟沒有幾人。我這廟是淨修和尚。法雲和尚。替費了一番心造成的。如今廟宇成了。倒把他們撵了出去。招些尼姑來住。尼姑懂得甚麼。念經也念不完全。不但我對不住和尚。且對不住菩薩。這親戚見他偏執。也就不再多言。後來外面竟大有閒言。家中人管他不下。就暗暗寫信去通知京裏。他公公是個懦弱人。不敢顯然得薛媳婦。只得寫了一封信。勸勸媳婦。叫他日裏到廟裏走走。不要再在廟裏住。免人閒言。大少奶奶接了這封信。就去叫了二爺三爺來。放下臉來道。你們對老頭子說了些甚麼。二爺三爺齊道。沒有說甚麼。大少奶奶冷笑道。你看這封信。就知道狗肚裏吃的

甚麼屎了。二爺接來一看。也不言語。遞給三爺。三爺看了道。這事我們真沒有對老頭子說過。不知道怎麼知道的大少奶奶道。知道也罷。不知道也罷。不是你們出的鬼主意。老頭子的耳朵有多麼長。這麼他在京裏就知道家中的事。你們以爲老頭子這麼一說。我就怕了麼。你們總算有良心。只說我住廟。還沒說我妍和尚。總算替我裝場面了。二爺道。大嫂這話太重了。我們真是沒有這個心。也沒有對老頭子說過。大少奶奶道。我造廟。我拜佛。是爲修修來世。杭州城裏。造廟拜佛。不止我一人。我前世沒有修。今世做你們家的寡婦。難道今世還不許我修修嗎。難道來世仍舊做你們家的寡婦嗎。你們無非是見我造廟用了幾個錢。心裏受不的。編出花樣來。到老頭子那裏去說我的壞話。你們欺我寡婦無能爲。你當我不知道嗎。你們自己活長遠點。別像你哥哥似的。活了沒多年。撒下我受人家的指摘。要是你哥哥在著也輪不到你們這樣威風。你們要管我不許出去麼。那怕你叫了老頭子回來。我也不怕。二爺三爺無言而去。大少奶奶從此索興常住在寺裏。不回家去。越鬧越不成話。二爺只得又寫信通知老頭子。老頭子也無法。只得打發人來接大少奶奶到京裏去住。大少奶奶那裏肯去。反把來人罵了一頓。老頭子是京裏的大老。家中媳婦的名聲鬧的人人皆知。臉上到底下不去。況且堂堂的老相國。治家尙且不能。怎麼還好治國。只得央人暗中叫杭州府去封了寺門。杭州府得信就去。到寺裏封寺。大少奶奶正在寺內。知道了。跳出來就要打知府。嚇的知府沒命的逃了回去。再也不敢走上寺門了。老相國得了這個信。氣了三日沒吃飯。奏請三日假。說是發肝風。內廷不知袖裏。還是相國政務殷繁。勞了神。賞假三天。殊不知老相國是家務傷了心。老頭子急的沒了法。後來一個朋友替他盡力的籌策。寫信去給浙江巡撫。說寺僧不守清規。請他辦一辦。浙江巡撫很知道這事的內容。叫人打聽了幾時。大少奶奶不在寺裏。馬上就將寺封了。和尚盡數拿了去。等大少奶奶知道了。和尚已經發縣了。大少奶奶還不服氣。立刻坐轎去。要

同巡撫說話。到了巡撫衙門。大少奶奶一定要進去。門上設法。只得替他回了裏頭。內裏傳出話來。說這地方公事。貴少奶奶可以不必管。這位大少奶奶纔掃了臉回來。劍塵道。這寺同和尚怎麼發落。薇仙道。寺宇充公。和尚遞解原籍。姨母道。菩薩怎麼樣。薇仙道。菩薩想必毀了。劍塵道。都是專制上出來的毛病。芷芬道。怎麼講法。我看太自由了。劍塵道。中國樣樣專制。所以婚姻也是專制。倘若不是專制婚姻。夫死可以再嫁。那就沒有這種弊病了。薇仙道。我們中國。再醮並不禁的。劍塵道。不禁而實禁。紳宦人家。從沒有再醮之說。迪民道。劍妹不以守節為然嗎。劍塵道。不是不以守節為然。我以為那種本人不願守節的。何必強其所難。留在家中出醜聲。薇仙道。這話我很佩服。本人如不願。還是隨他去好。我知道安徽有一家紳宦人家。他家的兒子。自小定了親。到十歲上死了。彼此都是紳宦。自然女兒不再字人了。到了女兒十七歲時。婆家就來娶了去。這叫做抱牌位做親。女兒不願上轎。對他母親道。我不願去。我願同姊姊一樣。因為他姊姊。有夫有兒。有女。他母親哭道。你今生沒你姊姊這一日了。你到婆家去。修修來世罷。女兒不響。也不哭。就去了。婆家待這媳婦好的很。舉家的人敬重他。如同神仙一般。他會聯絡人。所以家中沒一個說他不好的。沒幾年。婆婆死了。家事都歸他管。他慢慢的將家中管事的人都換了。娘家的人。婆家諸人。都不留心。以為是他的弟兄叔姪。自然不用迴避的。那知就是這裏頭有毛病。婆家沒人知道。娘家倒無人不知。這樣看來。倘未出嫁時。不要逼他。隨他自家願意不願意。定為去就。必不如此亂倫。秦氏道。這個我又不相信了。這都是前世註定的。不關本人願意不願意的事。命裏生了要犯桃花星。到了行到桃花運那時。那怕他平時怎麼貞節。都要犯到那上頭去。我記得我有一個遠房親戚。他家也是老早定了親。到快要娶的時候。新郎死了。男家這邊說。姑娘年紀太小。恐怕沒有定心。不必勉強。好在沒過門。不如另外擇婿。女家這邊。也以爲然。因為遇了幾個過門守節的。都鬧過笑話。不如起先做的老到點。

好就想替女兒另外許字。那知女兒大不答應。一定要到婆家去守節。他父親不許。叫人去勸他。又買了許多華麗衣服。時式簪珥。拿去給女兒看。他女兒一概都用腳踏了。並取出平時藏的衣裳首飾。也一齊毀了。從此就不喫飯。想餓死。他父親見女兒這般節烈。又悲又喜。也就不違他的意。託人到男家去說明。定了日子。用素轎來迎女兒去。他女兒聽說許他去守節。纔喜歡了。到了上轎的時候。拜別父母。他母親拉了他痛哭。他父親正色道。你今天上轎去。算是你守節的第一日。但是第一日守節不難。以後千萬日的守節纔難呢。守節兩個字。不是嘴裏說說。是要心裏拿定。有好些人。起初貪著守節名好聽。執定要守節。後來沒有定心。以致有始無終。照禮上沒過門。沒有守節這一條。不過世俗都有沒過門守節不嫁的。相傳已久。大家都以此爲榮。不去過門守節。世人以爲是點缺憾。倘若過門守節後。有了閒言。比起不過門守節的缺憾。却天地相懸了。所以我起先不肯叫你去過門守節。因爲你年紀還小的很。此時雖一時高興。恐怕將來易爲外物所動。爲了這個。所以不敢貪眼前的榮。受後日的辱。如今你既這樣激烈。自然是出於真心。我那有不依你的理。但你今天過去。以後日日都要像今天這個心。不要變一點兒。倘如有半句閒言。不但你一生無以見人。就是我也無以見人。你可切記我的話。不要一刻忘了他女兒一一都答應了。到婆家去。除了伺候公婆外。不同別人多說多笑。就是伯叔也沒有說過話。去了十三年。如同日本家親戚。沒一個人不讚歎。說起守節人來。第一個總是推他。到了第十四年上。正月間。他到婆婆房中去。路上丟了一塊小手巾。徧尋不見。他心中很不快。因爲他是未亡人。不願他的東西。到了別人手裏。且不知拾手巾的是男是女。爲此悶悶。次日他的堂房夫弟。拿了這塊手巾來還他。說在甚麼地方拾著。知道是嫂嫂的。所以送了來。他高興的不得了。說這夫弟真好人。拾著不藏起。肯還他。其實還一塊手巾。算甚麼。何致如此感激。是他要犯桃花星了。就會鬼使神差的。叫他往這那念上想去。後來這夫弟常常

來獻殷勤。他也相信這位夫弟。日深月久。就養了一個小孩子。他老子聽了這個信。一下子氣的痰厥死了。哥哥嫂嫂恨他做了醜事。氣死老子。從此就絕了往來。婆家本來個個人敬重他。到了此時。也無一人看得起他了。末了他自家也吊死了。迪民道。這事罪魁總是他夫弟不好。正說話間。江氏來請入席。大家依次坐下。姨母家諸人。雖然迷信。舉止却還大方。席間隨意而食。並不推三讓四的。做出許多花樣。所以各人都甚適意。主客歡然。迪民忽想起。去年在江家吃飯的事。因笑道。我去年在江家吃過一回飯。他們吃魚翅。都是一根一根兒吃。一粒蝦仁。要分做三口。一席菜。只有我一個人。算是吃飽。只算我動了動。他們只算沒有吃。秦氏道。杭州有兩家。也是這樣。譬如到人家去吃飯。回到家中。是要從新再吃的。請客的這家。也是一樣。客去再吃。劍塵道。我們中國。無一樣不用假。甚至吃飯也用假。真無往而不假了。譬如。有錢而言無錢。無勢力而裝做有勢力。心中不喜歡這個人。面上偏要做作出喜歡的樣兒來。推而至於做官的做生意的。做農工手藝的。沒有不假。上下以假。相交以假。無怪乎人心日壞。亂事日多。國勢日衰了。甚芬道。我們中國。要等人心歸於真實。還不知何時呢。還是理財練兵為第一要務。等國強了。再來整頓風俗。不然國已先沒有了。還說甚麼風俗。迪民道。這個斷乎不行。總是風俗要緊。劍塵道。依我說。理財練兵風俗。缺一不可。無風俗維持人心。則國雖強。終不能持久。無理財練兵。以爲之先鋒。則風俗雖厚。必失之懦。徽仙道。我們倒變做政治家了。甚芬道。劍姊這個議論。我不以爲然。改天我要同你駁的。劍塵笑道。你不要駁我。我是說不過你的。迪民笑道。劍妹可以請代表。劍塵道。就請你何如。甚芬對迪民道。也沒有這樣毛遂自薦的。迪民道。我說代表。不是自薦。甚芬笑對劍塵道。迪姊不肯替你做代表。你去請家中現成代表罷。劍塵笑道。沒人同你說這個。因對迪民道。杭州的女學校。迪姊可以介紹我去看看麼。迪民未及回答。秦氏道。我倒認得一個人。劍姊要看女學校。他倒可以介紹的。劍塵道。多謝二嫂費心。忽見一

個老媽子來道。二姑奶奶來了。衆人起身相迎。見面後。姨母道。你來的正好。江氏叫老媽子添杯箸來。二姑奶奶道。我吃過了。我坐一坐就要回去。迪民道。雖用過了飯。再喝一杯酒。諒也無礙。大家一同坐坐。有興些。二姑奶奶便不再推辭。老媽子擺了坐。又添上杯箸。秦氏道。二妹妹今天來的嗎。二姑奶奶道。我昨天就來了。今天來給伯母請安。姨母笑道。你娘好。二姑奶奶道。好的。江氏道。二姊夫到京裏去。有信來沒有。二姑奶奶道。有的。前天還接他的一封信。說在京裏很好。只是差使一時怕輪不著。秦氏道。差使有沒有。不算甚麼。又不是等差使換錢用。二姑奶奶道。是的。他恐怕有差使。那幾個薪水錢也不够他自己開消。家中也要寄錢去。不過名兒總好聽些。只要多兩個保舉。混個紅頂子戴戴。我就心平了。不然有點喜慶事。出去穿件白鷺補子的披風。總覺不起眼。秦氏道。二妹妹慌甚麼。將來不怕沒有仙鶴補子穿。迪民等聽了他們說起穿補子來。津津有味的。甚覺可笑。王氏道。大爺那邊近日又有笑話沒有。二姑奶奶道。怎麼沒有。那兩個人還會沒有笑話麼。大奶奶前天將大爺打到牀底下去。劍塵道。怎麼大爺會被大奶奶打到牀底下去。大奶奶的力量倒不小。二姑奶奶道。不說底細。姊姊自然不知道。我將他們的事。索興細細說一遍。給大家下酒好不好。衆人都說好好。二姑奶奶道。大爺二爺是我的嫡堂小叔。同我住在一所房子裏。他們的家私比我多。他們兄弟二人。生下地時。手脚都是灣曲的。連眼睛鼻子嘴。沒一樣不歪。那時我們叔公叔婆。年紀都大了。見是個兒子。那怕是個殘廢。也是高興。大爺二爺相差三歲。年紀二爺稍微比大爺好點。大爺的舌頭嫌長。說話不大清楚。不是自小聽慣的。不知道他說的是甚麼。叔公叔婆。却寶貝的了不得。許多奶媽老媽伺候他們兄弟二人。一直到娶親。還是奶媽喂他飯。杭州城裏的人家。同他家門第配得上的。沒有人肯將女兒許配他家廢物。後來我們叔公。到廣東去做潮州府。就同潮州的紳士張家結了親家。說兒子在家讀書。做親時。就將姑娘接到杭州來做親。女家送親來的。是他哥嫂。到

了迎親的這天。又叫人對女家說。杭州不許女壻上門親迎。女家是外路人。那裏知道。並不會說甚麼。新娘過門後。合卺的第二夜。新娘將新郎推在房門外。大爺大喊起來。奶媽等來將大爺推到另外一間房。睡了第二天。叔婆吩咐奶媽睡到新娘套間去。以便照應。大爺三朝回門。女家知道是這麼一個寶貝。遂上門來大鬧。新娘的哥哥氣的要打新郎。情願讓妹子做一世的活寡婦。要把他妹子接回去。經衆親友勸住。纔沒有打。新娘的哥哥要將新娘帶回廣東去。說人雖是你家的人。我是要帶去的。等你家廢物幾時死了。幾時再叫他來替廢物穿素就是了。我叔婆指望娶了媳婦。就好養孩子。怎麼肯讓女家將新娘帶了回去。託人去說了幾十回。只差沒有去下跪。又送了一萬塊錢的川資。女家纔不說別的話。大爺雖是個十全殘廢。還喜歡嫖婬子。新娘雖不喜歡大爺。偏要拈酸。初來時。還放在心裏。外面不大發作。第二年我叔叔婆一齊死了。大奶奶纔大發威風。大爺又不省事。常常惹得大奶奶巴掌打過去。大奶奶不許大爺嫖。大爺偷著去嫖。大奶奶時常坐了轎子去捉回來。前天晚上。不知怎麼的得罪了大奶奶。大奶奶動了氣。一拳打去。大爺大喊救命。大奶奶索與一推。大爺就滾到牀底下去了。老媽子們聽見大爺喊。連忙起來。將大爺扶起。送上牀去。秦氏笑道。大爺真不自諒。二姑奶奶道。還有二爺更不自諒。那副尊容。日日到拱宸橋去。常常住在拱宸橋。幾夜不回來。二奶奶本來厭惡二爺。二爺到拱宸橋去。二奶奶並不管他。會對二爺說明。只要二爺不買妾。隨便二爺怎麼樣。都不管。二奶奶只喜歡又麻雀。看戲文。女朋友極多。今天你來。明天我去。到也不寂寞。二爺雖然好嫖。那些婬子們。大家都看不止他。是自家掛牌的。二爺去坐。人家都不理。只有那不是自由身的老鴿子。受了二爺的錢。纔出來應酬。二爺中意的兩個。近租了一個叫金小玉。一個叫胡翠雲。二爺化了八千銀子。買了來做妾。又怕二奶奶不依。就在拱宸橋左。



對人就誇口。久而久之。傳到二奶奶耳朵裏。二奶奶動了氣。問明了地方。就坐轎到拱宸橋。尋着了新公館。叫開了門。問明是陳公館不是。裏面說是。又問裏面有兩位姨太太沒有。裏面說有。二奶奶就下了轎。走進裏面。上了樓。在外間坐著。開口叫二爺出來。新公館的老媽子見來的人大模大樣的。已有點猜的著他的來歷。就走到裏房去說了幾句。出來道。二爺出去了。請問太太是二爺的甚麼人。我們姨太太梳好了頭。就出來。跟二奶奶的老媽子道。是二奶奶。新公館的老媽子連忙給二奶奶磕了個頭。裏房的門扉一掀。兩個姨太太一齊走了出來。緊走幾步。一齊跪在二奶奶跟前。此時二奶奶到覺得心中拿不定。是理他們好。還是不理他們好。兩位姨太太齊聲道。太太救我們。我們不願跟老爺求太太作主。二奶奶越發呆了。半晌道。你們情願賣給二爺。怎麼又不願跟二爺。你們不要怕我。我不難為你們。不要拿這話來攔我。我是來問二爺的。不干你們的事。你們起來罷。何必對我跪著。金小玉道。我同翠雲不是情願嫁給二爺。實是在是被鴛母打不過。纔嫁二爺的。我們二人生的相貌不好。又不曾應酬。二爺拿出八千銀子買我們。鴛母那有不肯的。我們雖是賤人心是一樣的。嫁人也要嫁個身體完全的。像老爺這樣的人。我們實在不願意。二奶奶聽了這幾句話。正中心窩。不覺長歎了一口氣道。二爺既看中了你們。把你們娶了來。怎麼又不在這裏。這話真的嗎。胡翠雲道。老爺買了我們沒幾日。仍舊出去嫖了。太太如不信。請到裏面看看。二奶奶道。看他做甚麼。我來難道是要二爺這個人嗎。也不過是同他說個理。我已落在他的手裏。又再害別人。把世上的女人都落在他的手裏。我看他的罪孽也太深了。隨意嫖嫖也就夠了。還要一個一個的買了來。小玉道。太太救我們。老爺的脾氣不好的很。動不動還要打的。二奶奶道。有話立起來說。就叫老媽子將他們扶起來。恰好二爺回來了。進門看見二奶奶。嚇的倒退幾步。二奶奶道。你想逃麼。我又不喫了你。二爺不響。坐在一邊。二奶奶道。你拿鏡子照照你的臉。再到穿衣鏡前照照你的手脚。看

有一處配得上買妾麼。你老子娘。當初就不該替你要親。既已害了我。如今又害別人。我替你罪過。你問問他們兩人。真心願意跟你麼。二爺忿然道。我……二奶奶道。不要響。我還沒說完呢。依我說。不如將他們放了罷。不要坑人家一輩子。二爺道。這個不行。二奶奶道。我不知道。我不管。我既知道了。就由不得你作主。問兩個姨娘道。你們要我作主。就要跟我回去。我慢慢的替你們設法。兩個姨娘都說。願意跟太太回去。二奶奶吩咐備轎。叫姨娘們將東西收拾好了。二奶奶先押了二爺回家。叫家中的男僕來相幫押行李。新公館退租。從此叫兩個姨娘管着。二爺要鬧着出去。二奶奶就叫媒婆來替兩個姨娘尋人家。二爺怕二奶奶打發了姨娘。就不敢出去了。倒省了許多錢。前月小玉倒生了一個兒子了。芷芬道。二奶奶倒是個能幹人。二姑奶奶道。是的。二奶奶是能幹的。不像大奶奶。只知道一味蠻鬧。衆人說了一回。菜已上齊。喫了飯。撤去殘肴。泡上茶來。劍塵道。明天去看女學校。到甚麼地方會齊。還是妹子到府上來。等二嫂同去。秦氏道。請劍姊到三元坊梅公館會齊罷。我託洪少奶奶先到梅家等候劍姊。薇仙笑道。你既不同去。何必攪在身上。我本想同劍姊去的。因爲你說去。所以我不說了。秦氏笑道。我明天有點小事。你就替我去一遭。回來我請你喫一頓。好不好。薇仙笑道。誰稀奇這個。劍塵拿表一看。見已十點鐘了。就起身告辭回去。迪民等也一齊要去。姨母留不住。大家送劍塵。迪民芷芬上了轎。纔進去。迪民芷芬同劍塵在轉灣處。分了路。迪民芷芬自回分會。劍塵回到湖邊別墅中。走進房中。飛白正在燈下作書。見劍塵回來了。因笑道。來何遲。劍塵道。怎麼遲。你看幾點鐘。又笑道。我總沒喫醉了。回來拿茶當酒喫。飛白笑道。我喫醉了。只有一。你就牢牢記在心上。常常拿來取笑我。幾時我也灌醉你一次。看你說甚麼。劍塵剛想說。忽聞敲門聲。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妓院尋夫多才主筆

街頭滾糞有智鄉愚

話說飛白正同劍塵說笑。忽然外面有敲門聲。陳興出去開了門。拿進一封電報來。飛白接過來看了。遞給劍塵道。這種沒要緊的事。也要打電報。劍塵看畢。笑道。你說不要緊。人家却以為要緊。你打算借給他多少。飛白道。一個錢不借。我回他說。我不能作主。請他另想法罷。劍塵道。他未必相信。飛白道。不信由他。不借由我。這種不文明的事。我最不佩服。況且他已有兒子了。夫人又是頭一份利害的。買甚麼姨太太。這不是自尋煩惱麼。劍塵道。照你說。沒有兒子。納如夫人就是天經地義了。納了姨太太。再沒有兒子。又怎麼樣。我最不喜歡的是納了妾再沒兒子。就說是命裏無子這句話。飛白笑道。你不要不歡喜。我是不會納妾的。劍塵也笑道。你不納妾。我替你買個人。看你不要。飛白笑道。謝夫人厚賜。我可老實受了。說罷。二人一齊笑了。次日。劍塵踐秦氏的約。乘轎到梅宅去。到時。薇仙已先在那裏等候。聽見劍塵來了。薇仙同梅太太一齊迎了出來。將劍塵讓到裏面坐下。梅太太敬過茶。說了幾句客套。坐了一回。纔同劍塵。薇仙到開智女學校來。校中的國文教習。是梅太太的姊妹。梅太太介紹了進去。到各處講堂裏看了一遍。都沒有甚麼道理。學生約有六七十個。臉上都帶着傲慢輕浮之色。教員除了國文教習手工教習是女子。餘外都是男子。學生們上班。並不專心聽教習講解。有的眼睛望着參觀的來賓。有的偷着在那裏結手套。有的拿石筆在石板上畫圓圈頑耍。劍塵知道這學校無甚可觀之處。遂辭了出來。梅太太一定邀劍塵去到他家喫午飯。劍塵推辭不脫。只得仍到梅家。梅太太一面叫老媽子拿出果點來。一面叫人去請毛太太來。下人應命去了。梅太太道。毛太太劍姊見過沒有。劍塵道。沒有。梅太太道。毛太太真是新人物。他如今做了女報館的主筆。杭州女界裏是很有名的。薇仙笑了一笑。劍塵道。我託嫂嫂的福。今天得見杭州的女傑了。梅太太道。他同我們舍妹最要好。正說間。見二門中進來了一個三四十歲的婦人。又高又大。梅太太道。真新姊來了。原來這位女主筆先生。姓毛名武。字真新。只見毛真新一手拿了洋傘。

一手提了皮包。梅太太笑道：你提皮包來做甚麼。真新道：我從報館裏出來，還沒到家，就被你們算紀邀來了。梅太太道：我請你來認識認識曉光會的顧問員，就指着劍塵道：這是林嫂嫂。毛真新道：原來是這麼一回事。說着，向劍塵灣了灣腰。大洋洋的坐下道：我這幾天真忙個不了，多少人投稿來，我看了竟沒有一篇可以登上報的。若是登了上去，人家一定不但說作文的人不通，還要說我這個主筆無眼力呢。我這個女報館，是專門提倡女權，凡有害於女子的權利，我們都要痛論其非。女人也是人，男人也是人，怎麼女人就不能同男人享一樣的利益。譬如男人嫖婊子叫局，怎麼女人就不許嫖婊子叫局。薇仙大笑道：你何妨去嫖嫖看。做個女嫖界的老前輩。毛真新道：我嫖雖沒有嫖過，叫局却叫過。有一回我同一個朋友去喫番菜，我就寫條子叫了兩個局來，誰知他們進門，見我們是女子，就有點不大願意。我倒溫言低語，同他們說笑，他們却懶洋洋的，懶得回答。後來拿起琵琶來唱曲子，唱的那聲音低的就如蚊子叫一般。看他那樣子，真是討厭，動了我的氣。我把桌子一拍道：真賤人。我抬舉你，叫你來唱個曲子，免得受男子們的輕薄。你們倒這樣不知抬舉。我們難道沒有錢給你們麼。怎麼見了我們，就如見了閻王。見了男人，就如見了性命。混帳東西，給我滾出去。我這幾句話，竟把兩個婊子嚇的屁滾尿流的逃了去了。大家聽了毛真新的話都笑起來。梅太太道：你真是趣人。怎麼這樣惡作劇。毛真新道：這種婊子，真算得其性與人殊了。我起先以為婊子做這個賤行業，是為想要錢，不得不辱身，倘能不辱身而亦能得錢，他一定樂從的。所以我想去試試。果能待女客同男客一樣，何妨去提倡提倡。使這班婊子，變做一班女清客。不接男子，既不辱身，又可得錢，豈不是好。誰知他們竟是生成的賤骨，見了女客，那種懶惰情形，猶如魂靈脫了軀壳，差一點沒有斷了氣。你說叫人可恨不可恨。梅太太道：這班婊子，真是可恨。人家好好的男人，都被他挑唆壞了。回到家中，就愁眉縮臉。到了婊子那裏，就有說有笑。你說可恨不可恨。你家毛

老爺要出去嫖婊子不。毛真新道。天下的貓。那有不喜魚的。不過我的力量。足以管得住他。他也就不敢怎麼樣了。有一回。他偷着出去。我知道他鬼鬼祟祟的。同了兩個朋友出去。不是甚麼好事。我就隱隱的在後面跟了他走。見他叫轎到拱宸橋。我便也叫轎到拱宸橋。他到了妓館門口。下轎進去。我也下轎到一家番菜館。喫了晚飯。約摸他們已上桌了。我就大搖大擺的走了進去。當面碰着一個娘姨。他問我做甚麼來的。我也不理他。他攔着不許我進去。我就動了氣。一掌拿他打在天井裏。我在外間。已聽見陶然的聲音。我揭起門簾進去。不由分說。拉了他的辮子就走。我有意同他們開個頑笑。順便菜碗拿起來。四下一倒。可笑他們那些嫖友。穿的簇新衣服。都被我一碗菜送了終了。真是痛快。我將陶然拉到門口。預先叫了轎等着。拿他推上轎。他纔看見我的臉。想跳下來不依我。然轎夫已是抬了他飛跑。一時不能跳下來。我在後面轎裏。對陶然道。你老實點罷。不要在半路上演戲了。只怕看的人太多呢。不如留着到家裏去做罷。他倒也自諒的很。就不敢在路上鬧了。回到家裏。想同我動蠻。我是有預備的。就在衣袋中取出一把小刺刀來。道。你敢怎麼樣。你自心虛。做了錯事。還敢動蠻麼。我不是好欺負的人。老實交代你。今回我就饒了你。第二回你敢這樣。我先一刀拿你刺死。再拿婊子刺死。末了我自己刺死。陶然竟嚇的不敢開口。從此後。他竟不敢同那班嫖友為伍。改邪歸正了。劍塵笑道。嫂嫂真能幹。非他人所及。毛真新大得意道。這種男子。千萬不要姑息他。怕他難為情丟臉。他們既喜嫖婊子。本已不要臉。還怕甚麼丟臉。且他們的護身符。就是這個臉字。以為我們女子愛惜男人的臉面。必不肯當場丟他們的臉。叫他們下不了臺。所以敢膽大妄為。不以我們女子為意。我們出其不意。給他一個迅雷不及掩耳。他們纔恍然明白。知道我們女子。也不是好惹的。他們也就死心塌地。再不作妄想了。我自以為我的思想還不弱。所以我們女報上。我登上了一條。凡女同胞有不得於良人。而無策馴服之者。可至本館問策。本館即為之解決。

梅太太道。這條我怎麼沒有看見。毛真新道。你不留心。報上有的。大約你們老爺。也有毛病了嗎。快對我說。我替你想法子。梅太太笑着不響。毛真新又對劍塵道。尊夫何如。劍塵伴作不解道。甚麼事。何如。毛真新道。還不響耳。劍塵笑道。我那裏知道。他出去我並不跟着他。毛真新道。看你年紀輕的很。尊夫多大歲數。劍塵道。與我同年。毛真新道。這樣年紀輕的人。難免無他心。薇仙道。去年張家的姨太太。怎麼跑的是你主謀。不是毛真新道。我們是正大光明的辦法。從不作與鬼頭鬼腦的暗裏害人。他那種辦法。我所不取。張家的事。我雖曉得。却不與我相干。薇仙道。你既知道詳細。何妨同我們說說。毛真新道。說說也無妨。張老三的小老婆。是一個小戶人家的女兒。名順珠。順珠的娘。原不是個好東西。自己男人死了。姘了許多外面的男人。他婆婆氣不過。就將他賣了。順珠既沒有了娘。祖母因為厭惡他娘。兼厭惡及順珠。故不加管束。一聽他在街遊蕩。一日張老三在街上看見了順珠。就看中了。後來就姘上了。他祖母不依。要賣給張老三。張老三沒法。只得應允了。回家同他夫人商量。他夫人肚裏雖不願意。面上想得賢惠的名。也就答應了。張老三喜喜歡歡的。化了三百塊錢。買了來。到收房的這日。他夫人却坐在房中大哭。張老三過意不去。就到太太房裏去安慰太太。說我買個人。不過是服侍服侍我。省得你操心。你的身體弱。又多病。沒個貼心人伺候。也不行。收個人伺候你。到底比老媽子丫頭們當心些。太太不語。忽見伺候新房的老媽子走過來道。姨太太叫我過來說。太太傷心。老爺應該在太太這裏勸勸太太。姨太太本要自家過來伺候太太。因為是新來。有些不好開口。叫我到這裏來。稟知老爺太太。張老三聽了這番話。很為詫異。說看不出他這點小年紀。小戶人家出身。倒懂得大道理。當夜就真沒有到姨太太房中去。依張老三是去要的。因為老媽子又說姨太太已經闔門睡了。請老爺不必勞步了。所以張老三就在太太房中住了。第二天張老三的太太。說凡人做了妾。死後是有罪的。要一個月不同房。喫一個月的齋。念一個月的

經。拜一個月的佛。然後開齋同房。死後纔得無罪。就將這個典故。對張老三說了。張老三本不願意。又難却夫人的一片好心。只得答應了。及到一月已滿。張老三要到姨太太房中住了。忽然這日下半天。有一隻別人家的狗。不知怎麼的。誤踏到糞缸裏去。爬起來帶糞亂竄。竟竄到姨太太新房中。那狗滿身是糞。見了生人。又害怕。東走西逃。又被一個老媽子。用棍亂趕。那狗嚇昏了。遂奔上姨太太新牀去。糞水淋漓。灑滿新枕褥。及老媽子們趕了下來。論理應該趕出房門去了。誰知老媽子真糊塗。又誤趕到姨太太身邊去。姨太太嚇得倒退。誤踏在老媽子趕狗的竹竿上。滑了一滑。一碇碌跌在地下。這狗直踏姨太太的香腮而過。狗雖趕出去了。可憐姨太太本是滿身香水。香噴噴的一個香人。如今卻是渾身糞汁。變做一個屎壳螂了。且被褥枕帳無一不臭。張老三竟不能嚮邇。張老三氣的了不得。不住的罵這死狗。怎會不生眼睛。踏到糞缸裏去。想是屎尿嗅昏了。太太叫人替姨太太洗衣服被褥枕帳。洗刷房間。姨太太有點明白太太的用意。就對張老三說。這狗恐怕是有人故意引來的。張老三未及回答。太太正在外房。看着老媽子拿灰來墊臭汗。恰巧被他聽見。就大怒道。你說這狗是有人故意引來的。你說出人來。你的意思。疑心是我。我待你這麼好。你倒這樣疑心我。你還算人麼。我聽你頭一夜的話。倒還好。以為你是個識抬舉的人。纔肯叫你拜佛喫齋。也是為你自家消消罪過。干我甚事。我倒好心討了惡報。今天這狗。莫非是我叫他攢下糞缸去嗎。你大約是想男人想昏頭了。拿這話說給我聽嗎。又對張老三道。小人犯法。罪在自家。我只問你寵妾凌妻。是個甚麼理。我沒有受過公公婆婆的疑心。沒有受過丈夫兒女的疑心。如今倒叫個小毛丫頭疑心我。我在家裏。還有甚麼味兒。能罷罷。我去做尼姑去罷。說完望大門直走。張老三也覺姨娘說話冒昧。不應該說此多疑的話。連忙自家親身出去攔阻住太太。老媽子丫頭門。一大羣人圍着張老三的夫人。不令他去做尼姑。這一鬧直鬧了四五天。太太本來很愛憐姨太太。拿衣服給姨太太

穿好首飾給姨太太戴。至此時就大變前日所爲。盡將東西拿了回來。不許家中老媽子丫頭們叫姨太太。只許叫順珠。張老三雖然偏護姨娘。但平時是畏懼太太的。且這回的事全由姨娘自家多疑弄糟的。就也不敢十分偏護姨太太了。太太氣的病了不肯喫藥。不肯喫飯。口口聲聲的說情願死了。讓了姨娘。省得叫人家疑心。張老三沒法。千方百計的求太太進藥。太太只不理。病勢看了很重。醫生都說是肝氣冲心。不去治怕有性命之憂。張老三的哥哥張老二。很怪張老三寵妾凌妻。張老三自己覺得也有點過意不去。就對太太說。要打發順珠出去。太太聽了。更加生氣。說你想叫我負個容不得小老婆的名嗎。張老三陪笑道。那有這事。我因爲他沒有規矩。所以想不要了。怎麼好說你容不得小老婆。太太道。等我死了。你再打發。我不是傻子瘋子。聽不出你的話來。你待我從沒有半點真心。閒花草弄了進門。沒有三天。你自家厭了。倒將這個名兒賴到我身上來。你既這時候要打發去。何如當初不要買他來。你說這話。我也明白。顯然是嫌我害病。不起來伺候你家貴重的姨太太。我去伺候就是了。說罷揭去棉被。就想掙扎着起來。張老三連忙攔着。求他不要動怒。老媽子也都來相勸。太太一面哭。一面數說張老三同順珠的不好處。張老三急的無法。後來太太身邊一個貼心丫頭。替張老三出主意。悄悄的將順珠送還娘家。對太太說是順珠自家逃走了。張老三依計而行。太太果然並不疑心。只數說張老三不識人。這樣不貞節的人。也去買了來。他的病也就漸漸的好了。薇仙道。原來如此。毛真新道。這種事。我最不佩服。正談論時。梅家老媽子已擡開桌子。送上菜來。大家坐下喫了飯。劍塵辭了梅太太回到寓中。又遊了兩日。就同飛白回江陰去了。迪民本要同劍塵一起動身。因爲杭州的分會甫經成立。不免還有點未完的事。要遲兩三日再回去。就約劍塵四五月間。到曉光會去。劍塵應允了。別了迪民。並芬憐吾。附了輪船回到江陰。王姨奶奶。見飛白劍塵等回來了。迎着笑道。少爺少奶奶。出去頑了這多天。家裏我替你管着呢。劍塵笑



道。多謝姨奶奶費心。我買了好東西來送你喫。可就不白管了。說笑了一陣。這日無事。次日。飛白要到上海去。劍塵替飛白檢行李裝飯。飯後。飛白帶了一僕往上海去了。劍塵整理家務。因為出去了許多天。家中探違。見劍塵調查家務。就過來道。這些時。別人都還好。只有金媽常常出去。有時晚上也不回來。劍塵道。金媽出去是有點甚麼事。你知道麼。探蓮道。不知道。劍塵不語。歇了兩日。劍塵開除了金媽。命中人行李裏送個老媽來試試工。張媽聽說要僱老媽。就來對劍塵說。他有個堂房姪女。現在要出來做老媽。少奶奶倘肯用。我去叫他來試試。劍塵道。也好。張媽果然去叫。次日同來。劍塵見是一個二十幾歲笨頭笨腦的人。見了人。也不知請安。張媽教他叫聲少奶奶。他纔叫了一聲。劍塵問他出來做過沒有。姓甚麼。那女人道。我姓徐。沒有出來做過。劍塵就命他試做幾日。這徐媽雖然做事還好。看他樣子。像是有心事。很重視的一日。到夜。從沒有笑容。劍塵一日偶然看見徐媽這個愁眉苦臉的樣子。遂問他道。徐媽。日日像有心事似的。是爲甚麼。徐媽道。不瞞少奶奶說。我看着秀官。就想着我們丫頭。劍塵道。你女兒幾歲。徐媽道。三歲。比秀官稍微短點。很伶俐的一個小孩子。劍塵道。你既想着你的孩子。可以常常回去看看他。徐媽道。要是在家裏。我去看看他。原是最好的。這時候給了人家了。去看了。多一番氣苦。我給他家時。小孩子胖的很。兩隻小膀子。有茶碗這麼粗。第一回我去看孩子。那時他家待他還好。第二回我去看時。孩子已是瘦了一半了。劍塵道。你有幾個孩子。徐媽道。就是這一個。劍塵道。你有男人沒有。徐媽道。有的。劍塵道。你有男人。又只有一個孩子。兩個大人。還養不活一個小孩子麼。爲甚麼一定要給人家。留在自家身邊。隨便怎麼苦。總比做童養媳婦好。徐媽道。少奶奶說的是。要是肯依我的心。那怕他不幫我。我一人也養得活這個孩子。我本來想將孩子寄養到外婆家。我出來做老媽。掙了錢。每月貼給我娘幾百文。倘或工錢多。

點就添補了我們娘兒兩個的衣裳。也就不苦了。無奈我男人一定不肯說孩子不給了人家。我出來掙了錢。都用在小孩子身上。他沒得用了。我會許他。每月給他三百錢。他一定不肯。劍塵道。你男人有行業沒有。徐媽道。他起先是在鄉下教書。後來他吸上了烏煙。教書也不好好的。教村上人。就沒人到我來念書了。他不但是吸烏煙。還好賭錢。出門見了搖攤的。打牌九的。身上帶了幾個錢。就打幾個錢。不輸空不肯歇手。有幾畝田。也是賭上輸的賣了。我到他家。別的我也不大爭鬧。只是爲這個孩子。是我心上的肉。真個捨不得給人家。同他鬧了幾回。我日日抱了孩子哭。他不由我作主。就給了人家了。只要了六塊錢。人家來抱孩子去。孩子緊緊的抱了我的脖子。說我不去。我不去。我也死命的不肯放手。我男人將我一脚踢倒。拿孩子奪了去。等我爬起來追去。孩子已經給人家抱了去了。遠遠的還聽見孩子的哭聲。我大哭了一場。人家都勸我。說女兒終久是人家的。總要給人家做媳婦。不過遲早點。我想這句話。我總不肯相信。女兒大了做媳婦。他是懂人事了。飢寒飽煖。都不用我掛心。像這點點孩子。生生的抱了去。他懂得甚麼。他只知道找我。到婆家去。找不着我。是要哭的。婆婆厭惡他哭。就要打的前回我去看孩子。這孩子一見了我。就爬到我身上。要同我回家。我抱了他一回。我不能在他婆家過夜。只得放下他回來。這孩子一定要跟着我回家。拉着哭着不肯離我。他婆婆拿他抱了進去。我也哭着回家。我心中只覺着他婆婆抱進去。一定要打他回到家。我男人又逼我出來做老媽子。我想孩子不給人家。我倒想出來做做。掙兩個錢養孩子。我心中是快活的。如今孩子給了人家了。出來掙錢養男人。我真不高興。劍塵道。你的孩子。現在怎麼樣。徐媽歎口氣道。快死了。婆婆飯不給他喫飽。在我身邊的時候。孩子還喫奶呢。到婆家去。要是婆婆好的。奶沒的喫。糕也買點給他喫。再加上三餐飯給他喫飽。也就很好了。他家見孩子剛到他家時。孩子纔斷奶。不肯喫飯。他家就說是孩子自家不要喫飯。每飯只給他半茶盞飯。也沒的再添。

給孩子點。晚上孩子哭。就拿他關在門外。一夜不給他進來。孩子受了涼。受了驚。第二天就發熱。到如今有兩個月了。我想去抱了來。我男人不肯。說已經給了人家了。替人家管甚麼人。又說我好多的錢。爲甚麼不給他用。倒去管人家的病媳婦。就是死了。干你甚事。我說是我的女兒。怎麼不干我事。我男人嫌我頂撞他了。將我打了一頓。逼我出來做活。怕我留在家中。要去抱孩子來家。我聽見人說孩子瘦的不像樣了。劍塵聽了這番話。很替徐媽難受。恰巧奶媽抱了秀官進來。秀官一見劍塵。就撲往劍塵懷裏來。劍塵接過來抱在膝上。用手摩摩小臉。又摩摩雜髮。愈替徐媽悵然。就對徐媽道。你明天去抱了你的孩子來。住在這裏。你自家管管。再抱到福晉堂裏去。看看病喫點藥。大約就可以好了。你願意不願意。徐媽連忙道。願意願意。話分兩頭。不說徐媽抱他孩子來的事。再說天氣很熱。濃雲四合。像要下雨似的。劍塵本要到慧琴那裏去。見了這樣天氣。就不去了。坐着看了一回書。也覺得無聊。心想飛自在研究會不知做些甚麼事。倘我能同去幫他的忙。豈不很有趣味。心中一邊想。信步出了書室。走到外面閒看。見草場上的梧桐均已吐葉。桃杏之葉青葱可愛。花已代謝。結實累累。還有十餘棵櫻桃。所結的櫻桃已有小鈕子大。再過半月。就可採食。採蓮跟着秀官。在櫻桃樹下捉蝴蝶。劍塵也立在樹下看秀官頑耍。採蓮道。姨太太同客人來了。劍塵望去。果見王姨奶奶同了一個客人進來。但看不清客人是誰。採蓮走過去道。少奶奶在這裏。劍塵也攔了秀官走過去。見面時原來就是打電報去向飛白借錢買妾的那人的夫人。是飛白的堂姨表嫂謝氏。堂姨表兄姓何。名德潤。號煦人。是個執袴子弟。謝氏也是個浮華婦人。平時最喜歡考究衣飾。劍塵本不喜他。但既是親戚。面子上總不能不敷衍。謝氏見了劍塵。笑道。表妹今回出去了。好多天了。劍塵道。約有二十多天了。一面讓謝氏到客室坐下。劍塵見謝氏今天穿的是品藍外國緞的夾襖。襖品藍外國緞的夾褲。黑縐紗百摺裙。鑲滾盡入時式。梳的溜光的頭。戴兩朵白玫瑰。插一隻珠蝴蝶。珠

子粒粒滾圓。搽了一臉厚粉。血紅的腮脂。半寸闊的八字眉。黑緞平金的尖頭鞋。跟來的兩個老媽子。也都是。一色黑洋縐衣裙。黑洋縐背心。年紀都不大。兩個都是謝氏寵愛的老媽子。劍塵認得一爲劉媽。一爲黃媽。劉媽取出水煙袋來。替謝氏裝煙。謝氏吸着煙道。秀官越大。越好看了。英官逸官呢。劍塵道。還沒下班呢。謝氏道。表妹比我的福氣好。我想個女兒。就想不到手。又笑道。你們兩口子。喜歡那一個。劍塵道。我喜歡英官。飛白喜歡秀官。謝氏道。表弟到上海去了嗎。我來想同表妹說件事。你表哥現在也在上海。倘若他要同表弟借錢。你叫表弟千萬不要借給他。我對姨奶奶也說過。叫姨奶奶也不要借給他錢。劍塵故爲不知道。表哥借錢做甚麼。表哥家裏有錢。出來借錢做甚麼。謝氏道。你那裏知道。他借錢還有甚麼正經用處。要是辦正經事。也不用向人借了。我家公公給他一千二百塊錢。一年的零用。餘外不許動一個錢。那知他兩個月就用光了。他沒有錢用。就到處借錢。去年我們公公替他還了五千。今年我們公公寫信通知各處。叫不要借給他。我們公公又不在家中。家中的銀錢。叫我管住他。他在家中。我還管得住。他偷着出去了。不回來。我那裏管得住。他前月看中了一個甚麼人家的女兒。想去買來。各處鬧着。想借錢。如今還沒有借到手。現在又到上海去了。我怕表弟臉嫩。不能斬釘截鐵的回絕他。萬一借給他。買個混帳女人進門來。豈不氣人。他有了錢。都是用在不三不四的女人身上。我爲這個。不知生了多少氣。你看南邊的女人。格外壞。我們北邊的女人。不像南邊的女人。十個裏頭就有八個壞東西。所以我情願搬到北邊去住。我們娘家的堂房哥哥們。都不像他這樣沒正經。成天不知幹些甚麼。劍塵道。南邊的女人。好的也多得很。若說不好的人。那一處沒有。若說品行。也在乎男子自家好不好。飛白一年在上海。至少也有三四個月。他從沒有喫過花酒。打過茶圍。認識甚麼壞女人。可見也在乎各人愛惜品行。不愛惜品行。謝氏道。表妹是讀過書的人。樣樣都知道。所以有本事管得住。表弟不荒唐。要像我似的一點不

中用。那怕同你表哥大鬧大吵。他總是這樣兒。劍塵道。吵鬧中甚麼用。王姨奶奶笑道。表少爺果真買個人來。表少奶奶怎麼樣。謝氏雙眉一豎道。饒不了他。我替他養了四個兒子。帶了五六萬現銀。將來我們老人家一旦……便又改口道。將來老人家總還有的分給我。他有了錢。又有了兒子。放着福不享。要出去瞎鬧。再敢買個人進門來。我如果隨他去。也覺太老實無用了。姨奶奶不信。去問問我們家裏二孀娘。他都知道的。我嫁來的時候。別的不說。現銀五萬兩。金鑲二十三對。我的嫁裝。何家門裏娶進來的。那一個趕得上我。別人到了婆家。就住着婆家的。我到何家門裏。沒有用過何家一個錢。只有他用我點。劍塵聽謝氏的話。說的太卑鄙。有些不願聽。就起身去叫探蓮。熱牛乳給三個孩子喫。過了一刻。纔到客室。謝氏向津津有味的誇說自家怎麼有錢。謝氏說了一回。見天色晚了。纔起身告辭。劍塵留他喫了晚飯去。謝氏道。沈家二嫂。今天請客。邀我做陪客。不能不去。劍塵便不再留。謝氏別了劍塵。王姨奶奶上轎到沈家來。再說謝氏。一向同沈家的二太太是好朋友。不用通報。一直走進去。沈太太。沈二太太。魏太太。孫少奶奶。四人在那裏又麻雀。金小姐。金五姑奶奶。賈小姐。坐在左邊看他們打牌。見謝氏進來。並不立起來。只笑說道。你來的怎麼這樣遲。謝氏道。你們誰贏誰輸。沈太太道。孫少奶奶贏。我輸了。謝氏道。你輸多少。沈太太道。輸十五塊錢。謝氏道。這算甚麼。前日司徒太太一場輸了五百元。那纔算輸的多呢。沈二太太道。輸給誰。謝氏道。輸給陳家娘兒兩個。你們再到陳家去打牌。要留心點。他們娘兒兩個一起打牌。尤其要留心點。孫少奶奶道。他們作弊麼。謝氏道。怎麼不作弊。他們娘兒兩個不在一桌上打牌。不要緊。在一桌上打牌。那弊就作的凶得很。他娘還好點。女兒真不是個東西。前天幸虧我沒有上場。要是我上場。他們那樣作弊。我一定要同他翻臉。司徒太太真個老實。竟一聲不響。後來我問他爲甚麼不響。他說一向彼此滿要好的。忽然翻臉。覺得不好意思。金小姐道。他們作弊。怎麼又被人看出來。謝氏道。他

們作那種弊。真是藏頭露尾。叫人怎麼看不出。陳太太坐在陳小姐的下首。陳太太說。最好要張五萬。陳小姐第二輪就打張五萬。陳太太和了下來。是清一色萬子。陳三太太埋怨他姪女不該打五萬。陳小姐說。我那裏知道。我當媽說着頑。誰知道真個要五萬。我們又不是開賭場。難道還作弊嗎。後來他又打龍風給他媽。和下來也不小。司徒太太說。他不應該亂打牌。陳小姐說。他已定和了。不能不打。司徒太太同他要牌看。陳小姐將自家的牌。往亂牌裏一推。道。你不信隨你。我打牌沒有打錯。你信不過。這回的錢不要出就是了。司徒太太反到難爲情起來。這兩回是頂顯而易見的金五姑奶奶道。陳小姐怎麼這樣。不生氣。謝氏道。這正氣甚麼。這麼大的姑娘。一點規矩沒有。到甚麼女學堂裏去。讀了半年書。字不識幾個。倒學的不成樣子。成天的街上亂跑。說起話來。那嗓子另外變了一個腔調。不像本人的聲音。就像唱戲的花旦道白一樣。並且說起話來。先要一扭頭。一斜眼。樣樣做作。學的不成個正經人了。他媽一點都不說。此時沈家老媽子。送上茶來。沈二太太讓謝氏喫茶。便道。我多時沒到他家去過。瑤姑怎麼變的這個樣兒了。沈太太道。你不要說閒篇。快來看牌。只有這一副。打完就可上席了。沈二太太仍舊回到坐位。發了牌。謝氏叫黃媽出去交代轎夫先回去。喫了晚飯再來。金小姐對金五姑奶奶道。陳小姐上月借了阿鳳一枝翡翠珠蘭花。到如今還沒有還他。聽說是戴了到城隍廟去看變戲法。擠在人叢裏。被流氓捉了去。不知是真。是假。謝氏接口道。我看是真的。金小姐道。你知道麼。謝氏道。借翠花我不知道。到城隍廟去看變戲法。丟了東西是真的。至於丟的是翠花不是。我可不知道了。沈太太道。瑤姑也做針線不做。謝氏道。他那裏會做針線。沒事時拉拉手琴。唱兩句小調。這是他會的。餘外一樣不會。此時沈太太已碰完和了。各人抱了水煙袋喫煙。老媽子們過來收拾了牌。擡好桌子。擺了坐位。今天魏太太金五姑奶奶是正客。餘外都是陪客。老媽子擺好杯箸。沈太太讓了坐位。敬了酒。大家坐下。喫酒談天。魏太太

道。你們說了半天。我一點不接頭。陳太太是個甚麼樣的人。陳小姐又是個甚麼樣的人。陳小姐多大了。長的好看不好看。沈太太太道。不小了。今年二十二歲了。臉兒長的勉強下得去。不過會妝飾。老遠望去。像是長的很好看。走近了。也就不過如此了。沈太太太道。陳太太本也不是甚麼好出身。是一個女戲子。被陳老爺看中。買了來做姨太太的。後來太太死了。陳老爺就把他扶了正。稱呼太太起來。買他時候。陳家還有幾個錢。他做戲子的人。用慣了。到陳家來。也不肯省一點。被他用掉不少。陳老爺沒幾年。也就死了。如今他家場面勉強撐着。骨子裏是沒有錢了。他只有這個女兒。前頭正太太。生了一個兒子。陳老爺手裏娶了媳婦。如今受他的氣。待兒子媳婦凶的很。魏太太道。陳小姐有了婆家。沒有。孫少奶奶道。江陰城裏。知道他家底細的。沒有人家要他做媳婦。謝氏道。我有一回。到他家去。看見他家少奶奶。我還當做老媽子呢。後來纔知道是少奶奶。我倒怪不好意思的。魏太太道。你怎麼當人家老媽子看待。謝氏道。叫你碰見了。也要一定當他老媽子。他蓬着頭。穿件破粗布衫。破黑布裙。陳太太陳小姐穿的都是甯綢的。兩邊比起來。怎麼不當他老媽子。魏太太道。那個樣兒。怎麼好叫他出來見客。不怕人家笑話嗎。沈太太道。他那裏肯叫媳婦出來見客。大約二嫂是無意中碰着的。謝氏道。是的。我走到他家小院裏。他正在那裏曬衣服。沈太太太道。陳太太待兒子媳婦。江陰城裏。總要算是第一把手。陳老爺在時還好點。自從陳老爺死了。沒有叫兒子讀過書。不許兒子到媳婦房裏去。每天給媳婦一升米。另外一隻小鍋。叫他自燒自喫。他母女兩個。喫剩的菜。情願給老媽子喫。不肯給媳婦喫。要等老媽子喫剩了。纔給他媳婦喫。兒子到媳婦房裏去走走。他就要派老媽子去聽。或叫女兒去聽。有一回兒子到媳婦房裏住了一夜。第二天被陳太太大罵的要死。平時不許媳婦梳光頭。不許穿時式衣裳。不許出來見客。不許回娘家去。魏太太道。媳婦的娘家肯麼。沈太太太道。不肯。又怎麼樣。嫁到他家。是他家的人。況且陳太太是甚麼講理的。

人。那一樣蠻鬧做不出。說起來。他總是婆婆。媳婦娘家爹娘都沒有了。只有哥哥嫂嫂。哥哥也是老實人。說也說不出甚麼道理來。魏太太道。他不許兒子讀書。在家裏做甚麼。沈二太太道。閉在家裏。當底下人。用有事出去買東西。沒事叫過來打打罵罵。有剩飯剩菜。給他口喫喫。魏太太道。作孽作孽。好好的人家。一有小老婆進門。就要生花頭出來。像陳太太這樣人。不是個撓家精麼。這種人。你們還同他來往做甚麼。沈太太道。我們同他有點老親。一向很要好的。憑空斷了往來。覺得難爲情。他自家不說自家爲人不好。還要說我們看見他窮了。不同他往來。魏太太點頭稱是。金五姑奶奶道。二嫂今天到底到那裏去。這麼晚纔到這裏來。謝氏道。我因爲我家那個人。又要胡鬧了。所以我到林表弟那裏去。叫他不要借錢給我們那個人。沈二太太道。隨他買去。你管他做甚麼。謝氏道。我沒有你這樣好脾氣。讓你們老爺。左買一個。右買一個。魏太太道。你爲甚麼不拿你們老爺關在家裏。謝氏道。人是活的。我怎麼關得住他。沈二太太道。這是真的。在乎各人的心。管呢。那裏管得許多。像林家少奶奶。何曾管住他們少爺。他們少爺待他有多好。真是心裏好出來。像我們這些人。爭來爭去。爭得一個面子。就算好了。大家說話間。酒已夠了。魏太太叫拿飯來。衆人都傳飯。大家喫了飯。擦了臉。起來散坐。沈太太要去過癮。沈二太太道。你不要過去了。就在我煙榻上對燈罷。遂邀衆人到自家房裏坐下。老媽子奉上茶來。他妯娌兩個。就在煙榻上對面躺下。各人舉起煙槍裝炮。這煙炮是老媽子燒現成的。謝氏等大家說些閒話。金小姐道。我們三哥。昨夜鬧了個笑話。你們知道不知道。謝氏道。不知道。金五姑奶奶道。我知道。金小姐道。五姊知道不算數。魏太太道。你家三哥。被三嫂打了。是不是。金小姐道。不是。打罵甚麼奇事。今天我們三嫂罵了三哥一天。這時候不知道還罵不罵。沈太太道。既不是打罵。更沒要緊了。大約還有甚麼事。金小姐的乾妹妹賈小姐笑道。你們請猜一百猜。恐怕未必猜的着。魏太太道。奇了。到底是件甚麼事。快說罷。賈小姐



道。金老三向來夫人管着。夜深不許出去。昨夜三嫂有點小病。早睡了。三哥得空。偷着出去。同三個朋友去喫夜酒。夜深別人家都關門了。他們一直喫到四更多天。纔走出來。四個人喫的都醉了。四個人半夜裏走出來做甚麼。別人也不知道。據他們說。是要回家。沿路賞月。走到一處。忽碰見一個鄉下大脚女人。挑了一擔糞桶。在那裏掏糞。他們四人。就上前吆喝着道。深更半夜的。你掏糞做甚麼。一個姓張的道。這女人一定是偷糞。不然日裏不掏。爲甚麼要晚上掏。一個姓莫的道。鄉下婆子。你說這糞是你的嗎。鄉下女人道。少爺。你不必管這種事。我是苦人家。裏種了兩畝田。沒錢買糞。出來偷點。也是沒法。街上人這糞是不大寶貴的。我偷點去。少爺行個方便。不要響。譬如做好事。金老三道。你還敢強嘴。好大膽。打打打。四人一齊動手。打那女人。若說那女人。身材高大。兩隻膀子。又粗又大。這四個醉人。那裏是他的對手。他卻一動不動。立在那裏。讓四人打了幾下。末了纔道。你打夠了沒有。打夠了就可以放我走了。姓張的道。混帳。你還敢說話。又是兩拳。打完四人才子的走了。那偷糞女人。也挑了糞桶去了。四人一頭走着。得意道。這樣深更半夜。他出來偷糞。總算祕密極了。誰知被我們無意中偵探着了。我們總算偵探本事還好。姓錢的道。可惜他偷的糞。不知道是誰家的。倘若知道。是那一家。明天去同他們說。你家的糞少了。他一定驚奇的了不得。還說我們有神算呢。金老三道。別的不去管他。這幾下打真是便宜貨。這時已走到大街拐角上。姓張的頭上忽着了一勺冰冷的流質。姓張的忙說不好。姓莫的頭上也是一樣的澆了下來。金老三見拐灣角上。立着一個女人。在那裏揚着糞勺等候。他想彎腰溜過去。誰知一灣腰。那女人一糞勺撒過來。倒格外便當。澆了一頭一臉。連耳朵裏脖子裏。都是糞湯。還有一塊擦屎的草紙。粘在耳朵上。姓錢的見三人都已喫了虧。不敢再望前去。回轉頭來。沒命的逃。那女人舉了糞勺。在後面潑過一勺來。澆在背脊上。那女人澆徧四人。挑了糞桶。揚長而去。這裏四人本要拉住那女人。不許去。但見他挑了糞

桶拿了糞勺。雄糾糾的怒目而視。竟有些不寒而慄。況且身上頭上臉上都是糞。自願不眠。那裏再敢去攔阻他。姓張的道。臭……臭。一惡個心。把喫的酒都吐了出來。金老三連忙用手揪去耳朵上。那張屎草紙。姓莫的用袖子在臉上擦去糞湯。倒連倒運。姓錢的頂輕微。只覺背上冰冷。回過頭來聞聞。一股臭味。但此時滿街上都是臭氣。分不開是自家背上的臭氣。還是別人臉上的臭氣。四人本是喫醉。如今被糞湯一澆。却把酒與澆去。四人相視道。這怎麼好。姓錢的道。快點找水來洗去。到巡警局要水洗。再同他們說話。問他們管的是甚麼事。怎麼容留這樣匪類在城裏。四人跑到巡警局打門。裏面問甚麼事。外面道。不要問甚麼事。開門就知道了。裏面開了門。一見大為詫異。四人不由分說。一擁而入。一直走到巡官房裏。把身上的臭衣服脫下來。扔在房中。姓莫的是根假辮子。就揪下來望桌上一放。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忍心害理計傷婢女 貞風烈操義殉兒夫

話說姓莫的拿下假辮子來。望桌上一放。巡官此時纔從帳子裏攢出來。一邊扣鈕子。一面揉眼睛問道。你們做甚麼。怎麼鬧到我房裏來。姓張的跳起來道。你做巡官管甚麼。夜裏有偷糞的。你都不管。姓莫的道。你看看我們身上看。姓錢的道。你快叫巡士去將那鄉下婆子捉了來。巡官將他們四人仔細看了一遍。道。諸位是不是喫酒醉了。跌下毛坑了。怎麼一身這麼臭。這桌子上又是甚麼東西。怎麼是條假辮子。又怎麼這樣溼臭。姓錢的將始末緣由說了一遍。巡官道。我不信。你們四個男人。打不過一個女人。姓錢的道。你做巡官不管事。還說我們沒用。我只知向你耍人來辦。不然我們是不肯干休的。巡官道。不肯干休。又怎麼樣。我這裏的巡警。甫經開辦。巡士猶未站崗。怎麼好同我說話。你們夜深出來鬧酒。也是違犯警章。不能專罪那個女人。但我們這巡警還沒成立。姑置不問。你們諸位。請各人拿了衣裳回去罷。四人

沒法。只得各自回家。金小姐道：我家三哥回到家裏，從頭上洗到腳底下，又灑了許多香水，纔嗅不出臭氣。沈太太道：這件事真是意想不到的。你的三哥同那幾個人喫酒，又跑出去管甚麼偷糞，也算多事。沈太太道：如今年輕的人，那一個不好管閒事？謝氏見時候不早了，就辭了衆人回家。老媽子們接了進去，替謝氏脫換衣裙，摘去花朵，丫頭阿喜送了一盞參湯上來。謝氏喝了兩口，放了盞子，叫拿水煙袋來喫煙。忽見黃媽拿進一封信來道：這是孫福送進來的，說是北邊的信。謝氏接過信來，反復看了兩遍，又拿剪子剪開口，取出信來，端詳了一回。對黃媽道：你去請二太爺來，原來這個二太爺是謝氏的遠房叔祖。他公公因為兒子荒唐，自己又不在家，故請二太爺到家中管管帳目，照應家務。黃媽出去了一回，來回道：二太爺還沒過完癮，吸完了就來。謝氏不語，只管對信出神。黃媽立在邊上也想不出謝氏心中想甚麼。一回二太爺來了，謝氏立起來讓了坐，拿信遞給二太爺道：煩二太爺念給我聽聽。二太爺接過信，先看了一遍道：這是令尊給你的信，府上都好，只是吳姨娘死了。謝氏道：甚麼病死的？二太爺道：信上沒有說起。謝氏道：就是這幾句話麼？二太爺道：沒有別的話了，叫你自家保重。小孩子們留心點管着，不要捨不得錢，參湯補藥，是要日日喫的。謝氏道：我知道的，何必這樣吩咐我？二太爺念完信，仍裝入信封，還了謝氏，就起身出去了。再說謝家的姨娘吳氏，到底是爲甚麼病死呢？也應該敘說。謝氏的父親名世傑，山東德州人，現爲天津鎮台。據說他起初是販馬出身，怎麼樣能夠致身總兵，這卻不知其詳。謝世傑微賤的時候，娶妻張氏，後來做到都司。那時張氏還沒生養過兒女，世傑便另外央媒，娶了一個再醮婦，分爲南北太太。因爲張氏住在南屋裏，下人們私下裏分別開，遂有這樣稱呼。後來叫順了，大家說張氏，就說是南屋太太，說再醮婦，就叫爲北屋太太。章氏嫁了世傑，不多幾年，生了一男兩女。章氏的婿外手段，遠出張氏之上。章氏待張氏面子上，也算下得去，只不許世傑走到張氏房裏。張氏是個

鄉下姑娘。素來老實安分。見世傑偏愛章氏。也就不敢同章氏較長比短。世傑販馬的時候。大家都稱他有膂力。及至做了官之後。不知怎麼。氣力一日比一日小了。煙癮一日比一日大了一日夜要吸二兩二錢大土膏。莫說是不能整頓兵務。就是平常會個客。也是難得的外面的事。託了表弟。凡是手下屬員求調優差的。都走他表弟的門路。他表弟都要到手錢的。至於內政。自然是章氏作主。章氏性好擺闊。又喜交朋結友。認了許多乾姊妹。更有些武官們。想走內線的。就叫各人的妻子。領了女兒。拜章氏做乾娘。章氏是來者不拒。多多益善。乾閨女認了總有幾十個。再加上乾姊妹。一日到夜。亂烘烘的人來人去。章氏專門好客。兒女身上。不大照管。倒是張氏替他管孩子。大女兒嫁與山東孫家。二女兒嫁與江蘇何家。兒子小名桂生。一家子都視為寶貝一般。世傑想叫他將來做個文官兒。自幼就請了先生來教兒子讀書。桂生那裏肯念甚麼書。冬天同兵丁們。出去放放風箏。夏天在涼棚底下。唱唱京調。拉拉胡琴。這些兵官們。不必去操練刀鎗步伐。只要哄的少爺高興不鬧。自然博得大人喜歡。將來不愁沒有好差使。況且這條門路。又省錢。又便捷。比走表老爺那條路。自然好的多。所以陪伴少爺頑的人。日見其多。各各爭奇鬪勝。哄得少爺非常高興。但是表老爺那邊的生意。自然少了。表老爺詫異起來。打發貼身下人。出來打聽。知道是這個原因。心中好不納悶。想要設法不許桂生同這些兵官們在一處。自家的生意自然會多起來。想來想去。總想不出個善策來。到吃飯的時候。他太太見他愁眉苦臉的。便問他因為甚麼事發愁。他將這事說了。又道。照這樣下去。我們只有幾個錢薪水進帳。別的外款。是很少了。他太太想了一想。道。真好笨。這事要是這麼樣說去。一定包你成功。表老爺恍然大悟。道。我真是笨蟲。就沒有你的心機靈敏。連忙吃了飯。擦了臉。從後面到世傑這邊來。世傑也是剛吃了飯。正在煙榻上喫煙。章氏不吸大煙。拿著一根三尺多長的旱煙袋。含在嘴裏。丫頭三寶替他裝煙點火。表老爺走進屋裏。先叫了聲大嫂。章氏笑

著道。幾天沒見你的面了。你家表燻。怎麼也是幾天沒來過。你們一家子。同我們都疏遠了。表老爺陪笑道。那裏敢同大嫂疏遠。人家想同大嫂親熱的。還想不到呢。他這兩天。不知怎麼的。只是害頭痛。今天飯也沒有好生喫。明天我叫他來。替大嫂請安。世傑道。你來大約也不是空來。有點甚麼事。表老爺走近煙榻兩步道。我請示大哥。我們新領下來的火藥。放著也沒有用處。今天早上。萬興花炮店來兜攬。我來就是為這件事。問你賣不賣。世傑道。原來這點事。你斟酌著賣了就是了。韋氏道。你們賣了不要緊。要替我留下點。我要叫王保兒做幾筒大鐵花。新年裏。我們放著頑。表老爺道。這個容易。我再叫花炮店揀新出的花炮煙火。送些來。韋氏道。其實年下也頑不出甚麼來。自從大妮子二妮子出嫁了。我覺得開的慌。桂生又是上書房了。等閒也不到我跟前來。表老爺道。是啊。這麼大的孩子。也應該在書房裏坐坐。用功。將來大哥大嫂。不是還望他中舉點翰林麼。要是……說著又擡頭看著窗外。半晌不響。韋氏聽表老爺話裏有因。遂催著表老爺說。表老爺脚蹩了一回道。其實我說也沒甚麼要緊。不過那些隊官們兵們恨我。韋氏道。你是我們的親戚。還怕他們麼。表老爺道。他們自然不怕。只怕桂生埋怨我。韋氏道。甚屬事這樣為難。表老爺道。桂生你當他在書房裏讀書麼。韋氏道。怎麼不是。表老爺道。他成天的在外頭。只同那些隊官們兵們在一處。韋氏道。小孩子家。總要讓他頑頑成天的。關在書房裏不悶壞他。表老爺道。小孩子原是應該出來頑頑。不過那些隊官們兵們。都不是甚麼好人。只怕孩子要學壞了。我受了大哥大嫂的好處。不能不對大嫂說。我也怕說了。招大嫂見怪。難道小孩子永遠關在書房裏。不許他出來麼。其實我說的並不是不許他出來。只要大嫂叫桂生在裏面頑頑。不要出去同他們混在一處。別的事呢。固然不要緊。桂生雖說是小。今年也十七歲了。倘或他們領了桂生。到那不好的地方去。大嫂只這麼一個孩子。弄壞了身子。可是頑的嗎。韋氏先時並不以表老爺的話在意。及聽到這兩句。很為動聽。忙道。我

真個沒有想到。世傑道。明天叫先生搬到裏面去。韋氏道。桂生也叫他住到後面。那扇門關斷了。走我院裏進出。世傑道。先生也從我們院裏進出。只怕不便。韋氏道。甚麼不便。我這麼大年紀。還怕人看見嗎。本來是怕桂生出去。纔拿他關到裏院。若照你這麼說。裏院後門。仍舊開著。搬進去。做甚麼。裏頭外頭。不是一樣嗎。世傑矇矓著眼道。隨你。我說的不足為憑。瞎說罷了。韋氏道。我想桂生到裏院讀書。索興叫老張伺候書房。別人不許進去。桂生放學出來。叫老媽子們陪他頑頑。世傑不語。吸了幾個煙炮。就在煙榻上睡著了。韋氏就馬上叫老媽子出去。叫幾個兵將裏院三間房子收拾出來。又叫人將先生的鋪蓋。以及書房中應用的東西。都搬到裏院去。表老爺見計已行。便託有事出去了。桂生自從搬到裏院讀書。倒也甚為安靜。他為人本甚聰明。悟性亦好。如今不出去。同那些隊官們兵們厮混。讀書進境。自然很速的。世傑及韋氏張氏。都高興的不得。韋氏有了頭三人。取名大寶。二寶。三寶。大寶。二寶。生的粗笨。惟有三寶。是從蘇州買去的。比大寶。二寶。要好。看些。三寶。同桂生同年。韋氏本不許了頭們同少爺勾搭。但桂生性體好。動不好。諱。又是關在裏面。走來走去。只有三間房子。一個院子。好走。所陪伴的。無非兩個老年的老媽子。桂生不覺生起厭煩來。韋氏猶以桂生為小孩子。叫老媽子陪他頑。殊不知桂生已非童年。在外頭的時候。那些隊官們兵們同他頑。豈非甚麼正經事。尙不失少年活潑主義。如今到了裏面。除了讀書之外。只有兩個乾枯老太婆。語言面目。無一不令桂生生厭。遂屏去老媽子。不叫他們來陪伴。老媽子道。太太。我們看著少爺的。少爺如今不許我們來陪少爺。叫我們怎麼去回太太。桂生道。我這麼大的人。還會丟了臉。你們只管去做你們的事。也不必告知太太。說我不要你們伴。我老媽見少爺說不必告知太太。樂得偷閑。就也不再管了。桂生自從遣去老媽子。不跟著他。猶如去了穢物。身子覺輕鬆了許多。沒事時。就在裏院走走。書房院進去。還有一個大空院子。裏面只有兩棵大菓樹。餘外一無花草。桂生沒

處游玩。有時就到這空院裏來看看。到了裏面。見滿樹累累均是通紅的棗子。地下也有落下的棗子。再往東南角上。那棵棗子。也是一樣的熟了。樹下已有一人。灣著腰。在那裏拾棗子。桂生道。是誰拾棗子。那人聞言。忙直起腰來。答道。是我。桂生見了臉。纔認得是二寶。二寶見桂生進來。就不捨了。回身想出去。忽見三寶進來。道。二姐拾棗子。就不叫我聲。如今太太叫你呢。二寶輕輕的道。你留心點。少爺在這裏。你沒見嗎。三寶纔舉目看去。果見桂生立在西南角棗樹下。兩人正打了個照面。桂生平時並不留心。今天忽然覺得三寶與二寶大不相同。一種嫵媚姿態。自有醉人心處。三寶見桂生在院裏。就想同二寶出去。桂生道。三寶替我拾幾個棗子。三寶聞言。就轉身回來拾棗子。桂生不言。只眼光隨著三寶上下。三寶拾了幾個。拿手巾拭淨了棗子。雙手捧到桂生跟前。道。少爺嚐嚐。好不好。我去到外面叫兩個人來。爬到樹上去採。那樹上的比這個落下的要鮮些。桂生笑道。不必叫人來採。你採的比樹上的還好呢。三寶紅了臉。一聲不響出去了。走到上房門口。見二寶從屋裏出來。手裏拿了一件青蓮色提花帶綳的狐皮襖。二寶道。三寶來相幫我拆。太太今天就要呢。三寶道。我當是太太賞你的。原來是叫你拆啊。二人一同進了下房。拿剪子拆起來。二寶道。留心點。剪了狐皮。只怕剪了你的皮。還補不過呢。三寶道。這件皮襖很新。拆他做甚。二寶道。換面子。聽說這件皮襖新雖新。不時式了。三寶道。既要換面子。從新做過。爲甚麼要我們拆。依我說。叫裁縫去拆了。做過不省事麼。二寶道。你去問太太。我不知道。於是二人都不言語了。停了一回。拆完了皮襖。兩人摺好了。送到韋氏房裏去。韋氏正同許多客人說話。二寶送上皮襖。韋氏道。放在那裏就是了。二寶就將皮襖放在大櫃上。三寶替客人裝煙。客人裏面有個花太太。對韋氏道。姊姊做皮襖。我那裏有新從南邊帶來時式的衣服。我明天叫人送過來。姊姊可以照樣做。韋氏道。你看做甚麼顏色的好。還是藍的好。是黑的好。花太太道。如今新式作與黑的。還是黑的好。傍邊一個韋氏的乾姊姊。姓

馮的馮太太道。如今黑的大時與我一件黑皮襖。只穿過一回。可惜昨晚被賊偷去了。韋氏道。你昨晚被賊偷了東西。怎麼沒聽你說起。馮太太道。我本想說。一進門大家說了一陣子話。就說的忘了。這時候你們說起皮襖來。我纔想起來了。韋氏道。還偷了甚麼。馮太太道。東西還不多。倒把我嚇的要死。我起先不知道是賊。如果知道是賊。我就喊起來。東西一定偷不去。那時我當做大仙出現嚇的我一動也不敢動。後來纔知道是賊。花太太道。你怎麼拿賊當做了大仙。馮太太道。你自然不知道。我們公館裏大仙。常常出來。人果見了。只要不響他。也不同人爲難。花太太道。原來有這個講究。你見過大仙幾回。大仙的模樣。可怕不可怕。馮太太道。我們進公館。住了一年。沒有碰見大仙過。只聽見有響動。大家躲開點。誰敢去得罪他。這常常出來的話。是聽見隔壁人家說的。韋氏道。昨夜賊怎麼進去偷你的東西。馮太太道。我家老爺。昨夜出去赴席。所以我叫他們上房門。不要上拴到了三更天的時候。我聽見外面有腳步聲。後來又像推門似的。我揭開帳子。望外看去。見外面屋裏。一個大黑影子。我就嚇的渾身發抖。蒙了。被不敢動一動。後來像是有開廚的聲音。又像是拿東西的響聲。我纔知道是賊。大仙決不拿人家的東西。那時我想喊。又怕賊進房來打我。不喊又怕東西被他偷去。正在爲難的時候。我們老爺回來了。那賊見有人來了。就逃去了。我纔大喊起來。及我們老爺進來。那賊早跑了。氣的我同我們老爺好鬧。花太太道。賊偷了東西。你不怪你自家。反怪你家老爺。是個甚麼道理。馮太太道。他不去赴席。我老早拴了門。賊怎麼進來。不是他的過處。馮太太道。我三件皮襖。內中一件黑花緞的。我最歡喜。也被賊偷了去。還有我們老爺一件皮袍。一件皮背心。同些零碎東西。都偷去了。幸虧箱子放在我房裏。花太太道。那件黑皮襖。偷去可惜。馮太太道。是啊。氣的我了不得。我同我們老爺賠我。韋氏道。你們老爺自家的皮袍皮背心。丟了。叫誰賠他。馮太太道。那個只好他自家認晦氣了。大家說了一回。各自回去。韋氏本來好客。到了年節時候。格



外忙。每日在家時少。出外時多。忽忽的過了年。又過了元宵。他的公幹纔清閒了些。一日正是刮大風。黃沙蔽天。塵埃滿几。不能出門去。客人們爲了大風。也沒有來。韋氏悶悶不樂。閒坐了一回。叫了三寶來。裝煙。韋氏一面吃煙。一面看三寶。看了半天。忽然道。三寶。你近來怎麼好灣著腰走路。三寶不提防這一問。登時紅紫了臉。半日回不出話。韋氏道。你的腰爲甚麼不直起來。三寶只得將身子挺直。韋氏又看了一回道。你的肚子怎麼這麼大。三寶嚇的渾身冰冷。無言可答。韋氏道。我問你的話爲甚麼不響。三寶硬了頭皮道。我近來不知怎麼的。想是有病了。韋氏道。甚麼病。我看你臉色很好。有紅有白。怎麼身上有病。是不是肚漲病。三寶含糊道。恐怕是的。韋氏冷笑道。這個病最好剖開肚皮來看看。就知道。了。毛丫頭。你當我成天在外。不知道你們的事麼。你自家說。應該得個甚麼罪。你去問問人看。我這裏的丫頭犯了這個罪。有活命的沒有。你沒有來之前。有一個丫頭。犯了這個罪。大人一刀子拿他戳死的。你聽見人說過沒有。三寶知道事情隱瞞不住。就上前跪在韋氏膝下。只求饒命。又哭道。太太看少爺面上。韋氏道。我不管。停歇我對大人說了。隨大人怎麼發落。你有本事不要求我。還是求大人好。三寶哭道。太太可憐我。求太太恩典。不要同大人說。我以後改過了。韋氏道。你改甚麼過。你知道我只有少爺一個兒子。你膽敢引誘壞了他。我不除了你這個妖精。我家還有好日嗎。三寶又哭著哀求道。太太可憐我。不是我引誘少爺是……韋氏一耳光打去道。你敢攀少爺麼。又轉笑道。你急甚麼。大人今天不回來。明天也不回來。後天纔回家呢。你有這兩天的工夫。甚麼樣死法。死不了。急他做甚麼。我又不打你不罵你。你怕甚麼。真是僂丫頭了。三寶大哭道。太太饒命。韋氏正想發作。忽見桂生走進來。就不說了。仍舊合著煙袋。如沒事人一般。桂生進房。見三寶跪在地下。也呆了一呆。又想三寶許是爲了別的事跪著。心又放寬了。就坐在傍邊椅上。看他娘怎麼樣發落。三寶。三寶見桂生進來。以爲是有所知而來。替他求情的。後見桂生坐在那

裏不響。就哭道。少爺替我求求太太。桂生怔了一怔道。甚麼事。三寶不響。半晌又哭道。少爺。我知道甚麼事。如今太太要告知大人。我就沒有命了。桂生紅了臉。半天說不出話來。韋氏喝道。賤人。你還在這裏做甚麼。一個少爺。你敢將他拉上嗎。你許是今天就想死了。說著拿旱煙袋。打了三寶幾下。桂生道。娘。不要打他了。事情都是我不好。不能怪三寶一人。韋氏放下旱煙袋。愕然道。你這個孩子。怎麼替一個賤丫頭說起情來。桂生剛纔是見他娘打三寶。愛情中發一鼓作氣。說了這幾句話。及至韋氏放下旱煙袋。當面釘住問他。又覺難爲情起來。低下頭不言語。韋氏道。你知道甚麼。你上了他的當。你還當他是好人麼。他們做了頭的。專門狐狸似的。迷的主人歡喜。好有東西給他。你當他真同你好嗎。桂生道。娘說的自然不錯。但三寶不是那樣子。別的都依娘。只求娘不要告知爺爺。韋氏道。你真是糊塗蟲。這件事怎麼好瞞住你老子。別的不要說。他將來養下孩子來。你說怎麼瞞人。桂生羞的背過臉去道。娘總有法子。爲這個拿三寶處死了。我怎麼對得住他。爹娘還想我將來中舉中進士。若是這樣打死三寶。只怕神明也不保佑呢。韋氏道。神明不保佑的是不好人。像我們這樣人。沒有做過惡事。神明怎麼不保佑。桂生道。不拿三寶處死。自然神明肯保佑的。韋氏道。我拿三寶處死了。你怎麼樣。桂生毅然決然的道。我也願同死。韋氏驚道。你做少爺的人。跟著個丫頭同死麼。桂生道。我不是跟著丫頭同死。我不願意見我家有這種傷天理的事。韋氏始而怒。繼而不響。終乃笑道。那末你這一輩子的死活。是跟著三寶了。我想不到生了兒子。倒孝順了三寶。桂生道。三寶倘是生病死的。我自然不跟他死。韋氏道。這個隨你死。也能活也罷。我譬如沒有你這個兒子。難道我就不活在世上了嗎。桂生見他娘生了真氣。也就不敢多說。大家默然了好半天。韋氏喟然道。罷了。你們出去罷。我不對你老子說。就是我在世上知道還有幾年。犯不著做個難人。落人家說一輩子。桂生見他娘答應了。又是慚愧。又是感激。三寶連忙磕頭謝太太的恩典。韋氏不

顯而出。叫人打轎到外邊去。從此兩個多月。相安無事。韋氏不是出門。就是在家中說說笑笑。待三寶也很好。時常賞他的花粉衣服。又對桂生說過。等娶過親。就拿三寶收在房中。桂生聽了。自然心中高興。此時已是三月底的天氣。漸漸的暖起來。鎮臺衙門內。東邊有一個空院。裏面並無花草。也無樹木。不知韋氏怎麼想起來。要去逛逛這個空院子。恰值三寶在身邊伺候。就帶了同去。兩個人到了空院裏。真是索然寡味。一點景緻也沒有。韋氏立在院裏。看了一回。三寶道。太太這個空院子。有甚麼好頑。太太要散心。不如叫他們打轎子到外國花園去逛逛。韋氏微笑道。你說的不錯。又拿手指道。你看屋角上有窩黃頭鳥。倒很好看。三寶道。我怎麼不見。韋氏道。將纔大鳥啄了蟲兒。含進窩去喂小鳥了。你沒留心。所以沒看見。這窩小鳥兒。拿他摸下來倒好頑。三寶道。太太喜歡。我去叫個人來摸下來。韋氏道。不用他們來摸。就是你去摸下來罷。三寶躊躇道。怎麼爬上去。恐怕跌下來。韋氏道。院子的門外。我進來的時候。見泥水收拾房子。有步梯子擺在外面。我同你去擡進來。三寶道。太太歇歇罷。我去找個人來擡梯子。韋氏不悅道。我自己家不知道歇歇。要叫你吩咐我歇歇。三寶嚇的不敢響了。忙到院外一看。果然有一步梯。靠在牆根。梯子不大。不過一丈多高。就同韋氏擡了進來。韋氏指點黃頭鳥窩的所在。將梯子靠在屋角牆邊。三寶沒有爬過梯子。有些害怕。但懼於太太的威勢。不敢不上去。就一步一步的爬將上去。韋氏道。你在梯上等一等。我去尋根棍子來指給你。三寶就立在梯上。不一刻。見韋氏拿了一根又長又粗的門栓進來。韋氏道。你還要上高點。三寶又上去兩步。已到了梯子梢上。韋氏用門栓指給一塊瓦底下說。這是鳥窩。三寶剛伸手到瓦底下去摸鳥。韋氏忽然拿門栓向三寶腰上。死命的打了幾下。三寶猛覺腰上一痛。脚就軟了。從梯子上。一個翻身。直跌在地下。馬上昏暈過去。此時二寶爲了有客人在外面。來尋韋氏。剛進院門。見韋氏拿門栓打三寶。嚇的二寶忙奔回去。悄悄的告知張氏。張氏也嚇呆了。忽聽見韋氏在院裏

賊道。張媽快去叫兩個人來。三寶要摸小鳥。從梯子稍上跌了下來。這時候暈過去了。老媽子們聽了。連忙出去叫人。韋氏走進屋裏。見了客人。來客姓洪。在屋裏已聽見韋氏的話。見了面。就問道。怎麼會跌下來。韋氏道。這孩子真也淘氣。聽見我說屋上有窩黃頭鳥。他就死活想去摸下來。頑誰知立不牢。就跌了下來。傍邊又沒個人。急的我拉他又拉不動。纔跑出來叫人。洪太太道。他是有身子的人。恐怕跌這一交。不好醫。韋氏道。是呀。我也是爲了這個著急。又不能給我們老爺知道。這事怎麼好。洪太太道。依我說。不如悄悄的請個醫生來替他治。韋氏道。這樣是很好的。只怕我們老爺知道不便。洪太太道。就便知道了。也可說是跌傷了。請個醫生看看。也沒甚麼要緊。只要將那件事瞞起就是了。他們爺們家。知道甚麼也管不到這上頭。韋氏不語。此時老媽子已找了兩個二爺。將三寶擡進他睡的屋裏。放在牀上。洪太太隔著玻璃窗問道。怎麼樣了。老媽子道。還是閉著眼。像沒有醒過來。洪太太對韋氏道。我們去看看他。是個甚麼樣子。韋氏只得起身。陪了洪太太到三寶屋裏。只見三寶仰臥在牀上。氣息全無。洪太太用手在三寶心口上摸了摸。道。你看他心口跳的很。叫老媽子拿點開水來給他喫點。定定心。韋氏道。這孩子真可憐。不聽我的話。你們快點去請個醫生來。家人們在外面答應著。出去請醫生去了。這裏韋氏陪著洪太太仍到上房。臨走的時候。吩咐老媽子好好的照應三寶。洪太太是個忠厚人。甚爲三寶耽心。事又對韋氏道。三寶有了這麼大的身子。恐怕這一跌。有些保不住。不如去叫個穩婆來陪陪他。大家放心些。韋氏道。這個不行。憑空叫個穩婆來做甚麼。傳出去不叫人家笑話嗎。洪太太道。笑話事小。人命事大。韋氏不響。洪太太見話不投機。覺得無趣。坐了一回。就起身告辭。韋氏送了洪太太出去。叫老媽子出去。對外面說。醫生來時。給他幾個錢。叫他回去罷。不要進來。大人知道要說的話。老媽子答應著出去。這日夜間。三寶血暈三次。到了第二日。寒熱大作。第三日就死了。韋氏又對老媽子們說。可惜了兒的。正說著。忽見

桂生進房來。兩隻眼睛哭的紅紅的。韋氏笑道：「傻孩子，這也值的這麼哭。叫你老子看見，不要說麼。」桂生道：「我哭的不是三寶死。」韋氏道：「你不哭三寶，這是你明白，怎樣說不哭，却又哭的兩眼通紅。」桂生道：「我哭的是娘太很心了。」韋氏道：「這又奇了。」三寶道：「又不是我叫他死的，我就是一萬樣慈悲，也拉不住他叫他別死。」桂生道：「三寶臨死的時候，對我說過是……」韋氏變色道：「是怎麼樣？」是我拿他打死的嗎？」桂生道：「是娘拿門栓將他打下來的，不然他不會跌下來。」韋氏假裝鎮定道：「天底下呆到你總算沒的再呆了。爹也不像，娘也不像，怎麼養出你這個傻兒子來。一個快死的人說的話，也拿他當做真的，他暈過幾回，又發寒熱，心裏已經糊塗了，說的話怎麼好作准。」桂生道：「他同我說時，人很清楚，我想娘這樣行爲，總有些傷天理。」韋氏本來想慰住桂生，叫他不疑心。如今見桂生一再說他不是，不覺大怒道：「就是我拿他打下來的，跌死的，你又怎麼樣？你想我抵他的命嗎？不識好歹的東西，我好好的同你說，你不聽，反倒口口聲聲的說我不是，我把你一點點的人，養了這麼大，如今能幹了爲了一個毛了頭，就同我這麼樣說，將來娶了媳婦，還不拿我生喫了嗎？這樣不孝順的東西，我白養你了，說著大哭起來。一面哭一面又罵，混帳行子，我跟你爹幾十年，沒有叫你爹說我半句重話，如今倒叫你教訓起我來了，我如今還是用了你爹的，你就這個樣兒，將來用著你的，還有我說話的地步麼？我不如死了乾淨，免的將來受人背後的指點。我自家不爭氣，養了這種沒良心的混帳行子，我還活著做甚麼？老媽子們聽見太太同少爺鬧氣大哭，大家都來相勸，南屋太太也走來，勸韋氏不要同桂生一般見識他小孩子家，不會說話，胡說白道的，只好當他放屁。」韋氏道：「他人小心不小，他眼睛裏，那有我這個娘，正鬧著的時候，世傑從外面進來，問甚麼事。」韋氏道：「我養下沒良心的兒子，替他瞞到如今，還這樣說我不是，今天我可不替他瞞了。此時大家都替桂生害怕，南屋太太尤怕世傑動怒，只有韋氏坦然無懼，就將桂生同三寶的事，約略說了幾句。世傑

像是瞭然的。遂道：便宜了他。要是還活著。一定拿刀子去叫他嚐嚐滋味。又對韋氏道：俗語說：小人不可擡你。他擡起來。他臨死不咬你一口咬誰。又對桂生道：不要臉的東西。自家做了這種事。還敢在你娘跟前胡鬧嗎。從此後不許再想他了。那種人。就同豬狗一般。難道死了一隻豬一隻狗。你也要哭要想嗎。叫人家見了你這個樣兒。連我的臉都要丟盡了。今年下半年。本來也要替你娶親。你愈甚麼。快出去洗洗臉。不要在這裏惹你娘生氣。桂生無精打采的走了出去。韋氏却從此不喜歡桂生。常常尋氣。桂生見了意中人慘死。又因言語不慎。失了慈母的歡心。居常鬱鬱。漸漸的變了病。又不肯對人說。及至病深了。南房太太見他臉色黃瘦。細細的問桂生。纔知道他有病。忙對世傑說。請醫生診治。韋氏還說是張氏會討好。我的孩子有病。我倒不知道。你反知道。又罵桂生有病不同自家親娘說。去同個不相干的人說。你既不當我娘。我也用不著當你兒子。桂生是有病的人。受了罵。自然生氣。病勢亦就日見沉重。世傑本擇了九月二十五那天。替桂生完姻。女家是天津一家富戶。姓烏的。桂生的病到了九月十五。就大利害起來。韋氏的女朋友。都勸早點娶進來。沖沖喜就會好了。韋氏也以為然。就同世傑商量。提早日子。擇在十九日新娘進門。叫人同女家商量。女家起初不肯。後來被世傑這邊說活動了。就答應下來。到了吉期。喜娘們將新娘妝扮停當。只等上轎。忽然男家叫人送了一個信來。登時大家面色改變。喜娘將新娘的衣服寬了下來。外面的一切執事花轎。都悄然散了出去。新娘烏小姐。雖沒有聽見人說甚麼。那新郎有病是早知道的。如今見這個情形。心中也自明白。不多時。他娘含著眼淚進來安慰他。烏小姐也不說甚麼。也沒有憂愁的容貌。家中人都笑他年紀小。不懂得甚麼。晚上烏太太怕女兒生別的心。叫了老媽子守著他睡。睡了四五夜。沒有動靜。烏小姐日裏有說有笑。大家都放了心。就是守夜的老媽子。也鬆懈了許多。不像前幾夜。烏小姐一舉一動。都要緊緊跟問的。到了九月二十三這日早上。烏小姐忽臥牀不

起。烏老爺烏太太慌了。忙去揭起帳子一看。見女兒面色大改。呼吸緊促。手足都冰冷了。烏太太大哭。烏老爺叫人去趕緊請醫生。又不知道女兒是甚麼病。瞪著眼睛乾著急。一回醫生來了。診了脈。看了臉色。說看這個情形。恐怕是吞了金。一句話把個烏太太急的大哭起來。烏老爺問還可救麼。醫生說難了。這金像不是一兩天吞的。如今毒性大發。怕打不下來。就是下來。也恐來不及了。說完醫生自去。烏老爺又叫人去另外請醫生。只要醫的好。謝金不拘多少。都肯出的。無奈來的醫生。都沒有回天的手段。有人說外國醫生本事好。不論甚麼病。都治得好。烏老爺連忙叫人去請去了半天。回來說外國醫生。上半天不肯出門。要下半天纔來。烏老爺急的亂跳道。人家的人快死了。他還擺他的臭架子。烏老爺的兄弟二老爺道。他們雖是外國人。錢是歡喜的。我們只要多送上他幾個錢。料他總肯來的。烏太太道。拿五十塊錢去叫他馬上就來。二老爺去取了五十塊錢。交與家人。飛奔的去請。過了兩個鐘頭。果然外國人見了錢。上半天也肯出來了。帶了個繙譯。同來人一齊到烏家。外國人見了烏老爺。將帽子脫了脫。咕嚕一句話。烏老爺也不懂得他說的甚麼。陪了外國人走進房中。外國人走到牀前。將烏小姐看了一回。又用手在肚子上摸了摸。對繙譯說了幾句話。繙譯就問烏老爺道。這位小姐的病。是怎麼樣起的。起了幾日了。烏老爺道。他吞了金。有兩天了。繙譯將這話說與外國人。外國人又咕嚕一回。繙譯道。洋先生說。既然吞了毒東西。有兩天了。喫藥怕不行。倘是急著要救。只得將肚皮割開來。取出那塊金子。但是那塊金子。就要歸洋先生。不能再還病家了。烏太太連連搖手道。算了。算了。我不請教了。烏老爺亦道。不看了。不看了。繙譯道。只要病好了。這塊金子。就送了洋先生。也不算多。烏老爺道。不看了。不看了。金子原有限的。我並不計較。這割肚子是頑的麼。遂叫家人送洋先生回去。繙譯又說外國醫生。不比中國醫生。由病家作主。外國人是不能由病家作主的。烏老爺急了。又送了繙譯二十塊錢。叫他說好點。繙譯對外國人說了一回。

就一同出去了。烏老爺又去叫人求籤求仙方。一直鬧到二更多天。烏小姐到底救不轉。悠悠而逝。烏太太慟的厥了過去。烏老爺也號咷大哭。二老爺照應了後事。又叫人送信到世傑那裏。韋氏本想桂生死的那日。瞞了女家。將烏小姐娶了過來守節。倒是世傑不肯。纔沒有娶。今聽說烏小姐死了。遂同世傑商量。將來拿他小兩口子。葬在一塊。世傑無可無不可。就叫人去對烏家說。烏家答應了。擇了日子。將兩口棺材葬在城外。起了一個大墳堆。又替烏小姐請了旌表。建了貞烈牌坊。世傑自桂生死了。甚是哀慟。韋氏則不然。他說桂生不是甚麼好兒子。活著將來也不見得孝順。南屋太太却疼的了不得。世傑爲了桂生死了。心中不快活。反而常尋南屋太太的事。韋氏對世傑說。張氏自從桂生死了。高興的了不得。常對人說。如今沒兒子的不是我一個了。世傑大怒。遂從此不同張氏說話。世傑居常不高興。就將兩個女兒接來住。解解悶。大女兒名蓉香。嫁在山東。只生一子。得了信。就動身來到天津。二女兒名蘭香。嫁在江陰。因爲路遠。孩子多。沒有來。蓉香在娘家住了半年多。見老子總是不高興。就勸韋氏替老子買個人。韋氏含糊答應著。一日。蓉香陪著世傑閒坐。世傑喟然道。一個人再也不想不起初有桂生的時候。不論甚麼。都覺得熱騰騰的。有興頭。如今只看著樣樣冷清清的。一點希望沒有了。雖說是有你們姊妹兩個。終究不能替我做孝子。蓉香也覺心中難過。歎了一歇道。爹爹不如買個人。世傑看了蓉香半天道。我接你來。也爲這個。你娘的脾氣。你也知道。我自家同他說。他不答應。我反不好意思。你做女兒的。可以隨時勸勸你娘。至於答應不答應。全在你娘。我不勉強。蓉香道。是我明天勸勸娘看。世傑還想再說。適韋氏從外面進來。就不響了。韋氏道。你們爺兒說甚麼。世傑道。說閒話。韋氏冷笑道。說閒話。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失絨線課堂大搜索

講道學隔院少防閑



話說韋氏原來在外間已聽見世傑同蓉香的說話。所以進房就發話。世傑還想抵賴。韋氏道。我有甚麼不願意。我沒有了兒子。本就同廢人一般。世傑道。你別多心。我不過想個後代。並不是忘了你。這也是沒法的事。我也並不願意。韋氏道。你不願意我願意。一兩天我就買人。世傑不語。蓉香怕惹罵。也躲了出去。過了沒多天。果然買了一個粗粗笨笨的人來。年紀十八歲。韋氏替世傑擇了日子收房。這個妾姓吳。大家都叫他吳姨奶奶。因為容貌生的醜。不得世傑的寵。收了五六年。也沒生養過。一日韋氏說吳姨奶奶同二爺勾搭。世傑大怒。將吳姨奶奶重重的責罰了一頓。關在房中。第二天開門時。已是直挺挺的懸在短梁上。死够多時了。世傑不識字。因為家醜不可外揚。所以叫人寫信給他次女蘭香。只說是吳姨奶奶死了。沒說出緣故來。故謝氏當是吳姨奶奶病死了。並不在意。謝蘭香是韋氏最喜歡的女兒。所以嫁資獨厚。即世傑所得的不義之財。無非也都是貼了女兒。蘭香自幼嬌縱慣的。脾氣極不好。虧了嫁資多。婆家諸人都看了銀錢面上。不同他計較。並且還逢迎他。蘭香的脾氣雖不好。却不像他娘那樣陰險可怕。只是口頭不肯讓人。口上得了便宜。心中就快活。至於本事。一無所能。不識字。也不會針黹。只精於妝飾。他男人何煦人。是一個蕩子。在家見了謝蘭香。是很怕的。但出了大門。謝蘭香的閨威。就施展不到他身上。煦人的怕懼蘭香。也不是真怕。因為常常要同蘭香要錢用。不能不委屈點。這回的要買妾。也是一時高興。却累的蘭香耽了幾日心事。後來見煦人一人回家。纔放了心。不免要教訓幾句。煦人一聲不響。大家也就沒事。一日為四月中旬。天氣悶熱。像要下雨。謝氏在房中獨坐。忽見金家的一個老媽子進來。對蘭香道。我們小姐叫我來請少奶奶去打牌。蘭香道。只怕天要下雨了。金家老媽子道。有轎下雨也不要緊。蘭香道。還有甚麼客。金家老媽子道。沒有甚麼客。只有上海來的一個馬小姐。蘭香道。你先去我。就來。金家老媽子道。我們小姐吩咐我。跟少奶奶轎子去。蘭香笑道。你家小姐怕我賴著不去嗎。說話時。

陳媽已打了洗臉水進來。蘭香洗了臉，勻了粉，搽了胭脂，畫了眉，換了衣服，上轎到金家來。金三小姐接了進去。金少奶奶也出來相見。金三小姐道：請到家母房裏去坐。三人同進了金太太房中。金太太正同客人坐著，見謝蘭香進房，便起身相迎道：好幾天沒見面了。謝蘭香道：伯母爲甚麼不過去頑頑。這位是馬小姐，不是金太太，道是的。彼此見了禮，坐下。謝蘭香細看這馬小姐，生的五短身材，濃眉小眼，鼻子上有幾十粒麻子，兩片薄嘴唇，妝飾雖不富麗，却很時髦，說了一會話，知道他是金太太的乾女兒，名秀貞。現在上海啟明女學校充當手工教習。當下金三小姐叫老媽子，擡開桌子打牌。金太太不打，金三小姐同金少奶奶，謝蘭香，馬秀貞，四人就在金太太套房裏打起來。講定先打四圈，喫了晚飯，再打八圈。蘭香道：馬小姐來了幾日了。秀貞道：我自昨天纔來的。打算明後天就回去。蘭香道：既然來了，爲甚麼不多逛幾天。秀貞道：學校裏走不開。我出來這幾天都是勉強的。此時四圈已完，各人立起來，疎疎散散。金三小姐拉了蘭香到他房裏去坐。坐定後，金三小姐悄悄的對蘭香道：我那個乾姊姊，他來想託你件事。蘭香道：甚麼事。金三小姐道：他來託家母，說上海有個甚麼會，要開個大女工廠，那裏的教習薪水，比他現在那個女學校大。他想託人薦到那個女工廠去做教習，因爲上海他的朋友，都同那個會不認識。他聽說江陰有個林家，同那會認識，所以他來託家母，替他想法子。其實家母同林家，也是不認識。只有你同林家是親戚，家母想託你替他說說看。蘭香道：可惜遲了。林家表姊，前日到上海去了。金三小姐道：林家還有別的人，也是一樣的。蘭香道：不知道林家王姨太太，認識那會不認識。他去年到上海去過一腔，作興也認得。那會是個甚麼會，你說了。我明天去問問他看。金三小姐出去了一回，轉來道：那個會叫做曉光會，會長聽說是個姓孟的。蘭香道：知道了。只見老媽子來請喫飯，就一同到前面來喫了飯。從新上場，一直打到兩下鐘纔散場。金少奶奶留蘭香住在他家。蘭香不肯，上轎回去。次日早上，蘭香喫了早飯，就到

林家來。見著了王姨太太。爾香就將馬秀貞謀事的話說了一遍。王姨太太道。我不知道他們女工廠的教習請齊了沒有。我這幾天頭風痛的很。甚麼事都顧不的。我們少奶奶同孟小姐要好的狠。他說的話。孟小姐沒有不聽的。還是等他回來。我替你問問看。爾香道。這個也使得。遂辭了王姨太太。到金家來。將王姨太太的話說了一遍。金小姐也沒說甚麼。馬秀貞的樣子。像有些等不及。爾香在金家喫了午飯。回去了。馬秀貞急於謀事。就於這日下午。搭了輪船回上海。另外設法。再說這個馬秀貞。祖籍是甯波人。在甯波甚麼女學校讀過三年書。字識的有限。手工做的勉強下得去。他十幾歲上。就沒了爹娘。婆家迎去做養媳。婆家也是經濟艱難。秀貞能夠做手工。就託人替他薦在啟明女學校做手工教習。每月薪水洋十二元。這是他以前的歷史。這回秀貞見江陰託人未安。遂回到上海學校裏。正值校長落班下來。見了面。說了幾句浮談。校長道。學生們說做的手工。那幾個老花樣。他們都會做了。我想請你另外揀幾個新花樣。教教他們。秀貞板著臉道。鄧先生說甚麼花樣好。我就教他們甚麼花樣。或者再拿出些花樣來。讓我看看。揀兩個教他們。校長冷笑道。我要是懂得花樣。自家做得出花樣來。那就不勞費心了。學生們說。先生手工班。上班不到十分鐘。就下班了。這話我聽了很詫異。我們這裏的手工班。不是定的是一點鐘嗎。秀貞道。那是有一天。我肚子疼。所以早下班。十分鐘是不止的。校長道。別的我不管。學生們的光陰。是狼寶貴的。秀貞不響。校長也就去了。校長回到房中。見校長的一個內姪女。先在房中。還有一個姓應名寶英的學生。兩人一同躺在藤榻上。拉手琴。見校長進房。應寶英忙坐起來。叫了一聲先生。內姪女却仍騎著唱歌。校長道。婉好。你今天見他們結絨線。怎麼麼樣。婉好道。我今天坐在前一排。沒有看見。校長道。你們坐位沒有一定的麼。婉好道。他們都亂坐。馬先生從來不管。隨學生們鬧去。他有時揀兩個小點的。說兩句。那大的。他怎麼敢說。校長道。這個不去管他。明天如果再那樣。你來叫我。讓我去說他們。應寶英

道。他們只怕先生一人。別的先。他們都不怕。校長道。明天你們兩人都替我留心點。看看那個學生偷絨線。應寶英道。葛先生昨天也鬧著說他有兩個絨線團擺在桌上。出去上班回來就不見了。婉好道。我昨天一根骨鈎本來好好的有鈎。我出去了一回。忽然變成沒鈎的了。細細的看起來。像是誰同我換了去。我的那個鈎子有點黑星子在上面。那根沒鈎的沒有黑星子。這不是明明的誰拿我的換了去。寶英道。葛先生來了。這位葛先生是湖南人名。俠人道。我從我房中來。你說奇怪不奇怪。我們學校變成賊窩了。我兩個很說得來。校長道。你從那裏來。俠人道。我從我房中來。你說奇怪不奇怪。我們學校變成賊窩了。我兩個大線團擺在桌子上。打算結披肩。出去上了上班回來就不見了。這樣下去。我們的東西不要被人偷完了嗎。校長道。原是這麼說。我們總要想個法子查出來纔好。俠人道。查只怕查不出呢。他既偷了線團。那裏肯擺到面前叫人認了去。校長道。他偷了無非想做東西。不見得藏著不用。我們大家留心點就是了。俠人道。他偷了不會拿出去。一定要在這裏做嗎。依我說。還是搜一搜痛快。偷就偷了。沒有偷的。就是沒有偷。省得你推我賴。鬧不清。反而人人都是賊。又人人都不是賊。校長遲疑道。你這個法子。好原是真的。只怕學生們不願意。俠人道。校長怎麼這樣多疑。一個學校裏。自然是校長最有力量。校長說出來的話。就是學生們的命令。那裏有不願意的。還有一層……俠人說到這裏。見寶英在房裏。就對寶英道。我熱得狠。你到我房裏。替我把摺扇來。寶英道。葛先生的摺扇。放在甚麼所在。俠人道。在筆筒裏。寶英出去了。俠人見寶英去遠了。房中只有婉好。這是校長的親信人。料不妨事。遂道。此事如果是男學生。一定要起風潮。但是這班女學生。都是些柔善可欺的。不足為慮。他們就是有個把不願意的。只要校長正顏厲色的說兩句。他們自然嚇倒了。儘管放心大膽的搜去。包你沒事。我的線團。固然不值幾個錢。倘或他們學生。都相率效尤。偷起絨線來。校長的絨線。打算給他們偷多少。杭州的女學堂學生們結的絨線。都

是秤過。少了各人賠出來。這絨線本是校長的。學生結成東西。交給校長。校長拿去賣了。得的利錢。也是校長的。倘或絨線不秤過。學生們任意偷取。校長不折本了嗎。還有甚麼利錢。校長道。是的。我也爲這個氣悶。他們做的絨線東西。從不肯好好的做。我費了許多錢。原想他們好好的結些東西。好拿去賣。照這樣。那裏還有甚麼東西結出來。只知道日日偷絨線。婉好道。許蘭芬的那條粉紅領子。我看是乾娘的絨線。校長道。真的嗎。婉好道。怎麼不真。不信拿絨線去同他比。要不是一樣。纔怪呢。俠人道。這個不能作准。粉紅絨線。現在大興。那個洋貨店裏沒的賣。校長道。還是依你這個計策。好幾時實行呢。俠人道。事情貴在一個快。遲了他們就拿出去了。搜也無益。最好就是今天。校長道。今天太驟了。明天一早罷。俠人道。有甚麼驟不驟。一搜就完了。校長道。今天晚了。明天罷。俠人便不再說。寶英已拿了扇子來。俠人又坐了一回。說了些閒話。次日學生們梳洗將完。還沒早膳。忽見人來傳大家去。學生們都詫異。不知道是甚麼事。衆人到得課堂。校長已先在那裏了。校長道。還有教習先生。也去一齊請來。不一刻。四個教習也到了。校長就立上講臺去。對衆人道。我們學校裏。開辦以來。都狠規矩的。名譽也很好。教習先生教的得法。學生們的進步也極快。但是近一月來。學校中常鬧著丟東西。雖都是不值錢的東西。但於名譽上。是狠有關係的。總要知道是誰偷的。纔好。不然玉石不分。也不是個事。你們大家想想。可有甚麼法子。可以立刻分出是那個偷的。此時大家。都你看我。我看你。一言不發。校長又道。我倒有個法子。叫學生們。如果想各人漂清。不同歹人混在一起。不如大家搜一搜。大家明明心跡。你們說怎麼樣。俠人先開口道。這個氣好。我看學生們。沒有不願意的。國文教習胡國華道。怎麼搜法。監察員陳淑妹道。依我說。拿課堂門關上。大家脫了衣服。搜一搜。再到外面各人房裏去搜。俠人道。學生們不能放出去。恐怕作弊。陳淑妹道。這個自然。他們男學堂搜革命黨。也是拿學生們關在課堂裏。搜他們身上。同各人的箱筒。校長道。既這麼著。

你就將課堂門關上。我們就搜起來。俠人道：既是要搜學生們不可亂了次序。搜起來不便當。應該一個一個的依次立定。讓教習來搜。搜過的立到東邊去。沒搜的立在西邊。就不至於混了。校長道：很好。請你們諸位幫著我搜。地理兼歷史教習陶味蘋道：校長原諒我。搜賊這件事。我沒有學過。不會搜的。只得偏勞諸位罷。校長知他性情古板。遂不勉強他。當下大家捲起袖子來。依次搜去。學生們想脫干係。也有脫褲子的。也有解衣服的。也有卸抹胸的。還有脫下鞋來。給人看看的。一個好好的課堂。鬧的赤身露體。不成個樣兒。搜到第二十一個姓章名愛人的學生。他獨不肯令搜。校長道：大家都肯。怎麼你一人不肯。不論甚麼。總得以多數為斷。不能因你一人硬了大事。章愛人道：此種事要算大事。天下的大事多著呢。不論多數少數。我不承認。搜我萬萬不行。俠人道：你這話錯了。你不怕被嫌疑嗎。章愛人道：不怕。我不偷。怕甚麼。至於嫌疑。更不必說了。我自己無愧於心。怕甚麼嫌疑。你們疑心我做賊也罷。不疑心我做賊也罷。不許你們搜我。這是我的自由權。做學生的資格高貴的。很不能叫你們無緣無故的混搜。況且各人都有廉恥。這樣赤身露體的事。真不是學校的定章如此嗎。俠人道：你這樣違背校長的命令。不怕革退嗎。章愛人道：這樣的學校。校長不章我。我自己家也要退學。校長道：你怎麼這樣不明理。章愛人道：怎麼叫做明理。要是明理的。就不應該這樣拿學生當賊。我來是讀書。不是來受裁判。想要搜是萬萬不行的。校長道：不能為你一人。硬了大家的事。今天硬搜也要搜一搜。章愛人怒道：誰敢來搜我。我就對不住他。學校裏敢仗勢欺人嗎。俠人怕弄僵了。就道：先且叫他立到一邊去。搜好別人再說。免的耽擱工夫。校長依了俠人的話。叫愛人立到後一排去。這裏大家從新搜起來。忽見俠人在一個姓周的學生套褲裏。摸出一個線團來。衆人大嘩起來。周學生嚇的揮身發抖。校長道：線團是誰的。叫各人來認。衆學生擁上來。看了。一回都不響。婉婉道：像我的。一定是我的。校長道：真的嗎。陶味蘋道：怎麼沒聽見你說過。丟了線團。姓周

的學生道。實在是我自家的。不信線團的橫頭紙上。還有周美貞三個字。俠人道。三個字。可以寫上去的。不足爲憑。又對校長道。既有了真賊。我看他們可以不必搜了。我不見的三個絨線團。應該叫他拿出來。還我。周美貞哭道。我沒做賊。實在是我自家的。我沒有偷。怎麼拿得出來。校長道。不同你說。回來叫人找你老子娘來。就叫人將周美貞看管起來。章愛人走過來道。先生。我今天要回去。我身上是不准人搜。我的行李。是可讓人看的。請先生到我房中看看行李。我好走。校長道。你就要走是不行。要去叫你的保證人來。章愛人道。請先生就去叫。我在自脩室等候。說完自去。俠人道。世上有這種不知好歹的人。又沒有搜他。還要鬧著退學。陶味蘋冷笑道。世上的人。都是不要廉恥的麼。葛俠人將陶味蘋看了一眼。低低的說了一聲。你也在這裏不久了。陶味蘋却沒有聽見。大踏步走出課堂去了。這裏校長對學生們道。真賊已有了。你們都是好人。可以不用害怕。學生們諾諾的應了。校長也自去喫早膳。喫完早膳。過了一回子。管門的來說。周美貞的老子。及保證人來了。校長吩咐叫監察員來。不一刻監察員陳淑貞來了。校長道。這件事。你是知道的。你去同周美貞的老子說。他女兒在我這裏做賊。偷了許多東西。問他是願罰是願喫官司。我是隨你的。陳淑貞遂去將校長的話。對周美貞的老子說了一遍。周美貞的老子是個開南貨店的。爲人極其老實。聽見說女兒做賊。又氣又羞。聽說要罰要喫官司。又怕又急。陳淑貞道。你不信。叫你女兒來問。遂叫人將周美貞喚了出來。周美貞已經哭的兩眼紅腫。他老子見了美貞。睜了兩隻大眼。劈面就是一個巴掌。罵道。不識羞的畜生。怎麼好好的讀書。又做起賊來。人家都說是讀了書。將來就可以做先生。掙大錢。我纔叫你來讀書。早知道你這樣不成器。我爲甚麼化這冤枉錢。說著又舉起手來要打。陳淑貞道。你要打女兒。回家再慢慢的打。我們學校裏。都是文明辦法。不作興打人罵人。就是你女兒作賊偷東西。我們也沒有打過他一下。校長說過。你們如果願罰。拿一百塊錢來。領了你女兒回去。大家省

事點。如果不願意。我們可不能徇情面。雖然是學生。如今偷了東西。就是賊了。我們只要將你女兒。送到上海縣去當賊辦。就是了。保證人道。小姐是明白人。不用我們多說。美貞的老子。也是體面人。現在開著店。如果女兒。送到縣裏去。叫他怎麼拿臉見人。小姐去同裏面先生說好點。多少我們認兩個就是了。但是美貞向來在家中很規矩的。這回怎麼會偷起東西來。周美真的老子道。到底偷的是甚麼東西。陳淑貞沉吟道。偷的東西。我也不甚清楚。只知道他偷了好些絨線團。美貞道。這真是冤枉。絨線團是我自家的。陳淑貞道。你說是你自家的。爲甚麼要放在套褲裏。周美貞道。這個緣故。陳先生也該知道的。早上這一班。向來不大認真。我們同班中。坐在後一排的。都有私下帶了線團。偷著結手套的。我今天也想結手套。誰知道。不是上班。是搜東西。陳淑貞冷笑道。看不出。你年紀小小的。說謊倒狠周到。保證人道。請小姐進去說一聲。我們情願拿出十塊錢來。陳淑貞道。這又不是做買賣。有甚麼十塊二十塊。照我們的校章。是要罰洋一百元。九十九元不當數的。今天下半年。你拿洋錢來領人回去。若是下半年不拿洋錢來。我們就送你女兒到縣裏去。說罷將周美貞仍領了進去。周美真的老子。同保證人沒法。只得回去設法。陳淑貞進去。回了校長。校長點頭許可。暫將周美貞關在房中。也沒有給他飯喫。一直到了下半年。周美真的老子。拿了一百塊錢來。纔放了美貞回去。這一百元。校長要了六十元。陳淑貞二十元。葛俠人二十元。校長分好洋錢。將自家應得的。收在箱裏。對陳淑貞道。你到課堂上說一聲。我今天不去上班了。葛俠人道。煩你也替我說一聲。我也不去了。陳淑貞道。知道了。校長笑道。今天便宜了章愛人。就這麼的讓他去了。俠人道。我們校裏章程太寬的。不成樣子。最好再改訂過。校長道。不錯。我們趁此一番風潮。將章程改訂好。今天我們沒事。就起個草稿看看。俠人道。要起草稿。還得去請陶咏蘋來。校長道。別討沒趣了。就是我們起起也是一樣的。不見得就文理不通。我們第一要緊的。是凡自願退學者。罰洋二百元。俠人道。



要這麼說。凡自願退學者。除扣除學膳費不發還外。另罰洋二百元。校長道。凡學手工的。每月加洋三元。學高等油筆畫的。每月加洋三元。俠人道。學琴的。也應該每月加洋三元。校長道。唱歌的不用琴麼。俠人道。唱歌時。教習踏琴。學生們跟琴聲唱。就是了。各人要學琴。就要另外拿出學費來。校長道。我們的膳費本來太定了。每月只收洋四元。如今柴米油鹽。那一樣不長價。我們的膳費。也應該加洋一元半。一月。俠人道。這個本來早就該加了。我們校中的飯菜。也太好了。別的學校。那有我們校裏的飯菜好。這班學生們。知道甚麼好歹。我們這樣的好飯菜。他們也沒有甚麼感激。我看自明天起。一律改做四個碟子。一碟醬腐乳。一碟醃菜。一碟醃魚。一碟黃豆芽。就狠下得去了。校長道。倘或學生們不肯喫呢。俠人道。不肯就請他們餓著。校長連連稱是。遂叫了廚子來吩咐。飯菜改為四碟。廚子應命而去。次日早上。學生們見是四個碟子。比往日少了兩個。大家雖有議論。也還不大在意。及至午膳。見仍是四個碟子。乃大譁鬧起來。說廚子作弊。剋扣學生們的飯菜。大家都到校長那裏去說。校長道。這是我命。叫廚子這麼樣。你們只知道要喫好的。那裏知道東西的貴賤。前兩年。東西便宜。校中的飯菜自然豐盛。如今東西一樣樣貴了。一塊錢能買多少東西。就是照這樣四碟一餐。我已經暗中要賠墊了。況且你們家中的飯食。也不見得比這裏的好。你們出來是爲學問而來。不是爲口腹而來。你們想是看了報上那些男學生們。常常爲了飯食爭鬧。你們也學了樣了嗎。你們想想看。有女學生爭飯菜的沒有。可見女學生比男學生品格高貴。不肯那樣無理取鬧。倒不料你們也學了那種壞習氣了。學生們道。我們不是爲了爭菜喫。實在是爲菜不夠喫。況且先生們的菜。並非四碟。先生只有四人一桌。倒有四碗四碟。我們學生六人一桌。只有四個五寸碟子。還不裝滿。怎麼夠喫。校長道。現在的男學生們。動不動就說是教習的飯菜好。學生的飯菜不好。不公平道。依我說。這是很公道的。你們學生。三年畢業。也只喫三年苦飯。四年畢業。也只喫四年苦

飯。畢業後。你們可以回家去喫大魚大肉。山珍海錯。隨你愛甚麼喫甚麼。在學校中就是受苦。也有有限的。若是做教習的。却與學生不同。做了教習。是永遠做了去的。倘不喫的好點。不是一輩子沒有好的喫麼。何況學校中的規矩。管學生要嚴。待教習要優。那好同學生一律看待。那不成了不分尊卑了嗎。你們不要吵鬧。回去平心想想。我說的話有理沒理。學生們道。先生說的話。自然沒有錯的。但是這點來。我們喫不來。只好退學。校長微笑道。退學麼。也隨你們。課堂上新添的章程。你們看見沒有。凡自行退學的。除扣除學膳費不發還外。另罰洋二百元。你們要退學。可各人取了洋錢來。我開了學校。不怕招不著學生。衆學生面面相視。一言不發。使人從傍道。這件事。本不與我相干。如今我來打個圓場。請校長叫廚子。午飯晚飯這兩頓。再加你們一碗肉罷。衆學生道。能夠再加一碗肉。我們自然不說甚麼。於是大家退了出去。胡亂喫了午飯。巴巴的等著晚上喫肉。及到了晚飯時。大家望桌上一看。那裏是一碗肉。是一碗青菜水粉湯。上面擺著三片肉。學生們見了。大失所望。有的說。再去告知校長。有的說。告知校長也是無益。倒鬧的。下不了場。不如將就點罷。大家也就不再說了。坐下喫飯。這三片肉。六個人分不開。就商量著輪流喫。今天晚飯三個喫過肉的。明天午飯不再說了。坐下喫飯。晚飯再輪著喫。再說這啟明女學校。從此一番更改。學生們莫不嘖有頰言。校長怕人偷絨線。每逢上手工班時。就自家去監察。同手工教習。常有違言。馬秀貞本想換所在。先時是很巴結校長的。如今有了貳心。自然不是那樣承望顏色。馬秀貞從江陰回來。一心想要尋個同曉光會認識的人。這日下午。上班下來。換了衣服。叫管門的去叫了一步東洋車。到百老滙去尋一個朋友。他的那個朋友。姓鄒名國才。是南洋公學的學生。現在普及小學堂充當教習。住在百老滙。家中一妻一母。這兩天因爲有點感冒。告假在家養病。馬秀貞知道他在家里。故來尋他。鄒國才見了馬秀貞。就笑道。怎麼許久不見你。你的臉都有些黃瘦了。秀貞瞅了國才一眼道。你夫人呢。國才拿

嘴一呷道。在裏面。兩人坐下。嗚嗚咕咕。一回。適國才的妻子。從廚房裏出來。見二人相視而笑。國才的妻子是個粗人。不大理會這些事。要是細心點的一定還有後文。可看無奈他冒冒失失的走了出來。秀貞見國才的妻子出來。就回過臉來道。大嫂子好勤謹。大熱的天。還束了圍裙。作事情。國才的妻子答道。像姑娘讀書人。自然占便宜得多。我們這種粗人。不做粗事。做甚麼。國才道。你還在這裏說閒話。客人來了。這半天。茶也沒拿出一盞來。他妻子就進廚房去燒茶。國才道。你今天來。恐怕不是專為惜記著我害病來看我的。秀貞笑道。是的。你有了夫人當心。還叫別人情記你做甚麼。國才道。你也不要拿這話來說。我請問你幾時結婚。秀貞看了國才半晌道。你還說這個呢。說起來真惱人。我是一定不肯同他結婚的。他們說。等他畢業後。就要擇日成親。我對他們說。早著呢。等我幾時高興。再說成親的話罷。國才道。你既不喜歡他。爲甚麼又替他做衣服。秀貞道。你怎麼知道我替他做衣服。國才道。你的事。能瞞我嗎。我自然有本事會打聽出來。秀貞道。你也不用多疑。衣服我是做給他的。因爲他身上的衣服。都被舊的。不成樣兒。叫人家說起來。是某人的未婚夫。我嫌倒霉。所以給他做了一身。並不是愛他替他做衣服。其實這種事。我最不喜歡提。提起來氣死人。我娘當初不知道怎麼瞎了眼睛。把我給了這人。我這個養媳婦。真是做的好冤枉。我十六歲纔到他家去。我娘還有點產業。也是歸我承受的。雖說不多。一年也有七八十元的進賬。國才道。你有了產業。爲甚麼要做養媳婦。秀貞道。這個問我怎麼知道。要去問我那已死的娘纔知道呢。總不外病糊塗了四個大字。想必他爲我沒有兄弟親人。那時他就連忙把我許給了人。叫人家接了去。說是有倚靠。這都是無見識人辦的事。總不外倚賴人的性質。至死也改不了。其實這樣一辦。倒不是愛我。反而害了我的自由權。要是叫我自家擇婚。再也不會擇著那樣的人。一點少年氣象沒有。帶著個癆病樣兒。叫人看了好不厭煩。國才道。既不離婚。如今這離婚是大時興的。秀貞遲疑了。

半天道。這話慢慢的再說。就是離了婚。羅敷雖已無夫。使君却還有婦。又怎麼處置我。恰值國才妻子送茶出來。國才遂道。你們學校裏的葛俠人。品行如何。秀貞道。各人的心在肚裏。那個肯在人前說真心話。我怎麼知道。國才道。你不知道。我倒知道。我上月見他同戲子同坐馬車。逛張園。你說奇怪不奇怪。秀貞道。你看錯了。他縱然品行不端。也不至於這樣。一個做教習的。怎好同戲子坐馬車。國才道。上海灘上。甚麼奇事沒有。有些大紳富戶的妻妾們。妍戲子的不計其數。他一個做教習的。妍個把戲子算甚麼。秀貞道。你見他同戲子坐馬車。他見你沒有。國才道。這個我不知道。他不認得我。就是看見我也無妨礙。我那日也在張園喫茶。見他同春桂戲館的武生同車而來。那武生同他同桌喫茶。又買了許多糖果擺在他面前。後來又陪他到外面閒走去了。我就回來了。不知他們甚麼時候纔去的。秀貞道。這些事不干我事。不必去管他。我要同你商量一件事。國才道。甚麼事。秀貞道。我問你有朋友同曉光會認識的沒有。國才道。曉光會這個名。是很熟的。只是沒有朋友同他認識。你問這個做甚麼。先且說給我聽聽。或者我替你設法。秀貞道。我的館事。你早知道。我不願意幹了。前幾日。我本想到你這裏來。同你談談。因為你到南京去了。倒累我跑了一陣江陰。誰知也是不中用。我聽人說。曉光會裏要開女工藝廠。要添聘教習。他那裏的教習。每月二十五元。我想託人去謀謀。換了這個地方。國才道。既是這樣。我替你打聽打聽。看一兩天。你來討回音。秀貞見國才的妻子在傍邊。不便深談。遂辭了回去。過了兩日。去討回音。國才道。我去打聽過了。我的朋友都不認識曉光會。我另外倒替你打聽了一個地方。我看比那個曉光會的女工藝廠。也不見得不好。秀貞忙道。是個甚麼所在。多少薪水。一月。國才道。二十元。一月。在南京路。叫做興華女學校。是新開的。現在雖然開辦。學生還沒有足額呢。他們那裏正少一個手工教習。我已託人替你說去了。秀貞笑道。多謝你費心了。國才笑道。是你的事。也說不了。秀貞瞪了國才一眼。國才就不響了。秀貞道。今

天還有事。我且回去。如果事情成功了。給我個信。我好辭了那邊。於是別了國才夫婦。回到校中。過了五六天。接著國才一信。秀貞看了半天。不大明白。彷彿是說那邊已說妥了。關書就送過來。秀貞大喜。又怕看信沒有看過。就馬上親自到百老匯去了一蹓。國才恰不在家。只見了國才的妻子。道：姑娘來的正好。他早上說過。姑娘要來。叫我告訴姑娘。說那件事已成功了。本月二十五日。就請你去。秀貞道：那末我一兩天就辭了那邊。國才的妻子道：姑娘今天就在這裏喫晚飯。他說過。要同姑娘去看夜戲。秀貞道：我且出去走走再來。這日晚上。秀貞果同國才去看夜戲。過了幾日。秀貞便去對校長說。家中有信來。有要緊事。馬上就要回去一蹓。不知幾時纔可回來。這裏不能曠課。就請另請人罷。校長也沒說甚麼。秀貞收拾了行李。叫管門的去叫了挑夫。別了校中諸人。到百老匯暫住一兩天。又添了幾件衣服。到了二十五日。國才去尋了介紹人來。同秀貞到了興華女學校。這學校的總理。姓汪名則古。字範人。是時下一位女名士。學問很好。但是有點執而不化。一味的講舊法。說起來總是甚麼女子不應見人。不應拋頭露面。他自家却也是非禮不視。非禮不言的。這種人原是女中難得的。但是請他辦學務。似乎有點不大相宜。除了總理之外。還有一位總教習。姓黎名心如。是一個華而不實的人。總教習之外。還有十來個教習。當下秀貞到了學校。就有庶務員來領他進去。庶務員領他到了總理房外道：你請進去。我們總理。住在這間屋裏。於是秀貞一人掀簾進去。見房中端坐一人。約四十左右。微微的有點麻子。穿的衣服。盡是古式。粗而且舊。袖子約有一尺餘闊。秀貞心想。這是總理麼。那總理見客進房。忙立起來道：請坐。秀貞見沒人介紹。倒不好先開口。怕稱呼錯了。見了禮坐下。總理道：我們敝校。要屈小姐費心。這些學生。都是新招的。敝校也是初次開辦。只怕格外要勞心。秀貞道：我是不懂甚麼的。全仗總理指教。總理道：不要這樣稱呼。還是叫我姊姊罷。我們女人自有女人應得的稱呼。不可混了界限。如今好些學堂。稱男的也是先生。女的

也是先生。這是不分男女了麼。所以敝校的稱呼。一般是依本人原有的稱呼。譬如學生們見了教習。則稱某太太某小姐。教習彼此稱呼。則曰某姊姊某妹妹。秀貞只得唯唯稱是一回兒。又來了一個三十幾歲的婦人。總理說這是總教習黎太太。秀貞立起來見了禮。黎心如道。我來問一件事。這脩身一科。拿甚麼課本講。汪則古閉了眼睛。想了一回道。我想還是烈女傳。叫他們知道些貞女節婦。知道古時候的人。有多少守禮不移。視死如歸。如今的人。有多少不守禮的行爲。黎心如道。既這樣。我去交代他們。遂出去了。汪則古又瑣瑣屑屑的問了秀貞半天話。秀貞是個時髦人。見了汪則古這樣古眉古臉。猶如坐在針毡上一般。好容易巴著汪則古說完了話。連忙辭了出來。從此後。非有事不敢去見女道學汪則古。秀貞初來學校。尙謹守規矩。猶恐總理責備。久之纔知道這位總理。是迂拙可欺的人。他只知道一日到晚。在房中講理學。卽所謂學校中的規矩也。只有總理住的這一進。謹守校規。除了總理住的一進外。大家都是終日攘攘。男女混雜。只要瞞過總理。不論甚麼事。都可瞞著做的。總理日日在房中討論整頓學校。那知他們校中的腐敗。比別的學校更加利害。總理輕易不出房門。這叫做非禮不動。偶然想起。要去察看學校內外的情形。必定預先叫老媽子。到各處去通知過。好令那些管事人。以及廚夫打雜的。避開。總理纔拿袖子遮了臉。前後跟了老媽子。到各處看一遍。到時學生同教習。都早已有預備了。自然是彬彬有禮。沒有甚麼違禮法的舉動。所以學校裏的腐敗。總理竟一些不知。秀貞在校中兩月有餘。功課甚輕。簡沒有事時。同兩個女學生。出去逛逛。他有最要好的。一個女學生。姓郭名錦英。是揚州人。本來在愛清女學校讀書。不知爲甚麼革退出來。纔到興華女學校讀書。一日同秀貞出去上茶館喫茶。忽有一少年對錦英點頭。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奮流言鋒芒自試

開談會唇舌交攻

話說馬秀貞同郭錦英喫茶時。忽見有人同錦英點頭。秀貞也不大在意。一回那少年走到秀貞們桌邊坐下。同錦英說話。說了一回。又應酬了秀貞幾句。就走開了。秀貞同錦英就此也回校中。路上閒談。秀貞問錦英那少年是錦英的甚麼人。錦英道不是甚麼人。不過認識罷了。秀貞見錦英言語有點支吾。遂不再問。此後錦英有時同秀貞出去。有時一人出去。但出去時必逢那少年。忽一日錦英家中遣人叫他回去。第二天聽人傳說。錦英死了。又過了兩天。復傳說別的女學校裏的兩個女學生也死了。死的原因是與錦英有關係的。死了三個女學生。本不是奇事。但憑空三人一起尋死。就有些奇了。沸沸揚揚的鬧的上海無人不知。與華女學校裏也無人不知。只有總理一人。渾渾噩噩的一些不曉得。學校中的算學教習。向來最喜管閒事。聽了這個信息。又不知道到底是爲了甚麼事死。還有那兩個女學生。是甚麼人心中好不納悶。就悄悄的瞞了總理。出去打聽。打聽了一回。也不得其詳。只知道那兩個女學生。一個姓名靡它。一個姓榮名志一。同錦英三人。像都是爲了桑間濮上的事。發覺了被父兄丈夫責備羞憤自盡了。這算學教習。既打聽不出所以然來。就趕快的回到校中。再說郭錦英。到底是爲甚麼事死呢。著者也要略略的說一說。省得閱者怪我有頭無尾的不完全。錦英本是揚州人家。甚窮苦。他老子因爲上海是個大地方。謀事較內地容易點。就連家眷搬到上海來。尋了一箇館地。暫且餬口。錦英同他娘。帶著做做針黹。掙兩個錢幫貼家用。過了兩年。他老子死了。他哥哥名爾德。比他老子要靈活點。上海學界裏。略略的認識兩三個人。在某某小學校裏做了個教習。從此後。爾德居然自命爲學界中人。錦英雖是小家女兒。人尙聰明。小時候在他老子身邊。認過幾個字。錦英爲人狡獪刁猾。喜歡矯揉造作。每逢有學界中人來找他哥哥。他就故意的拿本書翻翻。所以人家不知道的。都以爲他認得字。一日有個姓聶的來找他哥哥。見錦英坐在那裏看書。眉目生的還端整。不覺生了愛慕之心。後來同爾德談起來。頗有求凰的意。

思這姓聶的本來家中有幾個錢。郭爾德一聽這話，便心花怒放。知道這門親，如果成功，將來總好叨光。幾個就力言錦英怎麼能幹，怎麼熱心好學。姓聶的是個無學無識的人，聽了人的話，就信以為真，須知熱心兩字，是熱在心裏，不是熱在嘴上。如今的志士，動不動就說熱心熱心，依着箸者看去，只好當是熱嘴，却算不得熱心。這熱心是要實行見義勇爲的主義。如今的志士說說就算了，不是熱嘴嗎？閒話少敘。再說姓聶的聽了郭爾德一席話，就信以為真，以爲郭錦英的才學，差不多是謝道韞轉世，曹大家再生。心想娶了這種才女做妻子，真是人生莫大的榮幸。遂託人求婚。郭家一口應許了。郭爾德既同聶姓做了郎舅，心中十分歡喜。但是妹子究竟認得不多幾個字，連幾個門面上的新名詞，也說不上來。將來恐怕丟醜。遂替錦英尋了一個女學校去讀書。那女學校的規矩頗好。錦英在校中讀了三年書，略能寫封組信。倘他能夠再用心讀去，自然還有進境。錦英却自以爲學問大了，不再去用心研究。一味的偷閒遊蕩。校中的規矩嚴得很，輕易不能出去。錦英就借著母命，常常告假。後來被學校中打聽著他有點品行不檢，就叫人示意於錦英，令錦英自行退學，以保全錦英的名譽。錦英在學校中，有最知己的同學良友兩人，就是史靡它榮志一史榮二人，也是揚州人。但初時同錦英並不認識。及到學校中，纔知道錦英也是揚州人。彼此都以為是同鄉，所以格外親熱。三人之中，史靡它年紀最長，文理亦最好。郭錦英讀書有進境，全虧史靡它隨時指教他。錦英退學的原因，學校中要顧全錦英的名譽，所以沒有宣布。以故史榮二人，以爲錦英的退學，是要另外入學堂。因此並未在意。仍舊與錦英時常往來。錦英退學出來，就入了興華女學校。行動既可自由，脩身的缺點，却被姓聶的傳聞聽見了。姓聶的先時以爲錦英是個才媛，如今聽了傳聞，深恨錦英是個蕩女，就氣忿忿的跑到郭家來說了幾句話。郭爾德本來也有所聞，今天却不能不咬定沒有這事。遂對姓聶的說道：沒有的事。即把錦英喚回家來面質。滿心指望著錦英懶掉了。



就可攏住姓聶的心。誰知他妹子吞吞吐吐的游移其詞。不但攏不住姓聶的心。反倒啟姓聶的疑。心中大恨他妹子不中用。等姓聶的去了。就將他妹子大罵了一頓。幾幾乎沒動手打他妹子。但這番罵。並非教訓妹子改邪歸正。不過罵他妹子爲甚麼不斬釘截鐵說沒有這事。錦英也不是爲將纜的事羞悔。却爲了這時候的氣惱。賭氣買了二百文烏煙喫了。及他哥哥知道。已是灌救不及。一命嗚呼了。郭爾德死了。妹子並不大疼。失了這門親戚。倒很心疼。又恨妹子不識時務。又恨姓聶的爲甚麼取鬧。心中氣忿不平。妹子既已死了。不能輕易放過姓聶的。繼而又想妹子是自家尋死的。不能去罵姓聶的。也不能去詭詐姓聶的。後來想著了一策。錦英死的那日。正是星期日。史靡它同榮志一。同在家中。史榮二人是姑表姊妹。二人的父母也在上海住的房子。在一條街裏。這日星期日。兩人各在家中。史靡它同他兄弟閒話。忽見他父親氣忿忿的進來。道：陳友如來了。你自己去見他罷。史靡它聽了他父親的話。不覺臉上紅了起來。心想他雖是我的未婚夫。却不是文明婚。怎麼叫我去見他。真是奇事了。他父親又發狠道：你還不去麼。你也知道做的事。不能見人不敢出去。我一輩子沒有叫人家說過半句話。如今養了你這不爭氣的女兒。倒叫我這麼大的年紀。落個把柄到小孩子家手裏。史靡它道：爹爹甚麼事。這樣生氣。我並沒做甚麼壞事。他父親兩眼一瞪道：你出去對友如說明白了。再給我死了去。史靡它不肯出去。他父親一把拖著往外便走。史靡它此時有了三分氣。就道：爹爹不用拖。我一定要我出去。我出去就是了。他父親氣很很的。同他到了廳前。對陳友如道：這畜生我已叫他出來。你聽見的。可以當面問他。陳友如雖是一肚子氣。特到丈人家問罪。却沒提防丈人叫了聘妻來對質。後來一想。他親生的老子。聽我的話。尚且也疑心。可見人言未必全虛。我自然要明白質問他。看他怎樣回答。史靡它此時雖不知到底是爲甚麼事。但見此情形。也有幾分猜得出。他本是生性激烈。此時一無所畏。也不嬌羞。慷慨然立在他父親身後。專聽未

婚夫陳友如說話。此時家中的人都已知道了。大家趕出來立在廳上。聽他們爭論。史靡它的母親。替靡它担著一把汗。又怕懼丈夫。不敢多開口。陳友如道。外人都說姑娘認得郭錦英。此事真的麼。靡它道。真的。陳友如道。姑娘同這種人往來。可見得姑娘的氣節。我同姑娘。雖未成大禮。名分却已定了。我是指望姑娘在學校裏讀書。學問一日好似一日。名譽也一日好似一日。不意姑娘的志氣。同我反對。一點不顧名譽。史靡它道。我怎麼不顧名譽。陳友如道。既然愛惜名譽。為甚麼同少年男子要好。靡它大怒道。先生。這話或是自家親眼看見。或是別人說給先生的。陳友如道。你不要管這個。你且說這事的源委。你怎麼認得那少年。是誰介紹見你的。還有一個姓榮的女學生。也同姑娘一起與那少年認識。靡它怒道。這種放屁的話。那裏來的。既汗燻了我。又復汗釀榮妹妹。他年紀小小的。禁不起人家說這種話。你們若有心同我過不去。儘可同我一人反對。不要牽上別人。陳友如道。你不要說人家冤枉你。怎麼一學校的女學生。不說別個。單單說上你們兩人。靡它道。我自家信得過。就是人言。我也不怕。陳友如道。我也知道你不肯實說。你的年紀小。大約沒聽見過貞節的話。你要想想。做了女人。身子如何珍貴。應該替丈夫保守。著貞烈。何可輕易從人。靡它道。女子的身子。固然尊貴。但是這尊貴。不是為別人是為自家。女子應該貞節自守。也是為自家而守。不是為別人而守。若照剛纔你的議論。女子為丈夫保貞節。倘若那未曾受聘的女子。他沒有丈夫。是不是就可不保貞節了。陳友如道。我不同你爭論這些無謂空言。我既來了。不能就這麼回去。憑空給我一頂綠頭巾。我是不甘心戴的。靡它道。我犯甚麼罪。憑空誣陷我。你既有所聞。就應該老老實實的說出來。何必吞吞吐吐的隱約其詞。今天你既然興言問罪。要知道我們女子的品格。此你們男子尊貴萬倍。不能聽你亂說。我沒有男朋友。隨你各處去打聽。陳友如道。你不要嘴硬。結了婚自然知道的。靡它厲聲道。沒有這麼容易。你既是這樣易信讒言。縱結婚時知道。結婚以後的日子長著。

呢。我好好的。一個清白人。不能任人亂說。你要知道我是歹人。不是歹人。也容易的很。我馬上就死了。你把我拖倒醫院裏去剖解開看。我到底是個好人。是個歹人。不過我有一句話。先要說個明白。我這回的死。不自爲丈夫保貞節。不是爲父母保貞節。是爲我自家寶貴的身子保名譽。我這麼一個人。叫人家疑心我。有不名譽的事。以致生身老父。也疑心不信我。我活著本無意味。說罷在袖子裏取出一把剪子。向喉間用力一戳。只見一股腥血直沖出來。靡它登時倒了下去。按現今女學生習氣。往往不擇人而交。豈不過歎史靡它潔身自愛。惟友不擇。其再思之。嗚呼。世風日頹。吾願今之女學生。警而慎之。無自忽也。○史靡它之事。非著者憑空結構。惟稍其眞姓名。爾衆人出於不意。都嚇慌了。陳友如見事不妙。趕著人亂的時候。早溜了出去。靡它的母親。拉住靡它大哭。靡它的父親。也後悔了。衆人檢視傷痕。但見血出如湧。內傷怎麼樣也看不出。只見靡它面自如紙。手足已冷。連忙去請傷科醫生。一面把靡它擡到牀上。躺下。醫生家同史家相離不遠。即刻就到了。史家人將醫生領到牀前。細看傷勢。醫生道。這個傷痕沒的救了。不但食管翦斷。連氣管也受了傷。不能治了。說罷要出去。史家苦苦求他。醫生沒法。只得取出藥來。替病人敷上。裏好。史家送出門外。靡它也就斷了氣。史家合家哭了一回。靡它的母親。要去找陳友如來理論。靡它的父親道。人已死了。理論出甚麼來。況且是他自家尋死的。又不是人家逼他死的。靡它的母親道。不是友如來混說。他好好的坐在家。中難道憑空的就要尋死了嗎。靡它的父親怒道。婦人家。一相情願。你們懂得甚麼。女兒活著不加教訓。死了想訛人麼。他既然沒有這事。何必這樣尋死。靡它的母親。一向怕懼丈夫。此時見丈夫動怒。就不敢多言。靡它的哥哥道。這個我們雖不尋友如。怎麼樣說話。我們總不能就此算了。總要開個會。同他說說。靡它的父親道。我是不願多事。你要開會。你去開。我是不與聞的。此時靡它之死。左右鄰居都知道了。榮志一的父母。也趕了來看。榮志一的母親早年死了。如今的是繼母。當下聽了史靡它死的原因。就不住

的拿眼睛看女兒志一。後來史家成殮龐它。榮志一的父母已回家去。志一同龐它是好姊妹。不意見龐它這樣慘死。心中甚是悲傷。又見龐它的母親。哭個不休。心想若是我死了。不知道可有人這樣痛哭我。沒有在史家坐了一回。纔罔罔然回到自己家中。只見他父親板著臉道。你這個東西。自小就沒有出息。我說送你到學堂裏去讀讀書。或者也懂點人事。誰知你是這樣的賤胚。志一年幼。不知道他父親說的是甚麼事。呆呆的望著他父親。一言不發。他父親見志一不響。遂暴跳如雷的拿了一根雞毛禰子。打過去。志一的繼母。假意來勸。志一的父親喝道。誰敢阻攔我。就打誰。於是志一的繼母走開一邊。志一的父親揪住了志一。沒頭沒腦的打了一回。身上隔著衣服。看不見。臉上額前打的一塊一塊的青腫。以生身之父。打的女兒這樣。可也算是個忍人。志一的繼母見打的是模樣。了走過來道。志一對你父親跪下。叫你父親饒了你罷。志一不動。他父親著惱。又重重的打了幾下。纔丟下雞毛禰子。往外去了一邊。走著道。如果不改過。叫你試試看。生生打死你。省得丟臉。志一大哭。他繼母走來道。你還哭嗎。叫你父親聽見。又要動氣了。可是古人說的。天下無不是之父母。你儘著哭甚麼。難道你還記恨麼。你自己以後要留心點。不可這樣。志一心中想道。我將纔在房外聽見繼母同父親說甚麼。真氣死人。不不會好的。那時我還不知道說的是誰。那知就是說我。父親打我這一場。大約是繼母說了些甚麼話了。他繼母道。你還不快回房去洗洗臉。停歇你父親回來。快過來給他陪個禮。認個錯。以後改過就是了。志一道。改甚麼。我到底犯了甚麼過。他繼母道。你難道不知史家姊妹。爲甚麼死麼。他就是爲同郭錦英要好死的。志一道。史姊妹是冤枉死的。錦英好不好。我們那裏知道。既在一個學堂讀書。大家都是同學。總該和好。不能都當警人看待。若說是別人有甚麼不好。就要牽扯上。那就防不勝防了。繼母怒道。你說來都是你的理。我的話原是放屁。我知道你是個不識好歹的人。我也犯不著同你多說。我也知道我是你的繼母。你自然拿

我當外人看待。幾時肯拿我當娘看待。我枉費心。想同你親熱點。你總是那副面孔對我。不知道的不曉得我待你怎麼樣不好。你自家憑良心想。我打過你一下罵過你一句沒有。今天這事。要是我親生的女兒。我不拿他一頓打死。也慢慢的把他打死。志一道。死就死。誰能長遠活著不死。不過遲早點罷了。繼母大怒道。你強嘴嗎。志一立起來往外走道。強嘴就強嘴。至多也不過犯了死罪。除了死總沒有別的罪名。繼母怒極。滔滔的罵個不休。志一回到房中。坐下一個小了頭。跟進來道。姑娘臉上一塊一塊的腫了。志一遂取過手鏡來一照。果見臉上腫了幾塊。又擄起衣服來一看。身上也是一條一條的鞭痕。恨道。只聽說老鴇打妓女很毒。從沒見過老子打女兒這樣下毒手。誰知這話不知怎麼又給他繼母聽見了。直奔過來。同志一拚命道。你說你老子是烏龜。難道我偷人嗎。你今天還我個實在。志一道。我沒有說父親是烏龜。繼母舉手幾個耳光道。我沒有打過你。今天可不能不打了。我怎麼給你老子做烏龜。正鬧著。志一的父親來了。繼母一把拉住道。你養下的好女兒。自家做下不要臉的事。反到說我做烏龜。你說出來。我同誰相好。馬上休了我。志一的父親不問黑白。走上去踢了志一幾腳。拉了妻子道。你不犯著同這種賤人一般見識。我同你出去。停歇我來處治他。隨手將門帶上道。今天不要給他飯喫。餓他三天。看他還敢亂說不亂說。志一的父親同繼母出去了。房中只剩志一一人。志一家中只用一個丫頭。一個老媽子。老媽子昨天告假回家。小丫頭向來被主母打怕的。主人吩咐不許到姑娘房裏去。他自然不敢去。到了晚飯時。夫婦對喫了關門睡覺。聽憑志一一人。在房哭泣。到了次日。志一的父親出去了。繼母見志一在房中沒有響動。就叫小丫頭悄悄的看看去。小丫頭去了一歇。回來道。姑娘房門關著呢。繼母道。窗裏看看去。小丫頭道。裏面布簾子遮著。看不見。繼母道。我同你去。你在外面叫他兩聲。看他怎麼樣。小丫頭果同主母到了窗下。依言叫了幾聲姑娘。裏面不答。又喚了幾聲。依舊不應。繼母有點心慌。覺得昨日

所爲太甚。恐怕有變。連忙自家喊了幾聲。又將門敲了一回。裏面總不應。這回却真慌了。忙把玻璃打破。一塊伸手將布攏扯了下來。望裏一看。不覺三魂嚇去兩魂。只見志一高高的掛在牀邊。此時小丫頭嚇的往外跑。只恨爺娘少生兩條腿。繼母嚇的渾身發抖。家中又無男人。只得跑到史家去。將志一死了的話說了兩三句。史人去救下來。史家聽了這話。不敢怠慢。忙過去相救。從窗洞裏攢進去。開了房門。將志一解下來。不知幾時死了。救也救不活了。繼母哭著喊著的說。一定是遇了吊死鬼。昨夜好好的。今天怎麼這個樣兒。史家的人。却向來知道他家家庭不睦。這回的事總有原因。但不便根問。靡它的哥哥道。志一之死。是否與靡它的事有牽連。繼母道。他老子爲了那事。昨日打過他幾下。靡它的哥哥道。要是這樣。不知還要連累多少人呢。遂回家同他老子商量。一定要開會。將靡它的事漂清。免的連累了許多人。遂去同靡它所入的愛清女學校商量。說靡它志一是貴校的學生。如今被人汗贖名節死了。於貴校的名譽也不好聽。總要拿靡它志一的真心烈操說明。免得人家議論纔好。愛清女學校也以爲然。遂定了個談話會。彼此和平詰問。又因爲這事。是郭錦英的起點。遂去約與華女學校。並郭爾德同姓聶的傳輩。送到與華女學校中總教習黎心如。因爲這事大有關係本校的名譽。遂去同總理商量。汪則古聽了大驚道。我輩女子。怎麼好去與會。黎心如道。這有甚麼要緊。如今那個會場沒有女子去聽。況且那邊女學校的校長。也要隨會。外間都說是郭錦英的品行不好。我們如不去說兩句。將來人家都要說是我們學校規矩不好。辦理不善呢。汪則古連連搖頭道。我不信我不信。這是沒有的事。我們學校的學生。怎麼有非禮的事。不說別的。就是我自己家這個榜樣。給學生們看看。也不至學壞了他們。上海的學堂。我說都沒有我的學校規矩好。那些學校。那個沒有男教習混在裏面。就是我那表妹孟迪民的那裏。他雖是沒有男教習。然而他們的庶務員。招待員。男人們充當的也不少。那有我們這裏這樣規矩。真是內言不出。

於外。外言不入於內。外間還有甚麼閒言。黎心如知道這些古禮。我是外行不懂得。但是明天的談話會。我們校裏總要去一個人。汪則古道。他們男子開會。我們女子去做甚麼。實在不得已而爲之。或者叫外面的管帳先生去。也還使得。黎心如知道這位總理先生。是說不明白的。遂不再說了。次日瞞了汪則古。自家去談話會。會場設在愛清女學校。此時到的人。尙未齊。坐了一回。人都齊了。先由愛清女學校校長宣布開會宗旨。次由史靡它的哥哥說史靡它死的本末。說完之後。停了一回。就開談話會。史靡它的哥哥道。舍妹之死。實由於陳君友如誤聽人言。今天要問問這話是聽見甚麼人說的。陳友如道。聽見朋友說的。史靡它的哥哥道。朋友是誰。可以說出來嗎。陳友如道。不能說。我那朋友也是聽見別人說的。史靡它的哥哥道。那人說的是些甚麼話。陳友如道。這話是郭錦英的未婚夫聶維新說的。史靡它的哥哥對聶維新道。足下爲甚麼無端汗人名節。聶維新道。這話誰對陳君說的。我那日到郭家去請問。只說過郭錦英名譽不大好。並沒有連及別人。陳友如道。足下說沒說。我也不知道。不過敵友的朋友。是聽見郭錦英的令兄說的。郭爾德道。是的。當日他到我家去請問。是連史靡它榮志一帶著說的。聶維新大怒道。你這個人。怎麼這樣亂說。這真是無中生有。可惜當日沒有別人在傍。不然可去叫來對證對證。我到底說過那種汗人名節的話沒有。我那時知道自家的聘妻不貞。已經氣昏了。誰還有心思再去捏造謠言。郭爾德道。本來可惜當日沒人在傍。不能指實你的話。你說不汗人名節。怎麼誣我妹子的名節。聶維新道。我當日本想你妹子改過。所以沒有直說。今天你既不要顏面。我何妨直說了出來。你妹子同一個少年。時常在茶館相會。起初你妹子尙同一教習出來。後來漸漸的一人獨出。我見過兩次。動了疑心。從此我就常常的偵察他們。那少年姓王名幼清。是個無業流氓。你妹子每同他到後馬路一個小房間裏去。一共我見他們去過兩次。我纔忍不住來詰問的。當時我想來羞羞他。或可改過。不意他竟因羞而死。這

是我意料所不及。事後我也有點後悔。本不願再揚他的醜名。那知今天諸君一定要逼著我說。我不得不直說。倘若再含糊不說。諸君一定要說我是捕風捉影。汙人名節。至於史榮兩女士。我却沒有見過他。同郭錦英一起閒遊。此時大家的目光。都注射在郭磊臉上。察其真偽。見郭爾德臉上時紅時白。磊維新一無礙懣。侃侃而言。大家都知道是郭爾德理屈。郭爾德道。你今天當著衆人。將那日的話賴了。你既然做了男子。不應該像婦人女子似的。說話不當數。磊維新道。我怎樣說話不當數。虛是虛實是實。我沒有說就是沒有說。何用賴。愛清女學校的校長道。兩位不要激烈。今天是談話會。大家有話和平談談。我問磊先生。這史榮兩女士是本校的學生。與本校名譽是很有關係的。今天請磊先生當大衆說一聲。史榮兩生。到底同郭錦英一起。做過不光明的事沒有。磊維新高聲道。史榮兩女士。我沒有見他同郭錦英一起閒遊。諸位不要妄疑。奸人校長道。史榮兩生。既無不光明的事。就與本校名譽無礙。至於郭錦英。他雖在本校讀過書。半年前他却自行退學了。現在的名譽不好。這個與本校無干。此時與華女學校的總教習。不能不說話了。黎心如遂立起來道。郭錦英雖是敝校的學生。但來未多時。敝校尚未深知其爲人。不過敝校的規矩。是很嚴的。不但學生們循規蹈矩。就是教習們也都是無事不出學校。郭錦英在敝校。却很規矩。倘如有不端的行爲。那是回他家中。做出來的。與本校無干。爲此我要聲明一句。諸位不要意會錯了。以爲郭錦英的不檢。是敝校的規矩不好。須知敝校管理學生。只能在校中管理。不能管到他家裏。所以學生們在校中。有不規矩之舉動。敝校不能不任過。校外之事。也不能議及。敝校。今天我既聲明過了。以後郭錦英的事。諸位不能再拉到敝校上來。以至敝校的名譽。黎心如說完後。洋洋的從新坐下。接著史靡它的哥哥。同陳友如。駁詰了半天。無非是詰責陳友如。誤聽人言。輕視名節。陳友如此時也知道史靡它是冰清玉潔的人。自家理屈。也就不能倔強。談話會也就完了。來賓紛紛散去。來賓中有一人是



同黎心如認得的。就過來招呼。黎心如認得是許嘉賓。兩人說了幾句話。許嘉賓道：「我正想到貴校去。老姊可能替我介紹見總理嗎？」黎心如道：「這個容易。不知你見總理有甚麼事？」許嘉賓道：「沒有甚麼事。不過久聞貴學校總理的名。想瞻仰瞻仰儀範罷了。」黎心如道：「你現在有事沒有？」許嘉賓道：「我現在在曉光會女工藝廠做庶務員。女工藝廠尚未開辦。廠中沒有甚麼事。所以我有暇出來。兩人說話間。已到了學校。許嘉賓先在黎心如房中坐了一回。方纔同心如到。注則古這邊來。心如介紹了彼此見禮坐下。注則古道：「許太太一向何以不來敝校坐坐？」許嘉賓道：「妹子久仰嫂嫂的大名。因為沒人介紹。沒有過來領教。今天我在愛清女學校。見了黎姊姊。纔一同來的。」注則古驚道：「黎太太怎麼也到愛清女學校去聽演說？」黎心如本想瞞著他。今既被許嘉賓說穿了。只好直認道：「我因為要保全我們學校的名譽。不能不去。」注則古道：「這件事大悖於禮。黎太太如今去也去過了。我也無可如何。只是我總不以為然。古者女子出必障面。如今坐在人頭擠擠的地方。是何古禮？」黎心如道：「你老先生動輒好說古禮。如今不是古時代。如何能夠苛以古禮？」注則古道：「我也不同你多說。我幾時遇了同志。我必定要開個復古學堂。許嘉賓道：「復古學堂已經有了。」注則古道：「那是男子的復古學堂。我要開個女子的復古學堂。」許嘉賓道：「嫂嫂要開學堂。何不去同我們會長去商量。他也是很喜歡舊學的。動不動就要說不可忘本的話。料想同嫂嫂必定志同道合。他又熱心教育。同他商量辦學堂。他沒有不贊成的。」注則古道：「你們會長是誰？」許嘉賓道：「我們會長姓孟。名宏仁。」注則古笑道：「原來是他。迪民這個人。好雖好。同我志趣不合。」許嘉賓道：「嫂嫂同我們會長認得嗎？」注則古道：「認得。他是我的表妹。他昨天還有信來約我明天到他那裏去。」許嘉賓道：「原來嫂嫂同我們會長是親戚。會中現在來了幾個大學問的客人。幫著會長擬訂章程。女工藝廠不多幾日就要招考開辦。這幾日非常之忙。」注則古道：「我本來打算不去。既來了幾個大人。我倒不可不去請教請教。黎心如

道。明天我也去。又對許嘉賓道。你今天不要回去了。明天我們一同去。今天就屈你在此過一夜。我們談談好不好。許嘉賓道。既承厚意。我就老實打攪了。黎心如遂同許嘉賓辭了。注則古二人回房細談不提。一宵易過。到了次日。三人坐了馬車。望徐家滙來。注則古一路上低頭靜坐。眼不傍觀。依注則古的本意。是要將車上兩邊玻璃窗上的布攏子放下。來免得外頭看見。是黎心如不肯說。這是從來少有的事。如果遮瞞。反要惹人詫異。注則古却必須要女接待員出來。纔沒將布攏子放下。來到了徐家滙。照曉光會的規矩。是男招待員先出來。注則古却必須要女接待員出來。纔肯下車。路上碰著了男人。連忙用手巾遮了臉。黎心如許嘉賓及女接待員。見了注則古這樣。都不住的暗暗好笑。一回到了會客室。許嘉賓陪著坐下。女接待員叫侍女去回過迪民。歇了一刻。侍女來說。請到裏面坐。遂引了注則古。黎心如兩人進去。到了裏面。在迪民的住屋裏坐下。侍女自去。過了幾分鐘。迪民進來了。笑道。今天請表姊到這裏坐。當無責言了。注則古正色道。我們女人家。原該如此。那事務室怎麼能夠坐。迪民道。事務室是我的事務室。我又不是男子。表姊怎麼不能坐。說著又同黎心如見了禮。外面又來了三個人。這三人原是迪民去請來。見識這位則古。女道學先生的。迪民對則古道。這是潘如妹。這是劍塵姊姊。這是芷芬妹妹。大家見禮坐下。則古細視三人。都是天然麗質。却含了一種英秀之氣。一望而知是有為女子。不是一味嬌柔無用的人。則古道。三位的大才。我是久仰的很。但願三位幫著舍表妹。匡其不逮。劍塵道。妹子們是無學問的人。只能夠朝夕聽聽迪姊的教誨。老姊姊不但學問高人高。就是年德也爲人所不及。要匡正迪姊。舍老姊姊還有那個。則古道。承林太太這樣過獎。我也不說客氣話。我的年紀比他大的多。自然比他見得到。不過我同他志氣不投。我說的話。他竟十句就十句不以為然。迪民笑道。表姊責備我。固然不錯。但是表姊的迂執。我是不以為然的。凡人的宗旨。不恰就不能強其相從。譬如好好的。一個事務室。請表姊坐坐。在

我的意思是很好的。然而老表却不要動怒。這又是甚麼理解。則古道：事務室本非女子所宜有。如今你破格創了這個名兒。如果裏面都是女子。倒也不去管他。我那日坐了不到十五分鐘。就有兩個男人來見你說話。叫我如何不動怒。我們做女人的。除了父兄夫子之外。別的男人。豈可輕易見面的麼。即如今天。我從事務室外面走過。見裏面你同一個男人說話。這也就大非禮了。你一個姑娘家。同一個男人說話。這個我是大不以為然。譬如說話。也可以叫老媽子傳出去的。迪民道：前日表姊所見的男子。及今天所見的男子。是我們會中的外庶務員。有事要見我。我如何不見他。況且表姊是守古禮的人。必定道著那句出必掩面的話。既然掩了面。怎麼又復從傍窺人呢。則古道：我幾時窺過人。迪民道：表姊既不窺人。怎麼能夠看見事務室內有人。則古道：你怎麼輕視我。迪民笑道：表姊怒而高聲。於古禮也是不對的。劍塵道：迪姊不要懼這位老姊姊了。我如今要請教老姊姊一句話。我以為女子不應該不見男子。請問老姊姊以為如何。則古道：自家的親人。自然是見的。劍塵道：除了親人也應該見。則古道：這個我不敢附和。劍塵道：老姊姊是信古的人。以為樣樣學著古禮。世界就可男女以正。若以妹子的意思。古禮固不可輕易廢棄。却也不能事事泥古。老姊姊專看古禮。自然覺得他男貞女節。內外以正。若拿古史對證起來。那種淫奔敗俗的事。纍纍不絕。不說民間風俗之壞。單講國君。就常常的有公公納了媳婦。兒子蒸了父妾。孫子竄了祖母。兄弟盜了嫂嫂。不一而足。如今的禮防不及古時。只怕各國的君主。還沒有這樣亂倫敗俗呢。依妹子的意思。是願從今以後。大開風氣。男女平等。一樣的見面談天。互相講求學問。結為朋友。除了那種遮遮掩掩扭扭捏捏的媚態。如今的道學先生們。都主張說女人見了男人。易啟男人輕藐之心。這句話我是老大不以為然。須知男子輕視女人。都是女人自取之咎。女子見了男子。光明磊落。端莊嚴重。男子怎敢藐視。那招人藐視的。都是一班不大方的女子。那種見人紅臉。前三步後兩步的樣兒。怎

麼不叫人藐視。所以我說端莊嚴重的女子。再不會招人輕視的。輕薄男子。見了生畏懼心。誠實男子。見了生尊敬心。沒有一人敢輕視的。遮遮掩掩的女子。輕薄男子。見了生輕侮心。誠實男子。見了生厭惡心。再者。還有一事。如今的紳士人家。往往的不許妻女見外人。稍微疏一點的親戚。都要避面不見。獨有家丁。庖人們。那就不避了。可以直進直出。常常鬧出笑話來。不是姨太太。上了二爺。就是小姐。賞識了小跟班。我不知這班爲人父兄的。是個甚麼心思。既不許見人。又何以許見這些家丁。庖人。難道這班家丁。庖人。不是男人麼。大凡管束人。只能管束其形。不能管束其心。人的作用。在心不在形。不能正其心。但正其形。不鬧出笑話來。更待何時。倘這班爲父兄的。能夠肯讓女兒妹子們。親近正人君子。叫他們求些學問。知道這些人情。他們自然會正心脩身起來。如今拿他們。關在繡閣。遊園。永遠不許見人。如同牢禁一般。又不許他讀書學問。縱有幾個讀書識字的。無非作幾句詩。填幾首詞。從沒有講求實學的。這詩詞最易惹人情緒。倘用情不正。怎麼能得好結果。我這幾句話。不知老姊姊以爲然否。迪民。芷芬。澹如。一齊拍手稱好。汪則古呆了一回。道。林太太這幾句話。我一時不能措辭。讓我回去慢慢的研究研究看。到底對不對。不過我還有件事。我看近來常常有自由結婚的。這件事很關風化。諸位既自命爲熱心人。何不出來更正更正。剴屢道。自由婚內。中有許多好處。不過現在中國。那班假維新的自由婚。很不好。往往把自由兩字。認錯。幾乎同姘合差不多。倘能辦理得體。那是很好的。譬如中國的專制婚姻。不問男女的性情。合不合。學問。敵不敵。年貌。配不配。妄相攀許。或有男家貪女家的家資。或有女家想男家的富貴。昏昏沉沉的結了婚。及至過門後。不是男看女不中。就是女看男不中。男和女的兩邊。將就點外觀。也還彷彿和諧。那個能知道他們內中的酸甜。強硬的。就要你爭我打。鬧的父母。賊心。翁姑。愛急。男子娶妻不合意。往往到外面去姘相好。嫖婬子。這個並不能怪男子輕蕩。實在是他家守沒有專一的愛情。出外如何不動妄念。

則古道。這麼說。林太太同你們林老爺。自然是自由婚了。劍塵笑道。老姊姊累稱我林太太。實在不敢當。妹子並非太太。請老姊姊叫我劍塵罷。則古道。這也容易。請問劍妹。到底是自由婚不是。劍塵道。妹子不是自由婚。但像我們夫婦這樣志同道合的。專制婚裏頭。只怕少得很。芷芬對汪則古道。老姊姊的才學。自然是妹子們所尊敬的。但是老姊姊泥古的心太重。未免可惜了。此時田蓉生同一個女子忽忽的進來。衆人都起來見禮。欲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聽演說突然起爭覺

爲參觀平地鬧風潮

話說衆人同這女子見過禮坐下。劍塵對則古道。這是家表姊。則古道。太太貴姓。那女子道。敝姓鐵。拙夫家姓武。汪則古兩眼望著他不響。箸者就趁著汪則古不響這個空兒。將這位鐵女史的歷史。略略敘一敘。這位鐵女史名秋容。字霜英。是林飛白的表姊。鎮江人。夫名廷珪。號玉如。蘇州人。是一位才子。現在幫著林飛白。在中國時勢研究會。著書。鐵霜英的學問也還好。但是天生成一種不可思議的乖僻脾氣。箸者一時也說不清。當再慢慢的補敘。今回他到上海來。是爲他生病初愈。玉如陪他來換取新空氣的。他知道劍塵在曉光會。來過兩次。事已敝明。再說則古看了霜英半天。方纔道。武太太的面貌。我好像在甚麼地方看見過。黎心如道。前幾天好像到我們學校去參觀過。鐵霜英道。妹子到上海參觀的女學堂。很有幾所。不知姊姊是那個學校。黎心如道。敝校是與華女學校。霜英道。是了。貴校妹子是參觀過的。芷芬道。昨天愛清女學校開談話會。霜英去聽沒有。霜英道。去過。你們爲甚麼不去。劍塵道。我們這位迪姊。拉了我們去逛野景。他打了幾隻大野雞。就顧不得去聽談話會了。到底所談的都是些甚麼。霜英道。所談的話。我聽了沒有甚麼道理。無非各存私見。都想要辨明與自己不相干。無關係。就完了。中國人動不動說合羣。我不知道合的羣在那裏。稍微有一點事。大家忙著脫干係。還恐來不及。怎麼能合起羣來。迪民

道。他們演說的話何如。霜英道。不好。濫如道。演說這件事。也不大容易。雖然口才好。也要心有鎮定工夫。不然上場就心慌了。雖有好思想說出來。一無條理。也就無謂了。劍塵道。我聽見飛白說。常有到了演說的時候。把臉急的飛紅。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的。霜英道。那是苦於臉嫩。還有一種演說老慣家。自謂他人不及。登上臺去。有也說說。無也說說。不相干的也說說。只願高談闊論的說下去。不問臺下聽演說的佩服不佩服。去年有一回。爲了演說的不願避忌。幾乎闖了亂子。劍塵道。是爲甚麼事。霜英道。去年我在鎮江。恰巧來了一個天足會。的會員。不知怎麼的。同鎮江幾個假維新的人認識。就開了一個特別大會。專請這位會員演說。來聽的人。只許女子。不許男子。那時我要見識見識這個特別大會。就託人要了一張入場券。到了那日。我就進去聽聽。只見在坐的都是些女人。只有那會員一個是男子。先由一個女子演說了開會宗旨。我纔知道。是爲放足的事。後來就是那個會員演說。先說的不過是些老生常談。以後漸漸的說到纏足是誨淫這一層。竟不能聽了。論他的話。固不能說是一點道理沒有。但是形容太甚。反將本意抹煞。當下那些太太奶奶們。聽見話說的太難聽了。就有許多年輕的人。立起來想回去了。那個會員。見大家去了。他就急的不等演說完。就跳下臺來。攔住衆人。叫不要回去。誰知這班太太奶奶們。誤會了意。以爲演說員有甚麼不法行爲。嚇的大家沒命的奔逃。登時會場大亂起來。那演說開會宗旨的女子。忙過來解說。衆人當他是同那會員一路的人。那裏肯聽。有兩個粗暴的女人。就罵那女子。那女子如何肯讓。兩下裏混罵了幾句。又扭住相打起來。不知又誤打了一位府裏的太太。那太太登時翻了臉。就叫老媽子去喊親兵來。不一時親兵來了。到處亂拿人。又拿錯了丹徒縣裏的一位師奶奶。師奶奶大喊救命。內中有幾個女學生抱不平。就拿凳子照親兵們打過去。親兵們也用凳子打過來。恰好丹徒縣聞信。帶了人來彈壓。纔沒有大打起來。只苦了那位府裏的太太。一雙小金蓮。被女學生的凳子打在上頭。

險些兒沒打斷了。脚指頭痛的。握著小脚兒。呀呀的哭。澹如道。女學生們爲甚麼要打他。霜英道。女學生們本是打親兵。這班親兵本是進來保護太太的。所以立在太太身邊。女學生掉過凳子來。親兵們自然不肯直受。左右一閃。就打在太太脚上。這班親兵們沒有保護太太。反累了太太的脚。挨了打。黎心如道。丹徒縣怎麼發落他們。霜英道。這個有甚麼發落。只要大家不鬧就完了。大家都是女眷們。那同親兵相打的。又是女學生。他們校長不出來說話。就算二十四分情面了。芷芬道。霜姊那時怎麼樣。霜英道。我沒有逃。也沒有被人擠了。我坐的地方不當衝要。他們逃命的。總是逃向外面去。所以我那個坐位。只要我自家不亂。再不會有別人亂了來。我樂得坐在那裏。靜觀他們演劇。迪民道。這件事的弊病。在沒有男子聽演說。那演說員。以爲女子都是和柔的。必無衝突。所以膽大妄言。劍塵道。他們那種辦法。本不好。演說的。既是男子。又何必不許男子入聽。許多婦女裏頭。混著一個男子。也覺太不雅觀。大家說了一回。天快晚了。汪則古黎心如都要回去。迪民道。表姊同黎姊姊。都是難得來的。倘不嫌這裏狹窄。就請在這裏屈住一夜。我們大家談談。好不好。汪則古道。這也沒甚麼不好。但是我這麼古板的人。同諸位不同調。說起來。總覺格格不入。芷芬道。這又錯了。我們各言其志。互正是非。何必一定要一定相同。澹如道。我們今夜剪燭談心罷。老姊姊不必回去了。心如道。我們不回去。那馬車可要叫人去回他先去。迪民道。這個容易。遂命侍女出去傳話。劍塵道。老姊姊同黎姊姊請坐坐。妹子暫且失陪了。鐵霜英也同劍塵一起出去。澹如道。你們等我一等。我也要走走再來。衆人去了半天。時已上燈。迪民對芷芬道。我們喫飯。還是開到劍塵那邊。他同澹如。都有小孩子。便於照應些。你說如何。芷芬道。我是隨便的。迪民遂吩咐老媽子。停歇把飯開到林少奶奶那邊去。老媽子答應了。迪民邀了汪則古黎心如。同過這邊來。所隔不過一個院子。進了門。只見劍塵同澹如坐在一塊。同看一把扇子。霜英躺在藤椅上。見迪民同客人進來。同立起讓坐。連

民道。你們看甚麼。劍塵笑道。我託飛白替我寫把扇子。今天纔寫好送來。我同澹姊在這裏批評他的字呢。迪民道。素聞妹丈善書。幾時請你轉託妹丈。替我們會裏寫副對子。不知妹丈肯不肯。劍塵笑道。他有些麼不肯。只怕他的字不好。不能掛在壁上。供大方家一覽呢。迪民在劍塵手中。接過扇子。來看了一回道。這種字。你還要替妹丈謙遜。可見你這人話不由衷了。芷芬道。老蓉那裏去了。怎麼這半天不見他。迪民道。我已打發人去請他到這裏來。同用晚飯。老媽子們在外間擡好桌子。擺了坐位。安好杯箸。恰好蔡生也來了。先同汪則古。黎心如。鐵霜。英兒。過禮。然後大家入席。迪民劍塵等。都是落落大方。從不會拘拘泥泥的。鬧那些婦女常態。所以入席時。不過畧讓坐位。並不像尋常女眷們。那樣推三讓四。鬧個不清。令人生厭。坐定後。老媽子斟過酒。迪民讓過一巡菜。大家就隨便喫。劍塵道。去年今日。迪姊在我那裏。今年今日。我又在迪姊這裏。一樣的良宵。却多了幾個好友。迪民道。這個我也想不到。妹妹肯惠然應諾。這事還虧妹妹。芷芬道。華潤。泉。孟。亞。卿。幾時回來。迪民道。他們前月有信來。說北京狼開通。想立個分會。要比別處的分會局面大些。我因為近日忙著開辦女工藝廠。沒有同大家商量。我打算等女工藝廠開辦後。託芷芬照管。我自家到北邊去一跑。再定局面。澹如道。這裏招考在何時。迪民道。我本想下月初一。劍妹急於要回去。所以提早五日。鐵霜道。題目誰擬。可不要先透了消息。迪民道。擬題看卷的。就是這三位。霜英看了劍塵。芷芬。澹如。一眼道。你們可不要通關節。澹如道。這個又不是舉子下場。有甚麼通關節不通關節。霜英笑道。你不要這麼說。南京的女學堂。學生沒有投考。外間人就知道取在第幾。杭州的女工藝廠。算學題目。學生們不用算。就知道得數。劍塵道。表姊怎麼知道這樣底細。霜英道。這杭州女工藝廠裏的學生。有我們一個遠房妹子。所以知道。他說那算學教習。本同那學生是朋友。所以就私下裏告知了他。正說間。忽聽得鑼聲。又見東北角上。紅了一片。芷芬忙問甚麼事。老媽子們說是有個鄉下人家。



失了火。衆人忙立起來。到院子裏去看。迪民對老媽子道。快跑去叫我們的水龍去救火。老媽子領命飛跑出去。衆人慌記著失火那家。都立在院裏。不一刻老媽子回道。我們的水龍早已去救了。此刻火已救滅了。燒的並不多。只有兩間草棚。迪民等方纔放心進內。從新斟酒。迪民道。鄉人們有多大力量。雖說兩間草棚。也就狼大一回事了。澹如道。今夜這場失火。鳴鑼要在梧城。又要驚動了許多人。說是鬧漕了。鐵霜莫道。去年報紙上。都說梧城失守。甚麼派兵啊。戒嚴啊。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澹如道。事呢。本不是甚麼大事。一則爲那時梟匪正鬧得興頭。二則梧城的縣官太無用。所以鬧得弄假成真。去年各處告荒。梧城也是收成不好。鄉下人們早有請官奏知上頭。請減成收漕的話。這裏頭聽說縣官爲了有甚麼好處。不肯奏上去。十一月十幾裏。鄉下人已鳴鑼聚衆。聲言要鬧漕。縣官也不留心。後來鄉人們夜夜鳴鑼。那時迪忱對縣官說。叫他及早勸導。免致釀事。無奈縣官不聽。城裏的紳士們。又個個怕事。都不以迪忱的話爲然。到了十二月初五日。礮石鄉民鬧起來。接著梧城灣亦鬧起來。遂波及梧城。鄉民打進城時。縣官叫脚划船逃出城外。鄉民一直打進縣署內。堂縣官太太嚇的奔往後園躲避。那知鄉人們又尋到後園來。太太見後園是四五尺的短牆。就攀著桑樹枝。將要望外跳。不提防立脚不牢。一交跌在牆外水池邊。弄的滿身是汙泥。此時忽有一人來攙縣官太太。縣官太太却立不起來。芷芬道。想跌傷了腿。澹如搖頭笑道。不是這位太太。平時是裝高底慣的。又是北邊人。好穿尖頭靴子。不比南人穿鞋。有鞋帶結牢。靴子是沒有帶的。他的高底又墊的厚。幾乎踏在靴口上。平時走路。須要人扶。那夜爲逃命起見。顧不得叫人扶。走到後園。已是算他萬分能耐了。如何還經得起這一跳。牆早不知把靴子高底跳到那裏去了。他光著兩脚。叫他怎麼走路。霜莫道。後來怎麼樣。澹如道。那時那來攙太太的人。見太太不能行動。就把太太背了。望外就逃。澹如說到這裏笑道。你們猜猜。背太太逃的是甚麼人。霜莫道。是署內的底下人。澹如道。不

是塵劍道。是鄉下人。澹如道。不是。世芬道。是署內的朋友。澹如道。不是。汪則古道。是外面的女學生。澹如道。不是。劍塵道。你說了罷。我們猜不著。澹如道。是一個丐頭。衆人一齊笑道。這真是奇聞了。丐頭怎麼去背起官太太來。澹如道。這裏頭也有原因。這個縣官。在梧城別的德政沒有。待喫烏煙的人。是狠寬的。這丐頭爲犯了禁煙社的規矩。社裏的人。就拿他送縣辦罪。那縣官知道他是烏煙黨裏的同志。引爲同調。就赦了他的罪。自古道。恩怨總是分明的。這個丐頭受了邑尊的知己。特別的恩。這回見鄉人打進衙署去。所以特去救護太太。路上碰見了老媽子。知道太太在後園。急急的奔赴後園。見太太爬牆出去。遂也跳牆過去。將太太背了。直望自己家中來。他家本在一個陋巷裏。鄉人鬧漕。專搶劫富戶店面。縣官太太在丐頭家。安安穩穩的過了一夜。霜英道。澹妹家被鄉人打過沒有。澹如道。我住在城外一所別墅裏。鄉人們雖從門前經過。黑夜裏看不清。他們竟當做是個桑園。沒有進去。劍塵道。梧城聽說有炮船。怎麼一任鄉人放火搶劫。不出來彈壓。澹如道。還提炮船呢。炮船自家就被鄉人燒了半邊。那個哨官。只是嚇的哭。鄉人鬧時。他只躲在門背後。有個兵丁去問他要出去彈壓不。他搖著雙手道。這這這。這個動動不得。我我我。還要要要命呢。所以那夜一任鄉人胡鬧。第二天纔去到烏鎮請兵。那個管帶。偏偏的替人家送親去了。霜英道。管帶怎麼替人家送親。澹如道。那時身匪鬧得凶。有錢的人家。生怕梟匪半路上搶了新娘去。所以常有人去請炮船護送。炮船上貪圖他們幾個喜錢。又開著沒事。那有不去的。那回是一個闊人家娶親。所以管帶親自去。我會替他們起個別號。叫做浙西水師送親隊。迪民道。中國的兵防如此。真是可愛。霜英道。第二天鄉下人來鬧。不會。澹如道。第二夜鄉下人怎麼不來。但城中昨夜已是上過當。大家心齊心起來。店家尤爲當心。大家都上城去守。四邊城門。城上鄉下人們就沒有打進。那時候管帶領兵來了。打聽著鄉人在南門。就在北門掌起號。放了一排槍。鄉人比不得梟匪。聽見槍聲。先就害怕。

又傳說是杭州派來的洋兵。誰還再敢送死。一口氣跑個乾淨。只剩了一個癡子。不知道跑。就被管帶捉住了。鼻首示衆。霜英道。原來是這麼回事。怎麼說的那麼利害。澹如道。不說的那麼利害。他們的官怎麼能夠升得快。那個管帶。還不是虧了鄉民那麼一鬧。如今已是升了統領了。此時大家酒已夠了。遂用了飯。起來散坐。迪民嫌屋裏悶熱。叫老媽子將藤椅擺在院中。又叫泡上好茶來。衆人一齊坐在院中納涼。劍塵道。容姊今天怎麼似不高興。芷芬道。可不是。老蓉一向愛說話。今天竟沒有開口。迪民對容生道。你真有甚麼事不快意。容生道。有是有一點事。其實也不是甚麼大要緊的事。劍塵道。既非大事。又生甚麼氣。容生道。自有可氣的道理。澹如道。說給我們聽聽。容生道。今天我那個嫡堂妹子來看我。我以為是他畢業回來。及問起來。乃知不然。劍塵道。令妹在甚麼學校。容生道。他本來在蘇州女學校。後來來了個天津師範女學校的監督。叫各學堂保送學生。舍妹就被選送入天津師範女學校。肄了半年業。他不願意說那些國文教習。都是不通的。就改入保定女學堂。讀了三年。倒也相安。畢業頗有長進。不意前月保定的陸軍學堂畢業。請他們學堂去參觀。他們的校長。說男女有別。況陸軍與女子尤無關係。遂沒有許學生們去。劍塵道。這是很對的。容生道。我也說是很對的。那知他們那些女學生。都是些野性。日日想出去看鬧熱。如今有陸軍學堂來請參觀。被校長約束著不許去。好不難受。偏偏的他們學校裏。有位女教習。是日本的留學生。自以為是個留學生。就忘了男女形跡。見學生們不去。他就一人去了。那位校長。又是執性的說。大衆尚且避嫌不去。一人如何反去。等那教習回來。就說了他幾句。那教習如何肯受。兩下裏衝突了幾句。那教習負氣辭了館。臨去時。對學生們道。我是爲的尊重軍人。所以去參觀。你們這位校長。想專制我不許去。我是自由人。不能像你們學生們似的。受他的專制。聽他的號令。這些學生們。本來因爲校長不許去參觀。已有幾分欲鬧的心。如今再被那位教習一激。馬上起了風潮。大家要求校長留那

教習本來學生們同那教習沒甚麼感情。也不過是尋常樣子。今天教習要去了。忽然的好起來。一衆學生去對校長說。那教習怎麼好。他去了學堂就要散了。校長笑道。他不過是一個教習。去了還好另請。又不是全體教習去了。你們急甚麼。我勸你們還是好好的照常上課。不要替他人做傀儡了。那教習平時沒見你們怎麼樣敬重他。今天忽然又少他不得。大約你們是受了他的運動了。一衆學生們聞校長的話。愈加不服。就去遞稟提學使。提學使說學生們越級遞稟。於理未合。遂置之不理。學生們弄的沒有下場。遂大家拿散學來要挾。校長仍不理。就讓他們散學。另行招考。這班舊學生。弄假成真。就各自回家。舍妹也是如此回來的。你說可氣不可氣。離畢業不過兩個月。爲了一個教習辭館。他們就鬧的散學。果真那教習是怎麼樣品學兼優。平時同學生們感情。怎麼樣異常深厚。倒也不去管他。如今是爲了這麼個教習。這麼點事。就鬧著散學。我看他們想是不願畢業。不然何犯著拿了自家的學期。爲他人犧牲。況且我最恨的是動不動拿散學來挾制人。凡人有理。不在乎瞎鬧。那些男學生。動輒要求。動輒挾制。有一點事就不上班。或是散學。好叫那些辦學務的見了害怕。不得不依他。那些辦學務的。每每因爲學生們讀了幾年書。一旦散學。未免可惜。又或不上班。日子太多。曠下去看了。也不成個樣子。何況少年光陰。是最可寶貴的。不如屈從他們。好讓他們上了班。如此一回兩回。他們就得了意。以爲是要求的不二法門。殊不自家想想。到學堂去。是爲甚麼事。不上班是曠了誰人的課。讀書是爲人讀。是爲己讀。人家替他可惜。光陰屈從他的要求。好讓他們讀書。他們不知自慚。還以爲得意。我看他們的讀書。並非是自家求學問。直似替辦學人還願。名爲尊貴的學生。其實那種見識。猶如賤妾癡婢一般。只有那倚寵的賤妾。撒嬌的癡婢。動不動不許老爺上牀。不許主人進房。其實他不許進房上牀。他老爺就沒有房可進。沒有牀可上了。嗎。不過知道他老爺平時的脾氣。自家的寵愛。斷不會決烈的。但也有時拉硬弓拉過了頭。弄巧成拙。

從此失了寵愛。這班學生動不動不上班。動不動說散學。就如那賤妾癡婢。不許進房上牀一樣。其實他們不上班散學。那辦學的人就沒有學生了。嗚呼！他們明知辦學人的脾氣。自家的資格。斷不會弄僵了的。但有時要求過分。辦學人忍無可忍。只好由他們散了學。另行招考。潛如笑道。這班男學生。真個倒運。被你罵的一錢不值。劍塵道。依你說。那男學生的要求。竟都是無理取鬧了。這個議論。未免太偏。琴生道。辦事人固然也有不好的。但學生要反對他們。何事不可反對。他們有不好的。可以正大光明的宣布。何必那樣像婢妾的行爲。動輒挾制。將自家的光陰廢棄了。去挾制他人。這也就很不像丈夫行爲了。芷芬道。老琴今天的議論好雖好。可有些不公。孔子說不遷怒。你今天就犯了遷怒的毛病。你是爲了女學生散學。不去罵女學生。如何反去將男學生狗血噴頭。罵了一大頓。若叫男學生們聽見。可也不能佩服你的高論。琴生道。我還沒有說完。女學生自然要罵的。不過先拿男學生來做個襯筆罷了。劍塵道。算了。算了。這個襯筆。也就很夠受了。琴生道。男學生既是那樣可惜。我先前還說到底女子溫柔自愛。不像那班男學生。動起風潮。誰知這些女學生。也受了傳染。學了沒出息的样子。將來怕不是像男學生一樣。吵著鬧著。替報館儲才料。冷辦事人的心。像這般男學生似的人。人見了頭痛。說到學生兩個字。個個聽了先要膽寒。明明的是個尊貴的學生。叫人家當做瘟疫一般。惟恐近了就要招殃。倘或我們的女學生。也染了這瘟疫氣。我們還辦甚麼女學校。開甚麼女工藝廠。與其日後被這班瘟疫鬼趕的沒處走。不如趁早收了場罷。迪民笑道。你真是過慮了。我們的女學生。我敢保沒有無理的要求。他們縱有句把閒話。那都是我們辦理未周的緣故。不是他們有心評點。芬世笑道。有你這個會認錯的會長。自然女學生們不起風潮。迪民道。你看這班學生。將來畢業出來。就可將那班女學生的瘟疫病治好了。劍塵道。迪姊自視很不薄。迪民道。自謙者自視卑。我自視頗高。自期亦厚。所以不作無謂的謙辭。大凡人總要有自知之明。自家有

好處。雖不可驕於誇口。也不用不著過分謙讓。倘或過分謙讓。這叫做妄自菲薄。劍塵道。本來一個人的謙讓。也要謙讓得有理。無謂的謙讓。令人生厭。澹如道。老蓉的那位令妹。如今還打算另入學校。或是從此不入學校了。蓉生道。我本來想再叫他另入學校。他又不肯。想要出去做教習。我沒有答應他。但是他如今學了一派自由平等的習氣。我說話。未必肯聽。劍塵道。何必叫你這樣作難。蓉生道。舍妹兩歲的時候。就無父母。是家母撫養大的。所以同我如親姊妹一樣。前兩年倒還和平靜順。自從到北邊讀了兩年書。竟大變了。動不動就要說家庭革命。自由革命。我實在怕他入了革命黨。所以想打發他回嘉興去。姑且跟著家母學家務。劍塵道。老伯母不是說要搬到上海來嗎。蓉生道。那是我想接家母出來。誰知家母不肯。澹如道。怎麼不肯。蓉生道。家母是很有點迷信。他老人家在嘉興。那幾處菩薩。都是常年拜慣的。恐怕到上海來。沒有菩薩可拜。所以不肯來。澹如道。你為甚麼不勸。日日勸人家不要信鬼神。自家的老太太。又那麼迷信。叫人家知道了。還肯聽你的話嗎。蓉生道。各人的事。各人知道。別人那裏仔細。我何嘗不勸。無奈勸不回。也就無法了。再勸的利害。他老人家就說我是喫了洋教了。硬不許我出來。我不知道說了多少話。纔放我出來。你想我還敢再說嗎。霜英道。老伯母既有些迷信。令妹又是個家庭革命。回去沒有風潮嗎。蓉生道。這也顧不了許多。只好慢慢的再作道理。汪則古問迪民道。我的臥室在那裏。我是向來十點鐘睡覺的。這時候是時候了。迪民道。表姊同黎姊姊都在芷妹那邊。就叫老媽子拿著燈。親送汪則古黎心如過去安睡。這裏芷芬蓉生也回去了。澹如劍塵霜英。覺得院子裏涼了。遂一同進房。劍塵道。表姊幾時回去。霜英道。我打算一兩日內就回去。劍塵道。今天表姊為甚麼不帶瑞官來。霜英道。瑞官要同他父親看夜戲。所以沒來。我同飛白說過。請你們回江陰時。先到蘇州。在我那裏住一兩日再回去。飛白已答應了。你的意思。何如。青去不肯去。劍塵笑道。我怎麼不肯去。可知我去就是一大堆人。表姊可

不要心煩。霜英道：你那裏知道。同我合意的。去一百個我更高興。不合意的。就是一人。我也嫌煩。我在武家門內。竟是一個合意的人。沒有劍塵笑道：表姊丈也不合意嗎。霜英道：他同我雖沒有甚麼不好。然我總覺他有外遇。劍塵道：這個表姊怎麼知道的。霜英道：實在憑據。我固然沒有拿著。但他對我。從不肯說真誠話。所以我疑心他。劍塵道：這個未必有其事。飛白常同表姊丈在一處。並未聽見飛白說起霜英道：說起不說起。我也不管。我只憑我心中的理想。況且他們男子。自然幫著男子。你信飛白。又知飛白到底。是甚麼好人。他說上海沒有相好。你又不肯步步跟著他。那能夠就真相信他。霜英這番話。濬如倒很以為然。劍塵笑道：飛白的為人。我是信得過的。我確知他生平無外遇。並且可保他將來無外遇。表姊專以理想猜人。我以為太過了。霜英不語。劍塵略知霜英的脾氣。遂用別話說了一回。各自安寢。次日各人起來梳洗畢。用過早膳。汪則古黎心如先回去了。鐵霜英喫了午膳回去。再說霜英回到客棧。走到房門口。見房門鎖著。遂叫老媽子過去喚了茶房來開了門。叫老媽子拿了兩塊錢去賞曉光會的車夫。茶房送進茶來。霜英坐了一回。纔見玉如同瑞官自外而歸。玉如笑道：你回來了。霜英道：你們到那裏去了。玉如笑道：現有個監察員跟著我。再不會去尋相好的。你不信可問瑞兒。霜英道：誰同你說這個。你看我今天沒有生病。又想來氣我了。你的相好何用尋。只要去就是了。玉如笑道：你總是這樣。幾時纔可不疑心了。霜英怒道：是我疑心。還是你心虛。我好好的問你那裏去。你到那裏去。就好好的說了。豈不省事。又要扯出甚麼相好不相好。玉如陪笑道：你如果不見信。何妨叫令表弟來問他。霜英道：我不問。世界上的男子。那有好人。倘是個女子。還可問問。你們男子。都是狼狽為奸。誰肯說破。玉如笑道：這也罷了。世界上既沒有好男兒。可知女子除非不嫁人。嫁人就不能得個鍾情夫婿。就是縱然被他得了個鍾情夫婿。他也是鬧著不鍾情。霜英大怒道：你不要瞎說。我替你羞。這樣的一個人。還說是鍾情天下鍾情的。要車載斗量。

了你無非知道我在客棧裏不肯同你認真。就這樣亂說。我們有話回到家中去說。看我還讓你不讓。玉如笑道。瑞兒還不同你娘說說。昨夜看的甚麼戲。今天到那裏去頑來。霜英道。我不要聽。忽見老媽子來。說道。林少爺來了。現在外面。玉如立起來道。好了。救命星來了。遂出去同飛白進房來。霜英雖心中有氣。見飛白進來。不能不立起來讓坐。飛白道。表姊難得來上海逛逛。今晚打算請表姊到一品香去坐坐。回來帶著看戲。表姊可肯賞臉。霜英道。謝謝罷。我不喜歡看戲。也不想喫香菜。飛白道。表姊雖不喜歡。兄弟却已定下了。還望賞臉罷。霜英道。你那裏知道。說著望著玉如道。我上他的當上夠了。前天他同我帶著瑞官去喫茶。那知人家當他是同娘子來喫茶。說甚麼酒錢要加多些。你說氣人不氣人。飛白道。這真是奇談了。上海地方。女眷們上茶館。也是常有的事。怎麼會有這種話。霜英道。想是他同娘子上慣了茶館。所以那茶館也拿我當做娘子。不知道我那一樣像個娘子。被人家議論。如今再上香菜館。還不知當我是個甚麼東西呢。所以決意不去了。飛白笑道。今天包在兄弟身上。決沒有人胡說白道。玉如笑對霜英道。去罷。不用推辭了。也可帶我喫一頓。又有令表弟做保護人。還不放心嗎。霜英道。你嘴饞。就叫飛白請你去。一樣的男兒。怎麼人家就可以做保護人。你就不能做保護人。可也不羞。還是只想著喫。玉如笑道。你自命爲女中丈夫。所以我沒有用心保護你。那知你是嘴上說說。心中是想人保護的。下次我就學個乖。用心保護著。霜英不等玉如說完。就搶著說道。我原是用的人。誰叫你倒運。娶了我。飛白笑對玉如道。老姊丈真不自諒。知道老姊的脾氣。不好說話。還不小心點。回來惹起我們老姊的性子來。只怕跪下求情。還求不下來呢。霜英帶氣帶笑道。想是你在劍塵跟前跪慣了。不然怎麼這樣在行。玉如大笑道。老弟。你今天該倒運了。也被令表姊一起罵上。飛白笑道。不是這麼一說。我們老姊姊何能就開笑臉。如今是准定去了。又談了一回。叫了一齣。到一品香。各人點了酒菜。霜英道。表弟既請我。爲甚麼不請劍



塵來。一同坐坐飛白道。路。所以沒去叫他。於是四人喫了菜。遂一同到天仙看戲。若論霜英的脾氣。是最難對付的。所以玉如每同他出去。總是嘔氣而回。今夜飛白樣樣留心。居然盡歡而散。歇了一天。霜英叫老媽子收拾行李。附輪回去。他家住東百花巷。家中人口甚多。玉如的父親。在山西做提學使。母親早年去世。有個庶母隨在他父親身邊。家中還有他伯父的三個姨太太。三個兒子。四個女兒。同玉如同居各爨的。霜英同玉如隨官回到家。先將行李叫家人們略為安頓。那邊大姨太太李氏。聽見霜英回來了。先過來望望。霜英請他坐下。略談了幾句。就回去了。霜英不免也要到他們那邊去一瞧。又叫老媽子送過食物去。分做三分。送三位姨太太。大姨太太李氏。生了三個女兒。二姨太太趙氏。生了三個兒子。一個女兒。三姨太太吳氏。無所出。二姨太太的三個兒子。雖名為讀書。却一個聰明的沒有。大小爺二少爺都已娶了親。三少爺年紀尚小。還沒有定親。他們的家務。雖說是大姨太太當家。究竟沒有兒子。不能做主。都是二姨太太調遣。三姨太太不用說。更無權了。所以三個姨太太互相猜忌。面上雖不破臉爭吵。背地裏不是你說我不好。就是我說你不好。更有兩個少奶奶。妯娌又不合式。大小奶奶為人嬌弱。百事不管。却有好勝的脾氣。一雙三寸不到的小腳兒。行動不便。只能坐在房中。稍微做點針黹。二少奶奶本是窮家出身。一天到晚跑慣了。身體又強壯。不怕勞動。武家雖不算大有錢。究竟大家風派。樣樣都從寬厚。這位二少奶奶見了。都覺可惜。日日勸婆婆從事刻薄。二姨太太本好管理事。聽見媳婦的話。自然要實行。大姨太太不以為然。又不肯說甚麼。故不喜歡二少奶奶。大小奶奶本來看不起二少奶奶。又因他常常在婆婆面前說話。占了自家的面子。也是心中不悅。只有個二少奶奶。自幸嫁了個有錢夫婿。起先雖因自家相貌不好。不得夫憐。後來被他低聲下氣的哄轉心來。此時二少爺待他甚好。他却又常要倚寵撒嬌。霜英過來時。他正同二少爺鬧呢。二少爺見霜英來。就道。嫂嫂回來了。你不信可問。

嫂嫂。大少奶奶適陪霜英進來。就問道甚麼事。二少爺道。他要喫螃蟹。這時候那有螃蟹。他說他昨天在大門口。見人家拿了一串小螃蟹。我說就是有螃蟹。也喫不得。喫了將來生起小孩來。要橫生的。霜英笑道。恭喜你。原來二少奶奶有喜了。這喜酒可少不得。二少奶奶還是涎著臉。要二少爺買螃蟹。大少奶奶看不上眼。就同霜英丟了個眼色。一同起身出去了。霜英回到東邊。在天井裏見一個老媽子。匆匆的走進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家庭不睦二姨袒婦

閨閣多情五女爭夫

話說霜英在天井中。見老媽子從外面匆匆的進來。遂喚住問道。你做甚麼這樣忙。老媽子道。我正想來找少奶奶。外面有個女人。自家說是一位太太。帶了一個小孩子。說是要告幫。要幾個錢。霜英道。他爲甚麼要告幫。老媽子道。他說他們老爺死了。沒的喫用。所以出來告幫。霜英正同老媽子說著。見大姨太太。二姨太太。少奶奶。外面有個告幫的太太。我們出去看看。是個甚麼樣兒的人。霜英就同兩個姨太太。到大門口。見二少奶奶已先在大門口了。只見一堆男人。圍著一個女人。那女人約三十多歲。尖臉小眼。一口黃牙。手中攜了一個小孩子。約八九歲。相貌生的也狠粗蠢。那女人見霜英等出來。撇下那堆男人。走到大姨太太跟前。福了一福道。太太可憐我孤兒寡婦的。多少幫幫我。大姨太太沈吟未語。霜英見門口許多閒人。遂道。你有話可跟我們到裏面來說。這裏不便。大姨太太道。不錯不錯。我們進去罷。就領了那女人進來。在二廳上坐下。霜英先問道。這位太太姓甚麼。那女人道。我姓馬。大姨太太道。這個小孩子。是馬太太的少爺嗎。那女人道。是的。可憐他老子死了。沒多時。家中的東西都當光了。已經有兩日。沒有米了。餓的他只是哭。霜英就叫老媽子。交代家人去叫四碗麪來。給馬太太馬少爺喫。二少奶奶道。家中有冷飯。給他梳梳喫。就就行了。還叫甚麼麵。二姨太太瞪了一眼道。又不叫你出錢。叫你這樣多管閒事。

霜英知道二姨太太怕兩碗麵錢要叫他會鈔。所以先說這話。不覺暗暗好笑。大姨太太道。馬太太的老爺在時是做甚麼官。那女人道。是個候補知縣。霜英道。除了你們老爺。家中就沒有親人了嗎。那女人道。沒有了。大姨太太道。馬太太是甚麼地方人。那女人道。京裏人。二姨太太道。你們去世的老爺叫甚麼名字。那女人道。叫樹人。霜英暗地裏考察這女人的舉動。甚是刁猾。他做出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來。時時拿手巾去拭淚。却有不可掩的假面目。遂暗拉了大姨太太一把。大姨太太立起來同霜英一同進去。大姨太太道。這個馬太太。狠可憐。拉著這麼點的孩子。老爺又沒有了。叫他怎麼過日子。霜英道。你不要良心想太好了。我看這女人說的話多半靠不住。我們今天不要上當。不如先給他幾角錢。叫他去。我們再叫人出去打聽打聽真假。若是真的。再另外多幫他點。你看何如。大姨太太連連說好。就從新出去。這時候麵已叫來。那女人正同兒子喫麵。兩人喫了三碗。還有一碗。大姨太太讓他喫完。也就喫了。喫完後。霜英叫老媽子去取了四角錢給他。那女人千恩萬謝的去了。臨去時。還說最好太太們再幫幾塊錢。霜英道。這個改天再商量罷。那女人遂去了。霜英回到裏面。玉如已知道了。笑道。那個馬太太去了嗎。霜英道。去了。你笑甚麼。玉如道。我笑你一准上了他的當。霜英道。你笑我上當。我偏不叫你笑著。你當我上了當。我却一點沒上當。我一見面就知道他的話不真。我今且問你。你知道候補知縣裏頭有個馬樹人沒有。這人果真死了沒有。玉如道。這個我那裏知道。省城的候補老爺知道多少。我又不在官場。更加不知道了。霜英道。你不知道也罷。遂喚進家人來。吩咐出去打聽打聽。家人應諾。退了出去。過了一回。二少奶奶三姨太太來約霜英。又麻雀。霜英道。今天不來。明天再來。又罷。二少奶奶又問了一回。上海的風景。霜英道。上海不過過繁華。也沒有甚麼好處。只有馬車。我還喜歡坐坐。說話間。老媽子開上飯來。霜英留二少奶奶三姨太太同喫。二少奶奶不肯。自回去了。三姨太太同霜英。玉如瑞官喫了飯。玉如有事出去了。三姨

太太道。少奶奶出去了十幾天。家中又鬧事了。霜英道。好好的又鬧甚麼。三姨太太道。老早我們姊妹們。雖有點事不稱意。大家不過放在心裏。並不破臉。自從這位二少奶奶進了門。教了他婆婆一派小家氣。前天竟同人拚起命來。這樣下去。還成個甚麼人家。我們也安穩不了。霜英道。甚麼事要拚命。三姨太太道。前兩天我偶然到大門口。看見一個八十多歲的叫化子。我看他那麼老了。他又說是從早上餓到過午。我就進來叫老媽子拿梳飯去給那叫化子喫。誰知二少爺就打了老媽子一個巴掌。說他說過不許打發叫化子。誰敢打發叫化子。打了不算。還鬧到大姨太太房裏。說老媽子違了他的號令。逼著大姨太太擡那老媽子。我聽不過。趕去說了原因。以爲他可以不鬧了。誰知他倒說我不該應違他的號令。又說他們的二少奶奶被叫化子罵過。所以他發誓不許打發叫化子。誰要打發叫化子。他就賞他幾個耳光。那時我也生了氣。遂道。我雖是姨娘。却是你老子的姨娘。況且你媽也是姨娘。沒的比我高。我沒有叫老子賞耳光。如今叫你賞耳光嗎。我倒請你賞個耳光看。我們一同到外面評評理。看二少爺沒有回答。二少奶奶已是同老虎一般的趕了進來。道。二少爺的話沒有說錯。三姨太太不能這樣欺侮他。我道。二少奶奶去年纔娶來的。我們要欺侮二少爺。也不等今天了。二少爺現成有他媽在這裏。也還不用二少奶奶出來幫護。二少爺道。你敢打他嗎。我說我幾時要打他。那時二姨太太剛走進門。開口就說是我的兒子媳婦。輪不到你罵。如今我來分派。誰都不許說了。那時我自然不服。同他理論幾句。說我不是你的兒子媳婦。不能拿我一起說在裏頭。誰知他就拍著桌子罵起來。又要同我拚命。說我容不住他的兒子媳婦。滿地打滾。撞頭撒潑。後來還虧大姨太太大少奶奶把他勸住。你說這事是誰不好。氣人不氣人。霜英道。如今和好了。沒有三姨太太道。和好總算和好。不過這樣日子。長久下去。也是難過的。我想託少奶奶替我寫個信。去稟告三老爺。說我過不來這樣日子。請三老爺把我接到他那裏去。也省得在這裏受

人的氣。霜英道：「這個我不能寫。」三姨太太說：「別人罷，不知道的。回來這猜疑我從中挑唆甚麼？」三姨太太道：「我們家裏娶了這種人，總不會好的。不論甚麼東西，見了都是好的。我們有時候託二少爺在街上買點東西來，不論甚麼，他都要偷點下來。有一回我託二少爺買了一塊生火腿，因為熟火腿他要偷的。我以為買塊生的來，他總沒法了。那知他竟拿到廚房裏去，偷著截下一塊，恰被春紅看見了，春紅那了頭也乖的很。他知道二少奶奶的爲人，就悄悄的看著他。只見二少奶奶截了那塊火腿，拿刀割去外頭的醃醃，用張紙包好，放在衣袋裏就回去了。春紅也悄悄的跟了去。見二少奶奶到他婆婆房裏去，捧過洋油爐子來，點著了火，就拿火腿從懷裏掏出來，放在洋鍋裏，加上水，就燒起來。不到十分鐘，就拿起火腿來，把洋油爐子仍還原處，拿了火腿，藏在帳子裏，嗅了。霜英笑道：「何至於此？只怕是春紅瞎說罷。」三姨太太道：「真的。後來我叫人去拿火腿，真是截去一角。」霜英是明知二少奶奶的爲人，却不肯明言，就用別話岔開，說了一回。三姨太太辭回去，一宿無話。次日霜英梳洗剛完，老媽子回說：「黃太太來了。」霜英只道出去相迎，讓在內廳上坐下。原來黃太太的老爺是江蘇的候補道，現在南京幫辦學務，如今南京官辦了個女子師範學堂，正缺少總教習，這個黃道臺本同玉如認識，他太太的娘家也在蘇州，從前黃太太見過霜英。今回黃太太歸甯，家裏道臺叫他帶著來請霜英去做總教習。當下霜英讓過茶後，遂道：「嫂嫂幾時到的？」妹子還沒有過去請安。倒勞尊駕先臨。黃太太笑道：「我來了好幾日了，本想早點過來，誰知幾家親戚走走，就耽擱了幾天。又聽說嫂嫂上海去了，所以一直到今天纔過來請安。」霜英道：「不敢當。妹子到上海去了幾天，昨天纔回來的。」黃太太道：「嫂嫂到上海是閒逛逛，還是有事？」霜英道：「閒逛逛。」黃太太道：「上海有個曉光會，嫂嫂去過沒有？」霜英道：「去過。」黃太太道：「我們老爺在南京辦的女子師範學堂，大帥叫他到曉光會女學堂，請了五個畢業生做教習，聽說本事都是很好的。嫂嫂到曉光會去過，那女學堂

到底何如。霜英道。好的。他們的畢業生出來做教習。一定熱心的。南京的那個女子師範學堂。將來的進步一定速的。黃太太道。我今天來還有件事。想嫂嫂總可答應的。霜英道。甚麼事。可答應的自無不遵命。黃太太道。我們老爺辦的那個女子師範學堂。現在總教習還沒有請著。所以今回我到蘇州。就是來請嫂嫂。霜英道。這總教習的責任是狠重的。妹子如何能擔任。還是另請高明罷。黃太太笑道。嫂嫂一向熱心教育。常恨辦女學不得其人。如今嫂嫂自家去整頓一個師範學堂。就可替女界造無數的人才。增無限的光輝。也不枉嫂嫂一向的熱心。倘若嫂嫂不擔任。如今女界中像嫂嫂這樣的有幾個。倘若大家你不就我不就。有才學的都不肯就。所肯就的。只剩了幾個沒本事的女學生。怎麼能夠辦好。那裏會有人才教出來。霜英道。嫂嫂以大義來責備妹子。妹子也知慚愧。但妹子不願做教員的心思。是一向如此。現在的學堂極難辦。做教員的一句話說錯了。就要被學生們逼的連夜走。還恐來不及。你看許多有問的人。平時鼎鼎大名。沒人不敬重他。及到管了學堂。就要受學生們的詰問。末了總是鬧的辭去。還要被學生們恥笑。受報館的批評。何況像妹子這樣庸人。不學無術。就是不自諒。冒昧答應了。將來無非也是被學生們趕了出來。與其日後出醜。不如現在藏拙。這件事斷斷不能應許。隨便嫂嫂怎麼責備妹子。怪怨妹子。妹子情願登門謝罪。黃太太道。嫂嫂的話固然不錯。但是女學生。不比男學生。性情到底剛良。再不會起風潮的。霜英道。嫂嫂想沒有細考過女學生的行為。妹子却會考察過。除了曉光會的女學生。餘外竟沒有一個溫厚和平的。個個臉上都帶驕矜乖戾之氣。恨不能將自由平等四個字。刻在臉上。好叫人一望就知道他是自由平等的女學生。不論甚麼人。從沒有他看得起的。不是受他的嬉笑。就是受他的輕侮。他們的字識的並不多。中國文字稍微深一點的。就看不懂。却擺出一個博古通今的架子。令人見而生畏。那可再教誨他。這種人只可名為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況且心思比男子細。他們要不起風。

潮則已。倘若起了起來。怕比男學生還利害呢。黃太太大見霜英真個執意不就。也就不好勉強。沉吟了一回。道。嫂嫂既執意不就。請嫂嫂舉一位自代。霜英道。妹子幾個朋友親戚。有學問的。都被曉光會請了去。黃太太道。嫂嫂有位親戚姓林的。林少奶奶。聽說學問極好。這人嫂嫂可以替我代請嗎。霜英笑道。若說劍塵的學問。自然好的。但是他的高尚心思。恐怕就是兩江總督親自登門請他。他也不去。何況是我黃太太道。以勢力說。自然不能動他。以親誼說。或者他還肯呢。霜英道。不肯。況且我們既是親戚。越發不能強他所不願。譬如我不願。他就不好強我。他不願。我也不能強他。黃太太道。另外再替我想想看。霜英道。妹子寫信去問問孟迪民看。或者尚有。黃太太道。費心費心。霜英道。嫂嫂難得來。我們正事說過。就可閒談了。今天請在這裏便飯。黃太太道。謝謝。我還有兩處要走走。改日來罷。霜英笑道。嫂嫂既來了。就不能由你作主。縱然我這裏是頓苦飯。也要屈嫂嫂喫了去。黃太太笑道。言太重了。我是老實人。不會推辭的。霜英道。不會推辭就好了。於是叫老媽子來換過茶。霜英道。妹子聽說南京有個甚麼女學校。外間很熱鬧。說裏面的女學生。竟有男子假裝女子的。這話真假。黃太太道。沒有的事。這都是外人造的謠言。不過那女學校初開的時候。規矩不嚴。學生們服式各別。有個姓方的女學生。雖然二十歲了。還是男妝。長的又長大。前面頭髮剃了一半。打一條鬆辮子。穿一套長衫馬褂。又喜歡學男人的舉動。一點閨秀的儀範沒有。所以招的外人多少閒話。霜英道。原來是這麼件事。也難怪。外人有閒言。黃太太道。豈但有閒言。他爲了這樣打扮。還鬧出一件人命出來。霜英道。這樣打扮。固然稀奇少有的。但怎麼鬧出人命來。黃太太道。你聽我說來。就知道了。那方學生。因爲男人打扮。招了外人閒言。女學校的校長。就飭令他改妝。他不聽。因此就斥退了。方學生的家。本在南京。回家後也不改妝。聽說還不大規矩。日日上茶館。遊街市。他的父母也不管束。一日到一家同學家去。那同學只有夫婦兩個。家中房屋不多。南京的地方。大方學生

的家。離同學家很遠。當夜回不去。就在同學家住下了。那同學的丈夫不在家。房屋既不多。就與同學同榻而臥。次日那同學先起來。不一刻同學的丈夫自學堂回來。那同學却忘了方學生是男妝。以為是同类。不大在心。忘記將源委告知丈夫。兩人在外間說了一回話。及至他丈夫揭簾子要進房。纔想起來。就連忙過來攔阻。說房中有女客。還沒起來。叫丈夫不要進去。誰知他丈夫揭簾子時。正值方學生穿衣下牀。一眼看見。不由的不怒。對他妻子劈面一掌。道：「甚麼女客。原來你的女客都是這樣的。」那同學急了。忙分辯道：「他實是女人。不是男人。他丈夫道：『我不信。你要漂清你的事。除去我的疑心。除非拿他驗過。』我纔相信。說著搶步進房。要拉住方學生驗。那方學生在房中。他們夫婦爭吵的話。都已聽得明白。如今見他真要來驗。急的顧不得甚麼。拼命的奪門逃了去。那同學的男人見方學生逃了去。更以為是男人了。就對妻子說了許多無理的話。他妻子道：「這個方學生。在學堂中就是男妝。你不信。可去問的。他丈夫道：『我當了忘八。還不夠。還要到處去宣布。恐怕人家不知道嗎。』鬧了一場。就回學堂去。他妻子受了冤枉。就罵了烏煙瘴氣。他家中沒有人。只有一個老媽子。及至老媽子知道。跑到學堂去叫主人回來。已是死了。那同學的娘家知道了。來不依。兩下裏興起訟來。那方學生也提了去。叫官媒驗過。的確是女人。那同學的丈夫。纔後悔起來。霜英道：「這場官司。怎麼了。黃太太道：「那方學生辦了個喬妝敗俗的罪。那同學係自盡。丈夫沒有大罪。罰了二百元。作地方義學。霜英道：「這個方學生真可恨。那同學不是送在他手裏麼。那同學的丈夫也。太粗心了。既然妻子說過是女人。那怕疑心不是女人。也該慢慢的打聽實在了再說。怎麼瞎鬧一陣子。黃太太道：「可不是呢。原怪他粗心。這是女人家誤當男子。還有那女子自命為男子的。那纔更奇呢。霜英道：「又是怎麼一回事。黃太太道：「這件事。是我一個老媽子親見的。他未跟我之前。同他男人在吳淞。這件事就是在吳淞見的。吳淞的鄉下有一家姓王的。有個兒子。名叫阿寶。王家兩口子都當他



寶貝一樣。長到十八歲。也沒有叫他學生意。王家有幾畝田地。在鄉下還算下得去的。就有人來替阿寶做媒。說是某村有個姑娘。阿寶的父母就要了八字來對過。女家也對過男家的八字。又求過籤。都說是大吉。就定下了。到第二年春天。擇了吉日要親。女婿也一樣的去親迎。娶過來之後。新郎就說有病。晚上另外睡開。如此多時。大約新娘動了疑心。一日同新郎在一處。不知如何被新娘看破了。就跑回娘家去。娘家自然不答應。就告發了。霜英道。後來怎麼樣。黃太太道。後來我那個老媽子就到南京來。不知道怎麼樣了。霜英道。這事雖說如此。我總有些不信。那王家既是土著。生男生女。總瞞不了左右鄰居。縱然他自家平時當兒子看待。及至定親娶親。鄰居有個不議論的嗎。黃太太道。誰知道呢。據那老媽子說來。却有憑有據的。霜英道。據我想來。或是天閻之類。那老媽子是本地人嗎。黃太太道。不是。他是山東人。暫寓吳淞的。霜英道。一定是他聽錯了話。我每每聽北人同南人說話。兩邊雖說的有頭有尾。却是兩回事。如我說的是天下雨了。他就說喫飯了。彼此各說各的事。却津津有味。這都是言語不通的緣故。以致誤會。不識字的人尤甚。黃太太道。不識字。真是喫虧。現在南京開了個簡字學堂。不識字的。學幾個月。就可寫信。將來通中國的人學會了。那就好了。霜英笑道。這個我不敢附和。那班簡字先生說起來。自然是千好萬好。我卻沒有看出好來。他們只說是外國人的字少。認起來容易。拚法也不難。我們中國只要造出幾十個合用字來。教會了拚法。就可以寫信心。心想說甚麼。就可拚出寫上。自然是便當極了。但我想去。外國人一國的言語是一樣的。不像我們中國處處不同。所以他們拚出來的話。只要是本國人都懂得的。若是中國人拚了白話。接各處的方言說起來。那就廣東人拚的。福建人看不懂。福建人拚的。江蘇人看不懂。江蘇人拚的。山東人看不懂。這個怎麼能通行。這簡字我看不出好處來。要通行。除非先統一一了各處的言語。黃太太道。原是要統一言語纔好。所以南京的簡字學堂。就有北音南音的分別。北音

就是京話。倘個學會了京話。言語就統一了。霜英道。南京的簡字學堂。我也聽說過。所去學簡字的。仍是一班趨奉憲意的人。他們本來認得字。學簡字何用。且學簡字的命意。本是要教鄉下人。開通他們的知識。這班簡字學生。並不是熱心學了去教鄉下人。不過聽見制臺大人相信了簡字。他們趨奉著。湊個熱鬧。有些簡字學生。都是闊老爺。他們那肯去教蓬頭赤足的鄉下土老。你看南京開了這幾年的簡字學堂。得了點甚麼效果。無非枉化了許多冤錢。養了些閒人。我看倒不如拿這筆經費。好好的開幾個蒙學堂。倒還收點實效。我們中國已弱到這個地步。還不趕緊培植人才。薰陶子弟。還鬧這些無關緊要的閒篇。我不懂是甚麼心。或者做官的有他們的另外高見。非我們愚人所及。黃太太笑道。這是未必的。我們老爺也是入宦途的人。我就沒聽見他有甚麼高見。霜英笑道。我剛纔失言了。嫂嫂不要介意。黃太太道。嫂嫂多心了一。句半句的。有甚麼要緊。何況做官的多得很。嫂嫂並未指明拙夫。只題一個官字。我就要介意。未免說話太難了。霜英起先同黃太太不過是一面之交。今天聽黃太太說話。知道他很文明。不覺欣然道。嫂嫂真是明白人。說的話。句句開人茅塞。黃太太也謙遜了幾句。此時老媽子擺好桌子。霜英又去請了三位姨太太來相陪。大家坐定。讓過酒菜。大姨太太提起昨天馬太太告幫的事來。黃太太道。那個馬太太。大姨太太遂將昨天的事。細細的說了一遍。黃太太笑道。你們受騙了他。若是假充別個。我自然不知道。偏偏的假充馬太太。我却是知道的。馬太太就住在我們隔壁。他老爺叫樹人。是個候補知縣。確是京裏人。死了也是真的。剩下一妻一子也是真的。家中窮的很。也是真的。只單單沒有出來告幫。馬太太會做衣服。做的同男工一樣好。自從他老爺死後。他就靠著做衣服度日。我們娘家的衣服。常常叫他做。却從不肯出頭露面。做好了。都是叫人家自己去取回。日日買點米菜。都是託我家下人們帶買。他自家連大門口。都難得出去。這麼個人。怎麼肯跑到大街上去告幫。況且昨日下午。我的老媽子。還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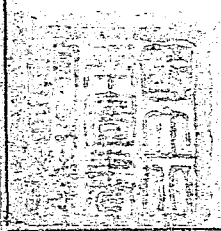
了小孩到他那裏頑了半天。他一人怎有分身法。大姨太太道：果然我們受騙了。還虧少奶奶說疑心他是假的。沒有多給他錢。不然多給了他不冤枉嗎？再來可不要理他了。霜英道：再來我要把他拿住。問他到底是個甚麼人。怎麼壞人家的名譽。定要叫他招出來。不招。我拿他送縣究辦。招了就叫他寫張伏辯。不許再假充他人告幫。倘若再有此事。不論何處碰著。就馬上送縣。黃太太道：是呀。這種人不辦一辦。是不怕的。霜英道：這人真是女界的敗類了。只是那馬太太。依嫂嫂說起來。倒是一位賢德人了。黃太太道：他爲人真個很好。那幽嫺貞靜四字。可以當得起的。說了一回。用完了飯。黃太太告辭回去。霜英送他上轎後。回到裏面。喚家人來。問馬太太的事。打聽著了沒有。家人回說：沒有打聽著。人家都不知道這馬老爺住在那裏。霜英道：我已經知道了。你們不必再去打聽。家人退了。出去。霜英遂將黃太太來請他做總教習。及馬太太的事。對玉如說了一遍。玉如道：你今天勞神了半天。怕於病體不相宜。我勸你歇歇罷。霜英道：我自家會歇。何用你說。誰教你這般假殷勤。我不承情。大約你是嫌我說話。所以趕我過去。省的煩你。你如果嫌煩。何妨今天就回上海去。玉如笑道：我真是好心討惡報。好意勸你歇歇。反被你說了一頓。我勸你不要生氣了。我們同到園裏去走走。霜英道：你要走自己去走。我是不去的。玉如知道霜英生氣了。走過來說了許多好話。纔同到園裏去。過了兩日。霜英去回看黃太太。黃太太接了進去。坐了一回。霜英道：嫂嫂說那位馬太太。就在尊府隔壁。妹子想過去走走。不知可便不便。黃太太道：便的很。我陪嫂嫂過去罷。就叫老媽子先過去通知一聲。黃太太的老太太十分要好。硬留霜英喫晚飯。又擺出點心來。請霜英喫了。霜英纔同黃太太一齊到馬太太這邊來。出了大門。隔壁一個小門。就是馬太太家。黃太太雖同馬太太是緊鄰。却從沒有去過。今天是第一次。馬太太住的只有兩間房。潮溼的很。外面這間。一邊安著兩口小行竈。一架竹廚。一邊拿凳子架了兩塊板。上面鋪著氈條。還有熨斗剪刀之類。想是馬太太做衣

服之所。馬太太讓黃太太霜英坐下。霜英看馬太太約三十八九歲。長條身材。圓圓的臉兒。皮膚略微粗黑的。確是北人丰采。馬太太親自送上茶來。霜英起身謝了道。我們冒昧過來。倒勞太太費心。馬太太道。窮人家。別樣是沒有的。只有清茶一盞。聊表敬意。霜英心中打算要問馬太太的底細。替他設法。如今見面又覺突然而問。未免令人詫異。想了一回道。我們同太太素未見過。今天忽地過來。太太未免詫異。但是我們也不是全然閒走。因為有點關係太太的事。所以斗膽過來。同太太談談。太太可不要見怪。馬太太道。我們窮人從不會客氣。太太有話只管說。霜英就將前天的事。說了幾句。馬太太沒聽完。就紅了臉。忙道。我雖沒有受過教訓。讀過書。這樣却也不至如此。霜英道。太太不用急。玉石自然要分的。我不知太太是甚樣的人。那日因說與黃太太聽。多虧黃太太替太太分辨。我們纔得知道。馬太太感謝黃太太。道。多虧了黃太太。不是黃太太。我被那人假充的成個甚麼東西。還有臉見人嗎。霜英道。我來見太太。不是爲這事。還有正文呢。太太既是北京人家。中料想還有人。我想太太同世兄。總是回到北京的好。流落外省。終非了局。馬太太落淚道。我何嘗不想去。無奈身邊沒有錢。家中雖有個小叔。同他哥哥也不大說得來。我們在外。他那肯來接我們娘兒回去。霜英道。太太在外的情形。我已略略知道點。我只問太太。到底回家勝於在外。還是在外勝於回家。馬太太道。自然是回家比外間好。霜英道。既然回家好。我想設法送太太回去。太太如果願意。我回去打聽便人。一有便人。我就來通知太太。但是你們老爺靈柩。沒有人肯照應。且一路上帶了靈柩。是很不便的。不如暫且浮厝蘇州。等世兄大了再來迎去。太太以爲何如。馬太太聽了霜英的話。連忙跪倒。磕下頭去。慌的霜英連忙回禮。立起來道。何必行這大禮。我們女子。萬不可學那卑瑣禮節。又坐了一回。黃太太見他們正事已說妥。就邀霜英回去。霜英辭了馬太太。仍回黃太太娘家這邊來。黃太太的娘家姓朱。是浙江秀水人。寓居蘇州的。當下朱老太太請霜英在房中坐下。

說了一回話。朱老太太道：我真忘了。幾個姨娘，沒叫來替少奶奶請安。就叫丫頭過去叫。一回過來了五個少婦，都是花團錦簇的。朱老太太叫他們見了禮。一一的指給霜英道：這是大姨娘，這是二姨娘，一直到五姨娘為止。又道：他們沒了太太，就沒了管頭。一個個只知道成天的頑，一點規矩都沒有。我老了，也不高興去管他們。等娶進新太太來，看他們怎麼樣。霜英看這五個姨娘，都是輕挑的人，姿色一個好的沒有。全靠脂粉塗抹。五個姨娘聽老太太說，他們都嬉嬉的笑。老太太是喫大煙的，三姨娘就過來綸下替他打煙。黃太太同霜英回到自家房中坐下。黃太太道：適纔嫂嫂看見我家那幾個姨娘，那個好。霜英笑道：以外面看去，自然都是好的。內容妹子是外人，怎麼知道。黃太太道：我們的五個姨娘，三個是窰子裏的，只有一個是買的好人家女兒。一個是丫頭收的。我們那位嫂嫂，爲了這五個人，也不知道鬧了多少氣。如今還是先死了。他們五個人都喜歡的了不得。家母一味仁慈，慣的他們不成個樣兒了。霜英道：我看他們真是舒服。黃太太笑道：舒服嗎？說到舒服，又有他們的不舒服原因。了一個老爺，分不出五個身子來。太太沒有死，大家合力同太太爲難。如今太太死了，各人都想爭老爺。你爭我奪，怎麼不鬧氣。霜英道：這是他們做姨娘的常態。黃太太道：我一生最恨的是姨娘，好好的，一個老爺，他們一進門，就挑的變壞了。就是我們哥哥，當初同我們嫂嫂，也很說得來。誰知一收了姨娘，他就同我們嫂嫂不對了。好在我們家母明白，不袒護兒子。常常說我們哥哥不是家母幫著我們嫂嫂。我們嫂嫂竟要受氣呢。正說間，丫頭來請上席。黃太太就同了霜英過去。此時朱老太太癡已過足，精神煥發，讓坐後，有說有笑的。喫了一回。朱老太太道：前月張太太說，他家有個丫頭要送人。我打算要了來給你哥哥。黃太太道：算了罷。別多事了。朱老太太道：你別著急，還有下文呢。我打算就同他們說了，想揀個日子接了來。誰知隔了兩天，他又肯了。我問他既然要打發了，爲甚麼又不肯。他對我說了，我纔知道。原來他房中忽然不見了。一百

塊錢。他疑心是那丫頭偷了。纔要打發了他。後來細查起。纔知道是小姐少奶奶偷去買落花生喫。並非那丫頭偷的。所以不肯打發了。霜英道。小姐少奶奶偷太太的錢。本不爲奇。偷了買落花生喫。倒有點奇怪。我不知道一百塊錢的落花生。他們怎麼喫完。黃太太笑道。這有甚麼稀奇。我來說件好笑的事。你聽。南京有個統領。姓鄭。這鄭統領最喜寵外。却又懼內。他既寵了外。那銀錢都是由貼身親兵濫用。他太太性情省儉。這鄭統領知道太太果若同居。他的銀錢一定不能揮霍如意。遂立了個主意。把太太放在北方。不去接他來。免得他來管束。又想若寄錢去。就是不接太太。太太自家會趕了來。因此又不寄錢去。他家中本是无錢的。全靠他寄錢接濟。家中聽見他做了統領。正盼他多寄錢去。誰知反一錢不寄了。太太本無意到南京來。如今一錢不寄家中。當頭當盡親戚處。也借徧。所以倒不能趕到南京來。就託了親戚。伴送到南京來。鄭統領聽見太太到了。猶如當頭打了一棒。嚇的半天說不出話來。他的貼身跟班道。太太來了。大人該歡喜。怎麼倒著起急來。鄭統領搖著頭道。我的晦氣到了。你們看著罷。就叫人打轎接了太太來。還有兩位少爺。一見面。太太就數說鄭統領沒良心。鄭統領只好低頭領受。不一刻。來了一班統領貼身的親兵。給太太磕頭。太太看見那些親兵。個個穿的白湖縐衣褲。一律整齊。不覺大怒。立起來揪住鄭統領的辮子。沒頭沒腦的打去。打的鄭統領大嚷道。你剛到。怎麼就打起我來。太太道。我不打你打誰。你的老毛病。我不知道麼。你看看我身上穿的甚麼。孩子們穿的甚麼。我枉做了統領太太。只穿得一件破粗布衫。你看這班兔子。個個穿的湖縐衣褲。我問你。他們當一個兵。有多少錢。一月穿得起這種衣服麼。這些親兵見太太打大人。嚇的都出去。却驚動了一班師爺。帳房師爺同鄭統領。是把兄弟。又是同鄉。知道太太脾氣不是好惹的。打起統領來。不是一下兩下算數的。況且今天新進公館。不宜過分失和。就領了一班師爺進去。見太太還是揪住統領不放。於是大家一齊上去相勸。帳房師爺道。老嫂不

要打了。只怕一路辛苦了。回來再累著。太太放了手道。我今天看諸位的面上。姑且饒他一次。他這樣負心。把我丟在家中。一錢不寄。倒在這裏亂化錢。雖說做了統領。自然要愛惜士卒。也沒有這樣當戲子似的穿的這麼漂亮。他這個人還算人嗎。帳房師爺正想回答。忽見跟班的跑來道。陳奶奶又來了。朱老太太道。那陳奶奶怎麼認得鄭統領。黃太太笑這別忙。我們說了半天話。酒菜都沒喫。一回兒要冷了。還喫點再說。遂讓霜英喫酒。霜英喫了一盃。遂催黃太太說。欲知後事如何。且聽後集分解。



林琴南先生譯

言情  
小說  
泣  
古  
小  
傳

定價大洋一元

是書下卷有蟠溪子譯本久已風行一時膾炙人口惜闕其上缺致閱者鑒其果而莫審其因未免闕損林君琴南於哈氏叢書中覓得是書是本特為珍譯以曲折生動之筆達渺綿佳俠之情不婉穉曠代奇構且於蟠溪子原譯未嘗輕犯一字而纖悉精詳足補原譯所不及

言情  
小說  
紅  
礁  
畫  
漿  
錄

二册定價八角

是書敘一女子貌美而多才偶掉小舟游海上邂逅一少年律師一見之餘兩情即洽俄而大風雨舟覆二人皆溺女瀕死猶握律師之髮力拔之卒俱遇救由是定生死交愛好之私甚於伉儷而終不及於亂乃其後又生種種阻方千磨百折卒致女為情而死以身殉情且以保全律師之名譽人奇事奇譯筆尤能曲曲描寫纏綿悱惻哀艷動人

言情  
小說  
洪  
罕  
女  
郎  
傳

二册定價七角

是書敘一女子始與一貧士相愛悅欲委身事之願中間為家計所逼迫不得已變計許嫁一頗腹賈賈儉父也曾未幾時遽爾敗約而貧士適於意外獲多金足相啣沫女卒歸之成佳偶焉其中情節詭奇文筆優美令人閱之娛目快心允推寫情絕構

言情  
小說  
玉  
雪  
留  
痕

定價四角五分

是書敘一書賈多財而驕性尤刻薄一少女著書售之賈賈刻待之賈有猶子心憐少女弗直賈賈怒並逐其猶子後賈因事航海適與女同舟舟破流荒島瀕死而悔少女因感其猶子恩義竟挺身忍痛刺其遺囑於背歸國以認之官設種種辯駁復祖背而示公堂卒爭回巨產而與其猶子成伉儷焉俠腸義膽密意深情色色俱到誠佳構也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說 小 公 石 評

( 說 小 籍 滑 )

滑 籍 外 界

洋裝 六册

定價 二元

是書以假詭談奇之筆歷歷描寫西國上下社會中現象自土公巨賈以迄寒酸乞兒婦人孺子靡不窮形極相刻畫殆盡無奇不備亦無妙不臻而趨趨問兩之情形并一一活現紙上誠可謂之備極

( 說 小 史 歷 )

玉 樓 花 劫

前編 續編 各訂 二册

前編六角五分 續編五角

是書敘法皇魯意十六之變政府初變共和國中亂離殘殺之事慘無天日自皇后公主以及儲貳咸被及而因大俠麥桑扈叔輩遂出其種種祕密手段千奇百幻條去條來志在出皇后於難雖事情中梗同盡筆鎖之下而其奇行偉節令人於百歲下讀之猶

( 說 小 史 歷 )

大 食 故 宮 餘 載

洋裝 一册

六角 五分

大食故宮者亞刺伯所遺西班牙宮也書中摹繪故宮之莊嚴清麗令人有洞二福地之思中輻緯以荒唐幻術摶旋風情並掘藏得寶諸奇說觸緒寫來無窮出清新足令讀者拍案叫絕至其俯仰今古憑弔興衰尤為悲壯蒼涼覺言之賦景福壽靈光者猶遜

( 說 小 探 偵 )

歇 洛 克 奇 案 開 場

洋裝 一册

三角 五分

是書為爾摩斯偵探案之一內敘約佛森之堅毅強忍直可方勾踐伍員而大偵探家福爾摩斯即於是案為第一次試手探奇顯其驚人之絕技我國民讀是書大足振起禦侮之精神並增益料事之機

辛亥年七月初版



翻印必究

著者

校訂者

發行者

印刷所

總發行所

分售處

(俠義佳人中集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柒角)

績溪勞邵振華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上海四馬路中市  
商務印書館

京師 奉天 龍江 天津 濟南  
開封 太原 西安 成都 重慶

商務印書館

蕪湖 瀘州 長沙 常德 漢口 南昌  
杭州 福州 廣州 潮州

9 .48